
武俠世界
730
2.00



本刊緊急啓事



謹啓者：茲因各國紙張來源短缺，紙張價值直綫上升，更因稿費和人工也不斷上漲，爲保存十多年來讀友們愛護本刊的雅意，年來均不計成本，極力維持原有一百四十五頁的版數，迄今不衰。現因不勝負荷，却又不願增加售價，致增重讀友們的負担。幾經研討，唯有略減篇幅（由本期起從原有 145 頁改爲 129 頁，保證文字決不減少。），但這並不顯示讀友們會有損失，本刊只是將原來的插圖減少多刋文字，在此情況之下，可能編排方面有欠美觀，但內容充實無負讀者，區區苦衷，幸祈垂察！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3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巨型俠情創作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落魂谷



荒山野塚　了斷仇怨

邙山，位於河南省洛陽之北，距函谷關甚近，山雖不高，地域却廣，山中多荒塚古墓，邙山之北通稱「北邙」。

一到夜晚，便見鬼火燐燐，遍山飄忽，鬼聲啾啾，陰氣森森，尤當是細雨淒風之夜，滿山更是籠罩在一片森森鬼氣中，令人毛髮悚然。

這夜，雲層低垂，星月俱被烏雲遮掩，天空飄散着霏霏細雨，四週一片黝黑，那情景，更增這北邙山的陰森恐怖氣氛。

時間約莫初更剛過，北邙山麓，突然出現了一高一矮兩條黑影，冒着那迷霧般的濛濛細雨，兔起鶻落，身形奇快如電地直撲山頂。

從這兩人的輕功身法上看，那身材較矮的一個火候雖然稍差，但都該是當代武林高手。

好快，只不過是眨眨眼的工夫，那兩條黑影已經躍登上山頂，並立在一塊高大的石碑墓地前。

那身材較矮的黑影俯身看了看墓碑上的字後，朝身材較高的黑影說道：「師父，這墓就是齊家墓了，不過……」

話聲微微一頓，又道：「那人柬邀師父今夜在此作一了斷，不知與師父究竟有何仇怨，師父心中可曾想出些端倪否？」

原來這一高一矮兩條黑影，乃是師徒二人。

徒弟的話聲一落，接着便聽得那被稱做師父的黑影輕嘆了口氣，說道：「這件事情實在很蹊蹺，爲師的想了好久，始終想不出來是何仇家？不過依據那柬帖上的字跡來推測，爲師的已斷定對方是個女人，但以爲師生平行道江湖數十年言，可說極少與人結仇樹怨，尤其是女人，那更是……」

他話剛說至此處，驀聞一縷簫聲劃空傳來，使他情不由已的突然停聲頓口，臉露驚愕之色的側耳傾聽。

簫聲劃空傳來，音韻鏗鏘，抑揚頓挫，引人遐思……

忽而，音韻忽倏轉高亢，扶搖直上，猶如鶴唳長空，响徹雲霄，又宛若鐵馬金戈，笳聲震野，充滿豪壯殺伐之機！

俄頃，音調忽又一轉平和，宛似禪唱梵音，聽者有若靈智陡

生，心境空明。

漸漸，終趨低柔，猶如那清溪流水，其聲淙淙，又有如珠走玉盤，廻蕩夜空，歷久才息。

簫聲息後，站立在齊家墓碑前的兩個黑影——師徒二人，已經被那突來的奇異簫聲引入物我兩忘之境，木然痴立。

此際，山下忽然出現四盞風燈，在細雨迷濛中倏明倏暗地搖曳着，五條身形纖小的黑影，快如閃電般地直向山頂飛躍奔來。

眨眼間，這五條身形纖小的黑影已到達山頂，一齊停身在先到的兩個黑影，師徒二人的對面八尺之處。

在四盞風燈的亮光下，雙方均已看清了對方的身形面貌。

那先到的師徒二人，師父年約五旬開外，身着深灰長衫，腰間紮着一根寸多寬的腰帶，腰帶上斜插着一根三尺長的旱烟桿，烟桿烟鍋通體烏黑，顯然全是鋼鐵打鑄。

四方臉，紅中帶紫，海口短髯，雙眼精芒灼灼，威儀頗爲懾人。

徒弟年約十四五歲，身穿藍衫，背插長劍，劍眉星目，相貌甚是俊秀，只是臉上稚氣未脫。

後到的五人，是四個侍女打扮，年約十五六歲的少女，手裏各持一盞風燈，簇擁着一個身着紫衣的少女。

從紫衣少女那婀娜亭勻的身形體態上看，年齡頂多不會超過二十歲，但是那張嬌靨却是死白，毫無半點血色，活像個殭屍面孔。

在這遍山荒墓古塚，鬼火燐燐，寒風細雨，陰氣森森的黑夜，如不是有四盞風燈照着，明知對方是人非鬼，乍見這張面孔出現，任是武林一流高手，要不爲之毛髮豎然才怪！

就這樣，那師徒二人一看清楚紫衣少女的死白面孔時，心頭也不由得悚然一驚，暗忖道：「這少女是誰？……」

師徒二人暗忖間，那紫衣少女已冷聲問道：「尊駕可是『邙山烟叟』嚴介武？」

灰袍老者微一點頭道：「不錯，老夫正是嚴介武，姑娘何人？與老夫有何仇怨過節？請道其詳。」

紫衣少女沒有立刻回答「邙山烟叟」所問，却反問道：「今夜尊駕是單人赴約，還是另請有助拳之人？」

嚴介武聞問不禁微微一怔！但隨卽若有所悟地哈哈一笑，道：「老夫闖蕩江湖數十年，自問素向光明磊落，姑娘但請放心，今夜赴約，除小徒康雲以外，並未請有任何助拳之人，姑娘來時，如是有何發現，亦與老朽無關。」

紫衣少女口中冷聲一哼，道：「這敢情好……」

邙山烟叟嚴介武一生闖蕩江湖，成名近三十年，閱歷何等深厚，聞聽紫衣少女之言，已知她意甚不信，臉色不由微變。

須知嚴介武自行道江湖以來，生平從來不說謊話，言出必隨，紫衣少女竟然不信他所言，他臉色怎得不為之微變？

乃徒康雲，年紀只十四五歲，但其一身武學已盡得嚴介武眞傳，功力頗為不弱，絡年隨着嚴介武行道江湖，見識亦頗不差。

自紫衣少女現身，說話語音冷峻，傲態逼人，再加上那麼一張殭屍般死白毫無表情的臉孔，他心中早就十分不高興。

這時，他一聽紫衣少女竟然不信他師父所言，並還存有輕視之意，心中不禁頓時氣怒陡生。

雖然，他也知道這紫衣少女既敢邀約他師父前來這齊姓墓地了斷仇怨，當必身懷不俗的武學功力，否則怎敢？

明知紫衣少女不是什麼好惹的省油燈，但康雲却是初生之犢不畏虎！

他心中氣怒一生，立時忍不住大聲叱說道：「丫頭，妳眞不知天高地厚，我師父望重武林，生平不說謊話，妳這醜八怪丫頭，竟敢目無尊長，輕視……」

他話未說完，一名女婢突然截口嬌喝道：「小鬼住口！你大概是吃了熊心豹胆了，竟敢口出不遜，侮罵我家姑娘是醜八怪，如敢再信口雌黃，小心姑奶奶割下你的舌頭！」

這截口嬌喝的婢女叫小翠，乃是紫衣少女身邊四婢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也是四婢之首，其餘三婢名小玉，小蘭，小菊。

紫衣少女複姓司馬，芳名秀儀，為名震武林的當代大俠「金劍銀梭」司馬翔的掌珠。

司馬秀儀家學淵源，一身武學功力已得傳乃父十之八九，堪稱紅粉隊中的一流高手。

小翠小玉小蘭小菊四婢，幼隨司馬秀儀練武，經司馬秀儀耳提面授的指點，加上四婢又都十分聰慧，所學雖然不如司馬秀儀精湛，但也已登堂奧，功力身手均頗不弱。

司馬秀儀與四婢名雖主婢，但因從小一起長大，實際上情同姊妹手足。

康雲話未說完，突被小翠嬌喝截斷，並且罵他小鬼，還狂言要割下他的舌頭，心中不由氣怒更甚，喝道：「臭丫頭，別不知羞了，一張死人樣的面孔，就像剛從墳墓裏挖出來的樣子，那麼難看，不是醜八怪又是什麼，哼……」

他話音未落，「邙山烟叟」嚴介武倏地沉聲叱道：「雲兒住口！不可無禮！」

叱聲一落，立卽朝司馬秀儀抬手微一抱拳說道：「小徒年幼無知，言語冒犯之處，尚請姑娘不要介意。」

司馬秀儀目光如電地射視了康雲一眼，口中意含不屑地發出了一聲冷哼！

對於這聲「冷哼」，嚴介武當作沒有聽見似的，毫不介意地笑了笑，接着又道：「請問姑娘貴姓芳名？與老朽有何怨仇過節？望卽明說。」

司馬秀儀聞問，雙目陡射寒電殺機地逼視着嚴介武沉聲說道：「姑娘名叫司馬秀儀，『金劍銀梭』司馬翔乃是家父，老賊，你明白了吧？」

嚴介武不禁甚感意外的輕聲一「哦」，道：「原來是司馬大俠的掌珠，老朽失敬了！」

語聲一頓，臉露詫異之色地問道：「姑娘邀約老朽來此要了斷什麼怨仇？」

司馬秀儀目睹嚴介武那詫異的臉色神情，認為他是故意做作，裝糊塗，企圖耍賴，遂卽一聲冷笑，喝道：「老賊！你別裝糊塗了，姑娘邀約你來此了斷什麼仇怨，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嚴介武正容搖頭道：「老朽並未裝糊塗，是實在不明白。」

司馬秀儀又是一聲冷笑，說道：「老賊，三個月前，家父被殺害在這齊姓墓前之事，你知道麼？」

嚴介武聽得心中不由愕然一怔！他明白了，明白了司馬秀儀邀約他今夜來此了斷的是什麼怨仇，他不禁皺起了雙眉。

這是個可怕的誤會，也是個天大的誤會！

他心中愕然一怔之後，隨卽臉容一肅，神情泰然地說道：「令尊被殺害之事，老朽雖然曾有耳聞，但並不明白詳情，而且也與老朽無關。」

司馬秀儀口中一聲冷哼，倏然探手自懷中取出一把短刀，朝嚴介武一幌，目射冷電地喝道：「老賊，你識得這一把短刀麼？」

短刀長約尺許，寒刀灼灼逼人，刀身鱗紋若隱若現，名「龍鱗刀」。

「龍鱗刀」乃是嚴介武隨身之物，他自己的東西那有不識得之理。

入目「龍鱗刀」，他心頭不禁倏然一驚，雙目陡睜，脫口發出一聲驚「呵」地望着司馬秀儀駭異地問道：「此刀姑娘由何處得來？」

司馬秀儀道：「我只問你，此刀可是你隨身之物？」

嚴介武一點頭道：「不錯，此刀正是老朽隨身之物，不過已於半年前遺失，但不知姑娘……」

司馬秀儀冷聲截口道：「老賊，家父就喪命在此刀之下，如今物証在目，你還想抵賴得掉麼！」

至此，嚴介武心中已經完全明白了，半年前這把「龍鱗刀」的遺失決非偶然，乃是惡徒設計安排的「嫁禍」陰謀！

當然，這陰謀「嫁禍」於他的惡徒，必定是他的仇家無疑，但是……

他心中在暗想：這仇家是誰？……

「金劍銀梭」司馬翔在當今江湖上並非泛泛之輩，所學功力身手均屬一流，與他嚴介武可能只在伯仲之間。

那陰謀「嫁禍」的惡賊，既能窃去他的「龍鱗刀」而不為他所發覺，並殺害司馬翔於刀下，其武功身手可想而知實屬非凡，也決不在他與司馬翔之下！

那惡徒既具不凡的武功身手，與他有仇，為何不甘脆直截了當光明磊落的找他了斷？為何要作此「移禍江東」的陰謀狡計呢？……

「邙山烟叟」嚴介武雖然久闖江湖，閱歷甚豐，但對此也不禁感到異常迷惑，難猜，難測！

——「龍鱗刀」乃是他嚴介武之物，也是江湖上人人盡知之事。

司馬翔喪命在這把刀下，司馬秀儀手裏握着這把刀，這是鐵証，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也是無可辯解的事實！

此際，縱是說得唇焦舌爛，司馬秀儀又怎會相信？

是以，嚴介武只有瞪着一雙眼睛，望着司馬秀儀發楞的份兒。

只聽司馬秀儀恨聲道：「老賊！大丈夫敢作敢為，何以藏頭縮尾不敢承認！」

話鋒一頓，倏地瞪眼厲聲喝道：「血債血還，老賊！你納命吧！」

話未落，身形倏然前欺，手中「龍鱗刀」劃起一道寒虹，電閃般地直朝嚴介武當胸刺去！

嚴介武心頭不由微微一凛！連忙身形一幌，疾退八尺！

司馬秀儀一擊不中，口中陡地一聲嬌叱，跟踵疾撲！

她一身所學功力身手雖頗不凡，在當今紅粉隊中雖是一流，但嚴介武乃成名江湖人物，數十年功力，豈是等閒之輩！

不過，嚴介武已知這事出於誤會，司馬秀儀雖然猛攻疾撲，出手凌厲狠辣，但他又怎能和姑娘一般見識，不分青紅皂白與姑娘動手，萬一收勢不住，失手傷了姑娘，不但落個以大欺小的罪名，且會被江湖朋友譏笑不耻！

因此，他對司馬秀儀的攻招，只是展開身法閃讓，始終不予還手。

一個是志切親仇，拚命狂攻猛撲，出手招式，招招狠辣凌厲，無與倫比！

一個則是為了數十年的聲望威譽，儘管對方出手招式凌厲毒辣，始終不肯與敵，只憑着精純的輕功，飄忽的身形閃避躲讓，口中並不停的喊着：「姑娘請住手！姑娘請住手！」

父仇不共戴天。

仇人當前，司馬秀儀這時已經紅了眼睛，怎肯住手！

任憑嚴介武喊得唇焦舌爛，姑娘只是充耳不聞，手中的「龍鱗刀」，更是着着指向嚴介武身上的要害，拚命猛攻不休！

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

嚴介武修養再好，雖然不欲和姑娘一般見識，十分不願與姑娘動手，但是那經得住姑娘如此不可理喻，招式着着狠毒的一再相逼，不禁忍無可忍，心中怒氣突生，雙眉一軒，沉聲喝叱道：「姑娘，妳這樣不分皂白，蠻不講理，是真要迫得老朽出手麼！」

司馬秀儀一面繼續不停的拚命狂攻，一面冷聲厲喝道：「老賊！今夜姑娘要不將你斃殺此地，何以安慰亡父泉下英靈，廢話少說，你納命吧！」

至此，嚴介武已被迫出眞火，氣怒塡胸地喝道：「丫頭！妳這樣蠻不講理，可就怪不得老朽了！」

話落，身法突變，雙掌竟展開三十六路大擒拿，挾以空手入白刃的手法，迅快如電般地展開了一連三招快攻！

司馬秀儀一身所學雖甚不俗，但怎是嚴介武這種成名江湖數十年的一流高手之敵？

三招快攻之下，司馬秀儀立被迫退了兩步。

這一來，司馬秀儀不禁急怒攻心，「龍鱗刀」交左手，右手反探，「嗆啷」一聲龍吟，已經撤出肩後長劍，右手劍，左手刀，刀光劍虹交錯，揉身進步……

此際，一聲朗喝倏起：「住手！」

喝聲剛入耳，陡覺一股柔和的勁道直向二人中間襲到，迫得二人身形穩立不住，連連後退了數步。

司馬秀儀和嚴介武心頭不禁齊地一驚，同時側首凝目朝這柔和勁道襲來之處望去！

只見一個身着青衫，腰懸一枝玉簫，頭戴文生巾，年紀約莫二十二三，長眉鳳目，相貌俊秀的少年書生，右手輕搖摺扇，面露微笑，神情瀟洒傲岸的緩步走了過來。

在這細雨霏霏的寒夜，這書生還手持摺扇，實在有點兒太那個了！

嚴介武一見這青衫少年書生，心中不禁感覺十分詫異，滿臉儘是驚奇之色，雙目精光灼灼的望着青衫書生發楞！

司馬秀儀目視青衫少年書生，心中雖也感覺十分驚異，但她那死白的面孔却依然沒有一絲表情的叱說道：「喂！你這書呆子來此作甚，還不趕快走開，難道想找死不成！」

那青衫少年書生對司馬秀儀的話好像沒有聽到似地，只是自顧搖頭幌腦的說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自古迄今，歷來不變，大都均是為此！」

語聲一頓，倏朝司馬秀儀瀟洒地一笑，問道：「姑娘！你們二位在此生死相拚，是為了財呢？還是為了食呢？……」

話聲中，已走至嚴介武和司馬秀儀二人中間岸然岳立。

司馬秀儀雙目陡地一瞪，精光電射地沉聲叱喝：「那來的大胆狂生，竟敢在姑娘面瘋言瘋語，還不與姑娘趕快滾開！」

青衫少年書生雙眉微軒，忽地朗聲哈哈一笑，說道：「姑娘好大的火氣！」

司馬秀儀冷哼一聲道：「大胆狂生，這與你何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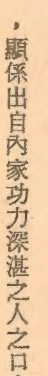
青衫少年書生道：「這雖與在下無關，但是目睹姑娘如此不分黑白是非，放棄眞正的仇家不去找，只憑着一把『龍鱗刀』，硬指嚴大俠是殺害令尊的兇手，在下實在替姑娘感覺難過，也替令尊泉下英靈難過！」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像妳這麼蠻不講理，在下雖然不想和妳一般見識，但以在下的性情，多少應該給妳一點教訓以作警誡，然而因妳志切親仇，情有可原，至於那殺害令尊的眞兇，在下倒曾親眼目見……」

說至此處，語聲忽地一頓，竟然閉口不言。

嚴介武聞言，心中不禁大喜，連忙抱拳一拱道：「少俠既知那殺害司馬大俠的





儘管司馬秀儀出手辛辣，拚命進攻，嚴介武只是憑着精純內功，飄忽身形，閃避躲讓，始終不肯與敵。

兇手，請即直接說出，不但可免使老朽遭蒙不白之冤，且也可使司馬姑娘手刃血仇，此舉非僅老朽和司馬姑娘感激不盡，即司馬大俠泉下英靈亦必十分感激少俠！」

青衫少年書生微微一笑道：「要在下說出兇手不難，但是在下却有一個小小的條件，也是兩得其便的交易，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司馬秀儀一聽青衫書生竟要以條件作爲交易，芳心裏不禁很不高興地披嘴冷聲一哼，道：「姑娘不願與你談條件交易，你便如何？」

青衫少年書生淡淡地道：「那很簡單，在下就站在一邊作壁上觀，讓你們二位寃寃枉枉的打上一場！」

嚴介武對青衫書生這種明是以條件交易，實際暗含有要挾的意味，心中雖然很是不值其爲人，但也無可奈何，畧一思忖，只好含笑說道：「閣下有什麼條件交易？不妨先說出來聽聽看，只要是合乎情理，不違背道義，老朽等力所能及，當無不可！」

青衫少年書生道：「你嚴大俠答應，司馬姑娘不答應又有何用？」

嚴介武連忙轉望着司馬秀儀，微一抱拳，說道：「姑娘，爲了明白殺害令尊的正兇，並清楚事實眞相，請姑娘與老朽暫持同一立場，待他說出條件交易後再作計較如何？」

司馬秀儀日光冷漠地望了青衫書生一眼，心念電轉地暗想道：「以此情形看來，嚴介武可能實在不是殺害父親的兇手，否則以嚴介武的性情爲人，在江湖上的聲譽身份，應該不會抵賴不承認……」

姑娘心中暗想至此，便即螓首微微一點，說道：「好吧，嚴大俠既這麼說，晚輩遵命就是。」

嚴介武望着司馬秀儀謝意地笑了笑，隨即日視青衫書生說道：「司馬姑娘已經同意，閣下有什麼條件交易？現在可以說出來了。」

青衫書生神情瀟洒地微微一笑，朗聲說道：「其實說出來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條件，只因在下要捕捉一對已成氣候的『百毒玉蜇』，需人代爲守護，以防外人干擾而已！」

一聽說是要捕捉已成氣候的「百毒玉蜇」，司馬秀儀還不覺着怎樣，可是嚴介武就不同了。

他久歷江湖，見聞廣博，深知「百毒玉蜇」乃天下三種絕毒的毒物之一，因此，他心中不禁悚然一驚地暗忖道：「這少年書生是何許人？爲何要冒險捕捉這等罕世毒物？何用？……」

他暗忖間，青衫少年書生忽地一斂狂傲之態，星目灼灼如電地望着二人正容問道：「二位可願協助在下一臂之力？」

嚴介武雙眉微皺地凝目說道：「那『百毒玉蜇』乃罕世絕毒之物，閣下捕捉牠何用？請先見告。」

青衫少年書生神色冷漠地一搖頭道：「嚴大俠原諒，此刻未便奉告！」

嚴介武碰了個軟釘子，不禁默然。

青衫少年書生接着又問道：「二位願意相助與否？請即明言。」

嚴介武微一沉吟道：「因爲此物太毒，閣下不肯賜告捕捉牠的用途，老朽實在未便……」

青衫少年書生劍眉微揚地朗聲一笑，說道：「嚴大俠但請放心，在下雖說不便奉告用途，但决不會憑仗此毒物害人！」

嚴介武目光灼灼地注視着青衫書生沉思了稍頃，這才點頭說道：「好！閣下既如此說，老朽當與司馬姑娘協助閣下一臂之力，代爲守護戒備意外干擾！」

青衫少年書生欣然色喜地道：「如此，我們這件交易就此算是談妥了，少時在下當將……」

他話未說完，臉色倏地一變！說道：「不好！二位請快隨我來！」

話落，也未見他如何作勢，身形已若脫弦弩箭般地電射掠起，落地竟已在十五丈以外。

目睹青衫少年書生這等絕世輕功身法，嚴介武和司馬秀儀心中，都不禁暗暗爲之咋舌！

嚴介武連忙說道：「司馬姑娘，我們快追上去！」

話未落，右手一挽乃徒康雲，身形已電射飛掠，直朝青衫書生去處追去！

司馬秀儀見狀，亦即與四婢各擰嬌軀，掠身緊隨嚴介武師徒二人身後。

——二男五女七人展開身形，接連幾個起落，已飛掠出四五十丈。

正往前飛掠間，忽聞前面五六十丈外傳來一聲朗喝道：「老鬼！少爺爲着這對東西，在這荒墓古塚地方已經守候很久的日子，你想檢便宜，那可不成！」

話聲清朗，音韻鏗鏘，中氣充足非常，顯係出自內家功力深湛之人之口！

嚴介武聞聲，已知是那青衫書生的聲音，心中不由暗忖道：「這少年書生究竟是何來歷出身？年紀輕輕的就有如此深湛的內功！……」

他暗忖間，已聽得一個沙啞的聲音嘿嘿一笑道：「小酸丁！『百毒玉蜇』乃是無主之物，人人都可捕捉它，你憑什麼要獨佔，再不識相離開，就別怪我玄陰毒叟心狠手辣，宰了你！」

嚴介武聽得心中不禁悚然一驚！暗道：「這魔頭一向霸居苗疆，怎麼竟跑到中原來了？……」

原來這「玄陰毒叟」爲苗疆「四毒叟」之一，乃是當代武林「十邪」之中的魔頭。

這時，司馬秀儀隨身四婢手中的風燈，早經吹熄，四週雖然一片漆黑，尚幸各人內功均皆不弱，一丈以內的景物尚可辨認。

嚴介武心驚之下連忙身形畧停，轉對司馬秀儀悄聲說道：「姑娘，請隨老朽身後小心前行，並囑咐四婢切不可大意帶出聲息，以免被老魔發覺！」

司馬秀儀螓首微點地低聲說道：「晚輩知道了。」

於是，康雲，司馬秀儀和四婢全都立即屏聲靜息，緊隨嚴介武身後躡足小心前行。

前行四十多丈，到達青衫書生與「玄陰毒叟」對立之處約二丈左右地方，恰好有一座巨型古塚，正可隱藏七人的身形。

七人在古塚之後隱好身形，立即凝運目力望去。

只見青衫書生對面丈外之處，站立着一個瘦骨嶙峋，渾身陰氣森森，形似殭屍般的老者，雙目碧光灼灼似電，那形狀猙獰嚇人！

陡聞青衫少年書生一聲冷笑道：「老鬼！你那玄陰毒叟的名頭只能嚇唬一些化外苗人，豈能嚇唬得了少爺，你最好聽從少爺的良言勸告，趕快回轉你的苗疆去，別在中原江湖上逗留，不然！……」

玄陰毒叟陡地一聲桀桀怪笑，截口喝道：「小狗！你是何人門下？竟胆敢這等狂妄目中無人！」

青衫書生一聲冷嗤，道：「少爺是何人門下，憑你這種化外惡魔還不配知道，以少爺看，你還是識相點趕快滾回苗疆去爲妙，否則，今夜這邙山墓地，便是你埋骨之所！」

「玄陰毒叟」古松靈名列當今武林「十邪」，所學功力兩皆精深，爲一流中的一流，一般江湖人物，遇上這些「十邪」中的惡魔，莫不避之爲吉！

青衫書生眞是胆大包天，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口發狂言，不把這頭魔頭放在眼內！

然而，青衫書生如不是身懷絕學，有自信把握不懼老魔的「玄陰毒掌」，他又怎敢？

嚴介武雖已看出青衫書生身懷絕學功力，但心裏却不信他能是老魔之敵，不禁爲他暗暗揑着一把汗。這裏嚴介武在替青衫書生暗暗担心，揑着一把汗，可是青衫書生那裏却仍是那麼神色輕鬆傲然，從容自若的手搖摺扇，岳峙淵停而立，對當前的「玄陰毒叟」好似視若未睹！

「玄陰毒叟」古松靈，縱橫江湖，稱霸苗疆近三十年，生平幾曾受人這等輕視過？

他耳聞青衫書生的狂言，目睹青衫書生對他的輕視傲態，連心肺都幾乎要氣炸，心中不禁怒火陡生，殺機頓起！

只見他兇睛倏地一瞪，碧光電射，沉聲厲喝道：「小狗，你有好大的功力，竟敢如此大言不慚，對老夫這等無禮，今夜老夫要不將你這小狗命斃掌下，就不算是『十邪』中的人物了！」

青衫書生傲然一聲冷哼，道：「憑你也配！」

「玄陰毒叟」猛地一聲暴喝道：「小狗！你先接老夫一掌試試！」

暴喝聲中，雙掌猛地拍出，刹時立見一股強勁無儔的狂飈，挾着迫人遍體生寒的陰寒之氣，直朝青衫書生擊去！

青衫書生乃武林蓋代奇人弟子，經奇人十五載調教，一身武學功力不但盡得奇人衣鉢眞傳，且因天生骨格稟賦絕佳，更因曾巧獲奇緣，已大有青出於藍之勢！

是故，青衫書生年紀雖輕，其一身武學功力却已臻絕頂，只差生死玄關，任，督二脈未通，如其生死玄關，任，督二脈一通，則其內力便有如長江大河般，生生不息，永無止境！

不過，就其目前功力而言，已足傲誇宇內，放眼當今天下武林，能與其匹敵者，爲數已屬不多！

青衫書生不但所學功力高絕，人更機

警絕倫，古松靈目射兇光之際，他立即心生警覺，暗中凝功戒備，知道古松靈心中已經怒極，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然其畢生功力凝聚的「玄陰掌」力！

古松靈掌力拍出，靑衫書生立感陰寒之氣窒人，心知自己所料不錯，不由劍眉雙軒，口中一聲冷哼，不退反進，掠身直朝其掌風中撲入！

這時，靑衫書生已將武林蓋世奇學「玄天乾元罡氣」運聚，護住週身要穴。

眼見强勁無儔的掌力擊到，不但不閃身避讓，反而掠身撲入，這豈不是找死！

嚴介武和司馬秀儀等人，看得心頭全都不禁駭然一驚！暗喊道：「完了！」

「玄陰毒叟」古松靈却是心頭大喜，暗道：「好小子！你也太狂妄不知死活了，不要說我這『玄陰掌』力中人必死，就憑我這內家掌力，也會把你的五臟震碎，嘔血命斃當場！」

然而，靑衫書生豈是傻子，他明知古松靈功力深厚，「玄陰掌」力歹毒無倫，中人必死，若不是確有所恃，確有制勝的把握，他怎麼敢？

靑衫書生掠身撲入「玄陰掌」力中，右手倏伸，中指突出疾點古松靈的胸窩！

身形不但奇快無倫，出手更是迅逾閃電！

古松靈雖然名列「十邪」之一，爲當今武林一流中的一流高手，但在靑衫書生這種出人意外奇快絕倫，迅逾閃電般的身法攻招之下，別說是閃身避讓，連念頭都未來得及轉一下，胸窩已被一指點中！

這一指，力道强猛無比，乃武林奇學「乾元指」。

「乾元指」無堅不摧，縱是一塊精鋼，被這種指力點中，亦必洞穿碎裂，何況是人？

「玄陰毒叟」古松靈雖然功力深厚，但他到底是人，是血肉之軀，焉能承受得了「乾元指」的一擊之力？

只聽得一聲慘吼，身軀砰然倒在地上，挺了挺，不動了！胸窩上出現一個血洞，鮮血汩汩往外直冒！

靑衫書生一指斃殺古松靈，可把隱身在古塚之後的嚴介武和司馬秀儀等男女七人，全都驚震得呆住了！

他們根本沒有看清楚靑衫書生是怎樣出手的，古松靈怎樣被殺的？

嚴介武心中暗忖道：「從這靑衫書生文質彬彬的外形上看來，神色之間雖然傲氣逼人，相貌英挺俊逸不凡，但却怎樣也看不出是身懷絕頂功力奇學的武林高手，身懷絕頂功力而能不顯露於形色，其內家功力分明已練達武學中所謂『六合歸一』，『深藏內蘊』的內家最高境界……」

他正暗忖之際，驀聞靑衫書生那淸朗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嚴大俠，沒事了，請和司馬姑娘都出來吧。」

嚴介武聞言，立即和司馬秀儀等人現身掠了過去，抱拳一拱道：「少俠神功蓋世，實令老朽等欽佩至極，請敎尊姓大名師承？」

靑衫書生微一沉吟，說道：「在下雲天縱，至於師承，尙請嚴大俠原諒！」

語聲一頓，星目一掃司馬秀儀等人，又道：「那『百毒玉蜇』乃天下絕毒毒物之一，現在出洞在卽，爲各位安全計，請遠離五丈以外各覓妥地掩蔽身形，代在下暗中守護警戒，阻止意外干擾，在下大功告成，當將殺害司馬大俠眞兇奉告……」

正說之際，忽聞「啾啾」一聲鳴叫，傳自左側丈外的一座古塚巨墓中，聲音凄厲，令人毛髮悚然！

雲天縱星目神光忽如電射，俊臉上立現緊張之色，急說道：「毒物出穴在卽，各位請速覓地藏身！」

大敵當前如先前的「玄陰毒叟」古松靈那等武林高手，相對峙立之時，雲天縱神色從容自若，視若未睹，這時，剛聞叫聲，俊臉竟立現緊張之色，由此可見這「百毒玉蜇」，實比一個武林一流高手還要難以對付！

殺蜇取丹　功力通玄

嚴介武和司馬秀儀一見雲天縱如此緊張神情，那還敢怠慢，連忙與康雲四婢等人各縱身形，掠出五丈以外，各覓地方隱蔽身形，撤出隨身兵刃，全神貫注戒備！

嚴介武等人掠身躍開，雲天縱立卽從懷內取出一個火摺燃起放在地上，退身七尺開外矮身盤膝坐下，又由懷內掏出一粒解毒靈丹塞入口中，雙目神光灼灼的凝注着那座巨墓！

此際，霏霏細雨早歇，只有寒風依舊，雖不猛烈，但也够人受的！

北邙山古墓荒塚遍地，本就是個陰氣森森，鬼域世界，異常怕人的地方，何況是在這陰霾密佈，漆黑的寒夜，更增無限恐怖氣氛，令人心胆寒慄！

陡然，四週的蔓草叢中，響起一片沙沙的聲音，蠕蠕地游出數百條毒蛇，緩緩朝着那座古墓游去。

說來令人十分難信，那些毒蛇游經雲天縱身側時，竟都宛似未見，毫不停留的游向古墓。羣蛇游至古墓前五尺之處，就再不前進，各自盤做一堆，好像在等待什麼似地靜伏地上悄然不動！

那情形，直如那溫馴待宰的羔羊！

這時，古墓中忽又傳出兩聲刺耳慄人心顫的「啾啾」鳴叫。

緊接着叫聲，古墓的穴口冒起一團白霧。隨着白霧之後，兩隻長達尺半，狀似壁虎，渾身雪白如玉的四足怪物，已出現在古墓穴口處。

當然，這對四足怪物，便就是靑衫書生雲天縱要捕捉的目的物——那被稱爲天下三種絕毒毒物之一的「百毒玉蜇」了。

只見這對「百毒玉蜇」出穴之後，腹部不住的鼓動，口中不斷噴出絲絲白霧似的毒氣！

這毒氣，不論是一個內功如何精深的武林高手，只要聞上一點，立刻便會頭暈欲嘔，心臟逐漸痲痺，渾身痙攣而死，劇毒無比！

所幸嚴介武等七人均已遠離五丈以外，不虞中毒！

雲天縱雖然距離很近，但他已事先有備，口含着解毒靈丹，故「百毒玉蜇」所噴白霧雖毒，却並無碍。

兩隻「百毒玉蜇」閃動四隻綠光灼灼

小眼睛，覷定羣蛇注視了半晌，霍地竄入羣蛇之中，各自擇了一條三尺來長金光閃閃的毒蛇，一口咬住七寸要害。

其餘羣蛇見狀，立時如獲大赦般地，掉頭飛快的游走，刹那間，一條不賸。

嚴介武目覩這種奇異，不由暗嘆天地間造物之奇，確是不可思議！

羣蛇已走，古墓前只賸下兩隻「百毒玉蜇」，在蠕蠕呑食那兩條金線毒蛇，同時口中不時發出「啾啾」鳴叫，狀似極爲得意。

雲天縱盤膝坐在地上，自「百毒玉蜇」出穴後，神情分外顯得緊張，一雙眼睛始終瞬也不瞬的全神貫注在兩隻「玉蜇」身上，凝功蓄勢待發！

片刻之後，兩隻「百毒玉蜇」已各將一條金線蛇呑入腹中，昂首發出兩聲「啾啾」勝利的怪叫，四隻眼睛忽然灼灼的注視着雲天縱面前七尺遠處地上，火光熊熊的火摺子，畧微遲疑了一下，便緩緩朝那堆火光爬去。

雲天縱見狀心中不由大喜，神情也就越發的緊張，更加凝聚功力蓄勢待發！

那知兩隻「百毒玉蜇」爬至距離火摺子尙有五六尺遠近時，忽然一陣寒風刮來，刮得火摺子突然一暗。

這兩隻「玉蜇」氣候將成，已具靈性，見狀陡然驚覺，似乎知道不妙，急地掉轉頭，身軀一弓，就要向墓穴中竄去！

雲天縱本恐一擊不中，再想捕捉這對東西就困難了，所以才用火摺子意欲將牠們引至最近距離處下手，以防萬一之失！

豈料天不作美，發生意外。

燃燒得熊熊的火摺子，忽被一陣冷風，刮得幾乎熄滅，使這對東西驚覺轉身欲逃！

機會難再，時間稍縱卽逝。

雲天縱怎肯任由這對東西逃去？

但見他雙手電伸，凌空點出兩指，口中同時暴喝道：「着！」

「卜！卜！」兩聲，兩隻「玉蜇」同時均被指力擊中！

指力雖然擊中，但却未能奈何得那對「玉蜇」，不過被擊得翻了個跟斗而已。

「乾元指」威力無倫，無堅不摧，竟然奈何不得那對「百毒玉蜇」，雲天縱心中不禁甚感意外的一愣！

他心中雖然一愣，手下可是毫不怠慢，猛提一口眞氣，「乾元指」二次擊出！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緊張之際，突聞兩聲「叮噹」金鐵交鳴聲響，一條綠影，夾着兩點金虹，自「百毒玉蜇」藏身的那座古墓背後電射而出，一閃卽縮！

這又是一個意外，雲天縱不由又是一愣！

一愣之後，定睛看時，他不禁傻了眼，呆住了。

原來他第二次的指力雖然是奏了效，但一雙「百毒玉蜇」却只賸下了一隻，另一隻已經不翼而飛，不見了蹤影！

雲天縱心知是被人乘機取巧檢了便宜，不禁氣得劍眉直挑，但也無可奈何！

因爲他不但不知道是被什麼人乘機取巧檢了便宜去，而且剛才除了會看見一道一閃卽縮的綠影和兩點金虹以外，連人影也沒有看到。

於此可見，那檢便宜的人身手十分不俗，照這種快捷如電俐落的情形看來，其所學功力縱不比他高，也決不比他差遜什麼！

不過，話回過來說，那乘機取巧檢便宜的人沒有兩隻一齊刼走，留下了一隻，總算是對得起他的了！

雲天縱身形微長，閃電般飄落那隻已被他指力擊斃的「百毒玉蜇」之旁，探手自懷中取出一把長約七寸多帶鞘的七首。

七首出鞘，寒光一閃，照着「百毒玉蜇」的腹部軟處，一戳一挑，一顆鮮紅欲滴的盈寸「丹珠」，隨着七首挑出。

雲天縱立刻毫不遲疑地將「丹珠」納入口中。

「丹珠」入口，他立卽將七首納入皮鞘收起，盤膝趺坐地上，閉目垂簾，調息運功，化丹毒，使與本身眞元匯合。

這時，嚴介武和司馬秀儀等人已全都各縱身形躍出，圍立在雲天縱的四外丈許之處，凝神戒備以防外襲！

半個時辰之後。

雲天縱以本身精純的內功，化淨丹毒，使丹氣與本身眞元匯合，遍行週身奇經八脈，直上十二重樓，週而復始，接連運行了兩個週天，直到感覺渾身百脈舒暢，眞力充沛，心知功力已經激增數培，這才收功。

氣歸經，血歸脈，星目微睜，神光電閃卽逝，俊臉現露喜容地含笑長身起立。

雲天縱身形方自站起，嚴介武立卽臉含愧歉之色地說道：「老朽等有負少俠之託，實感愧疚，尙望見諒是幸！」

雲天縱微喟了一聲說道：「嚴大俠不必抱歉客氣，來人身手太高，這事焉能怪得了你和司馬姑娘等幾位，不過……」

話鋒一頓，欲言又止，惋惜的搖了搖頭。

他雖然口說不怪嚴介武等人，但他那種搖頭惋惜的神情，心中分明很是難過！

嚴介武乃是個生性豪爽的正直之士，雲天縱如果責怪他兩句，他心裏也許會好過些，雲天縱不怪他，反而令他感覺不是味道，覺得有負所託，甚爲不安。

不過，他心裏，却感到很是奇怪和不解？……

雖然他江湖閱歷深厚，見聞廣博，知道「百毒玉蜇」爲天下三種絕毒的毒物之一，但却不知道雲天縱對這種毒物爲何這等重視？

從雲天縱剛才那一招斃殺「玄陰毒叟」古松靈的身手，以及捕殺「百毒玉蜇」時雙手點出威力凌厲的指力看來，分明身懷罕世奇學，功力已練達「六合歸一」，「神光內蘊」的內家最高境界！

內家功力既已練達這等境界，爲何還要呑食這種天下絕毒毒物的內丹？

難道他身中什麼劇毒，須此毒丹中和以毒解毒？

果如此，一顆毒丹已够，對另一顆毒丹的得失，又何必恁地惋惜？恁地難過？

司馬秀儀自雲天縱現身，除了對他那太過冷傲，狂妄的態度，芳心裏有點兒不悅不滿外，其實幷沒有什麼太惡的印象。

這時，她對雲天縱那冷傲，狂妄的態度，不止是已不再存有一丁點兒不悅不滿

之意，而且覺得是應該的！

因爲她對雲天縱的一身所學功力，已打從心眼兒裏產生了佩服！

她認爲，也只有具有這等高絕蓋世武學功力的人，才配有這種冷傲，狂妄的態度！

女人心，海底針！

女兒家的心理，就是那麼的難以揣摸，像謎一樣的難測？難解？

在她看着你不順眼的時候，你的一舉一動，在她的眼睛裏看來，都是不屑的，粗魯的，下流的！

相反地，當她看着你順眼，對你產生了好感的時候，你的一舉一動，她不但認爲都是恰到好處，那怕你在她面前說上一句最難聽最粗魯的話，她也會把它解釋成這是一種風趣，男人應有的粗獷的本色，也唯有這樣，才够男人味！

這也就是女孩子的心理，對男人喜與惡的「矛盾」！

司馬秀儀雖是一個個性素向高傲的武林紅粉，但她畢竟是個女孩子，是女孩子，就脫不了這種矛盾心理的範疇！

在這種「矛盾」心理的範疇下，司馬秀儀覺得雲天縱那俊秀的豐神，那瀟洒脫俗的氣度，那高絕的武功，配着那種冷傲狂妄，正是相得益彰。

總之，這時在她的眼睛裏，雲天縱的一舉一動，一切都是對的，合理的！

因此，雲天縱那惋惜與難過的情緒，也就立刻感染了她，芳心兒裏也覺得很難過！

但是，這時如果問她爲何難過，她一定會茫然不知所答！

由於雲天縱難過的情緒，引起了嚴介武等人的一陣沉默！……

片刻的沉默，司馬秀儀的芳心裏却有如過了半個世紀般那麼久遠！

終於，也不知道她是忍不住那沉默，抑或是忍不住心底的那份難過，忽而幽幽的輕嘆了口氣！

嘆了口氣，心裏似乎覺得舒服多了。

她蓮步輕移，走近了雲天縱一步，一雙明澈的秀目裏，閃灼着柔和的光彩，望着這個芳心裏暗暗喜歡上了的少年書生，柔聲說道：「雲少俠，『百毒玉蜇』雖是天下絕毒的三毒之一，但并不是什麼稀世異寶，你何必爲那失去的一隻想不開而難過呢！」

語聲不但柔和，而且甜美令人沉醉，更充滿着關切和眞摯的感情！

只是，遺憾的是，她那張死白的臉孔上，依舊是那麼冷冰冰的毫無一絲表情。

雲天縱星目深望了她一眼，畧斂冷傲之態地微微一笑，說道：「司馬姑娘，并非是在下想不開，而是在下爲了這對毒物，在這鬼氣森森的墓地已守候了三個多月，如今不但被人乘機取巧檢了一隻現成去，并且連人影也未看淸，何異是栽了個大跟斗，姑娘請想，在這等情形下，在下心裏如何不難過，又怎得不難過！」

「哦！」司馬秀儀秀目一眨道：「原來你爲着這對東西，竟在這裏守候了三個多月了？」

雲天縱道：「在下要不是在這地方守候了三個多月，又怎會知道那殺害令尊的兇手。」

司馬秀儀不覺奇怪地問道：「爲着這麼一對絕毒之物，你竟在這地方化費三個多月的時間守候牠們，你是要練一種什麼毒功麼？」

雲天縱聞問，心知姑娘不明白這千年「百毒玉蜇」的功用，才會有此一問。

於是便朝姑娘傲然一笑，說道：「姑娘，放眼當今武林，能知道這對東西除了牠本身劇毒以外，還另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功用之人，爲數實在不多。」

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世人只知『百毒玉蜇』爲天下三種絕毒的毒物之一，如提出其體內毒氣毒液，煉製毒器兵刃，或練毒功，均能傷敵無救，但却不知活至千年，其體內毒液便自行在腹中凝成一粒毒丹，也是道家所謂的『內丹』……」

此際，嚴介武和司馬秀儀等人，一個個都睜大着雙目，凝望着雲天縱的俊臉，全神貫注地靜靜地聆聽。

雲天縱又道：「這種毒丹乃是天地間異寶，練武之人如能服食一粒，使與本身眞元合一，不但不畏任何毒功，百毒不侵，且可抵一甲子苦練的功力，若能服食一對，則功效更大，除了功力突增兩甲子以上之外，且能返老還童，靑春永駐，任督二脈立可自通，直達玄關，稍假時日苦練，即能攻通玄關，上透泥丸，而達馭風飛行，瞬息百里，以意克敵，勁氣發於無形，傷人於百步之內，武家之最高無上的玄通化境！」

說至此處，話鋒倏然一頓，喟然輕吁了口氣，又接着說道：「佛家有言『人生因緣前定，因因果果，人各有之，决非人力所能强求。』此言誠非虛語，設若不是，在下三個多月時間的苦心守候，何以只能獲得其一？是故，這只能自怪福緣淺薄，因果註定，焉能怨怪各位守護失職，況以來人之高絕身手，縱然各位有所發現，亦無法阻其下手，只是不知那人是誰？如是正道人士那還不怎樣，如是魔道惡徒，用以練成毒功爲害武林，那就麻煩了！」

嚴介武和司馬秀儀等人聽完雲天縱這番話之後，這才知道「百毒玉蜇」的毒丹，對練武之人較諸那武林傳說的「靈芝」，「何首烏」等天生靈物的功效尤大，尤爲珍貴難得的異寶！

因此各人心中都不禁暗代雲天縱惋惜，難過，同時也爲那刼去一隻「百毒玉蜇」之人是正是邪而躭憂地默然垂首無語。

雲天縱一見衆人垂首默然的神情，似乎已知衆人的心意，遂即朗聲一笑道：「各位也不必替在下惋惜難過了，『百毒玉蜇』雖失其一，但能獲得一隻已是獲益匪淺，雖然不能攻通玄關之竅，稍假時日，攻通任，督二脈並非無望，即此，在下已經非常滿足了！」

語聲一頓，話鋒倏然一轉，接說道：「在下日的已達，現在該是在下履行諾言的時候了。」

嚴介武連忙拱手說道：「請雲少俠直言。」

雲天縱倏然日視司馬秀儀正容說道：「姑娘，殺害令尊的兇手，乃是『祁連雙煞』！」

嚴介武心頭不由陡地一凛！暗道：「

怎會是這兩個魔頭的？……」

司馬秀儀乍聞是「祁連雙煞」，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只震得芳心驚駭無比！

「祁連雙煞」乃是武林「十邪」中的魔頭，一身功力高絕，爲當今武林絕世高手！

她芳心一陣驚駭之後，隨即暗暗深吸了口氣。

雖然，她明知憑自己的武學功力，合四婢五人之力，想找「祁連雙煞」報仇，何異是以卵擊石，白白送死！

但是父仇不共戴天，怎能畏死胆怯不報，落個不孝之名，縱是冒萬死，粉身碎骨，也得要找「祁連雙煞」拚上一拚！

因此，她芳心意念一轉，便立刻銀牙一咬，恨聲說道：「我司馬秀儀若不手刄這兩個惡魔，替先父報仇，誓不爲人！」

語聲堅定有如斬釘截鐵，一雙秀目中精光灼灼，剛毅之色令人心凛！

她話音一落，立即走前一步朝嚴介武俛首一福，說道：「嚴老前輩，晚輩一時不察，以『龍鱗刀』之誤，竟誤認老前輩爲殺害先父之兇手，冒犯之處，尙望老前輩多多原諒！」

嚴介武哈哈一笑擺手道：「姑娘不必客氣多禮，老朽體會得出姑娘的心情，這種事焉能怪得姑娘！」

司馬秀儀道：「謝謝老前輩。」

話鋒一頓，轉向雲天縱一福說道：「承蒙少俠賜告殺害先父的正兇，司馬秀儀銘感衷腑，此去報仇，如能僥倖成功，異日當有一報，倘或不幸，只好圖報於來世了，再見！」

聲落，纖腰一擰，嬌軀已騰空掠起。

嚴介武突然道：「姑娘且請留步！」

司馬秀儀半空中一折嬌軀，飄然落地，日視嚴介武問：「老前輩有何指教？」

嚴介武道：「姑娘，老朽與令尊雖無交往，但同爲武林同道，令尊遭遇不幸，被『祁連雙煞』所殺雖與老朽無關，但却死於老朽的『龍鱗刀』下，老朽爲了『龍鱗刀』之事，不得不找雙煞問問，爲何竊取此刀嫁禍老朽，要雙煞還老朽一個公道，是故老朽意欲和姑娘同往尋找雙煞，順便相助姑娘一臂之力！」

司馬秀儀言，雖然覺得嚴介武不愧是個成名武林的大俠，俠肝義胆，芳心甚爲感激！

但是，姑娘個性素向高傲，雖明知憑自己的所學功力，找雙煞報仇，成功希望十分渺茫，芳心却極不願意假手他人！

因此，姑娘心中微一沉吟，正欲婉言拒絕時，忽聞雲天縱朗聲一笑，說道：「那『祁連雙煞』乃當今『武林十邪』中的魔頭，武功自成一家，招式詭異，功力深厚，確實不是易與之輩，司馬姑娘能够得到嚴大俠同往固然較好，但恐仍非雙煞之敵！」

語鋒微微一頓，又道：「二位一個是替父報仇，一個是要查明爲何嫁禍？討還公道，這等事，本與在下無關，只是剛才二位爲在下守護戒備，在下衷心甚爲感激，願和二位同往畧効微力，不過，這不是交易，乃是奉送，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司馬秀儀聞言不禁大感意外，訝異地日注雲天縱。

嚴介武聽得却是不由一怔！暗忖道：「此人相貌俊逸，面帶正氣，不像是個險邪惡之徒，怎地性情竟是這麼忽冷忽熱的陰晴不定？……但願他心術純正，否則，又將是個武林正道俠義的大敵！……」

他已知雲天縱一身所學功力高絕，雲天縱既願同往相助，他當然是求之不得！

於是，他立刻雙手抱拳朝雲天縱一拱，說道：「雲少俠肯予同往相助，則『祁連雙煞』定必難逃公道！」

司馬秀儀本要拒絕嚴介武同往，但因聽得雲天縱也要前往相助，不知怎地，竟改變了心意，默不作聲。

雲天縱淡然一笑道：「嚴大俠太高捧在下了。」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在下先行一步，七天後的二更時分，我們在雙煞老巢祁連山黑風谷外樹林會面，先到先等！」

話落，突然騰身電射掠空，眨眼之間便已遠去百丈以外，消失不見。

×　　×

夜，靜悄悄地，沉寂得有點兒窒人！

西北風陣陣，吹刮得人渾身直打哆嗦，尤其是在西北方，緊接着外蒙地區，在嚴冬寒夜氣候，更是冷入骨髓，寒風刺人耳鼻生疼！

時當二更。

祁連山黑風谷外三里多處的一座黑叢的樹林中，出現了男女老少七個人。

他們，正是嚴介武師徒和司馬秀儀主婢。

司馬秀儀秀日凝神在林中掃視了一陣之後，像似有點兒失望地說道：「嚴老前輩，他怎地還未到？」

嚴介武微一沉吟道：「大槪就快要到了。」

司馬秀儀眨了眨秀目問道：「嚴老前輩，你想他一定會來嗎？」

嚴介武沉思地道：「姑娘，以老朽看，此人性情雖然似乎有點兒陰晴不定，但却是個言出必踐之人，而且面帶正氣，從他斃殺古松靈的事情上，雖然手段稍嫌毒辣……」

話未說完，突聞哈哈一聲朗笑，道：「在下一步來遲，倒累得諸位久等了！」

司馬秀儀等人聞聲回顧，只見身後丈外之處，昂然岳立着一位劍眉星目，相貌俊逸不羣，手搖摺扇的青衫少年書生。

那神情瀟洒脫俗至極，正是雲天縱。

嚴介武雙目不由異彩飛閃，哈哈大笑道：「剛說起曹操，曹操就到，雲少俠眞信人也！」

雲天縱神情瀟洒地一笑，跨步走近了兩步，俊臉笑容倏地一斂，日視司馬秀儀朗聲說道：「司馬姑娘，在下雖然出道江湖不久，但尙知『信義』二字，目下時辰未過二更，姑娘怎可便心生懷疑，懷疑在下不一定會來，不相信在下的爲人！」

司馬秀儀知道自己剛才詢問嚴介武之言，已被雲天縱聽見了，嬌靨兒頓然不禁一陣臊熱，飛起了兩朶紅雲，默默地低垂下了螓首。

尙幸她嬌靨兒上蒙着人皮面具，別人無法看到她嬌靨兒上的神情，不然，姑娘她豈不要羞煞！

雲天縱他太也過份，太也不給人留面

子了！

不過，別人雖然無法看得到姑娘嬌靨兒上的神色，但是從她那螓首低垂，默然不語的情形上，不言可知她芳心裏的那份難過了！

雲天縱接着又轉向嚴介武正容說道：「嚴大俠，『十邪』橫行江湖，無惡不作，個個均是陰詐兇毒之徒，殺之乃為武林除害，這焉能說是在下手段毒辣！」

語鋒一頓又起，星目寒煞電閃地接說道：「這只不過才是一個開端，自今以後，凡是『十邪』中人，只要撞到我雲天縱手裏，必殺無赦！」

嚴介武聽得心頭不禁駭然一凜，暗忖道：「以他這一身詭異高絕的武學功力，『十邪』殺刼臨頭矣！」

雖然，嚴介武深知「十邪」都是生平作惡多端，死有餘辜的惡魔，不過，他到底是已經上了年紀之人，火性已經漸退，何況他又本是個性情十分敦厚之人，行道江湖數十年來，除非是那十惡不赦之徒，從來不肯隨便傷人性命！

因此，他於心頭駭然一凜之後，乃抱着悲天憫人的心情，向雲天縱婉勸說道：「雲少俠，『十邪』雖都是作惡多端的惡魔，固然應該殺以除害，但是，少俠也該知道，感化一個惡人，勝積千件善功，遠較那以殺止惡的力量，更為令人心服，尚望少俠能夠體上天好生之德，稍予彼等自新之路！」

雲天縱微微一笑，道：「嚴大俠菩薩心腸，仁心俠骨，實令在下敬服，嚴大俠既這麼說，異日在下手底當酌情放寬尺度，不過却要碰他們各人的運氣了！」

嚴介武覺得這雲天縱口氣雖然冷傲狂妄，但是却豪氣干雲，有一股威武不屈的凜人氣質！

他心中又暗忖道：「看此人氣質和一身所學，不出數月，必能震驚當今武林，成為一般魔頭的煞星，否則，必將是當世武林的一代梟雄！」

他心中暗自忖着，口裏却已哈哈一聲大笑，說道：「但願這些魔頭，在少俠手底，一個個皆能幡然悔悟，自新向善，去惡如流！」

雲天縱微微一笑，道：「但願能如嚴大俠言！」

話落，星目轉望向司馬秀儀。

只見司馬秀儀仍然默聲不响地低垂着螓首，知道姑娘是為着自己剛才的那幾句話，心裏在難過。

他心中不禁有點後悔，覺得剛才的那幾句話，似乎太重了點，尤其是對一個姑娘家，實在不應該！

他心中這種後悔不該的意念一生，立即拱手朝司馬秀儀一揖，說道：「姑娘，在下剛才一時口不擇言，冒犯唐突之處，尚望姑娘不要介意！」

司馬秀儀實在意想不到這個冷傲狂妄的雲天縱竟會忽然向她道歉，芳心裏不禁感覺意外地又驚又喜，也有些兒甜甜地！

她秀目忽地一亮，異彩飛閃地一福還禮說道：「少俠太客氣了，這實在是我自己不好，不該對少俠有那種懷疑之心！」

嚴介武忽然哈哈一笑，說道：「雲少俠，司馬姑娘，你們二位別客氣了，過去的事就算了，現在我們還是入谷去找變煞辦理正事要緊！」

司馬秀儀聞言立即螓首一點，道：「好！」

聲落，柳腰一擰，便即直向谷口掠去，四婢連忙各自擰身隨後。

雲天縱突然揚聲說道：「司馬姑娘且慢！」

司馬秀儀停身回首問道：「少俠有何見教？」

雲天縱微微一笑道：「請問姑娘，知道那變煞居住谷中何處麼？」

司馬秀儀不由愕然一怔！搖頭道：「不知道，少俠知道麼？」

雲天縱道：「在下和姑娘一樣，也是初來此地。」

司馬秀儀皺了皺秀眉，轉向嚴介武問道：「老前輩知道麼？」

嚴介武搖頭道：「老朽也沒來過。」

司馬秀儀微一沉吟，道：「如此，我們只有入谷去找一找再說了。」

嚴介武道：「走！」

聲落，立即伸手一挽乃徒康雲，掠身疾向谷口奔去。

司馬秀儀見狀，連忙和四婢一齊擰身隨後。

雲天縱亦即暗提一口眞氣，舉步緊隨五女之後。只見他舉步瀟洒，神色從容，儒袂飄飄，腳下有若行雲流水，看似很慢，其實却是迅快絕倫！

走入谷口，只見兩邊均是削壁懸崖，怪石嶙峋，中間是一條狹長的谷道，頂多只能容得兩人併肩行走。

剛一踏進谷口，嚴介武等人驀覺身側微風颯然，人影一閃，那神色從容隨在身後雲天縱，竟已超越過衆人，到了前面。

谷道狹窄，二人併肩而行已無空隙，也不知他使用的是什麼身法？是怎麼走法的，竟然超越過衆人前面去。這種身法，實在詭異，神出鬼沒，令人駭然！

雲天縱一超越過嚴介武等人的面前，立即一聲低喝道：「諸位，請緊隨在下身後！」

話落，身形倏如電射，向前飛掠，奇快無比！

嚴介武見狀，連忙回顧司馬秀儀說道：「司馬姑娘，快！」

話音一落，立即暗提一口眞氣，腳下加勁，挽着乃徒康雲緊隨雲天縱身後向谷內飛掠！

司馬秀儀聞言自是不會怠慢，連忙也提起一口眞氣，展開師門絕學，「追風飛絮」輕功身法，與嚴介武走了個前後腳。這一來，却苦了翠，玉，蘭，菊四婢，幌眼便落後了丈外。

嚴介武回首一看，見司馬秀儀裙袂飄飄，緊隨自己身後，竟與自己走了個前後腳，心中不禁甚為嘆服地暗道：「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看來這武林該是他們少年人的天下了……」

其實他又怎知，司馬秀儀一身武學不但已盡得乃父司馬翔的眞傳，且是當代武林三奇之一「雪山神尼」的弟子。

嚴介武舉目再看看前面的雲天縱時，只見雲天縱依然是靑衫飄飄，腳下有若行雲流水，自己雖然已將輕功身法施展到了

極限，但始終落後一丈五六，不能追上。

谷道入口雖然狹窄，但越往裏走却是越寬，深入百丈，眼前終於完全開朗。

雲天縱的身形忽停，凝神目注十多丈外的一片樹蔭濃密之處。

嚴介武見狀，知道雲天縱必是已經有所發現，便即移近雲天縱身旁，低聲問道：「少俠有何發現麼？」

雲天縱微一點頭，抬手一指那片樹林說道：「那樹蔭深處建有一幢茅屋，可能就是變煞的居處。」

嚴介武立即運目凝神，隨着雲天縱的手指處望去。

此際，天空的一彎眉月，恰好被一大堆烏雲遮掩，四週頓時成了一片漆黑！

嚴介武極盡目力，除了看到十多丈外是黑壓壓一片樹蔭外，其他則毫無所見。

至於雲天縱所說的茅屋，那就更談不上了。

須知一個人的目力，要於夜黑之間看清楚十多丈外的景物，非具上乘內功而不能。

嚴介武雖然數十年修為，內功深厚，為江湖一流高手，但又何能與雲天縱這種武林一代奇才相比？

何況雲天縱自北邙墓地服食下「百毒玉蜇」的內丹之後，雖然只是七天的時間，因為已經與體內眞元匯合，功力更是突飛猛進，所謂當今武林一流高手，已難望其項背。

是以此刻的雲天縱，除內功激增之外，不但身輕如絮，雙目更能透視雲霧，黑夜辨物於一二十丈外，已不算難事！

當嚴介武移近雲天縱身旁，凝目隨着雲天縱的手指處望去時，司馬秀儀姑娘也已秀立在雲天縱身旁，也跟着凝目望向那片樹蔭，除了那片黑沉沉的樹蔭以外，也是毫無所見。

於是，姑娘眨動明眸，低聲說道：「雲少俠，我沒有看到嘛！」

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雖然生性驕縱高傲，身負一身武學兼具兩家之長，平時眼高過頂，不大瞧得起人，但是自從北邙山中遇上了這個性情冷漠狂妄，比她更高傲的雲天縱之後，除對雲天縱的一身絕學功力，十分心折外，芳心裏更情不自禁地生出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換句話說，她芬心底已經深深地喜歡上了這個神色冷傲，狂妄的雲天縱！

可是，姑娘家有一種天賦的矜持的性格，她芳心裏雖然已經深深地喜歡上他，但却又不好意思顯露出親切的舉動，向他表示心底對他的喜歡！

女人！就是這麼個奇怪矛盾的動物，想愛既不敢愛，心裏喜歡，又不敢明說。

這是為了什麼？

眞叫人難懂！無法理解？

因此，司馬秀儀的那句「我沒有看到嘛」，語聲不但甜美輕柔，而且還有着一些撒嬌的成份。

實在可惜，雲天縱他根本沒有領會到這「成份」。

因為這時，他正全神貫注地凝望着那片樹蔭和茅屋的動靜！

因為「祁連雙煞」名列當今武林「十邪」，一身所學詭異，功力深厚，並非泛泛之輩，且是「十邪」中出名的陰險狡詐兇惡的魔頭！

俗話說：「強龍不壓地頭蛇」。「黑風谷」是雙煞老巢，谷地形勢，雙煞全皆瞭如指掌，而自己幾人初臨此谷，一切都不熟悉，卽此，雙煞就已佔着絕對的優勢！

憑雲天縱的一身絕學功力，他雖然不懼雙煞施展什麼狡計暗襲，可是敵暗我明，總是有點討厭！

何況他雲天縱既與嚴介武師徒，司馬秀儀主婢等七人一起進入這座「黑風谷」內，他就有義務負責七人的安危，稍一失神，如被雙煞突施暗襲，傷了人，那他豈不感覺愧悔無顏！

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如何敢大意疏忽，又那有心思分神旁騖，去領會姑娘那甜美的話音，那話意的「成份」？

是以司馬秀儀話聲一落，他立卽漫不經心地傲然一笑，隨口說道：「距離那麼遠，姑娘怎能看得淸楚！」

這話，他雖是隨口說出，出於無心，說的也是實情，但是聽的人却有「輕視」的意味之感。

俗話說：「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司馬秀儀一聽這話，立刻感覺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暗氣道：「你太也瞧不起人了，我要不露兩手眞實武學功力給你看看，也就枉為是雪山神尼的弟子了！」

她芳心意念一生，口中立卽冷哼一聲，嬌軀閃動，就要朝那片黑沉沉的樹林撲出！

她雖然身兼兩家之長，所學功力也確實兩皆不俗，但是雲天縱不但武學功力高，人更機智非常！

她這裏口中剛自一聲冷哼，嬌軀閃動，雲天縱那裏心中已生警覺，右手倏然電伸，一把抓住了她的一隻玉腕脈門，低喝道：「妳想作死麼！」

他說話眞是一點也不客氣，一點也不留人面子，實在令人氣惱！

司馬秀儀瞪目喝道：「放開我！」

她玉腕脈門突然被人抓住，自衞的本能同時立生反應，竟施展出師傳佛門絕學「無相神功」，猛地一掙！

雲天縱剛抓着姑娘的玉腕，突覺她玉腕上發出一股絕強無儔的震彈之力，心中不由微微一驚！連忙暗運「玄天乾元罡氣」，勁透五指，不但沒有放開她，反而更緊地抓着她的腕脈！

司馬秀儀以「無相神功」猛地一掙玉腕，不但竟未能掙開，反而被抓得更緊，同時還感覺到有一股更強的勁力自雲天縱的手指上透壓過來！

她芳心不禁駭然，正要加運二成神功猛掙時，倏聞雲天縱又低喝道：「姑娘請趕快收功，否則我那『玄天乾元罡氣』一個收勢不住，可能會傷了姑娘！」

「玄天乾元罡氣」六字入耳，司馬秀儀芳心不禁一震！連忙依言收功，不再強掙！

因為她曾聞聽恩師「雪山神尼」提說過，「無相神功」為佛門絕學，威力雖然絕倫，但是「玄天乾元罡氣」的威力更為絕倫，比「無相神功」更強一籌！

「玄天乾元罡氣」為武林罕世奇學，

失傳已有三百多年。

據傳說，七十年前，曾有一位奇人練有這種失傳的武林罕世奇學，但是却沒有人見過那位奇人。

司馬秀儀「無相神功」方自一收，雲天縱也就立刻鬆開姑娘的玉腕問道：「姑娘，雪山神尼可是令師？」

司馬秀儀微微一怔！旋即明白雲天縱是從「無相神功」上看出了她的師承，遂點頭答道：「正是恩師。」

嚴介武在旁聽聞二人的談話，這才知道姑娘是「雪山神尼」的弟子，怪不得所學功力不俗，竟能與他數十年的苦練不相上下。

突然，「玄天乾元罡氣」有如電光石火般地在他的腦際一閃而過，心頭不禁陡然一驚！暗忖道：「這雲天縱難道是七十年前武林傳說中那位奇人的弟子？！……」

嚴介武心中正驚異暗忖之際，只聽得雲天縱又低聲說道：「司馬姑娘，『祁連雙煞』爲人狡詐兇悍，實在不可大意輕視，何況此處敵暗我明，形勢於我不利的情形之下，姑娘千萬不可冒失輕進，以免暗襲危險！」

雲天縱這回的語氣已經緩和得多了，令人聽來不但已無先前的那種冷漠之感，並且還含着關切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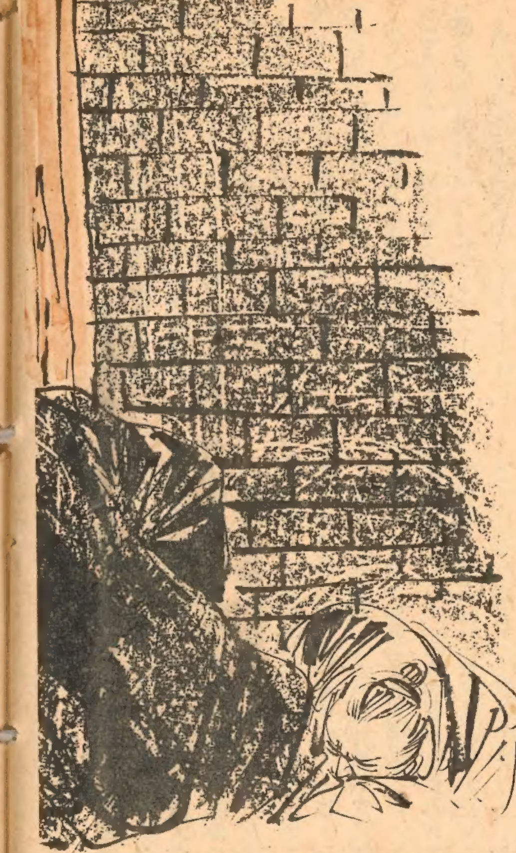
當然，這是因爲他已知司馬秀儀師承的關係！

司馬秀儀明眸不由深看了雲天縱一眼，螓首微點了點，表示聽話。

這時，那落後的翠，玉，蘭，菊四婢已都嬌喘吁吁的掠到，停立在司馬秀儀的身後。

雲天縱星目一瞥嚴介武，說道：「嚴大俠，你們幾位請在這裏附近隱蔽着身形稍待，在下和司馬姑娘先去看看再說！」

話落，也不管嚴介武同不同意，立即輕輕一拉司馬秀儀的衣袖，道：「走！」



他「走」字出口，身形已經騰起，電射地飛掠出十丈以外，距離那片黑沉沉的樹蔭只在六七丈之間。

司馬秀儀連忙一擰嬌軀，掠身跟蹤其後。雲天縱他眞是藝高人胆大，身形竟然直掠近那樹蔭前兩丈的左右，方始停身佇立。現在，司馬秀儀已經看清楚了，濃密的樹蔭後面，果然有一棟茅屋。

這時，從表面看來，雲天縱神情似是十分從容自若，其實暗中却提聚起「玄天乾元罡氣」，全神貫注地注視着茅屋週圍的風吹草動，以不變應萬變的提防着意外和暗襲！

人魔奪寶　雙煞遭殃

雲天縱和司馬秀儀二人併肩凝立，過了一會兒，見茅屋中仍無絲毫動靜，他心中不禁懷疑地暗忖道：「雙煞都是內功精深的魔頭，自己和司馬姑娘已臨近茅屋兩丈以內，而且又未隱蔽身形，雙煞絕無還不發覺之理，茅屋中怎地毫無動靜？是雙煞不在家？還是想暗弄什麼詭計？我何不試他一試……」

他心念一動，立即俯身脚下地上，隨手揀起兩顆石子，以暗器手法，抖手向茅屋中打去！

「叭！叭！」兩聲暴響，震破了寒夜的靜寂！

可是，兩聲暴響之後，四週仍是一片沉寂，茅屋裏依舊毫無動靜！

以雙煞的武功，名列「十邪」的威名，焉能容得外人上門猖狂，何況石擊茅屋，雙煞焉能受得下這口氣，那有不立刻暴怒撲出之理？

情形很明顯，雙煞必然不在家！

雲天縱心中微一沉思，便對司馬秀儀說道：「姑娘請在此稍待，我進屋內看看去！」話落，霍地打開手中的摺扇，交與左手，護住前胸，右掌凝功戒備，身形微幌，已飄身落在茅屋門口，畧一停頓，立即閃身進入。

司馬秀儀雖然已知雲天縱所學功力兩皆高她甚多，但她又怎會放心任他單身輕進涉險。

是以，雲天縱這裏才一閃身進入茅屋，司馬秀儀已飛快地撤出肩後長劍，一擰嬌軀，掠身直朝茅屋內跟踪撲去！

一進入茅屋，司馬秀儀不禁被當前景像儍楞住！

屋內地上，躺着兩個年約六旬上下的黑衣老者，嘴角皆掛着色已變紫的血漬！看樣子，一個已經氣絕身死，一個尚有一絲游氣。

雲天縱則站在一旁皺着兩道劍眉，望着地上的兩個老者呆呆地發怔！

司馬秀儀收起長劍，走近雲天縱身旁，問道：「雲少俠，這是怎麼回事？」

雲天縱微一搖頭道：「我也不知。」

司馬秀儀道：「他兩個是雙煞麼？」

雲天縱點頭道：「從他兩個的年紀，容貌長像，穿着上看，確是雙煞無錯，不知道他們是遭了什麼人的毒手？」

話鋒一頓，忽地星目電射灼灼地望着那仍有一絲游氣，雙煞中的老二「陰煞」

陰煞喬全斷續地向雲天縱、司馬秀儀說出司馬大俠死因及九幽人魔奪去七絕仙府藏珍圖。

喬全問道：「你兄弟是被什麼人所害？」

「陰煞」喬全氣若游絲微地道：「九幽人魔。」

「什麼？九幽人魔？」

雲天縱心中不禁大感意外地駭然驚叫起來。

「九幽人魔」乃十邪之首，他竟然會對「十邪」中人下毒手，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駭然不可思議的事情！

司馬秀儀此來是爲找雙煞替父親報仇，雙煞被什麼人所害，她那有心腸去管這些閒賬。

雲天縱驚叫之聲一落，她立即日射煞芒地望着喬全沉聲喝問道：「老鬼！我父親與你兄弟何仇？你兄弟竟暗襲我父親將我父親殺害？」

「陰煞」喬全一聽姑娘這口氣，心裏立刻明白這一男一女乃是尋仇而來，因爲他深知自己已經斷魂在即，也就坦然毫無所懼了。

於是，他把一雙神光已經散失的眼睛，望着姑娘問道：「請問令尊那一位？」

司馬秀儀說道：「是金劍銀梭司馬大俠。」

「哦……」喬全口中輕聲一「哦」說道：「姑娘原來是司馬大俠的千金。」

話鋒一頓，倏然輕嘆了口氣，接說道：「姑娘，我弟兄雖然殺死令尊，奪取得寶物，可是我弟兄也就爲此，才遭了『九幽人魔』的毒手，俗語有說：『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我兄弟如不是妄生貪念，奪取得令尊寶物，又何至於遭此毒手！」

司馬秀儀聽得心中不由一怔！詫異地急問道：「你說什麼？你弟兄從我父親手上奪取了什麼寶物？」

「陰煞」喬全說道：「七絕仙府藏珍圖。」

司馬秀儀道：「藏珍圖現在何處？」

「陰煞」喬全道：「已被『九幽人魔』奪去！」

司馬秀儀忽從懷中取出嚴介武的那把「龍鱗刀」，問道：「這把刀又是怎麼回事？」

「陰煞」正要回答，全身突然一陣抽搐，已知死在瞬間，雖然很想說明個中詳情，奈何已是力不從心！

只聽他斷續無力地說道：「姑娘……老朽……已……經無力……說清這……中……詳……情了，一切……請去找……那……九……」

話未盡意，雙眼一閉，兩腿一伸，一口眞氣便將散去！

雲天縱在旁一直默默地聽着，他深知「九幽人魔」既然斃殺雙煞，奪去「七絕仙府藏珍圖」，一定立刻按圖索驥趕往仙府尋取藏珍「七絕奇書」，然後覓一處深山絕谷，參研奇書，苦練奇書所載曠古奇學！

「九幽人魔」一身武學功力高絕，名列武林「十邪」之首，「九幽人魔」更是陰毒絕倫，「七絕奇書」若然被他尋獲，潛踪深山絕谷，時日一久，練成「七絕」曠古奇學，那還得了，武林中還有誰能制得了他？

若不及早追踪奪回「藏珍圖」，夜長夢多，後果實在難以設想……

雲天縱心中暗想：「雙煞既從司馬翔手中奪得『藏珍圖』，定必已經看過，說不定知道藏珍地點……」

他心中意念電閃，就在「陰煞」喬全兩眼一閉，雙腿一伸，一口眞氣將散未散之際！

驀地雙手電伸，一手拿揑着「陰煞」的人中，一隻手掌輕按着「陰煞」的胸口，猛提一口眞氣，自掌心緩緩傳入「陰煞」胸窩，護住「陰煞」那口將散未散的眞氣，硬將「陰煞」從鬼門關上暫時强拉了回來。

「陰煞」胸口眞氣重凝，立刻精神一振，緩緩地睜開了雙眼，臉上掠現出一片驚奇之色！

雲天縱星目灼灼注視着「陰煞」，大聲問道：「你可看過那『藏珍圖』，知道仙府藏珍地點麼？」

「陰煞」聞問立刻答道：「據『藏珍圖』所示，仙府藏珍地點似在賀蘭山落魂谷，九幽老魔此刻可能已經動身前往，少俠如欲追踪，就必須趕快前往，否則，老魔取得藏珍奇書之後，定必遠颺遁跡隱匿，埋首苦練奇學，那就難尋他了！」

雲天縱微一沉思，又問道：「司馬大俠身懷『七絕仙府』藏珍圖，你弟兄是怎麼知道的？」

「陰煞」道：「是九幽老魔告訴我兄弟的，連那把『龍鱗刀』也是老魔交給我兄弟的。」

一切都明白了。

雲天縱雙手一鬆，「陰煞」頓時「哇」的嘔出一口鮮血，兩腿一伸，雙眼上翻，氣斷魂絕，這回才眞的魂歸地府，向陰司報到去了。

這時，「邙山烟叟」嚴介武和乃徒康雲，及翠，玉，蘭，菊等四婢等六人，都已躡足進入茅屋。

雲天縱星目一瞥嚴介武和司馬秀儀二人說道：「如今眞相已經大白，二位意將如何？」

司馬秀儀毫不思索的說道：「家父雖然不是『九幽人魔』所殺，但若非老魔蠱惑雙煞，雙煞怎會向家父暗下毒手，又怎會嫁禍嚴大俠，因此，家父雖是死於雙煞之手，實是禍由老魔而起，老魔應該負全責！」

話鋒一頓，雙目倏射寒芒地又道：「老魔雖以『九幽魔功』稱絕武林，名列十邪之首，武功高絕，我亦自知所學功力都和老魔相差甚多，決非老魔之敵，但是，殺父血仇不共戴天，那怕是血濺五步，也得傾盡一身力量與老魔一拚！」

她語聲堅鏘，令人聽來，不禁聳然動容。

她雖然是個姑娘家，但就憑這份胆識，豪氣，就實在不讓鬚眉，有愧煞鬚眉之概！

雲天縱聽得星目不由異采飛閃，嚴介武却聽得心中立刻暗下決定，決定協助姑娘一臂之力！

須知嚴介武雖然成名江湖數十年，一身所學功力兩皆精深不俗，爲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但若與「十邪」之首的「九幽人魔」相比，他可有自知之明，實在差了一籌，決非老魔之敵！

不過，今天的情形不同，司馬秀儀只不過是姑娘家，明知不敵，尙且有與老魔一拚的勇氣，他是個成名江湖的俠義高手，豈能連一個姑娘家都不如？

因此，他目睹司馬秀儀姑娘那等胆識豪氣，愧煞鬚眉的氣概，也就不禁豪氣突生！

司馬秀儀話聲一落，他立即不由哈哈一聲大笑道：「姑娘胆識豪氣不讓鬚眉，實在令人欽佩！」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令尊一生俠肝義胆，名震武林，老朽雖因緣慳一面，未得相識，但却早已神交，如今令尊既遭不幸，站在武林道義立場，老朽何能坐視，且爲老朽的那把『龍鱗刀』，也不容置身事外，當與姑娘同往追踪老魔，鬥一鬥老魔的『九幽魔功』，協助姑娘奪回那『七絕仙府』藏珍圖！」

雲天縱突然揚聲一笑說道：「嚴大俠說的不錯，那『七絕仙府』藏珍圖必須趕快奪回，仙府藏珍奇書萬萬不能讓老魔獲得，否則何異是如虎添翼，在下自出道江湖，雖然向例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但是爲了那七絕藏珍奇書，爲了天下武林，只好破例和二位繼續同往賀蘭山去走一趟了！」

嚴介武本就有心邀請雲天縱同行，只因他性情有點兒忽冷忽熱，是以猶豫未曾開口，現在一聽他自願同往，心中不由大喜地連忙抱拳拱手說道：「能得少俠同往，實是武林之幸！」

雲天縱神色倏又淡漠地說道：「嚴大俠，事不宜遲，遲恐生變，在下先行一步，請和司馬姑娘隨後速來！」

話落，身形一動，微風颯然，已閃出了茅屋，長身電射，直奔谷口掠去！

×　×

賀蘭山，又名阿拉善山，位於寧夏省內銀川之北，近綏遠省界之處。

夕陽西墜，暮靄初現，歸鴉陣陣，鳴叫着匆匆飛過，點綴着這嚴冬黃昏凄淸！

天，似黑尤未黑，冷風一陣緊似一陣，刮得人瑟瑟哆嗦，刺骨貶肌！

就在這時候，距離賀蘭山的黃渠橋，來了五女二男七個人。

這七個人，都是滿臉風塵之色。

他們正是嚴介武師徒和司馬秀儀主婢們。

「黃渠橋」只是個普通鎭市，平常並不熱鬧，可是這幾天，却有一批一批的江湖人物湧進了黃渠橋，雖然並未作長時間的停留，只是打打尖，休息休息，旋卽離去，但是這對黃渠橋來說，已經很够很够，够熱鬧也够令人驚奇的了！

這幾天，黃渠橋的客棧，飯店，酒樓，茶館的掌櫃，伙計們莫不個個都是滿面春風，笑口常開。

「得意樓」，是黃渠橋鎭上最大的一座酒樓。

嚴介武和司馬秀儀等七人進入了「得意樓」，逕行登樓，分別落座。

店伙計每人送上一條熱手巾，又送上一壺熱茶，這才親切地問：「老爺子和姑娘們要點兒什麼？」

嚴介武點了幾樣小菜後，說道：「吃飯。」

店伙計阿諛的笑說道：「老爺子，我們這兒有眞正的上好茅台，天氣這麼冷，您老人家不要喝兩杯禦禦寒？」

嚴介武微一沉吟，點頭道：「好吧，就給我來上一壺，另外再配兩樣下酒的菜好了。」

店伙計笑着哈腰應「是」，轉身下樓招呼去了。

司馬秀儀忽然低聲說道：「老前輩，這裏的情形你看到沒有？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情！」

嚴介武剛一點頭，突聞樓梯一陣「咚咚」脚步聲响，上來了一黃一綠兩個長袍老者。

一見這兩個老者，嚴介武心中不由暗暗一驚！忖道：「這兩個老怪物怎麼也到這裏來了？他弟兄三個向來是焦不離孟，老二老三既然到了這裏，那麼老大必定也來了！」

原來這兩個老者，乃是「十邪」中的三怪，穿黃袍的是老二，穿綠袍是老三。

三怪乃遼東人氏，也是同胞兄弟，江湖上統以「遼東三怪」稱之。

「遼東三怪」自出道江湖以來一向形影不離，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三人一起，遇敵動手時，也不管對方多少人或是單獨一個人，弟兄三個皆是一齊上。

嚴介武恐怕司馬秀儀等人不識二人，立刻以手指沾茶在桌上寫道：「這二人乃是『遼東三怪』中的老二老三，姑娘說話時請多小心謹愼！」

寫罷，立卽隨手抹去。

這時，二怪三怪已經擇位落座，向店伙計要過了酒菜。

司馬秀儀明眸微斜朝二怪三怪望去。只見二怪殷雄忽然乾咳了一聲說道：「三弟，這件事情實在有點蹊蹺，我就不相信憑老魔那麼精深的功力，會折翻在一個丫頭手裏，連藏珍圖都被奪去，我想這可能是老魔故佈疑陣，使用的一招『金蟬脫殼』之計，你以爲如何？」

三怪殷宏微一沉吟說道：「二哥猜想的雖然不無道理，不過，據說那丫頭一身武功高絕神奇無比，老魔一生縱橫江湖，素向驕狂自負，今番若不是眞的吃癟在那丫頭手裏，這種十分丟臉的事，他怎會說出來，自壞名頭！」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說道：「以小弟推想，這件事情可能是千眞萬確，一點兒不假，否則，他又何必將那仙府藏珍圖上所示的地點說出！」

二怪殷雄眨眨眼睛，心中仍有着懷疑地說道：「我覺得此中仍有可疑之處。」

三怪殷宏問道：「二哥覺得還有什麼可疑之處？」

殷雄道：「事情既然確實不假，老魔爲何不邀約三二幫手，悄悄跟踪那丫頭伺機奪回，而將事情公開傳揚江湖？因此我懷疑這裏可能另有文章詭計，要不，以老魔的爲人心性，決不會那麼傻！」

這話不錯，有道理。

殷宏雙眉微皺地默然沉思了刹那，忽然心有所得地微微一笑道：「二哥，你記得那『鷸蚌相爭』的故事嗎？」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是個流傳民間最爲通俗，婦孺盡知的故事。

殷雄心中立刻恍有所悟的說道：「三弟，你的意思是說老魔之用心，是欲效那『漁翁得利』的故事？」

「不錯。」殷宏點頭一笑道：「老魔一向狂傲自負，從來不把別人放在眼裏，更少與人交往，這回折翻在一個黃毛丫頭手裏，已經丟臉之極，那還有臉面去請人帮忙，但是仙府藏珍圖被奪，心中却又實在不甘！」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小弟的猜測如果不錯，必是老魔老謀深算，知道仙府藏珍爲武林正邪兩道人人夢寐欲得之物，只要消息一經傳揚江湖，各方武林高手必定紛紛趕往奪取，那時他可以隱身一旁看熱鬧，坐山觀虎鬥，看着許多武林高手你爭我奪，互相殘殺，等到差不多了，他再突然現身驟下毒手，奪走藏珍奇書，那時各方武林高手都已爭鬥得精疲力竭，以老魔的一身所學功力，誰還能奈何得了他，誰能是他的敵手？」

「九幽人魔」如果眞是這種用心，其心機不但歹毒至極，而且也高明無比，令人凛心！

殷雄聽得不禁驚凛佩服地讚說道：「三弟，你這番推想見解確實高人一等，令人佩服，難怪大哥一向稱讚你才智足堪與古代諸葛媲美！」

殷宏臉露得意之色的說道：「二哥，你怎麼也捧起小弟來了。」

話落，便忍不住心裏高與地揚聲哈哈大笑起來。

那副飛揚跋扈得意旁若無人的樣子，實在令人見了噁心！

這時，嚴介武點的酒菜早已經送了上來。

嚴介武和司馬秀儀等人雖在吃酒用飯，但是二人的耳却始終聚精會神地凝聽着二怪兄弟的談話。

他們萬想不到，短短的十數日間，這件事情，竟然傳遍了江湖，心中不禁又驚，又喜，又奇，又急！

驚的是，卽將掀起的奪寶紛爭，不知道將要毁却多少武林成名的高手，血濺荒山！

喜的是，仙府藏珍圖被人奪去，「九幽人魔」枉費了一片心機！

奇的是，聽二怪兄弟的談話，由「九幽人魔」手上奪去藏珍圖之人，乃是一位少女。

一個少女，竟能從當今武林「十邪」之首的老魔手裏奪去藏珍圖，其武功身手之高，不言可知！

但是，這少女是誰？是個什麼出身來歷呢？……

急的是，這麼一來，要想奪回藏珍圖，實在太困難了！

驀地，樓梯口紅影一閃，上來一個身着紅袍的老者，正是「遼東三怪」的老大殷浩。

殷雄殷宏一見，連忙一齊站起身子相迎地說道：「大哥來了。」

殷浩微一點頭說道：「二弟三弟久等了。」

話聲中，大步走到殷雄殷宏中間的空位置上坐下。

店伙計連忙添上一副杯筷，殷雄立卽

拿起酒壺替殷浩斟滿一杯，說道：「大哥多辛苦了，請先乾了這一杯禦禦寒氣！」

殷浩嘿嘿一笑，伸手舉起酒杯，頸子一仰，一口喝乾。

放下酒杯，雙目陡地一睜，精光電射灼灼的掃視了全樓一眼。

嚴介武不願與三怪兄弟朝相，趕緊頭一低，作低頭喝酒狀，避過殷浩的目光。只聽殷宏問道：「大哥，探聽的情形怎樣？」

殷浩口中輕「嘿」了一聲，說道：「三弟，果然如你料，一點不錯，不但是黑白兩道高手都已得到消息紛紛趕來，且連一教二莊一堡，華山，崑崙兩派已均有不少高手來到，其他各派是不是得到消息，正在趕來途中，尚還不知，照此情形看來，此次賀蘭山奪寶，定必熱鬧非常！」

這番話，只聽得嚴介武和司馬秀儀心中全都不禁震驚無比，一顆心直往下沉！

×　×

夜，初更剛過。

賀蘭山麓出現了兩位鬚髮俱白的老叟，一個身着葛布長衫，腰佩長劍，一個是漁夫打扮，手提一根一丈多長紫竹釣竿。

這兩個老叟雖已鬚髮俱白，年逾古稀，但都精神矍然，雙目開闔之間，精光直若寒電逼人，分明都是內家功力深湛的內家高手。

原來這兩位老叟，乃當今武林名宿，身着葛布長衫的是「南岳一劍」湯景良，漁夫打扮的是「洞庭漁夫」范樂天。

湯范二人身形剛現，驀見五十丈外出現三條黑影，快捷絕倫地直向山內奔去。

「南岳一劍」湯景良一見，忙向「洞庭漁夫」范樂天低聲說道：「范兄，我們追！」

聲未落，身形已騰起急掠，快似電射地追去！

「洞庭漁夫」范樂天亦即騰身飛掠，隨後急追！

湯范二人雖是當今武林名宿，功力已臻上乘，身法奇快無比，但是那三條黑影的輕功身法，比湯范二人似乎並不遜色！

×　×

落魂谷。

因為「落魂」之名而被人視為不祥，向來無人進入的地方，今夜，表面上看來仍是靜悄悄地，空蕩蕩地，和往常似乎沒有甚麼異樣，其實暗地裏却已隱伏着一場腥風血雨的殺刼！

三條黑影身形揉落「落魂谷」中，六隻精光灼灼的眼睛電閃般地掃視了四週一眼之後，其中一人開口說道：「大哥，怎麼沒有一點動靜？不見一個人影，難道地方不對麼？」

這三條黑影乃是「遼東三怪」兄弟，說話的乃是二怪殷雄。

大怪殷浩微一沉吟道：「可能是時間尚早，我們不妨先找一處地方隱蔽起身形，等會兒再說好了。」

三怪殷宏點頭讚同地說道：「大哥說的不錯。」

說着抬手一指左邊十多丈以外一塊巨石說道：「我們就隱身在那塊巨石背後如何？」

「南岳一劍」湯景良和「洞庭漁夫」范樂天二人，此刻正隱身在那塊巨石背後，聞言心中不由齊皆微微一驚！暗道：「不好！要糟！」

大怪殷浩目光一瞥巨石，點頭道：「好！」

「好」字方落，三怪弟兄正待長身掠起時，驀聞「嘿嘿」一聲陰笑起自右邊的石壁間：「江湖上消息傳得可眞快，想不到連遠在遼東的賢昆仲竟也得到消息趕來湊熱鬧來了！」

話落人現，竟是那傳說獲得「七絕仙府」藏珍圖，又被奪復失的「九幽人魔」羅修元。

大怪殷浩桀桀一聲怪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羅兄。」

語聲一頓，意含譏諷地說道：「風聞羅兄獲得仙府藏珍圖，我兄弟乃特地兼程趕來為羅兄道賀，并為羅兄取出仙府藏珍圖之助！」

「九幽人魔」名列「十邪」之首，乃是個老奸巨滑的老狐狸，大怪殷浩語含譏諷，他那會聽不出來。

如在平常，老魔一聽這種譏諷之言，要不立刻翻臉，和三怪弟兄動手才怪！

但，今夜情形不同，此刻他正想連絡人手用人之際。

因為老魔雖已詳細研看過那張仙府藏珍圖，已將圖上所示仙府藏珍地點標誌熟記於胸。

可是，那個自他手中奪去藏珍圖的少女，藏珍圖到手後，定必立刻趕來這落魂谷中，按圖索驥，取出仙府藏珍奇書。

他本意單獨追踪來此，伺機奪取奇書，但他已經和那少女動過手，并且還吃了點兒小虧！

那少女不但機智刁鑽異常，而且身懷罕世奇學，即連絲毫不能取巧的內家功力火候，竟也十分深厚，與他不相上下，并且不畏懼他那歹毒無比的「九幽魔功」！

老魔為人狡滑，他心中甚是有數，憑他的一身武學功力，要想從那麼一個機智刁鑽，武學功力和他不相上下的少女手上奪回藏珍圖，雖不能說是勢比登天還難，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老魔在一番深思之後，便想出了一條「釜底抽薪」的毒計！

這毒計，便是將消息傳出江湖，使黑白兩道武林高手聞風趕來落魂谷中，向那少女奪取藏珍圖！

如此一來，那少女武學功力再高再絕，縱有天大的本領，也勢必無法取得仙府藏珍奇書，弄不好還得賠上一條命，濺血在這落魂谷中！

老魔的這條毒計，不但毒極，簡直陰險惡絕！

原因是「七絕仙府藏珍奇書」，乃武林中人欲想獲得獨佔之物，不管那一派的人奪得了藏珍圖，均將是一場殺身大禍！

除非是誰都不要，將那藏珍圖當場毀去！

可是，誰又肯毀去它呢？

別說是奪得的人不肯，就是那些沒有奪得的人也必不肯！

因為，只要藏珍圖存在，就可以有依圖取出仙府藏珍奇書的希望，換言之，其他的人也就有奪取得藏珍圖的希望。

藏珍圖一毀，所有的一切希望便都成泡影落空！

不過，如果有人提出這個建議時，老魔定必第一個附議讚成。

不但附議讚成，并且還會說一番堂皇的道理來說服一衆武林高手，放棄爭奪激鬥，毀去藏珍圖。

因為藏珍圖一毀，一衆高手便失去了爭奪的目的，必然再無留戀地紛紛離去！

三五個月後，他可以秘密的單獨來落魂谷，依照熟記胸中的地點標誌，尋找到「七絕仙府」，取出藏珍奇書，然後找一處人跡罕到的深山古洞，靜心參研苦練「七絕奇學神功」，三五載之後，他即可重出江湖，網羅天下羣雄，組織一個勢力龐大的幫派，邀約當今武林各大門派的高手掌門，和那些自命不凡的俠義正道名宿之士，較技論武，將他們全數擊敗，稱霸天下，君臨武林，唯我獨尊！

因此，對於大怪殷浩那番意含譏諷之言，老魔竟一改常態，故作毫不介意地陰惻惻地一笑，說道：「賢昆仲的這番盛意，老夫實在非常感激，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做作地輕嘆了口氣，接道：「藏珍圖雖然為老夫獲得，可惜到手後不久，立即被人奪走了！」

大怪殷浩故作驚訝的問道：「是誰？竟有這份能耐從羅兄手裏奪去，想來必是一位武林大有名頭，武學功力高絕的蓋代高人了！」

「九幽人魔」苦笑地道：「說來實在丟人，那奪去藏珍圖的，乃是個不知姓名來歷的黃毛丫頭，也是老夫一時大意，才有此失！」

三怪殷宏道：「眞有這回事？」

「九幽人魔」雙眉一揚，道：「殷三弟可是懷疑老夫這話不實？」

殷宏搖頭道：「兄弟怎敢，兄弟只是覺得這件事情有點兒奇怪，也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話鋒一頓，嘿嘿一笑，接道：「這些都是廢話，我弟兄千里迢迢，遠自遼東趕來之意為何？羅兄是個明白人，當必明白我弟兄的心意！」

「九幽人魔」陰笑地點點頭道：「當然！當然！仙府藏珍乃是無主之物，人見有份，只是……今夜之事，已傳遍江湖，如果老夫猜料的不錯，此刻這落魂谷的週圍暗中，已是高手雲集，並不是老夫小看賢昆仲，憑賢昆仲三位的力量，今夜要想在這落魂谷中奪取藏珍圖，獨佔鰲頭，恐怕……嘿！嘿！」

三怪殷宏眼珠微微一轉，問道：「那麼以羅兄的高見，我兄弟該當如何呢？」

「九幽人魔」陰聲一笑道：「賢昆仲都是聰明之人，當不會不知那『分則弱，合則強』的俗話吧！」

殷宏道：「羅兄之意可是和我兄弟聯手合作？」

「九幽人魔」道：「你殷三弟認為如何？」

殷宏雙目倏地一凝，道：「羅兄這話可是出自衷心肺腑？」

「九幽人魔」正容說道：「殷三弟難道不信任老夫？」

殷宏正沉思猶疑間，突聞十丈開外有人嘿嘿一聲怪笑，說道：「只要羅兄確有誠意，我們三個願與羅兄携手合作！」

衣袂飄風颯然，話落人現，三個黑衣老者併肩站立，正是「苗疆四毒」中大毒「腐屍毒叟」魯勝陽，二毒「寒冰毒叟」毛定江，四毒「黑蜂毒叟」胡三通。

「九幽人魔」一見三毒哈哈一笑道：「歡迎，歡迎！」

語聲一頓，目光一掃「遼東三怪」兄弟，說道：「只要各位能夠信任老夫，我們不妨就此携手合作，仙府藏珍人各一份，大家平分，『七絕奇書』共同參研！」

「腐屍毒叟」魯東陽首先點頭說道：「好！我們就這樣一言為定！」

話落，倏然轉望「遼東三怪」兄弟問道：「殷老大意下如何？請即決定！」

三怪兄弟本就有意與「九幽人魔」合作，聯手對付各方高手，奪取藏珍圖，只因老魔為人陰險狡滑，恐怕上當，乃才猶疑不決！

如今一見「苗疆四毒」中三毒現身，立即聲言願與老魔携手合作，於是，大怪殷浩也就不再多作猶豫地立刻點頭說道：「羅兄既是眞有誠意携手合作，我兄弟還有甚麼話可說，當然願附驥尾！」

「九幽人魔」哈哈一笑道：「殷老大這麼說法，老夫可不敢當！」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好在今後我們都是自己人了，老夫也就不再徒作客套，只要諸位能夠同心合力，仙府藏珍圖何愁不是我等囊中之物！」。

老魔話聲剛落，陡聞一聲冷笑倏起，說道：「老魔休得大言不慚，當心夜風閃了你的舌頭！」

「九幽人魔」臉色不由一變！凝目循聲望去，只見七丈之外的老榆樹頂上掠起一條人影，輕如片葉般地飄然落地，竟是一個年約二十二三，腰懸玉笛，手搖摺扇，儀容俊逸，瀟洒脫俗的青衫書生。

他，正是雲天縱。

雲天縱手搖摺扇，神情瀟洒地緩步走到「九幽人魔」等七人對面丈外地方停身岳立。

「九幽人魔」雙目陡地一瞪，沉聲喝道：「小子，你是甚麼人？」

雲天縱冷然道：「你的要命閻羅！」

「九幽人魔」不禁勃然大怒，喝道：「小子！你想找死麼！」

雲天縱神色平靜從容地淡然一笑，道：「老魔，你先別發火，小爺要向你查問兩件事情。」

「九幽人魔」按下心頭的怒氣，問道：「兩件甚麼事情？」

雲天縱凝目問道：「雙煞兄弟可是你殺的？」

「九幽人魔」道：「你可是要替他兩個報仇！」

雲天縱冷然一搖頭道：「他兩個還不配！」

「九幽人魔」道：「那麼你查問此事作甚？」

雲天縱道：「另有原因。」

「九幽人魔」道：「甚麼原因？」

雲天縱道：「少時你自當明白，現在先答我問話！」

「九幽人魔」道：「是老夫殺的，怎

樣？」

雲天縱道：「那麼暗算『金劍銀梭』司馬大俠，以『龍鱗刀』嫁禍嚴大俠，也都是你的主謀了？」

「九幽人魔」嘿嘿一笑道：「不錯，那些確實都是老夫的主謀！」

語聲一頓，問道：「小子，你是來替司馬老兒報仇的？」

雲天縱口中一聲冷哼，倏然轉首朝那株老楡上揚聲説道：「司馬姑娘，請現身下來索債吧！」

頓見樹枝幌動，人影飛掠，躍下五女二男七人，一齊掠落雲天縱身旁站立。

除魔衛寶　雙美併歸

這七人，正是司馬秀儀主婢和「邙山烟叟」嚴介武師徒。

司馬秀儀身形一落，立卽秀目圓瞪，抬手撤出肩後的長劍，一聲嬌叱道：「老魔，償我爹的命來！」

嬌叱聲中，振腕出劍，身隨劍走，龍形一式，快捷如電地直朝「九幽人魔」胸窩刺去！

雲天縱一見，心中不禁陡地一驚！連忙揚聲喝阻道：「司馬姑娘不可冒失！」

他雖是連忙揚聲喝阻，但還是慢了一步。

只聽姑娘一聲慘叫，刺出的長劍已被「九幽人魔」掌力震飛，嬌軀連退五步，櫻口一張，噴出一大口鮮血，搖搖欲倒！

雲天縱，嚴介武和四婢等人見狀大驚，連忙各掠身形，縱落司馬秀儀身旁伸手扶住。

只見司馬秀儀秀眸緊閉，氣息微弱，人已經暈了過去，顯然傷得很是不輕！

雲天縱劍眉微蹙了蹙，立時抬手從懷裏取出一隻白玉小瓶子，交給嚴介武説道：「這瓶子裏乃是療傷靈丹，勞煩嚴大俠將她抱往一邊餵她一粒，待她醒轉後，再叫她自行運功調息一週天，傷勢大概就可無碍了！」

話落，轉身跨前一大步，星目電射地望着「九幽人魔」冷聲説：「老魔！你算是那一號的成名人物，對一個姑娘家也下這樣的毒手，你不覺得羞恥麼！」

「九幽人魔」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心疼了，是不是？」

雲天縱劍眉一軒，沉叱道：「老魔！小爺今天要不叫你和她一樣吐血當場，立刻退出江湖，只要你這老魔活着一天，小爺決不踏入江湖半步！」

這口氣好狂！

「九幽人魔」羅修元名列當今武林「十邪」之首，不但一身武學功力高絕，「九幽魔功」更是歹毒絕倫，放眼當今武林，除了「武林三奇」和少數的幾位武林奇人以外，能够接得下「九幽魔功」一擊之人，可以説是爲數寥寥！

雲天縱藝出武林蓋代奇客，其所習「玄天乾元罡氣」，不但威猛無比，更是無堅不摧，也正是「九幽魔功」的尅星！

否則，雲天縱雖然身懷奇學，功力高絕，如不是胸有成竹，沒有尅敵必勝的把握，怎敢説這等狂話！

「九幽人魔」一生縱橫江湖，會遇不少的名家高手，可説不會有人敢在他面前説過這等狂話，聞言之後，臉色不禁勃然一變！鬚髮怒張發出一聲桀桀狂笑！

顯然，這老魔頭已經被雲天縱的狂話激怒到了極點！

「桀桀」怪笑聲落，立見他臉透殺機，一雙兇睛猛瞪，精芒暴射地沉喝道：「小鬼！你太也目中無人了，老夫今夜如果敗在你的手下，從此立刻退出江湖隱跡深山，永不出世！」

雲天縱劍眉雙挑，冷哼一聲道：「好！我們就這樣一言爲定，請動手吧！」

説罷，目注「九幽人魔」，神定氣閒，岳峙淵停傲然岸立！

表面神情看似神定氣閒，其實暗地裏已經運聚起「玄天乾元罡氣」神功，抱元守一以靜制動，凝神待敵！

「九幽人魔」心中雖是氣怒已極，但他生性陰沉，老奸巨滑，深知不是「猛龍不過江」，這少年書生如不是身懷罕絶功力奇學，絕不敢如此狂妄！

是以，雲天縱話聲一落，老魔立刻嘿嘿一聲陰笑道：「和你這樣一個後生晚輩動手，老夫已經自覺不是味兒了，怎還有興趣先出手，小鬼！你先出手吧，老夫接你的就是！」

雲天縱淡然一哂道：「但是小爺却有個規矩。」

「九幽人魔」道：「甚麼規矩？」

雲天縱道：「任憑對手是誰，從不先出手！」

「九幽人魔」道：「小鬼！你也太狂了！」

「狂？」雲天縱朗聲哈哈一笑，道：「不狂，焉敢來鬥你這個『十邪』之首惡魔！」

「九幽人魔」陰聲一笑道：「你眞要老夫先出手麼？」

雲天縱冷冷地道：「這是小爺給你的機會！」

「九幽人魔」之不先出手，本是碍於顏面，當着三怪三毒等人不好意思先出手，雲天縱既然這麼説，他還會再客氣。

於是，倏地一聲暴喝道：「好！小鬼你就準備接掌吧！」

老魔心中殺機已起，暴喝聲中已運起「九幽魔功」，緩緩抬起了一隻右掌！

這一掌如果發出，雲天縱必定以「玄天乾元罡氣」神功硬接，雙方掌力接實，勝負强弱也就立判！

就當此際，站立在一旁的大怪殷浩突然發話道：「羅兄且慢出手！」

「九幽人魔」抬起的右掌一垂，側臉目視殷浩。

殷浩脚下跨前一大步，説道：「殺鷄焉用牛刀，這麼一個乳臭未乾狂妄無知的小鬼，何須羅兄出手，就交給我殷老大好了。」

「九幽人魔」聞言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樣正好，我正好乘機看看這小鬼武功招式的門路來歷……」

心念一動，立刻嘿嘿一笑道：「如此，就由你殷老大教訓教訓這小鬼好了！」

話罷，立卽飄身後退丈外，與二怪殷雄等人站立一起。

老魔飄身退後，大怪殷浩立卽兇睛一

瞪，沉聲喝道：「胆大無知的小狗，你叫甚麼名字？是何人門下？趕快説出來，好讓老夫替你師父教訓教訓你！」

雲天縱冷聲一笑道：「殷大怪，小爺名叫雲天縱，是何人門下，憑你們『三怪』中人還不配問，也不配知道！」

殷浩大怒，猛地一聲怒喝道：「小狗！休要賣狂，你有多大功力，先接老夫一掌試試！」

倏然拍出一掌，掌力威猛强勁無比的直朝雲天縱當胸擊去！

雲天縱口中一聲輕哼，身形微閃，已橫跨八尺避開，竟然沒有出手硬接。

大怪殷浩見雲天縱閃身避開，并不出手接掌，誤以爲雲天縱見他掌力威猛，心生怯意不敢硬接。

於是不由發出一聲狂笑説道：「老夫還以爲你這小狗有多高的功力，口氣那麼狂大，原來只不過是個説説大話唬人，連一掌也不敢硬接的脚色！」

雲天縱劍眉一挑，冷喝道：「殷浩，你以爲小爺這是怕你麼？」

殷浩道：「不怕又爲何不敢接掌？」

雲天縱冷聲一笑道：「寃有頭，債有主，小爺們今天找的『九幽人魔』，與你殷大怪無關，所以才未出手接掌，閃身避開，否則，哼！只要小爺一出掌，你殷大怪就得立刻丢醜現眼！」

殷浩一聽這話，胸中怒火不禁往上直冒，猛地一聲大喝道：「小狗休得狂言逞能，有本領就硬接老夫一掌看看！」

聲未落，又已拍出一掌，威力比前更見强猛！

雲天縱再次閃身避開，喝道：「殷浩，你眞要和小爺動手麼？」

殷浩冷笑道：「你不動手也行，跪下來向老夫磕三個响頭，老夫就饒了你！」

話聲中，霍地又是一掌拍出！

雲天縱劍眉倏又一挑，右掌一抬，迎着殷浩拍來的掌力硬接了一掌！

「砰！」的震响中，雙方都只是身形微微一幌便卽穩住，似是功力悉敵，不差上下。

其實這只是表面的看法，因爲雲天縱那一掌，只用了「玄天乾元罡氣」的六成功力，而大怪殷浩却用了八成以上功力。

大怪殷浩雖然并不知道雲天縱的掌力是「玄天乾元罡氣」神功，也不知道雲天縱只用了六成功力，不過，以雲天縱的年紀，竟能接得下他八成功力以上的一掌，他心頭不禁駭然了！

他心裏在暗想：「這小子究竟如何出身來歷，這麼一點年紀，就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他這裏駭然暗想未已，雲天縱那裏已冷聲一笑道：「怎麼樣？殷大怪，小爺可是怕你？」

殷浩嘿嘿一笑，喝道：「小狗，少賣狂，你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話落，猛提一口丹田眞氣，運聚起全身功力，圈臂立掌拍出，掌力勁氣有似怒潮排空，勢若雷霆萬鈞般地湧向雲天縱！

雲天縱見狀不禁星目寒電飛閃，朗喝道：「殷浩，你既眞想找死，可就怨不得小爺手辣了！」

右臂一抬，翻掌疾吐！

兩股掌力接實，「砰！」的一聲巨响大震中，殷浩頓感胸頭猛地一震！血氣翻湧如潮，直欲衝腔而出，身形當塲被震得踉蹌連退五步，同時雙腕有若折斷了般地疼澈心肺！

大怪殷浩確實不愧是名列「十邪」的高手，在這等情形之下，竟能不慌不忙，身形穩立之後，立卽咬牙忍住雙手的劇痛，暗吸一口氣，調息運功抑制住胸中翻湧的血氣，擧目朝雲天縱望去！

在殷浩心中以爲，這一掌相對的結果，他雖然沒有佔着便宜，對方的情形也一定不會得比他稍好，縱不吐血當場，起碼也得和他差不多！

那知擧目一看之下，事實完全出於他的意料之外。

雲天縱儒袂飄飄，仍舊是那麼的氣定神閒，嶽峙淵停般卓立原地！

那神情，那氣度，顯然，身形連幌也未幌動過一下！

至此，殷浩心中這才明白，對方年紀雖輕，實是身懷絶世功力！

在這種情形下，任憑他殷浩如何的自負所學功力不凡，如何的沉穩老練，也不禁爲之心驚胆震，由心底泛生寒意！

這時，二怪殷雄三怪殷宏已雙雙掠身縱出，分立殷浩左右，一面暗中運功戒備，以防雲天縱出手突擊，一面問道：「大哥，傷重嗎？」

殷浩苦笑搖頭道：「還好。」

殷雄殷宏兩個放了心，隨卽雙雙跨前一大步，四隻兇睛如電地瞪視着雲天縱，殷老二沉聲喝道：「小狗！你功力雖然不俗，但是我殷老二和老三却很不服氣，要鬥鬥你，你敢不敢？」

雲天縱一聽殷老二這口氣，已知二怪三怪要想聯手齊上，立時不由劍眉倏揚，朗聲一笑道：「殷老二，小爺沒有個甚麼不敢的，不過，小爺却有個條件，你殷老二敢不敢答應？」

殷老二道：「甚麼條件？」

雲天縱道：「你們兩個聯手，在三十招之內，小爺如果不能勝得你們兩個，立刻離開這落魂谷，撒手不管這裏的事情，你們如果落敗，就立刻返回遼東，並從此不得再在江湖上爲非作歹！」

殷老二殷老三，臉色齊都不禁微微一變！

雲天縱却緊接着冷聲一笑，語含激意的説道：「怎麼樣？殷老二，你不敢答應這條件？」

「遼東三怪」除老三殷宏性情比較陰沉頗具心機外，老大殷浩老二殷雄都是粗魯之人，尤以殷老二爲最！

殷老二那受得起一個「激」字，雙眉一挑道：「小狗！殷老二答應你了！」

雲天縱星目倏地轉望着殷宏問道：「殷老三，你怎麼説？」

殷老三冷冷地道：「我二哥已經答應你了，何必還要問我。」

雲天縱道：「這麼説，你殷老三不反對這條件了！」

殷老三冷哼一聲道：「別廢話了，我們還是手底下見眞章吧！」

話鋒一頓，倏然轉朝殷老二説道：「二哥，我們上！」

身形倏然前欺，一聲暴喝道：「小狗！接招！」

聲落招出，雙掌挾勁風快似電閃地直朝雲天縱的胸腹擊去！

殷老三才一出手，殷老二也已跟着出了手，右掌左指，掌劈肩，指點雲天縱腋肋「氣血」穴！

確實不愧是「十邪」中的高手，出手招勢不但快捷極見火候，而且沉穩狠辣！

雲天縱深知此刻在這落魂谷內，明裏暗裏，黑白兩道武林高手雲集，他初出江湖，在江湖上尚藉藉無名，今夜此地正是個成名揚威的大好機會，所以他心中便就暗下了決定，要利用今夜這個機會，施展奇學功力，大顯身手，震懾羣邪，揚威武林！

因此，他眼見殷老二殷老三掌指招勢，同時凌厲的攻到，他仍舊氣定神閒的直立當地，不移不動，對二人的攻招直似視若未睹！

直到二人掌指均將沾衣，距離只在四五寸許之際，方才發出一聲冷哼，身形一閃，避招出掌，一式「分枝拂柳」，分擊二人要穴。

殷雄殷宏聯手合擊攻出，滿以為雖不能立將雲天縱傷於掌指之下，起碼也把雲天縱的身形迫退，雲天縱的身形如果不退，必然難逃他二人的合擊！

眼看雲天縱身形不移不動，掌指即將沾衣，二人心中正自暗暗得意之際，驀覺眼前人影一花，二人的掌指招式已雙雙走空！

殷雄殷宏二人招式走空，心中立知不妙，才待變招換式時，雲天縱的雙掌已奇快如電地分向二人遞到！

二人心頭不禁凛然大驚，忙不迭地飄身暴退！

雲天縱這種閃身避招還攻，不僅是恰到好處，也妙絕到極點，出掌分擊殷雄殷宏二人，手法更是怪異，奇詭快捷無倫！

殷雄殷宏二人身形剛剛暴退，雲天縱倏地一聲冷笑，身形電閃，已縱跟蹤撲到，雙掌仍是那一式「分枝拂柳」，分擊二人！

雖然仍是一式「分枝拂柳」，但招勢手法與前卻截然不同。

這是那一門派的武學？怎地如此奇詭怪異？……

這種同是一招，而手法招勢迥然相異的詭異招式，不僅是殷雄殷宏不知來歷，即連旁立注目凝視的「九幽人魔」和「苗疆三毒」，以及隱身四週的一堡，二莊，一教，華山，崑崙各派高手，「南岳一劍」湯景良，「洞庭漁夫」范樂天等人，也都沒有看出這一招「分枝拂柳」招勢手法的出處來歷！

殷雄殷宏雖然一身武學功力極高，但在這種情形下，怎敢隨便出手封擋接招。

既然不敢隨便出手封擋接招，只得再大飄身暴退，分左右暴退八尺！

雲天縱之所以接連施展兩招手法各異的「分枝拂柳」，其用意乃在顯露他身懷武學之詭異奇奧，存心讓眼下這落魂谷內，所有黑白兩道武林高手看看，表示今夜有他在場，誰也不要妄生貪念！妄動！

是以，殷雄殷宏二人身形分左右暴退開去，雲天縱也就立刻收招止勢傲然岳立，朗聲一笑說道：「江湖傳說『遼東三怪』兄弟名列當今武林『十邪』，武學功力如何高深，看來也只不過爾爾，是連一招也接不住的徒具虛名之輩！」

殷雄殷宏二人一聽這話，臉色不禁氣得鐵青，連心肺都幾乎要被氣炸！

殷老二猛地一聲厲吼道：「無知小狗，我兄弟只不過是一時大意低估了你，被你佔了先機才致如此，你狂的甚麼勁！」

厲吼聲中，身形突然撲出，雙掌招式威猛絕倫地撲向雲天縱！

雲天縱一見殷老二竟然如此不識進退，心中不由殺機頓起，劍眉挑軒，星目寒電飛閃，沉聲冷喝道：「殷老二，你要找死！」

冷喝聲中，倏然抬手一指點出！

殷老二驀覺一些銳利的指風襲到，待要閃避，却已無及！

「乾元指」威力罕世，無堅不摧，殷老二雖然功力精深，但也是血肉之軀，不能禁得起「乾元指」的一擊之力！

一聲悶哼陡起，殷老二前撲的身形忽然一窒，腳下一個踉蹌，「噗通」一聲，仰身摔倒地上，胸前出現了一個血洞，鮮血汨汨往外直冒！



雲天縱容得殷雄、殷宏雙雙撲到，微一閃身，施展分枝拂柳招式，把二魔迫退。

殷老三一見殷老二騰身撲向雲天縱，本也自另一邊騰身撲出，及至一見殷老二中指倒地，心中不禁駭然大驚！連忙一頓身形，撲向殷老二身旁，俯身一看，殷老二已經氣絕魂斷！

這時，恰值殷老大，已經運功調息完畢，一見老二氣絕魂斷，兩隻眼睛不由立刻通紅，猛地一聲厲吼，轉身向雲天縱撲來！

雲天縱腳下橫過八尺避過，朗聲喝道：「殷老大，你住手！」

殷老大瞪目怒視着雲天縱厲聲說道：「小狗！老夫今天非活劈了你替我二弟償命不可！」

雲天縱冷聲一笑道：「殷老大，只要你有本領，別說是活劈了我，就是活撕了我也行，不過，我們得先把話說清楚了再動手不遲！」

殷老大道：「殺人償命，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雲天縱沒有答理殷老大，星目電射地望着殷老三問道：「殷老三，你們說的話算不算數？」

殷老三道：「你要是不殺我二哥當然算數，現在我二哥喪命你的手下，此仇豈能不報！」

雲天縱神色冷漠地道：「殷老三，你要是真想替你們老二報仇，你就最好和你們老大立刻離開此地，返回遼東去苦練十年，然後再找我報仇，否則，今天你們不但替殷老二報不了仇，並且還得落魂在這落魂谷內！」

殷老三為「遼東三怪」兄弟中最機智的一個，他心念電轉了轉，竟立即點頭嘿嘿一笑道：「好！姓雲的，你既然這麼說，我二哥的這筆血債我們就暫且記上，五年後的今天，我們仍在這落魂谷內見面如何！」

雲天縱點頭道：「先到先等，不見不散！」

殷老三沒再說話，俯身抱起殷老二的屍首。

「九幽人魔」突然說道：「殷三弟且慢！」

殷老三目注「九幽人魔」問道：「羅兄有何見教？」

「九幽人魔」嘿嘿一笑道：「今天的血債何必要拖延到五年以後，殷三弟乃聰明之人，當不會不知那『夜長夢多』的俗語吧！」

殷老三沉吟地道：「如此羅兄的意思是？……」

「九幽人魔」陰笑地道：「就在今夜作一了結，豈不甘脆利落！」

殷老三目光一瞥雲天縱，微一猶豫說道：「羅兄之言雖然不錯，但是，大丈夫言出如山，我已經說過，五年後的今天和他了結，剛說過的話，那有馬上便即悔改之理，豈不被江湖朋友們恥笑！」

話鋒一頓又起，說道：「俗話說得好：『青山永在，綠水長流』，君子報仇，十年尚且不晚，五年之約，只不過是彈指光陰，讓他多活五年又有何妨！」

「九幽人魔」一聽這番話，心中十分明白殷老三的心意，因為姓雲的武學功力實在太高，毫無必勝的把握，乃才約期五

年後了結，無非是要在這五年的期間內，埋首苦練絕學以替殷老二報仇！

按理，殷老三的這種心意想法，實在是明智之擧，事實上也只有如此，才有望替殷老二報仇，不然，不僅報不了仇，恐怕還得賠上兩條性命！

但是，「九幽人魔」心中的想法却與殷老三不同，在他認爲，雲天縱才只這點年紀，武學功力已是如此高絕，五年之後，其武學功力，定必隨着歲月同時增進！更高！

武學功力更高，也就更難對付！

還有，便是今夜來這落魂谷內參與奪取仙府藏珍的各方高手，目前雖然因爲那個從他手裏奪去藏珍圖的少女尚還未到，各方高手都隱身暗中沒有現身，不過，老魔他心中甚是有數，無一不是武學功力高絕難鬥的人物！

殷老大和殷老三如不退走，憑他們六個人的力量，尚可與各方高手一較長短高低，否則，只剩下他與苗疆三毒四人，力量聲勢就單薄了！

因此，殷老三話聲一落，「九幽人魔」便立刻接口說道：「殷三弟，大丈夫雖然應該言出如山，但是那得要看是甚麼事情！」

語聲一頓，嘿嘿一笑又道：「姓雲的小狗功力身手雖然甚高，但是老夫就不相信合我們六人之力會收拾不了他，果眞如此，以後我們焉能稱雄爭强江湖？殷老大認爲老夫這話如何？」

殷老三正要答話，殷老大却已向他說道：「三弟，將老二的屍首抱到一邊去放下來！」

雲天縱心頭不禁暗暗一驚！忖道：「不好！這六個老魔眞要一齊出手，自己所學武功縱然再高，也難以一敵六……」

他心頭暗驚忖想間，那「九幽人魔」已突然聲沉喝道：「諸位，我們齊上！」

聲落，立和苗疆三毒一齊騰身撲向雲天縱！

殷老大見狀，畧微遲疑了一下，也就跟着掠身撲出！

殷老三一見老大已經出手，連忙將老二的屍首抱放在一邊，身形電射地直撲雲天縱！

這時，司馬秀儀的傷勢經過服藥運功調息後已經無碍，一見「九幽人魔」等竟然聯手羣毆雲天縱一人，芳心不禁頓然大怒，正要招呼「邙山烟叟」嚴介武和四婢一齊出手時。

驀地，倏聞二十多丈高處的一處懸岩岩壁間傳起一聲清叱：「不要臉的東西，竟敢以多爲勝，你們都死定了！」

清叱聲中，一條白影，疾逾電射地自岩壁間掠落！

身形尚未着地，雙掌已拍出兩股內家無形勁氣掌力，重逾千鈞地，直朝三毒撞到！

三毒心頭不禁駭然大驚！連忙猛提一口眞氣，倒身暴退丈外！

三毒身形暴退，那條白影已掠落當地，竟是個俊美絕倫，儀容比雲天縱更俊的白衣少年。

這白衣少年儀容不但比雲天縱俊，年紀也比雲天縱輕，看樣子頂多不會超過二十歲。

這時，雲天縱已和「九幽人魔」，殷老大殷老二三人，以一敵三的展開了一場驚險激烈的惡鬥！

白少衣年身形落地之後，只星目如電地瞥視了鬥場一眼，並未縱身加入鬥場，也沒有向三毒出手，只面對三毒冷冷地卓立着。

這情形很明顯，三毒不動便罷，如果一動，白衣少年便會立刻出手對付他們三個。

「苗疆四毒」名列武林「十邪」，雖然都是生性驕狂桀傲不馴的毒魔，但是他們三個目覩白少衣年那種自二十多丈高處崖壁間射落的輕功身法，和那兩掌內家勁氣掌力，已知白衣少年身懷絕學功力，比姓雲的那個並不稍差，也是個十分難鬥的主兒。

情勢雖然如此，但他們三個總不能就這樣站着不言不動的乾耗下去。

於是，「腐屍毒叟」魯東陽口中嘿嘿一笑，喝問道：「小子，你是甚麼人？」

白少衣年冷冷地道：「愛管閒事，愛打不平的武林人！」

魯東陽道：「你叫甚麼名字？」

白衣少年道：「你不配問。」

魯東陽雙眉倏然一挑，道：「你知道老夫是誰麼？」

白少衣年道：「魯東陽，外號『腐屍毒叟』，可對？」

魯東陽道：「你既然知道，爲何還不趕快讓開，攔在老夫的面前想找死麼？」

白衣少年神色冷漠地道：「魯東陽，你們三個如果不想和古松靈做伴，最好識相點站在那裏別想參加羣毆，也別動！」

魯東陽雙目倏然一瞪，道：「你見到過古松靈？」

白少衣年冷聲「哼」，道：「不但見到過他，還親眼看着他伸腿翻眼斷的氣！」

魯東陽臉色不由一變！道：「在甚麼地方？」

白衣少年道：「邙山。」

魯東陽道：「甚麼時候？」

白少衣年道：「二十天之前。」

魯東陽道：「甚麼人殺的？」

白衣少年淡淡地道：「我。」

魯東陽心頭不禁倏地一震！道：「你和他有仇？」

白少衣年道：「沒有。」

魯東陽道：「你爲何殺他？」

白衣少年道：「因爲他作惡多端，該死！也死有餘辜！」

奇怪！「玄陰毒叟」古松靈明明是死於雲天縱的「玄天乾元指」力之下，這白少衣年是誰？他爲何要把這種殺人的血債事情攬在自己的身上？……

當然，他一定有他的道理，沒有道理，沒有原因，他怎會將這種殺人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攬？

魯東陽目光一瞥二毒毛定江，四毒胡三通問道：「老二老四，老三這筆血債我們該怎辦？」

二毒毛定江道：「血債血還，老大，我們放倒他替老三報仇好了！」

魯東陽點了點頭，嘿嘿一笑，雙目倏射寒煞地望着白衣少年道：「小子，你聽

見了沒有？」

白衣少年冷冷道：「我耳朵不聾。」

魯東陽道：「你有意見沒有？」

白衣少年道：「你們想去和古松靈做伴，我自無意見！」

魯東陽嘿嘿一聲陰笑道：「你也沒有遺言麼？」

白衣少年雙眉微微一揚，冷叱道：「魯東陽，你想要找死就動手，要不然你就站在那裏別開口！」

魯東陽目光一瞥毛定江和胡三通，陡地瞪日沉喝道：「老二老四，我們上！」

喝聲中，三人身形如電地直撲白衣少年！

這一邊，三毒剛撲向白衣少年，另一邊已傳出兩聲慘哼，殷老大老二已各中了雲天縱一指，雙雙倒地，蹬了蹬腿，不動了！

「九幽人魔」見狀，心中不禁駭然大驚！疾地飄身暴退丈外，心胆俱寒地瞪視着雲天縱發怔！

雲天縱俊臉殺機凛人，一步一步，目射威稜地直朝「九幽人魔」面前迫去！

驀地，一聲沉喝倏起：「姓雲的！你站住！」

一陣衣袂飄風颯颯，十丈開外的一叢矮樹後面，掠出五男一女六人，躍落「九幽人魔」身旁。

這六人，乃是當今武林一堡「鐵劍堡」堡主鐵劍追魂」桑漢風和其愛妾「桃花娘子」唐鳳娟，及其堡中四大高手。

雲天縱脚步一停，星日電閃地一掃六人，問道：「尊駕等何人？」

鐵劍堡主道：「在下桑漢風。」

雲天縱輕聲一「哦」，道：「原來是桑堡主，在下失敬了！」

語鋒一頓即起，問道：「堡主此際現身，可是要爲老魔助拳？」

桑漢風微微一笑道：「也許有這意思，不過暫時尚未決定！」

雲天縱怔了一怔！道：「堡主這話怎麼說？」

桑漢風道：「桑某有幾句話要和他一談，談後才作決定！」

雲天縱心中意念電閃，已知桑漢風要和「九幽人魔」談的話是甚麼，遂即淡淡地道：「如此，堡主請和他談吧！」

桑漢風雙目倏然一凝，望着「九幽人魔」問道：「羅兄，那藏珍圖果眞被人奪去了？」

「九幽人魔」心念轉動地暗忖道：「當前的情勢對我極爲不利，我何不就以藏珍地點爲餌，攏絡着桑漢風，先對付了姓雲的小鬼再作打算呢……」

老魔心中這樣一想，當下立即嘿嘿一笑說道：「不錯，藏珍圖確實已被一個女娃兒乘老夫一時不備奪走，不過……」

語聲倏地一頓，有意吊桑漢風胃口的閉口不言！

桑漢風接口道：「不過怎樣？」

「九幽人魔」陰笑地道：「圖上所示仙府藏珍地點標誌，已被老夫熟記胸中，只要……」

話至此處，倏又頓聲閉口不言。

桑漢風一聽這話，心中立即明白老魔的心意，遂即微微一笑接口道：「只要與羅兄携手合作，共禦强敵，退敵之後，便同往取出藏珍奇書，均分藏珍，同參奇書，是不是？」

「九幽人魔」嘿嘿一笑道：「堡主高智，不愧是當代俊傑，一語中的！」

桑漢風一聲陰笑道：「謝謝羅兄的誇獎，可是，羅兄這話又怎能使桑某相信是實呢？」

「九幽人魔」臉色突然一正，說道：「堡主放心，老夫決不會欺騙堡主！」

桑漢風畧一沉思，道：「好吧，羅兄既這麼說，桑某就不妨暫且相信羅兄就是，不過……」

語聲一頓，倏地沉聲說道：「桑某醜話可說前頭，如有不實，羅兄可別怪桑某心狠絕情！」

「九幽人魔」心中暗暗一凛！但却神色不露地哈哈一笑，道：「堡主請放一百個心好了！」

桑漢風點頭一笑，立即轉向雲天縱抱拳一拱，說道：「雲少俠，桑某本意不欲干涉你們間的閑賬，但是爲了仙府藏珍，桑某却不得不管，今夜請少俠給桑某一個面子，看在桑某份上，這筆賬改日再算如何！」

雲天縱忽然朗聲一笑道：「堡主當眞相信他的話可靠？」

桑漢風道：「桑某雖然不敢說絕對可靠，但量他還不敢欺騙桑某！」

雲天縱道：「堡主也太自負了！」

桑漢風臉色一沉道：「自負不自負乃是桑某的事情，與你無關！」

雲天縱冷冷地道：「在下與他算賬，與你桑堡主又有何關？」

桑漢風道：「閣下不給桑某這個面子了？」

雲天縱道：「不錯，堡主最好走開，別管閒事！」

桑漢風道：「桑某偏要管！」

雲天縱道：「堡主自信有力量管得了麼？」

桑漢風道：「桑某自信還沒有管不了的事！」

雲天縱道：「今天你就遇上了！」

桑漢風雙眉一揚，道：「閣下，你是不是想與桑某較量一下？」

雲天縱淡淡地道：「如果堡主有興趣，在下當然奉陪！」

這時，忽見四週人影閃動，俄頃之間，竟相繼出現了四五十個人，紛紛向場中聚攏，停立三丈開外地方。

不用說，這四五十個人都是二莊，一教，華山，崑崙等各派各方的武林高手。

「鐵劍堡主」桑漢風雙目精光電射地環掃了四週的羣雄一眼，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雲閣下，你看到了沒有，這麼多人都是爲着仙府藏珍奇書而來，依桑某看你最好還是別自找麻煩，站開一邊去等着，藏珍奇書取出之後，你也可以算上一份，各憑手底藝業奪取！」

桑漢風語聲甫落，立刻聽得有人附聲讚成地說道：「桑堡主所言甚是合理，我們就這樣決定好了，在藏珍奇書未取出之前，不管是什麼人，只要稍動『九幽人魔』一根汗毛，我們便決不饒他！」

桑漢風循聲望去，這附聲說話讚同之

人，竟是「虎豹山莊莊主鋼掌飛環」高有亮。

這時，白衣少年和三毒的一場早已停息。

三毒聯手，在白衣少年手下竟然未能走過十招，竟然落得一死二傷。

死的是二毒毛定江。

白衣少年聞聽桑漢風和高有亮的話後，心頭有由有點暗自發急的忖想道：「不妙，這老魔如是確實已將藏珍圖上的地點標示熟記於胸，那麼我這張藏珍圖還有何用？看來必須將這老魔……」

原來這白衣少年，竟是那從「九幽人魔」手中奪得藏珍圖的少女——艾玉珊。

怪不得他儀容俊秀，比雲天縱還俊，原來是個易釵而弁的西貝男人。

艾玉珊心念飛轉忖想間，身形一閃，已到了「九幽人魔」身前七尺之處，倏然一掌推出，直向「九幽人魔」當胸擊去！

「九幽人魔」一見白衣少年飄身近前，心中方自一愕！艾玉珊掌力已經推出，「九幽人魔」待要飄身閃避，但已無及，內家無形勁氣已經襲體，只覺得胸口驀地一緊，一聲慘叫，身子立被震飛丈外，「叭！」的一聲摔倒地上，口噴鮮血，心脈碎斷，氣絕命斃當場！

圍立在四週的黑白兩道高手，因爲雲天縱要取「九幽人魔」的性命，所以全都全神貫注在雲天縱的身上，誰也料想不到這個白衣少年會一聲不响的向「九幽人魔」突施暗襲，突下毒手！

艾玉珊方自一擊成功，桑漢風已是一聲怒吼，雙掌疾拍，掌力威猛無儔的直向艾玉珊擊到！

「桑漢風，你找死！」

艾玉珊挑眉冷叱聲中，玉掌變揚，內家無形勁氣掌力迎上了桑漢風的掌力！

「砰！」的一聲大震，桑漢風當場被震得踉蹌倒退了五步，張口噴出一大口鮮血！

「桃花娘子」唐鳳娟和其「鐵劍堡」四大高手一見，全都不禁駭然大驚！十掌齊揮，勁氣排空，掌風如濤般地直朝艾玉珊姑娘擊去！

芝玉珊姑娘一見，她雖然身懷奇學功力，可也不敢輕敵出手硬接這五人合擊的掌力！

只聽她口中倏然一聲輕笑，白影飄閃，已閃身橫飄丈外。

「桃花娘子」唐鳳娟一聲喝叱，立與四大高手掠身跟踪撲去，同時各自撒出腰間的長劍，寒光電閃，五枝長劍劍勢凌厲無匹的齊朝艾玉珊姑娘刺到！

艾玉珊黛眉雙挑，陡地一聲冷叱道：「你們眞要找死！」

驀見她身形凌空飛旋，一道碧光電閃倏斂！

「桃花娘子」和四大高手的五枝長劍全都無力地垂下了！

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

艾玉珊姑娘神色冷凝地靜立着，「桃花娘子」和四大高手也都靜立着，全都是雙目大睜地不言也不動！

這是怎麼回事？圍立在三丈以外的各方武林高手，全都看得有點莫明其妙？

突然，倒了！

「桃花娘子」和四大高手的身子全都緩緩地向後倒在了地上，死了！

每一個人的咽喉部位都現出了一道血痕，那是五人致死的原因！

這情形，只看得四週所有的各方武林高手，心頭全都不禁凜然大震！

這白衣少年是何出身來歷？適才他身形飛旋間，那道電閃倏斂的碧光是什麼兵刄？……

一衆武林高手心頭凜震暗忖間，艾玉珊姑娘已冷聲說道：「九幽人魔已死，這裏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好爭奪的，諸位可以走了！」

這話不錯，「九幽人魔」已死，仙府藏珍奇書已經無望取出，還有什麼好爭奪的？

這白衣少年殺死「九幽人魔」，斷了衆人奪取藏珍奇書的希望，雖然實在可惡可恨，應該殺死他洩憤！

但是，從他那一掌震傷桑漢風，一招殺死「桃花娘子」和四大高手的武功身手上，衆人心中都很明白，自忖絕不是他的敵手！

何況「九幽人魔」已死，又何必只爲「洩憤」而冒險自找殺身之禍！

因此，黑白兩道高手聞言之後，心中略一忖思，立即有人邁步往谷外走去。

「虎豹山莊莊主鋼掌飛環」高有亮突然乾咳了一聲，說道：「閣下，老夫可以請敎一件事情麼？」

艾玉珊冷冷地道：「可以，甚麼事你問吧。」

高有亮道：「閣下爲何要殺死『九幽人魔』？」

艾玉珊道：「我不忍眼看着各位誤聽『九幽人魔』謊言，爲了爭奪仙府藏珍而濺血落魂在這落魂谷內！」

高有亮嘿嘿一笑道：「這麼說，閣下倒是出於一片仁心好意了？」

艾玉珊謙虛的道：「我本來就是一片好意！」

高有亮說道：「但是老夫却有點不相信！」

艾玉珊語音冷凝地道：「你不相信什麼？」

高有亮道：「老夫懷疑閣下可能另有用心！」

艾玉珊道：「你懷疑我是另有什麼用心？」

高有亮嘿嘿一笑，道：「這個……你閣下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艾玉珊雙眉一挑，俊臉含煞地道：「姓高的，你想找死！」

話聲中，倏然舉步直朝高有亮面前逼去！

高有亮心頭不禁一凜！道：「閣下，你想幹什麼？」

艾玉珊語冷如冰地道：「你心地險惡，想替我招麻煩，我要殺你！」

高有亮臉色駭變！腳下不由後退了一大步，喝道：「站住！」

艾玉珊口中一聲冷哼，白影突然前飄，碧光再次電閃倏斂！

高有亮和「桃花娘子」等五人步上了同一的命運，咽喉間也出現了一道血痕，身子緩緩倒向地上，死了！

艾玉珊姑娘二次施展了這一手快速絕頂，殺人於電閃的身手，所有的武林高手全都被震懾住了，那還有人敢開口說話，立時全都噤若寒蟬地舉步往谷外走去！

刹那之間，那些一心想爭奪仙府藏珍奇書的黑白兩道武林高手，全都走光了！

不！沒有全部走光，還有幾個人沒有走。

他們便是青衫書生雲天縱，「邙山烟叟」嚴介武師徒，司馬秀儀姑娘和翠玉蘭菊四婢。

艾玉珊姑娘美目冷冷地掃視雲天縱等人一眼，問道：「你們爲什麼還不走？」

雲天縱微微一笑，道：「在下有件事情不明白，要向閣下請敎？」

艾玉珊姑娘美目一眨道：「可是關於古松靈那件事情？」

「不錯。」雲天縱點頭道：「在下不明白，閣下爲何要把那件事情往自己身上攬？」

艾玉珊倏然甜美地一笑，道：「這是我答謝你分我一隻『百毒玉蜇』之情！」

「哦！……」雲天縱不禁意外地怔了怔！道：「那人原來是閣下！」

艾玉珊姑娘點頭一笑道：「閣下不會怪我取巧檢便宜吧？」

雲天縱淡然一搖頭道：「事情過去就算了。」

語聲一頓，倏然凝問道：「閣下將那東西作了什麼用途？」

艾玉珊道：「和閣下一樣，取出那顆內丹吃了。」

雲天縱雙目微微一睜，道：「閣下也知道那內丹的用途？」

艾玉珊道：「要是不知道，我就不會吃下它了。」

雲天縱點了點頭，話鋒一轉，問道：「閣下適才所用那一閃卽斂的兵刄，可是『碧光寒』？」

艾玉珊姑娘美目倏然大睜，道：「你知『碧光寒』？」

雲天縱點頭道：「『碧光寒』乃是海南『寒玉』島的鎭島之寶？」

艾玉珊姑娘的一雙美目睜得又大又圓，臉露驚奇之色地道：「你怎麼知道的？你是？……」

雲天縱微微一笑，道：「閣下出身『玉島』，應該知道『四明先生』。」

「呵……」艾玉珊姑娘心底有着無比的驚喜與激動地說道：「你是四明伯伯的傳人？」

雲天縱含笑點頭頭道：「閣下尊姓大名？」

艾玉珊微微一笑，忽然抬手摘下了頭上的文生巾，道：「雲哥哥，你看看我是誰？」

文生巾摘下，立刻散下了一頭長髮。

雲天縱看得不禁一怔！旋而驚喜地道：「妳是小珊？」

艾玉珊姑娘甜美地一笑，道：「雲哥哥，你還記得我呀？」

雲天縱道：「當然記得，只是時間隔得太久，十幾年，我們都互不認識了。」

倏然，雲天縱心中突有所悟地道：「小珊，那從『九幽人魔』手上奪去藏珍圖的是妳麼？」

艾玉珊姑娘點頭道：「雲哥哥，你可是想要？」

雲天縱搖頭道：「我不想要，不過，我想……」

艾玉珊姑娘美目一眨，道：「雲哥哥想怎樣？是不是想物歸原主？歸還司馬姊姊？」

雲天縱笑笑道：「我正是這個意思，妳肯麼？」

艾玉珊道：「要是別人這麼說，我當然不肯，雲哥哥你說了，我怎麼不肯！」

語聲一頓，立卽探手懷內，取出了藏珍圖遞給司馬秀儀，說道：「司馬姊姊，妳可以除下妳臉上的人皮面具了！」

司馬秀儀沒有說話，立刻抬手除下了臉上的人皮面具，露出了一張秀美絕倫的嬌靨，望着艾玉珊姑娘溫柔的一笑，伸手接過藏珍圖，說道：「謝謝妳，珊妹！」

突然把藏珍圖朝雲天縱手裏一塞，道：「雲大哥，給你！」

雲天縱不禁一怔！道：「司馬姑娘！妳這是……」

司馬秀儀甜美地笑道：「送給你！」

雲天縱道：「這怎麼可以！」

嚴介武突然哈哈一笑，道：「雲少俠你也別客氣了，收下吧，你們三位正好一起尋取藏珍奇書，他日可別忘了請老朽喝一杯三位的喜酒！」

「喜酒」二字，羞得司馬秀儀和艾玉珊二位姑娘全都紅了臉，低下了頭。

嚴介武却又是仰天哈哈一聲大笑，伸手一挽乃徒康雲，於大笑聲中，騰身電射而去！

（完）

民初游俠傳

朱　羽·文
盧　令·圖

曉山風雲（七）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革命軍派來聯絡北洋軍的人員被徐成龍抓住押返省城，譚道貪夜趕往，請求彭淑娥協助毒斃革命軍人員，以免被迫招供，牽連更多人生命，彭淑娥爲酬知己，完成使命後自縊，譚道在武瑤軍公舘竊聽了趙協成告密的事，俟趙協成返曉山途中殺之。譚道回至曉山徐成龍已先到，告訴他彭淑娥已死，並要他三日內離曉山，徐成龍走後，譚道正感哀痛之際，驀有三名革命軍闖來，向他追問徐成龍來意，譚道反問他們要聽眞話還是假話，爲首的革命軍人員冷冷地說出要聽眞話——

＊＊＊＊＊＊＊＊＊＊＊＊＊＊＊＊＊＊＊＊＊＊＊＊

槍聲驚夜夢　梵唱慰芳魂

譚道說：「他來傳達武處長的話，要我……」

「嘿嘿！」那年輕小伙子以奚落的笑聲將譚道的話打斷。「這樣稱呼多生疏，你應該喊他一聲大哥。」

譚道心頭有些冒火了，他那威芒畢露的眼光迅疾地向面前三人一掃。而他的怒火却沒有發作出來，徐成龍也很可能派這三個人裝腔作勢地來挖挖他的底兒。想到這裏，他的神態立趨冷靜，呼了一口氣，以莫可奈何的語氣說：「武瑤軍要我在三天之內離開曉山。」

「哦！」年輕小伙子向他的同伴看了一眼，以諷嘲的口氣說：「想必三天之後，曉山要變成屠場，所以敎你這個把兄弟開溜，眞關照！」

譚道實在聽不慣這種冷嘲熱諷的言語，於是臉色一沉，沒好聲地問道：「三位深夜造訪，到底有何用意？」

那年輕小伙子沒有說話，突然一抬手，譚道那把七首篤地一聲揷在桌子上。他這才走到了譚道的身邊，槍管抵在譚道的腰上，以輕得不能再輕的聲音說：「刀柄上還有鮮血，譚兄方才是殺了一隻兎子？還是宰了一隻狗？」

譚道心頭暗暗一怔，口裏却沒有回答事實上他也無法回答。

「要不……」那年輕小伙子的嘴唇幾乎碰上了譚道的耳朵，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就是幹掉了一個人，在你那位處長大哥面前又立下了一個大功。」

「不錯，我方才是殺了一個人。」

「誰？」

「在三位沒有表露身份之前，恕我不能奉告。」

「看在這位兄弟的份上，」年輕小伙子以槍管在譚道的腰上戳了一下。「譚兄也不肯見告嗎？」

譚道非常平靜地說：「你就是開槍殺了我，我也不會吐露一個字。」

「够種！」年輕小伙子緩緩退開，又隔着桌子站到了譚道的面前。「其實，兄弟我早已知道那個挨了譚兄一刀的人是誰。」

「你知道？」譚道難免吃了一驚。

「不錯。咱們在不久以前已經見到他的屍體了。請問：你爲什麼要殺死他？」

聽口氣，這三個人就是和趙協成搭線的。但是譚道不敢冒失，只得含蓄地說：「殺他，是爲了救更多的人。」

「這話眞敎人難懂，譚兄何不說得更詳細一點？」

「那麼我要請三位表明一下身份。」

「對不住，咱們是幹麼的？打那兒來的？絕不能告訴你。」年輕小伙子將手中的槍擺動了一下，陰森森地說：「槍在我手裏，槍子兒隨時會射進你的心窩，所以你只有委屈一點。說吧！」

「算你狠，只是，你未必肯信任我的話。」

「用不着爲兄弟操心，眞話假話我還分得出。」

「早上有一位不明身份的人去找趙協成，大概是托他辦一件事，而且這椿事情是對北洋軍不利的。姓趙的當面答應了！但是在深更半夜又跑去向武瑤軍告密這種不忠不義人難道不該殺？」

「哼！」年輕小伙子冷笑了一聲。「譚兄的解釋非常圓滿，只可惜其中有一個漏洞。」

「漏洞？」譚道深感迷惑地搖着頭。「什麼漏洞？」

「城門口有咱們的眼線，趙協成今晚根本沒去省城。」

「他沒走城門，是從……」

「譚兄別解釋了，咱們不會信。」

「那麼，趙協成怎麼會死在通往省城的那條路上？」

「當然是被你引誘去的。」

「如果他沒有去向武瑤軍告密，我為什麼要殺他？我和他無怨無仇啊！」

「你自然是奉到你那位處長大哥的命令去殺他的，而且，武瑤軍一定還教了你一套辦法來對付我們。」

「為什麼要對付你們？」

「譚兄！何必反穿皮襖裝老羊？咱們是什麼來路，你早就一清二楚啦！」

「是的，」譚道沉靜地點着頭。「我現在的確清楚了。殺趙協成是迫不得已的事，因為我沒有法子向你們告警……。」

「那麼，我們倒該感謝你了。」從他的口氣中可以聽出，他是在說反面話。「可惜，我們無法相信。現在，勞駕你走一趟吧！」

「去那裏？」

「找一個清靜的地方聊聊。」

譚道心裏暗忖：革命軍派過來的人絕對不可能是糊塗蟲，雖然有了誤會，總可以解釋清楚。因此，他毫不猶豫地點了點頭。

「譚兄！」年輕小伙子慎重其事地加以交代：「槍子兒是不長眼睛的，安份點，別耍花樣。」

「放心！」譚道神情泰然地攤攤手。「為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我會安份。」

「好！那就勞您駕越窗翻牆而出！」

這三個人都有一身不可估的功夫，而且在行動間顯得非常機警。即使譚道真有趁隙脫逃之意，只怕也辦不到。

兩前，一後，譚道被夾在中間，悄無聲息地向鎮外行去。

自從姚團駐紮到鎮上來之後，通衢要道都派了哨崗，但是這三個人都機警地躲過了。

又到了東頭上那座林子裏，前兩天，譚道曾和馬正風在這裏來過一次神秘的約會。如今他是舊地重遊……

「相好的，丟槍吧！」白玉樓陰沉的聲音突然在沉寂的夜裏響了起來。

譚道心頭不禁大驚，白玉樓暗中追踪到此，來解救他的危困是使他意外而又感激的。然而這也可能使誤會加深，達到難以解釋的程度。於是，他連忙高聲攔阻：

「白兄……」

那年輕小伙子似乎生就一種從不屈人的倨傲性格，一支頂在背脊上的槍管並不能使他乖乖就範。身子猛地一旋，拐肘飛快地向白玉樓持槍的右腕搗去。

倘若對手換了別人，他這一記反擊是一定成功。偏偏對手是機警狡猾，經歷豐富的白玉樓，槍口立刻噴出了火燄，一槍射中那年輕小伙子的腰際。

前面那兩個粗壯漢子也都飛快地拔槍，他們說什麼也快不過白玉樓，砰砰兩槍，雙雙倒地。

那年輕小伙子雖然腰際中槍，總算沒有傷着要害，騰身一竄向林子深處逸去。

白玉樓自然不肯輕易放過，正待舉槍發射，却教譚道一把拉住了。

他詫異地問道：「譚兄！怎麼了？」

譚道真是難以回答。如今大錯業已鑄成，想挽回也來不及了，只得搪塞地說：「一連三槍，只怕已經驚動了駐軍，咱們趕快離開吧！」

他從那兩個死去的大漢身上找回自己的雙槍，然後拉着白玉樓飛快地奔逃，遠處已響起了沓亂的脚步聲和大喝尖叫的人聲。

× ×

夜半槍聲傳得格外遠，格外清晰，馬正風立刻從熟睡中醒了過來，看看自己的兒子和兩個小伙子都在榻上沉沉熟睡，多少放了點心。跑去隔壁，敲開門，發現老婆子及巧娃，美娃也都在，一口長氣才呼了出來。

他知道鎮上多半又出了事，只要他的人安全，沒捲進去，他也就懶得管了。

馬正風回到屋裏剛躺下，窗子上突然響起一陣剝剝之聲，聲音很輕，却清晰而有節奏。兩長一短，兩短一長，反來覆去地不停。

他將枕頭下的匣槍提在手裏，閃身來到窗邊，沉聲問道：「誰？」

「從南京販茶葉來的……」聲音很急，夾雜着氣喘吁吁。

馬正風一聽對方說出連絡暗語，又連忙繼續問下去：「什麼行市？」

窗外那人答：「香片一斤二角八，龍井一斤四角三。」

馬正風立刻打開了窗子，疾聲說：「快進來。」

然而那人却扒在窗檻上一動也不動，無神的眼珠子瞪着馬正風，嘴唇在蠕動，却發不出聲音，似乎所有的氣力都用盡。

馬正風一看那張蒼白焦黃的面孔，就知道對方受了傷，勾住對方的脇下猛力一拉，將人拖了進來。下半身全是血，連窗框子也染紅了。

「血……」來人拚着最後的力氣，斷斷續續地說：「……路上的血……有人追……追……」

馬小桐和那兩個半樁小子都醒了，紛紛趕過來幫忙。

馬正風疾聲說：「你們兩個快去，將路上的血漬弄乾淨，尤其是粉白的院牆上。小桐，喊你媽起來，還有救傷藥，快！快……」

不等他吩咐完畢，三個人就又自展開了行動。

× ×

「白玉樓！」譚道冷冰冰地叫着對方的名字。「別說我不識好歹，這件事我不但不會謝你，反而還要怪你。」

「哦？」白玉樓並不激動，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對方和我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只是一點小誤會，可以解釋清楚的……」

「我明白，」白玉樓沉靜地說：「如果你不是存心讓步，沒那麼容易就讓他們繳了你的槍。但是，我不能讓你冒一絲半點的危險。」

「為什麼那樣關心我？」

「並非關心而是我還需要你活着。」

「活着讓你親手來宰我？」

「錯了，」白玉樓緩緩地搖着頭。「那不是我救你的用意。」

「說出你真正的意圖吧！」

「很簡單，范掌櫃欠我一筆人情債，若是沒你作見證，只怕我要債的時候他會賴。」

「白玉樓！你是沒有必要殺人的。」

「譚道！」白玉樓兩隻眼睛瞪得溜圓，目光中有明顯的怒火，「你說得倒輕鬆，對方是三個，我却是單打獨溜，若是我不開槍，你也許還活着，而我却早已躺下了，死得不冤麼？」

譚道默然了，他明白，若是單單去指責白玉樓是不公平的，那三個人行事稍嫌鹵莽是不爭的事實。

兩個人沉默了一陣，白玉樓又問道：

「那三個人究竟是甚麼來路？」

「可能是革命軍的探子。」

「譚兄！這可是你自惹麻煩啦！咱們只是個跑江湖，混世面的人物，為什麼要捲進他的圈子裏去？」

對白玉樓稍作透露未嘗不可，說得太多就不大相宜了。因此他含糊其辭地說：

「我才不願意捲進是是非非的漩渦裏去哩！我想……他們大概是誤會了我和武瑤軍的關係。」

白玉樓很認真地問道：「你真能肯定那三個人是革命軍派來的探子？」

「不會錯。」

「那就有了麻煩啦！」白玉樓神色凝重地嘆了一口氣：「唉！你方才犯了大錯，常言道得好，斬草不除根，春後必萌芽，不該讓那小子逃走的。」

「他恐怕跑不了百步，就會倒地不起了。」

「錯啦！他死不了。」

「怎見得？」

「槍子兒並沒有射中他的要害，他傷得並不重。」

「你真有把握？」

「是我開的槍，我的心頭有數。」

「如果他還能活着，這個誤會總還有解釋的機會。」

譚道拍着白玉樓的肩膀繼續說下去：「放心！多大的重担都由我來挑，不干你的事。」

「笑話！」白玉樓滿面孔不在乎的神情。「我姓白的一向敢作敢為，那小子命大不死，教他儘管來找我，就是要我站着不動再挨他一槍，我也不會含糊。譚兄！咱們的事，現在可要談談清楚。」

「我明白，因為我已欠了你一單人情債，說吧！要我怎麼還法？」

白玉樓目光望着跳動的油燈火苗，一個字一個字沉緩有力地說：「我萬里追踪的那個人的確在曉山鎮上，現在我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誰？」

「對不起，不能告訴你。」

「那麼！你要我為你作甚麼？」

「守信守諾，當咱們兄弟動手的時候，你不能插手過問，而且還要約束范掌櫃不准過問。」

「放心，咱們不會破壞江湖規矩。」

白玉樓深深作了一揖，很誠懇地說道：「小弟將感激不盡，時候不早，該安歇了。」

譚道仍然不死心地追問：「那個人到底是誰呢？」

白玉樓的腦袋一個勁兒地搖，道：「對不起！這人是誰如今是絕對不能輕易透露的。」

「如果我保證守口如瓶，也不能告訴我嗎？」

「不行。」白玉樓一口回絕。

「好吧！」譚道放棄追問了。「若是在九月初八以前動手，最好能賞面子先打一個招呼。」

「我現在就是來向你打招呼的。」白玉樓邊說邊往窗前走。「也許待會兒就動手，也許……」

以下的話，譚道根本就沒聽清楚，白玉樓騰身一躍，從窗戶中穿出，低沉的話聲被撲面而來的夜風吹散了。

× ×

早晨的曉山仍然被薄薄的一層霧氣籠罩着，一切都顯得那麼安詳寧靜，其實骨子裏却挺不是那麼回事。就像被紙包住的火苗，雖然一時還沒有將外面的紙燒穿，却已聞得到焦味了。

昨夜的槍聲就已經將敏感的鎮民驚動了，這種感染性傳播得特別快，平日裏這個時候該出門作活兒的都一個個待在屋子裏沒有露頭，那些早該敞開店門作買賣的商家也都晏了，所以整個鎮子上才顯得特別靜。

姚子健打從下半夜聽見槍聲從床上驚起之後，就沒有再回到床鋪上去。現在，他神色凝重地坐在團部裏，等待着他屬下向他作進一步的報告。終於，他的副官江國超步履匆匆地跑了進來。

「報告團長，」江國超喘吁吁地說：「四面八方都搜索過了，除……除了在東頭的竹林子裏發現了兩具死屍之外，再也沒有發現甚麼。特務連全體出動，他們還在繼續搜索。」

姚子健雖然是溫文儒雅那一類的典型，却也是個出生入死的軍人，這時候，在他的眉宇之間已凝聚了一股濃郁的煞氣。他緩慢沉着地問道：「那兩個人是怎麼死的？」

「都是一槍穿心。」江國超還情不自禁地伸了伸舌頭。「好神奇的槍法！」

「哦！」姚子健那雙清秀的眉毛抬了起來，清澄的眸子中閃動着機敏的光芒。「槍法如此準確，就不會有一槍落空。夜裏明明聽見三聲槍響，却只見兩具死屍，這是怎麼回事？」

「說的是呀！」江國超有些賣弄地壓低了聲音：「搜索人員在陳屍現場的附近發現了血漬，根據判斷，一定是有一個人負傷逃走了。所以他們才要繼續搜索。如果那小子沒有死，又被咱們找到的話，就不難明白怎麼回事了。」

姚子健沉思了一陣，才又低聲吩咐：「教通信班趕快跟我接通軍部的電話……呃！過二十分鐘之後，你請范掌櫃到我這兒來一趟。」

「是！」江國超行了一個軍禮，疾步退出。

× ×

從佈滿血絲的雙眼，以及憔悴的神情就可以看出，范長順整夜沒睡。他在屋子裏走過來，踱過去，轉個不停，滿屋子的人都將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從他們萎頓的

神色看來，漫長的夜晚誰的腦袋也沒有落過枕。

過了好一陣子，范長順終於停了下來。他那煩躁的情緒也似乎在一瞬間突然安定了。他揮一揮手，聲音沙啞地說：「沒事了，你們都去歇着吧！」

滿屋子的人走得一個不剩，並非他們迫切地需要休息，而是不敢違抗范長順的命令。然而從他們離去時所流露的目光中不難看出，他們在爲范長順担心。

范長順一個人留在幽暗寂靜的屋子裏，他甚至連站立的姿態都沒改變一下。他口裏喃喃地說：「天亮，亮得好快……」

「爹！」范秀雲不知何時進入了這間死氣沉沉的屋子，幽幽地叫了一聲。

「嗯！」范長順回轉了頭，給予他女兒一個艱澀的笑容。「有甚麼事？」

「爹！昨晚東頭的竹林子出了事，你知道麼？」

「聽說了。死了兩個人，可對？」

「還有一個負傷逃走了，北洋軍正在四處搜查。」

「哦？」范長順吃驚地問：「妳聽誰說的？」

「江副官告訴我的。」

半夜裏响槍，竹林內發現兩具屍體的事，在天亮前他就聽說了。那個時候他正忙着清查通風報信使那兩個南邊朋友落網的內奸，無暇顧及，也無心過問。現在，他仔細想了一陣，心頭不禁暗暗泛起一陣寒意。曉山鎭恐怕是誰以逃脫血腥之刼。

他面上仍是平靜的，淡淡地問了一句：「江副官還說了些甚麼？」

「他問你在不在家。我說在……」范秀雲發現她爹的臉上掠過一絲驚色，又機警地說：「他只是隨口問問，並沒有甚麼事。」

「嗯！」有沒有事，范長順心頭可淸楚得很，自然他也明白范秀雲的話是爲了安他的心，只是沒有說破罷了。「秀雲！我跟妳爺爺請安去，若是有人找我，好立刻來喊我一聲。」

「爹！我跟你一齊去……」

「不！」范長順又給了他女兒一個極爲勉强的微笑。「妳別去，今兒個只怕找我的人正挺多哩！」

街道上比往日這個時候冷清，只有幾個荷槍實彈的士兵在緊張地跑來跑去。范長順站在油坊門口，深深吸了一口潮濕的空氣，然後緩緩向家廟行去。

范松誦經的聲音有節奏地自院牆上端傳出，范長順站在階前先整整衣冠，然後才推開了緊閉的朱漆大門。

老人的聽覺非常敏銳，有人進來不會不覺。然而他那跪坐在蒲團上的挺直背影絲毫也沒有挪動，口中誦唸的經文仍然有節奏地繼續下去。

范長順自然不敢驚動，就在佛堂門口堅硬的石板地上挺直着腰，跪下了。

直到一段佛經誦唸完畢，老人才放下了木魚，以極爲冷峻的語氣問道：「你來幹甚麼？」

范長順兩隻手掌撐着地，勾着頸子，低聲說：「兒子前來領責。」

范松竟然沒有順着他兒子的話題接下去，却問起了另外一樁事：「昨夜好像响了槍？」

「嗯！東頭的竹林裏死了兩個人。」

「是鎭上的人麼？」

「我還沒去看過，聽說是陌生人。」

「你看，迎神賽會還能如期舉行？」

范長順沉思了一陣，才很愼重地回答這個問題：「姚團長和一般粗野橫暴的北洋軍人不同，我想他還不至於………」

「長順！」老人的情緒似乎也不够穩定，他一揮手打斷了兒子的話：「迎神賽會這檔子事是由趙族在主辦，用不着咱們煩心。我昨晚整夜未睡，你該知道我在煩甚麼。」

「兒子知道。」

「我想了一夜，」老人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唉！這副担子我不該加到你的肩頭上，我雖然終日面佛，不過問俗事，然而我總是范姓的族長，再說，這兩個人是我作主留下來的。誰出賣了他們，就等於是出賣了我。應該由我來對付他。」

「爹！」范長順仍然勾着頸子，不敢抬頭。「是兒子無能……」

「不要說了，知子莫若父，我對你還不够瞭解麼？」范松的語氣中有輕微的感傷：「在油坊裏，你是一個好掌櫃，在地方上，你是一個好鄉紳，但是在江湖道你不是一個狠角色。」

呀地一聲家廟的朱漆大門輕輕推開。

譚道發現來得不是時候，兒子跪在老子面前本來算不了一回事，然而范長順却是上年紀的人，這情形眞有點令人尷尬。

他正想將跨進門檻的一隻脚縮回去，聽覺敏銳的范松已經發話了：「是譚老弟麼？」

「五爺！」譚道只得硬着頭皮答話：「我待會兒再來……」

「請進吧！」范松從蒲團上站了起來。一面向譚道招呼，一面向跪着的范長順揮揮手：「長順！起來。」

范長順站了起來，恭順地在一邊垂首而立。

譚道進了門，却沒有向佛堂那邊走過去。就站在庭園裏，以沉靜的聲音說：「五爺！你交代的事兒已經辦妥了。」

「哦！」老人的白眉微微掀動了一下。「眞難爲你。」

「五爺！聽別人說，爲死去的人誦唸金剛經，可以免使他的靈魂在地獄受苦，有這回事麼？」

「有的。你……？」

「那就有勞五爺費神啦！」

范松很快地下了佛堂的台階，到了譚道的面前疾聲問道：「你要爲誰超度？」

譚道的面色非常平靜，聲音也平靜異常：「爲武瑤軍的二姨彭淑娥。」

「她怎麼了？」范松很吃驚地問。連垂首而立的范長順也向譚道投以驚異的目光。

「那兩位朋友是彭淑娥送他們上路的，事後她恐怕武瑤軍追究，上吊自盡。」

庭園中靜寂無聲，范松那兩隻無神的眸子往上翻着，范長順的嘴吧張開了闔不攏來。只有一隻多嘴的麻雀偏巧在這個時候落在那棵巍峨的虬松上，啾啾地叫個不住。

「了不起！了不起！」過了許久，范

松才喃喃出聲。太息了一陣，才又關懷地說：「譚老弟！武瑤軍不是儍子，你該避一避……」

「五爺！這個倒用不着。」譚道很快地接了腔。「昨晚他貪夜教徐成龍來傳了話，彭淑娥的死訊就是他告訴我的。」

范松疾聲問道：「他說些甚麼？」

「他要我在九月初八之前離開曉山。」譚道說到這裏，以眼光向站在一邊的范長順投以一瞥。「同時，徐成龍還教我轉告范掌櫃，說那兩名奸細既然在死前沒有留下一句口供，很難肯定他們是不是革命軍的奸細，就算是，范掌櫃也不一定知情。所以武瑤軍交代他，這樁事就到此打住，不再往下追究了。」

范松嘖嘖稱奇地說：「怪！怪！殺人如麻的武瑤軍怎麼這般好說話？」

范長順揷口說：「爺！我看骨子裏一定有陰謀。」

「是的。」譚道冷冷地接着道：「武瑤軍是在施展緩兵之計。不過我懶得去管他，我早拿定主意不會輕易離開這個地方，如今更是不能走了。我若是沒有完成那兩位朋友尚未完成的任務，我豈不成了殺人的劊子手？」

范松吁嘆了一聲，沒有說甚麼。若是換了別人，難免向譚道說些讚勉之辭，而他却深深明白，凡是他想說，要說的，譚道早就心頭有數了。

范松剛一背過身，范長順立刻湊了過來。悄聲說：「老弟！昨晚上……？」

譚道連忙向他擠擠眼，范長順雖不明白他的用意，却將話打住了。

譚道伏在門邊，雙手叉腰，準備隨時拔槍。

范松眞是解人，他說：「你們有事到油坊談去吧！我打算給彭姑娘誦唸一萬卷金剛經。我佛慈悲，她是不會下地獄。」

看着老人在蒲團上跪下，朗朗誦經之聲响起，范長順和譚道才悄悄地離開了家廟。

那兩扇朱漆大門一闔攏，范長順就迫不及待問道：「老弟！你有話跟我說？」

「嗯！」譚道點點頭，然後一個字一個字緩慢有力地說：「范掌櫃！你心裏該有個底兒，一場驚天動地的風暴就要降落在曉山了。」

范長順畢竟沒有闖蕩過江湖，經歷的風險太少，聞言難免爲之色變，連問究竟是怎麼回事？

譚道冷眼一瞟，見四下無人，立即簡明扼要地將昨晚所發生的事情全部說了一遍。

范長順聽得驚愕萬分，人本來就胖，這時候更是上氣不接下氣地喘個不住。

好一陣子，范長順緊繃着的心弦才逐漸鬆懈下來，壓低了嗓子問道：「老弟！你說咱們該如何應付？」

「范掌櫃！你也不必過份担憂。」這話有一半是譚道在安慰范長順。「有許多事並不如咱們想像中那樣嚴重。比如說趙協成的被殺，武瑤軍很可能猜測是革命軍方面的報復行動，不一定會懷疑到我頭上來。」

「可是……」

譚道很快地接上了口：「馬正風是一個通明事理的人，待會兒我要去會會他，誤會倒不難解釋清楚。唯一的憂慮還是白

玉樓。」

「他怎麼樣?」

「怕他的行動擾壞了咱們的正事。」

「那麼,咱們壓制他,或者跟他打商量……」

譚道的腦袋一個勁兒地搖,連連地說:「沒有用,沒有用,白玉樓是個甚麼樣的性子,你想必也清楚了,壓是壓不住,勸也是白費精神。倘若被他誤會是咱們過問他的閒事,那更糟!」

范長順雙手連搓,焦急地說:「那該怎麼辦呢?」

「船到橋頭自然直,」譚道倒表現得很輕鬆,其實他這種輕鬆狀是作給范長順看的。「走一步說一步吧!」

這種答覆顯然不能令范長順滿意的,他似乎還想說甚麼,然而范秀雲的出現却使他們的談話中斷了。

她從油坊那邊跑來,打老遠就高叫道:「爹!姚團長請你去一趟,他在團部等你。」

范長順下意識地回頭望了譚道一眼,後者來到他的身邊,悄聲說:「在姓姚的面前,你要多聽少講。我在你屋子裏等着,咱們待會兒再聊。」

范長順點點頭,三步併着兩步地向油坊跑去。

他懷着緊張的心情走進別院,姚子健那張和善面孔多少使他心胸放鬆了一些。

「請坐!」姚子健很客氣地招呼着范長順,待後者落座之後他才繼續說:「范掌櫃!只怕今年的迎神賽會辦不成了。」

「哦!」范長順楞了楞,謹愼地問:「是不是貴部奉到了上峯的命令?」

「不!」姚子健搖着頭。「軍部一向不干涉民俗活動。只是,主辦迎神賽會的趙協成昨晚遇害了……」

這一點機敏的范長順還是有的,雖然他先一步在譚道那兒已經知道了詳情,此刻仍然裝着萬分吃驚地叫了起來:「什麼,協成遇害了?」

「嗯!」姚子健的言語,表情,始終是那樣沉靜平穩。「我得來的消息是不會錯的。還有,昨晚鎮上也出了事,大概你已經聽說了。」

「是的。」范長順自然不能再裝糊塗了。

「范掌櫃!」姚子健的面色突然嚴肅起來。「我是軍人,只懂得服從上面的命令。我方才和軍部通過電話,上面命令我,無論如何要將這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范掌櫃!你還得多幫忙。」

「那裏話,這是應該的。」范長順必恭必敬地回答。同時,很小心翼翼地注視着姚子健的神色。他發現對方的臉色就好像冬去春來,積雪解凍的樣子,雖仍嚴寒,却透出了一絲暖意。因此他不像剛進來時那樣戰戰兢兢的了。「我還沒有道謝姚團長昨兒個在徐隊長面前說情……」

姚子健一擺手,打住了他的話。轉過頭去,目光望着窗外,緩緩地說:「范掌櫃!我看你是一個老實人,不得不點你兩句,老百姓少過問國家大事,守住你的油坊,守住祖先留下來的產業準沒錯兒。」

這話似乎另有暗示,就算沒有也是幾句好話,聽得范長順心頭一舒,忙不迭地說:「多謝團長良言,多謝團長良言。」

「你忙去吧!沒事了。」范長順剛要回身離去,姚子健却又叫住了他:「對了,還有一樁事,貴地鄉團有多少人?多少槍?待會兒請你開張清單給我。」

「是!是!我這就去開。」

譚道的目光何等厲害,一看范長順的神色就知道沒有甚麼大不了事。後者也不待他開口就將姚子健的話源源李本地告訴了他。譚道沒作聲,一個勁地低頭沉思。

倒是范長順鱉不住了,他問:「老弟!你在想麼?」

「我在想姚子健這個人。」

「怎麼樣?」

「他的作爲有些蹊蹺。」

「哦!」范長順也沉吟了一陣才說:「我倒不覺得,他這人倒是挺不錯的。」

「不管他的本性好壞,他總是一個北洋軍官,能够幹到團長絕不是憑運氣,多少有一點汗馬功勞。看他的作爲似乎處處護着地方上,這不是有些奇怪麼?我看……」譚道壓低了嗓門,繼續說:「……他是在爲自己留退步。」

范長順閃動着驚疑的目光,楞楞地望着譚道。好久,才遲疑地說:「老弟!你是說……?」

「待今晚夜深人靜之後,我要探他一探。」

范長順明白他這句「探他一探」的意思,不禁担心地說:「太冒險了吧?」

「冒險值得,也應該。」譚道的神色肅穆,語氣凝重:「那兩位朋友是我送了他們的命,雖說是爲了顧全大局,我總是一個劊子手。唯一的贖罪之途就是接替他們的使命,克服萬難去完成……」

他的話剛說到這裏,突然被一陣奔雷般的馬蹄聲打斷了。

那毫無疑問是徐成龍所率領的巡邏馬隊,今兒個不像平日那樣輕蹄緩行,簡直是以衝鋒陷陣的速度衝進鎮來的。馬隊在油坊門口停下,一陣皮靴聲,人已進了油坊。平日徐成龍來鎮上巡邏總是在靠近晌午的時候,今天一大早就來了,自然是事非尋常。譚道和范長順不禁迅速地交換了一下眼色,前者飛快地撲到門邊。雖然沒有掏槍戒備,然而看他那種雙手插腰的姿勢,似已作了隨時拔槍的打算。

皮靴子的聲音通過長廊,穿過天井,去了後院。雖然只是短短幾秒鐘,又是微有寒意的深秋早晨,范長順竟然出了一身冷汗。而譚道却絲毫沒有變色,當一個人等待隨時會臨頭的災難時,就不會再有甚麼畏懼了。

「老弟!」范長順疾步走到譚道的身邊悄聲說:「我看安居安棧不能住了,你還是搬到油坊裏來吧,後院有幾間僻靜的屋子……」

「不用了,」譚道揮一揮手,人已走出了房門。「我會照顧自己,你也得小心點。」

× ×

徐成龍像一陣風似地捲進了姚子健的房裏。按官階來說,他在進門之前應該先喊報告,但他是個炙手可熱的特務隊長,自然不會將一個小小團長看在眼裏。而北洋軍的中級軍官平日已看慣了這批奸佞小

人的臉色,是以,姚子健也不在乎。

「老姚!」徐成龍一屁股坐進了姚子健那張寬大的籐椅,皮靴子蹺上了辦公桌。「昨晚這兒是不是出了事?」

「嗯!」姚子健對徐成龍那副狂態一點也沒有反感。不過,他臉上也沒有阿諛的笑容,只是冷冷地回答:「兩條人命,死者身份不明,還有一個帶傷逃走了,我已派人在四處搜查。」

「他奶奶個熊!」徐成龍將脚從桌上收回來,用力在地上跺了兩下,氣呼呼地道:「咱們堂堂北洋軍竟然被幾個江湖上的混混弄得人仰馬翻你說窩囊不窩囊!」

「哦!」姚子健的反應並不熱衷。

「我敢說一句十拿九穩的話,」徐成龍站起來走到姚子健的身邊,嘴吧貼上了對方的耳朶:「趙協成和那兩個不明身份的死者都是譚道那小子幹的。」

「徐隊長!你有憑據?」

「老姚!」徐成龍眼睛瞪得像鵝蛋,口沫橫飛地道:「我手裏頭也不知辦過多少案子,這還錯得了?準是他,除了他沒有別人。」

「既然十拿九穩,幹麼還不捕人?」

姚子健的語氣始終是那樣平淡,好似這件事與他根本就漠不相干。

「別提啦!」徐成龍連連擺着手。「爲這樁事我整整費了一個大早晨了。咱們處長硬是不教我捕他。」

「哦?」姚子健目光中閃過一絲不易覺察的錯愕。隨卽又用淡淡的口氣說:「徐隊長!辦事別那麼認眞,姓譚的小伙子是武處長的叩頭弟兄,在你還沒有舉出眞脏實據之前,他當然……」

「老姚!你以爲咱們處長是在護着姓譚的?」

姚子健聳肩一笑,作了一個模稜兩可的表示。

「若是你這麼想那可就錯了。告訴你,」徐成龍神秘地壓低了聲音:「姓譚的準是革命軍派來的探子,昨晚他鼓勵二姨太到隊部去毒死了那兩個被捕的奸細滅口。那娘們也眞蠢,竟然對那小子的話,唯命是從。事後怕咱們處長追問,上吊自殺了。」

「哦!有這種事?」不管姚子健多麼够鎮定,這時也不免流露驚色了。

「你看,」徐成龍突然抬手打了自己一個耳光。「我這張嘴是怎麼回事,處長關照我不准將內情外洩,我竟然糊裏糊塗說出了。」

「放心,這個秘密到我這兒爲止,再不會有別人知道了。」姚子健向徐成龍作了保證,然後又問道:「出了這麼大的漏子,武處長怎麼還沉得住氣,不下令捕人呢?」

「你猜他怎麼說?」徐成龍雙手叉腰,擺出武瑤軍的架勢,學着武瑤軍的口氣:「我要跟姓譚的鬥一鬥,要他嚐嚐失敗的滋味。」

「徐隊長!只怕你還沒有摸清楚武處長的心意哩!他是放長綫釣大魚,要將革命軍派來的探子一網打盡。」

徐成龍的腦袋幌個不停:「他若眞是那樣想,倒也是個好主意。其實不然,他完全是在和譚道鬥氣。」

姚子健笑而不答了,他不知道該如何接下去。

徐成龍向門外張望了一眼,低聲說:「老姚!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說,什麼事?別那麼客氣。」

「你隨便找個藉口,將姓譚的斃掉算了。」

姚子健驚問道:「爲什麼?」

「這小子活一天,我就一天不安心。眞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又銑出漏子來。」

姚子健很緩慢地說:「徐隊長!這件事恕我不能照辦。一來嘛,武處長既然要留着姓譚的,自然有他的用意,咱們不宜違抗他的命令;再說,咱們在這兒駐鄉,收撫民心最要緊,不明不白地將姓譚的斃了,只怕會引起地方上的不滿……」

「老姚!」徐成龍一根指頭險些戳到姚子健的鼻尖上,沉着臉說:「我和姓譚的沒有什麼深仇大恨,這樣作無非是爲了大局,對你也有關係。想想看:他暗中搗亂、到時候會教你手忙脚亂的。」

「徐隊長!別發火。」姚子健滿面笑容地遞上一根烟捲兒,還親切地爲對方點上火。「咱們仔細聊聊,你憑那一點肯定譚道是革命軍派來的探子。」

「聽着,」徐成龍深深吸了一大口烟,噴出一大片烟霧,然後緩慢有力地說:「一開始他就保護那兩個奸細,昨晚更唆使二姨太毒斃那兩個奸細滅口。」

「何以見得是譚道唆使二姨太去下毒的呢?」

「若非譚道,二姨太怎肯甘心賠上一條命?再告訴你一個秘密,二姨太早就愛上姓譚的了,甚至不惜爲他死。」

「另外還有有力的證據麼?」

「他殺死了趙協成。」

姚子健詫異地說:「徐隊長!你愈說我愈糊塗,趙協成的死跟革命軍又有什麼關係呢?」

「你聽我說呀!」徐成龍就將有人和趙協成搭線,趙協成想想不妥又去告密的事說了一遍。最後他連聲陰笑道:「老姚!明白了吧?」

姚子健想了一想,態度很愼重地說:「徐隊長!我可要先聲明,絕不是存心幫譚道說話,而是幫你弄清楚事實。所以我要提出兩點疑問:第一,譚道未必知道趙協成前去告密的事;第二,趙協成被害你沒有足够的證據證明譚道是兇手。」

「哼!」徐成龍打從鼻孔眼裏噴出一股冷氣。「這兩個疑問我可以併在一起給你答覆。二姨太去毒斃那兩個奸細必然是受了譚道的指使,那麼他昨晚就一定偷偷去了省城,也就趕巧發現了趙協成告密的事。趙協成在回家的路上被殺,除了譚道之外,誰能那麼快?」

姚子健不禁語塞了,他還不知道徐成龍的心思是如此細密,竟然將幾樁事情連在一起作出一個幾乎有十成可靠的判斷。

見他不語,徐成龍不禁趾高氣揚地問道:「老姚!服了吧?」

「服貼之至!不過……」姚子健又將問題轉開,也好像是一個好奇的人,一旦有了挖掘秘密的機會就絕不放鬆。「有一件事我却想不通。」

「提出來,我給你圓滿回答。」徐成

龍格外的得意忘形了，在這情況下，任何秘密他都會抖露出來的。

「我們假定譚道是革命軍派來的探子，」姚子健的措詞仍然十分愼重。「那麼，他應該千方百計地設法將那兩個被捕的伙伴救出來，反而要下毒害死他們呢？」

「老姚呀老姚呀！」徐成龍連聲冷笑道：「你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呢？譚道何曾不打救出兩個死鬼的主意？只是他的力量辦不到罷了，於是只有來個下策——殺人滅口。」

「哦！」姚子健緩緩地點着頭。「我明白了，他怕那兩個小子招供扯上他……咦？不對，如怕牽連，只要脚底板抹油——開溜，不就得了？」

「因爲還有更大的秘密怕那兩個小子洩出來。」

「哦！更大的秘密？」

「老姚！」徐成龍的聲音低得像蚊子叫。「咱們有一個團長反了，暗地和革命軍搭上了線，那兩個人就是前來和他連繫的。」

姚子健大大地吃了一驚，他的兩手高高擧起，一疊連聲道：「好了！好了！咱們談話就到此打住，我也是幾個團長中的一個，當然也有嫌疑。好！不談這個問題了。」

「老姚！」徐成龍一巴掌拍在對方肩頭上。「我敢說你絕對沒有嫌疑。」

「哦！我倒要聽聽你的說法。」

「曉山是第一線，若是軍部不信任你，怎會調你到這兒來？」徐成龍頓了一下，又低聲問：「老姚！以你看，那個暗中和革命軍搭上線的是誰？」

「徐隊長！」姚子健的臉色突然沉了下來，冷聲說：「咱們同事好些年了，知道你辦過不少案子。這會又想辦一宗謀叛案立個大功？」

「怎麼！」徐成龍一下子蹦了起來。「你是說我不該過問這件事？」

「一千個該，一萬個該。不過，你得小心從事，能够幹到團長，都是跟大帥吃過苦，熬過風霜雨雪的，可別寃枉好人。首先你得仔細琢磨琢磨，這個消息來源是否可靠。」

「絕對可靠咱們有人在那邊臥底。」

「我看不見得，」姚子健的臉色逐漸緩和下來。「徐隊長！咱們心平氣和地檢討一下，北洋軍喜歡打硬仗，而革命軍却懂得『兩軍相峙，攻心爲上』的戰策。說不定他們故意放出這個消息，使咱們內部先亂。可不能輕易上當啊！」

徐成龍一雙眼珠子的溜溜地亂轉，突然一跺脚，大叫了一聲：「哎呀！這我可沒有想到……這……這叫什麼計來着？」

「這叫反間之計。」

「對！對！反間之計。下午軍部開會我可要提上一提，千萬別中了那邊的反間之計。」徐成龍拿起了桌上的馬鞭，向門口走了幾步，突又回過頭來說：「對了！你告訴范掌櫃一聲，趙協成死了，初八的迎神賽會可不能不辦。要他多費點神。」

「哦！」姚子健大感詫異地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幹麼……？」

徐成龍向他霎霎眼，大有天機不可洩露之概，笑呵呵地說：「熱鬧熱鬧也不錯，免得地方上的老百姓怨咱們北洋軍苛民、擾民，部隊駐紮到這兒來，害得他們連迎神賽會都弄不成了。」

徐成龍似乎是個永不疲倦的精怪，這幾天他根本就沒有好好歇宿過，然而精神還是那樣旺健。他離開姚子健的團部之後，帶着他的巡邏馬隊在鎭裏鎭外兜了一圈，然後在安居客棧門前下了馬。

店家那敢過問，瞪眼瞧着他登堂入室，逕奔後院。

小桃紅沒有裝扮，脂粉剝落的面孔顯得有些憔悴。她原來還在擁被高臥，開門讓徐成龍進來之後，她又再度回到床上，將兩條腿伸在被窩裏，半靠在床欄上。

徐成龍劈頭就說：「初九一大早妳到省城北門口等我，我會帶三白來。」

小桃紅沒有一絲激動，神色平靜地問道：「交換條件是什麼？」

「妳眞聰明，」徐成龍坐在床沿上，輕薄地抬手在她面頰上輕擰了一下。「初八上燈之前找機會幹掉譚道，要幹得神不知、鬼不覺，就是這麼點小事。」

小桃紅作夢也沒有想到她要去殺人，雖然這件事在她心裏頭早就有了底兒，此刻也難免心驚肉跳。她突然想起了許多事，這幾年的悲慘生活，母親臨終的遺言，以及她在許許多多漫漫長夜裏所立下的志願……

徐成龍又在她耳邊說：「如果妳辦不到，或者根本不想辦，初九一大早妳就到省城北門外亂葬崗去給蕭三白收屍。我的話說得够明白，妳也聽淸楚了……」

小桃紅一把抱住了他的手臂，激動地說：「徐隊長！你若是要殺一個人比殺一個小雞還便當，爲什麼要折磨我呢？我求求你……」

徐成龍撥開她的手，站起來，冷冷地說：「小桃紅！妳聽仔細，一命換一命，在妳說是一件公平的事。我就是要譚道死在妳的手裏。哼！英雄好漢！江湖豪傑，死在一個賣身的土娼手裏够他窩囊啦！」

小桃紅的臉色慘白，她發覺徐成龍不但存心侮辱譚道，也連帶蹧蹋了她。她眞恨不得掏出枕頭下的手槍射得徐成龍都是洞眼。然而她還沒有那種勇氣，只是以恨怨的日光代表了槍彈。

「小桃紅！」徐成龍背過臉去，陰森森地說：「妳沒有見過槍斃人吧？那可難看哩！有的一槍轟掉了半邊腦袋瓜，有的一槍在胸膛上開個大窟窿。蕭三白是不是該受那種刑罰，全看妳啦！」

小桃紅的門牙咬着下唇，雙手在扯弄兩邊的散髮；很用力地扯弄着。那必然很痛，而她却不覺得。

「昨兒晚上我到獄裏去跟蕭三白聊了一陣，」徐成龍又回到床邊坐下，托起小桃紅的下顎，唯恐她沒有注意聽他說話似的。「當他聽說妳在四處找他，千方百計地要救他出獄時，他高興得不得了。他要我轉告你，只要他能够活着出來，立志重新作人。他要到母親的墳前跪上三天三夜，向她悔罪……」

「他眞的這麼說了？」小桃紅激動地問，她的日光又變得燦爍明亮了。

徐成龍點點頭，老奸巨滑的他已經知道不需要多費唇舌了。

「你放心，」小桃紅搖撼着徐成龍的胳臂。「你吩咐我的事，我一定辦妥。不過……」

徐成龍很快地接口說：「妳也放心，我一向說了算，初九一大早我準定放人。而且我還要奉送一大筆盤川讓你倆趕緊回到家鄉去。」

「好！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了。」

徐成龍走了，小桃紅却立刻從緊張，興奮的情緒中跌進了不安的沉思裏。她從許多地方發現譚道眞是一條不折不扣的鐵漢子。爲了拯救一個不事上進，販毒害人的蕭三白，而要毀掉這條漢子，只是因爲前者是她的親人，應該麼？

她心裏頭雖沒有答案，而她的腦袋却一個勁地搖個不停。她是矛盾的，既不願意讓譚道因她的自私而死，又不願自己這幾年的苦心白費。

最後她總算爲自己找到一個理由：徐成龍既然存心要譚道的命，後者就絕對活不成。死在她手裏比死在徐成龍手裏要好過得多。唯一令她担心的是，她沒有練過槍法，沒有法子使譚道一槍畢命。

×　×

馬正風忙碌地在整現牽曳高空繩索的鐵架。他的老婆則手擧靶子由她的兒子練擲飛刀，巧妞，巧娃也忙着練功。這個雜耍班子正爲卽將到來的迎神賽會作萬全的準備工作。鎭上昨夜出了事，死了人，似乎不干他們的事。

譚道在拱門口一露頭，馬正風就看到了，他向其餘的人打了一個眼色，又忙着幹他的活兒，其餘人也都沒有停下手來。

待譚道走到馬正風面前，他才抬起頭來道了一聲：「早！」

「忙！」譚道也只說了一個字的回話。然後瞪眼看着馬正風。

「有事？」馬正風很平靜地問。若是譚道想從對方臉上看出一些什麼來，他是失望了；那張滿是風霜痕跡的面孔像是一本無字天書，儘管蘊藏萬千奧秘，却不是他識得透的。

「馬班主！」譚道的日光望向別處，低低地說：「我和一個朋友起了一點誤會，想托你爲我解釋一下。」

「哦？」雖有驚疑，却甚輕淡。

「長話短敍，用不着拐彎抹角。」譚道用的是單刀直入，開門見山的手法：「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朋友，昨天早上見趙協成，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有幾個朋友爲了某種緣故要混在迎神賽會的隊伍裏，趙協成當時答應了。誰知他昨晚變了卦，偷偷跑到省城向北洋軍軍法執行處告了密。」

「嗯，」馬正風輕應了一聲，沒有接話，似在靜待下文。

「這事湊巧我聽到了，武處長敎趙協成與那位不知名姓的朋友虛僞敷衍，他自有對付之策。」譚道這才回過頭來將日光盯着馬正風。「馬班主，你該知道我的人，了解我的心，這種事被我知道了我絕對不能不管。那位朋友來自何方，歇於何處，我完全不知，告警無門，我只好幹掉趙協成，以絕禍患。」

「嗯！」馬正風仍然沒有接腔。

「却想不到那位朋友對我起了誤會，來到安居客棧動了傢伙，將我帶到東頭的竹林子裏。這種誤會原本可以解釋淸楚的，却想不到半途殺出一個程咬金，他爲了救我，而殺死了那位朋友的兩個伙伴，還使得那位朋友掛了彩。如此一來，誤會就更深了。」

「那個半途中殺出來的程咬金是誰？」馬正風這才提出了問題。

「對不起，基於江湖道義，我不便奉告。」

「你告訴我這些事情的用意何在？」

「托你向那位朋友解釋一下。」

「我上那兒去找他？」

譚道微微一愣，從這句話就可以聽出馬正風現在對他已不信任了。他曾經過一番心血跟對方剖腹相陳，那番心血竟然白費。

見他愣然，馬正風又釘了一句：「你說，我上那兒去找他？」

「我說……」譚道幾乎語塞了。「……萬一馬班主遇上他的話，就不妨勞駕代我……」

「譚老弟！」馬正風冷冷地截住他的話。「我有句話，不知你願不願意聽？」

「請敎。」譚道很恭敬地低下了頭。

馬正風語氣深沉有力地說：「對解釋誤會的最佳方法是——不解釋。」

譚道抬起了頭，楞在那裏，而馬正風却又去忙他的活兒去了。

譚道畢竟是悟性極高的人，只不過一瞬間，他就明白了馬正風話中涵義——不要在口頭上作解釋，要用行動去表明自己的心跡。

他釋然了，感到心上那一塊巨石安然落下。

他步履輕鬆地走出後院，然而當他穿過店堂時，脚步又不禁沉滯起來。

白玉樓跟好幾個人在角落裏那副座頭上喝酒。譚道已在這裏遇見他兩次，他爲什麼老愛到這裏來喝一杯？他住的客棧有酒賣，鎭上也有專賣早酒的店家，白玉樓爲什麼偏愛到這裏來？爲什麼？

他原想過去和白玉樓搭訕幾句，然而後者只是向他投以一瞥之後又與他的伙伴低聲交談，顯然無意邀他入座。譚道也就不便停留，懷着滿腹疑雲匆匆離去。

譚道回到了安居客棧，和衣躺在床上。他沉思：還有些什麼該辦的事兒沒有辦呢？似乎只剩下最後一樁了——今晚和姚子健好生談一談。

這件事是多少有些冒險的，姚子健在北洋軍中有極深的淵源，不然他不可能幹上團長，他也必然深獲軍部方面的信任，不然他不會在軍情緊急之下調來第一線。但是，譚道沒有涉想自身的危險。他只是覺得卽使有些冒險性也値得，而且他有義務繼承那兩個死者的遺志。

他心平氣和地躺在那兒。爲彭淑娥的死，他該悲，而他却不悲，爲夜晚將與姚子健深談他應該緊張，而他却不緊張，爲未來的情勢，爲曉山的命運，他該担憂，而他却不担憂。並非他的情感麻木，也非他天性冷酷，他只是具有一份自我克制的能力罷了。

昨夜只是閉眼，此刻他很想補上一覺，却有人來打擾了他，打擾他的人是小桃紅。

（未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之二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岩因顧存喬浣蓮的情誼，不欲對喬曉春下毒手，不想反遭喬曉春碎玉指所制，蘭陵郡主和喬浣蓮爲保存王岩性命，乖乖的服下喬曉春所給予的慢性毒藥，五天後，喬曉春要王岩他們三人各奔一處地方，然後接受第二道指示，王岩受命往義寧，他俟蘭陵郡主和喬浣蓮去後，立即趕程前往，抵達後，在客棧中接到指示，要他趕往戈陽，他以自己受制於人，只好依命前往，途經一大山，驀見有少女施展輕功，王岩趕往查看，被人自後射來暗器，王岩反手接獲一枯枝，隨見一少女遠立丈外——

****

雲谷飛玉鳳　九曲譜三元

那女郎，約莫十六七歲，她的腮幫子雖是蹦得緊緊，那面頰之上還顯得雅氣未脫。

王岩不敢輕視這位長髮齊腰的鄉下姑娘，雙拳一抱道：「在下太冒昧了，請姑娘多多原諒。」

「冒昧？哼，擅闖禁地，誰也原諒不了！」

小鼻子一抽，櫻唇一撇，那模樣兒實在天眞已極。

王岩一怔道：「禁地？這座山是姑娘的？」

長髮姑娘道：「差不多。」

王岩道：「縱然是姑娘的私產，也不能稱爲禁地。」

長髮姑娘道：「爲什麼？」

王岩道：「凡屬禁地，就必須設置禁止進入的標誌，否則像在下這等迷途之人，就難免會誤入了。」

長髮姑娘道：「你說的像是有點道理，不過，你既然叫我遇見，我可不便違背門規，所以還得委屈你一下。」

王岩一怔道：「門規？姑娘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長髮姑娘道：「長髮門。」

王岩道：「什麼，長髮門？」

長髮姑娘道：「害怕了，是麼？唉，我也認爲咱們對擅闖禁地之人處罰得太過了一點，只不過這是祖宗的規定，誰也無法更改。」

聽長髮姑娘的口吻，他們對擅闖禁地之人，處罰必然十分嚴厲。

王岩並未將這些放在心上，他感到詫異的，還是這個陌生的門派。

他久走江湖，武林任何門派，他都有過耳聞，只有長髮門他還是第一次遇見。

長髮姑娘見他沉思不語，忍不住輕輕一嘆道：「天地如此之大，你却偏偏要闖到長髮山來，唉，這也許是命中註定的吧。」

王岩定了一下心神，微微一笑道：「請問姑娘要怎樣處罰在下？」

長髮姑娘道：「先毀去你的武功，再在你左右琵琶骨上套兩個帶着鈴鐺的鐵環，以後你就在咱們谷裏做工，能够活多久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王岩哈哈一陣狂笑道：「在下如若不願呢？」

長髮姑娘道：「咱們谷中的奴隸沒有一個是願意的——」

王岩道：「那是說姑娘要以武功使在下就範了？」

長髮姑娘道：「只好這樣了，你說還有甚麼更好的法子？」

王岩道：「有，此地只有姑娘及在下，姑娘就當作沒有瞧見在下不就沒事了麼？」

長髮姑娘道：「你叫我欺師滅祖？原來你不是一個好人！」

王岩道：「姑娘誤會了，在下絕無此意。」

長髮姑娘道：「好，你出招吧。」

王岩道：「咱們當眞非打不可？」

長髮姑娘道：「你如是束手受擒，咱們自然不必打了。」

王岩道：「那麼姑娘請賜招。」

長髮姑娘道了一聲「注意了」，粉臂急吐，擊向王岩的右肩，招式快捷無倫，還帶着凌厲的氣勁。

王岩身形微側，右掌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向長髮姑娘的腕脈扣去，他使的是幽門散手之中的絕學，威力之大，不亞於少林七十二種絕藝中的火中取栗。

長髮姑娘心頭一懍，猛一翻腕，反扣王岩的脈門。

拍的一聲輕响，他們互相扣着對方腕脈，雙方神色一怔，竟呆呆的向對方瞧看着。

半晌，王岩微微一笑道：「姑娘，在下還沒有請教……」

長髮姑娘道：「我叫上官玉鳳……」

王岩道：「鳳棲高崗，姑娘果然人如其名的，令尊呢？必然是名震江湖的武林前輩

了？」

上官玉鳳粉頰一紅，忽然一奪玉腕道：「放開手，否則你會後悔的。」

王岩原想放開手的，經她出語威脅，他倒要試試長髮門究竟有些甚麼絕招。

於是他笑笑道：「是姑娘先動手的，這可不能怪我。」

上官玉鳳哼了一聲，忽然螓首一甩，一片勁風帶着萬縷秀髮，向王岩整個上半身橫掃而來。

別看那只是幽香撲鼻，啓人遐思的秀髮，此刻已變作無數鋼針，十足是一蓬殺人的利器。

他們的距離如此之近，那秀髮又有兩尺多長，要閃避這突發的殺身之禍，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自然，以王岩那身武林罕見的身法，鬆手逃避，仍有逃生可能。

但他一身傲骨，怎肯讓一個少女逼得亡命逃生！

因此，他下半截絲毫未動，一條左臂仍與上官玉鳳的右臂交纏着，他的腰部像一隻能够隨意扭動的玩偶，無論上官玉鳳的秀髮怎樣的攻擊，他仍能靈活自如的閃避。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聞所未聞的搏鬥，上官玉鳳不斷扭動螓首，以長髮展開凌厲的攻擊，一幌數十招，連王岩的衣衫也沒有碰到一下。

這位姑娘當眞急了，忽然一腳飛出，猛向王岩的膝蓋踢去。

這一招大出王岩的意料之外，他想不到上官玉鳳的長髮正在密鑼緊鼓的搶攻之際，底下會忽然來這麼一記飛腳。

好在他久經大戰，臨危不亂，雙腿迅速向後一拋，在間不容髮之際避開了斷腿之危。

那麼此時他的身體就變做一個十分奇特的形狀了，想想看，上身後仰，雙腿後拋，只有一隻左手與上官玉鳳互握着，他豈不變成一隻懸在空中的天弓了？

最使上官玉鳳震駭的，是在她的感受上並無半分着力的感覺，她與王岩互握的手臂，與支持他那龐大的身體以前絲毫沒有兩樣。

在震駭中她有了退意，小嘴一噘，道：「你欺負我，我不跟你打了。」

在如此情形之下，王岩只得放開手臂了，他凌空一個翻滾，輕飄飄落在上官玉鳳身前五尺之外。

這場奇詭的搏鬥，王岩是佔了上風，但他絕不敢輕視對方，因為上官玉鳳只是一個女孩子。

因此，他面色一整，說道：「以武會友，是江湖中常見之事，在下怎敢欺負姑娘。」

上官玉鳳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王岩道：「我何必欺騙姑娘，自然是眞的了。」

上官玉鳳道：「好吧，你跟我走。」

王岩一怔道：「到那裏去？」

上官玉鳳道：「見我爹，也就是長髮門的門主。」

王岩道：「不去不行麼？」

上官玉鳳道：「不行。」

王岩見她說得斬釘截鐵，沒有絲毫緩衝的餘地，不由輕輕一嘆道：「貴門的門規必然十分嚴厲了。」

上官玉鳳道：「不錯，我縱然是門主的女兒，犯了門規也一樣難免。」

王岩道：「如若在下一走了之，貴門要怎樣責罰姑娘？」

上官玉鳳道：「挖掉雙眼。」

王岩愕然道：「甚麼？竟有這麼的嚴重？」

上官玉鳳道：「咱們素不相識，我為甚麼要騙你。」

王岩天不怕，地不怕，此時不由大大的為難起來。

他身中慢性劇毒，必須在毒發之前趕到瞧看第三道指示，來日已然無多，他實在不便耽擱。

但，誰叫他好奇的？

他久闖江湖，知道不少意外之事是由一時好奇所發生的。

然而，他偏偏忍不住好奇，又每每碰到意想不到的尷尬之事。

現在，他固然可以一走了之，上官玉鳳必然攔他不住。

設若他當眞不顧而去，那麼他今生今世就要不斷的受到良心的譴責了。

一個自命不凡之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能够無緣無故的害一個女孩子失去雙目，變做殘廢？

「唉……」最後，他只得嘆息一聲道：「好吧，姑娘，我跟妳走。」

上官玉鳳輕盈的一笑，掉轉嬌軀，逕向山峯的東側走去。

山峯走盡，眼前出現一片奇景。

，那是一片雲海，白絮滾滾，氣流氤氳，景象動人已極。

那雲海是在一處廣大的山谷之內，四週削壁如刀，高度幾與天接。

任誰瞧到這般景象，也不會懷疑那雲海之下，會有人類居住的，不必說那不見天日的雲海了，單就那插天削壁而言，只要瞧一眼就會怵目驚心，有誰能出入那等險惡之地！

誰知前行的上官玉鳳忽然停住腳步道：「到了，本門就住在這兒。」

王岩愕然道：「住在這兒？妳說妳們是住在那雲海之下？」

上官玉鳳道：「不錯，咱們在雲海下面住了好多年了，讓我算算看，我爺爺，我爹……」

王岩瞧着上官玉鳳天眞的在扳着手指數年份，他却瞠目結舌有點不相信這是事實。

上官玉鳳數完了年代，王岩仍呆呆的瞅着她，於是她小嘴一噘，大發嬌嗔道：「你怎麼啦？不相信是不？」

王岩啊了一聲道：「相信，誰說我不信了，我只是奇怪你爺爺怎會找到這麼美好的居處的。」

上官玉鳳道：「這我就不知道了，待會兒見到爺爺你問他就是。」

一頓接道：「跟我走，小心一點。」

走，如何走法？除了一望無際的滾滾白雲，連一條羊腸鳥道也沒有，難道活得不耐煩了，要跳崖自盡不成？

王岩心中在懷疑，腳下可沒有閒着，因為上官玉鳳走在前頭，他腳下所踏的也分明都是實地。

前進約莫十餘丈，上官玉鳳忽然回眸一笑道：「這兒有一塊尖尖的長石，要以雙手扣着尖端，然後垂下身體向裏面一蕩，同時雙手一鬆，就登上咱們入谷的天梯了。」

我的天！這是甚麼玩意？

此時白雲齊腰，下半身已全部埋在那狀如波浪起伏，而又觸摸不到的烟雲中。

如若是胆小之人，別說懸着身體一蕩，就這十幾丈路程，怕不已骨軟神酥，連胆都嚇破了。

王岩藝高胆大，不在乎這些，何況前面有上官玉鳳做榜樣，堂堂男子漢，還會在一個女孩子之前顯出怯意？

待他伏下身體去抓那石塊的尖端之際，整個人已埋在雲堆之中，此時的情形，並不如想像的可怕。

因為身在雲中絕不是目難視物，週身五尺之內，仍然目力可及。

他抓着石塊，垂下身體，一蕩一鬆，緩緩向內側飄去。

為了預防意外，他提足了大行離合神功，縱然當眞一瀉千里，下臨無地，他仍有躍昇岩上之能。

還好，上官玉鳳沒有騙他，斜飄不足一丈，就踏上一塊平台。

上官玉鳳在一旁微微一笑道：「好身法，比咱們梯雲九縱差不到那裏。」

王岩道：「在下是獻醜，姑娘不要見笑。」

上官玉鳳說道：「我說的是實話，不過……」

王岩道：「不過甚麼？姑娘。」

上官玉鳳忽然眉峯一皺道：「也許我錯了，不該帶你來的。」

王岩神色一怔，不知道上官玉鳳何以會生出這等感觸。

上官玉鳳向他瞥了一眼，接道：「本門弟子很少接觸外人，如有得罪之處，請你不要介意。」

王岩總算明白了她的心意，淡淡道：「姑娘忘了在下的身份了，階下之囚還能介意甚麼？」

上官玉鳳嬌面一紅道：「我是情非得已，希望你能够原諒。」

王岩道：「我不怪妳，咱們走吧。」

上官玉鳳不再說甚麼，邁動腳步，逕行步入天梯。

天梯向下斜伸，坡度陡削已極，它是以蛇形彎曲之狀，在削壁上挖鑿而成，寬度僅能容納一個人的身體。

此時他們已鑽出雲層，谷底景物，清晰可辨。

但這一眼瞧出，王岩幾乎驚呼出聲。

他們在千仞絕壁之上回旋奔走，只要踏錯半步，就可能摔得粉身碎骨。

置身如此之高，天梯如此之險，王岩縱然混身是胆，也難免生出一絲懼意。

好在前面有一個上官玉鳳領頭，否則這等險惡的天梯，他可能不敢輕於嘗試。

最後他們終於平安的到達谷底，王岩如釋重負的吁出一口長氣道：「這等險峻的天梯，實在是天下少見。」

上官玉鳳道：「你如若多走幾次，就認為它是康莊坦途了。走吧，到咱們居住之處，還有一截距離。」

語落回身，衣袂飄飄趨向一片叢林。

走出叢林，王岩覺得眼前一亮。

這那裏像一個窮山之中的絕谷，簡直是一片十分繁榮的農村。

是的，這確是一片農村，田隴相接，麥浪如海，鷄鳴犬吠之聲，由遙遠的村落傳了過來。

王岩忍不住詢問道：「上官姑娘！這些麥田是貴門養命之源？」

上官玉鳳道：「差不多，不過在別處還種有水稻，水果，菜蔬，及其他的雜粮，咱們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任何一項生活必需品都不須仰仗外界。」

王岩道：「食鹽呢？難道谷中有？」

上官玉鳳道：「當然有，谷中有一口鹽井，咱們就用它熬取井鹽。」

王岩一嘆道：「如此說來，這當眞是一塊洞天福地了。」

他們穿過田隴，遠遠瞧見一座龐大村落，數十名長髮人正向他他們快步奔來。

在一片桑林的邊沿，雙方迎面相遇，長髮人領頭的是一名三十上下，神情冷傲的青年。

上官玉鳳奔過去衝着那人嬌呼道：「大表哥！我……」

那人擺擺手，冷冷道：「他是誰？」

上官玉鳳道：「他……他是擅闖咱們禁地，被小妹帶下來的。」

王岩雙拳一抱道：「在下王岩，因迷失道路，誤闖貴地，事出無心，還望兄台多加原宥。」

長髮青年目射精光，向王岩深深一瞥，忽然回顧上官玉鳳道：「表妹，妳沒有廢掉此人的武功。」

上官玉鳳粉頰一紅道：「這個……」

長髮青年陰森森的一哼道：「咱們谷中不能容許身帶武功的外人，這是門規，難道妳竟忘了不成？」

上官玉鳳嬌容一變，吶吶道：「他武功比我高，我鬥他不過……」

長髮青年一怔道：「妳鬥他不過？此話當眞？」

上官玉鳳櫻唇一噘道：「大表哥就是不相信別人，小妹幾時騙過你了？」

長髮青年道：「不是我不相信表妹，實在……咳，好吧，妳到一邊去，讓我來試試。」

上官玉鳳道：「大表哥，咱們何不先稟告了爹再說？」

長髮青年道：「自然應該稟報門主，不過咱們要先廢掉他的武功。」

他不再理會上官玉鳳，逕自踏前幾步，冷冷道：「出招吧，朋友。」

王岩道：「兄台何必迫人太甚，在下先見見貴門主不行麼？」

長髮青年輕蔑的一哼道：「你敢跟大爺稱兄道弟？記住，這凝雲谷中除了長髮門下的弟子，全是聽候使喚的奴才。」

人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長髮青年不僅態度專橫，還將王岩目為奴才，他怎能忍受下去！

不過他究竟不是一個平常之人，心中雖有怒意，神色較適才更顯得一片平靜。

劍眉微皺，淡淡一笑道：「這麼說咱們只好以武功一分高下了，請。」

長髮青年見王岩身在龍潭虎穴，仍然氣度雍容，他雖是從未闖過江湖，也知這位青衫少年決非易與之輩。

一聲「注意了」，一記石破天驚的鐵拳，已擊向王岩的前胸，這一招，他已使出八成眞力。

王岩微微一笑，待拳風觸體的一瞬之間，他忽然食中二指一駢，急劃長髮青年的脈門。

這是一記攻敵必救的妙着，但必須配合兩項絕頂功力。

第一，對方拳風已然觸體，如無罡炁防身，可能還未制敵，已傷在敵人的鐵拳之下。

第二，必須有後發先至，迅捷無倫的動作，否則縱能不被對方的鐵拳所傷，也難以收到制敵機先的效果。

王岩功力何等深厚，他自然不會將長髮青年這一記鐵拳放在眼中，他那食中二指，正迎向對方的脈門。

長髮青年大吃一驚，急拋肩縮臂，旋身橫切，鐵拳變爲斜掌，猛劈王岩腰脅。

王岩微微一哂，劃出的食中二指陡的一沉，仍迎向長髮青年的脈門，似乎他食中二指，原本就擺在腰際似的。

這當眞是技高一着，縛手縛脚，無論長髮青年變換何等招式，王岩總能洞燭機先，將他擋了回去。

一晃數十招，長髮青年展盡所學，也無法讓王岩的脚下移動半分，不要說傷人了，連別人的衣角他也未能沾到一下。

儘管技不如人，凌厲的殺機却在他的臉上逐漸凝重。

最後，他忽然一聲長嘯，一旁觀戰的十餘名大漢，便一起投入鬥場。

他們並未立刻出手，只是圍着王岩不停的遊走，遊走的速度在逐漸加快，以王岩那等功力之人，最後幾乎分不出他們的人影。

凝雲谷本非善地，王岩在心理上已有準備，但瞧到這般情勢，他仍然難免心頭暗驚。

他猜想這是一種玄奧的陣法，却無法瞧出它的破綻，因長髮人的身法太快了，任何門派的陣法也難與他們相比。

半晌，在他眼花繚亂之中，一片難以形容壓力，忽然以天河倒瀉之勢，向他週身撞來。

任何陣法，任何武功，在一個絕頂高手的眼中，均能找出它的破綻與空隙。

但王岩根本就分不清他們的人影，又怎能找出他們的破綻？

他惟一的感覺，是四週湧來的壓力，强勁得如同泰山壓頂，任何一個空間，都緊密得有如鋼鐵。

他可以用大行離合神功，以及挨打鬥的奇妙武功跟他們硬碰硬的孤注一擲。

不過，這不是最好的辦法，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現在他對敵人一無所知，孤注一擲可能是一件太過冒險之事。

於是，不待壓力及身，足尖猛點地面，身形像一隻巨鶴，一飛冲天的躍了起來，他想先避過這招强悍的攻勢，待摸清狀況再作打算。

他拔起三丈餘高，按說是可以避過那招攻勢的。

但那般長髮人竟如影隨形投身空際，壓力絲毫未減，而且較適才更形凌厲。

王岩這一驚眞個非同小可，他這才想到長髮人的輕功之高，在當世可稱獨步寰宇，想逃避豈不是自取其辱？

不過他終於瞧出了那片壓力的來源，也想出了破解之策。

原來長髮人使出了他們看家的本領，以超人的輕功配合他們的長髮，由四面八方向中心集中攻擊。

十餘人的長髮何止千萬，勿怪王岩找不出半點空隙了。

他們這一記猛攻是志在必得，一身功力均已運集長髮之上，它們像千千萬萬的長槍向中心掃射，這實在不是血肉之軀所可抗拒的。

只是他們的功力不如王岩深厚，這一凌空較技，輕功與髮功就難免要顧此失彼了。

王岩哈哈一聲長笑，身形凌空一折，雙掌十指齊吐，他以蟄龍三變身法，脫出了長髮人的包圍之外，十指勁風疾射，分點長髮人的要穴。

噗噗之聲連響，十名長髮人連續摔了下去。

這一戰王岩終於獲得了勝利，那些被點穴道的十人之中，原先向他找碴的長髮青年也在他們之內。

不過王岩明白，武功並不絕對可恃，何況他還身在絕谷。

因此，他再度以輕捷的身法，向他們每人拍出一掌。

在這般長髮人來說，這似乎像一場惡夢。

他們從未想到天地間竟有這等高人。不錯，他們的「混元鐵髮陣」確屬武林一絕，天下任何門派的陣法，也難與他們的獨門陣法相比。

但，他們失敗了，雖然王岩已經解開了他們的穴道，他們依然呆若木鷄，有着無所適從的感覺。

王岩微微一笑，雙拳一抱道：「在下一時收手不及，請各位多多原諒。」

長髮青年怒哼一聲道：「閣下擅闖本門禁地，居然還敢出手行兇，從現在開始，長髮門與閣下已勢難兩立！」

王岩道：「朋友言重了，咱們不能心平氣和的談談？」

上官玉鳳接道：「大表哥，這位王大俠也許有他的理由，咱們不如帶他去見爹再作區處。」

長髮青年道：「好，閣下請。」

他們仍以包圍的態勢，擁着王岩走進村落。

這座村落建築古樸，每一幢房屋都是以巨石砌成。

村落中街道縱橫，居民約莫在三百戶左右。

最特出之處，是找不到一個商店及茶樓酒肆，王岩不明白這般人是如何以有易無，及打發清閒的時間的。

在一幢巨宅之前，他們停了下來，除了長髮青年與上官玉鳳趨入巨宅外，其餘長髮人仍虎視眈眈，對王岩作嚴密戒備。

約莫盞茶時分，宅內走出四名年約五旬的老者，長髮青年及上官玉鳳也跟隨着

走出巨宅。

這四名老者除了一律長髮齊腰外，身上衣着也十分簡樸，如說他們是世外遺民，倒也恰如其份。

雙方相距五尺，四名老者停下了脚步。其中一名方面大耳，神色威嚴的老者向王岩打量一陣道：「少俠怎樣稱呼？」

王岩道：「晚輩名叫王岩。」

威猛老者道：「老夫上官居，是長髮門的門主。」

王岩道：「原來是上官門主，晚輩誤闖貴派禁地，心中萬分難安……」

上官居道：「說說看，你是怎樣來到敝谷的？」

王岩道：「白雲如海，天梯難渡，如非上官姑娘携帶，晚輩怎能欣見這片世外桃園。」

上官居一怔道：「你不是說你誤闖本門禁地麼？怎的又說是玉鳳携帶的？」

王岩道：「晚輩所指的禁地，距貴谷約有三里遠近，如非上官姑娘指引，晚輩怎知白雲之下另有乾坤？」

上官居面色一沉道：「是這樣麼？鳳兒。」

上官玉鳳道：「是的。」

上官居道：「妳將當時的情形說給爹聽聽。」

上官玉鳳就將發現王岩的經過，據實一一陳述。

上官居大怒道：「誰告妳那是咱們的禁地了？山川無主，任人遨遊，除了凝雲谷，咱們怎能禁止別人在山中往來？」

上官玉鳳嬌軀一震道：「爹爹，女兒錯了，因爲那是長髮山，咱們名叫長髮門，所以……」

上官居喝道：「胡說，那本是無名荒山，長髮山是咱們取，妳怎能斷章取義，隨便亂來！尚榮，給我將玉鳳關起來。」

尚榮就是曾經向王岩找碴的那名長髮青年，他聞言一愕，說道：「舅舅！表妹她，……」

上官居道：「不准多說。」

尚榮不敢違拗只好將上官玉鳳帶走。

王岩見到上官居的處置，總算一塊石頭落了地，遂抱拳一拱道：「令愛年少無知，尚請門主多多担待。」

上官居道：「老夫自會按門規辦理，勿庸少俠勞心。」

王岩道：「既然如此，晚輩就此告辭了。」

上官居身旁的一名面頰削瘦，留着三綹鼠鬚的老者道：「門主！不容外人生出凝雲谷，是咱們祖宗的規定，不管他是怎樣入谷，咱們都不能違背祖宗的遺訓！」

上官居長長一吁道：「王少俠！這對你是不公平的，但長髮門下，不敢做祖宗不肖的子孫。」

王岩大聲抗辯道：「曲不在我，門主怎能擅予人罪？」

上官居道：「是的，少俠，錯在小女，這樣吧，只要你終身不出凝雲谷，老夫願將你收歸門下，並將小女給你爲妻。」

王岩道：「謝謝門主的錯愛，但晚輩已有妻室。」

上官居道：「這不要緊，你終身不再出谷，往事你就當做過眼烟雲就是。」

王岩道：「對不起晚輩不能從命。」

上官居哼了一聲道：「少俠一舉擊破咱們的混元鐵髮陣，必然身負絕代武功，如若你能够擊敗咱們四人中任何一人，老夫願意放棄不容外人生出凝雲谷祖訓。」

王岩道：「門主既執意如此，晚輩只好盡力而爲了。」

面頰削瘦的老者道：「老夫尚衡，先向少俠領教。」

王岩知道不見眞章，絕難善了，遂雙拳一抱道：「前輩請！」

尚衡道：「有僭。」身形一幌，捷逾輕烟，一片勁風由四面八方向王岩襲擊。

長髮門的超凡輕功，王岩已早具戒心，尚衡一上來就以捷如流星的身法，圍着王岩遊走，同時掌指兼施，一連向他攻出八招。

這八招雖有先後，由於尚衡身法太快，在王岩的感覺上，幾乎是八個高手向他同時進襲，他週身要害，已全部籠罩在對方的掌指之下，像此等驚人的高手，眞個是武林罕見。

王岩一聲長嘯，身形像陀螺般的一轉，在塵土激飛中，一連爆起大聲巨響。

原來他週身佈滿罡炁，護着了要害大穴，縱然任由對方攻擊，尚衡也不易使傷害於他。

但天壞王郞豈甘束手挨揍，他身形一轉，雙掌齊飛，在對方八記攻勢之中，他連續接下了六招。

尚衡是尚榮的生父，他搶先出手，是想報復尚榮落敗之辱。

但在六招硬接之下，他知道這位青衫少年，實在是一位平生罕見的勁敵，一片凌厲的殺機，在他雙目中射了出來。

他身形一頓，冷冷道：「好功夫，咱們再試試。」

王岩淡淡道：「客隨主便，前輩賜招就是。」

尚衡哼了一聲，右臂倏伸，五指疾吐，指尖忽然冒出五股白氣，閃電般直襲王岩的前胸。

王岩不明白尚衡使的是何種武功，但白氣還未近身，他已連打兩個寒噤。

寒氣能夠穿透護身罡炁，這門武功之烈也就可想而知，王岩如不奮力反擊，一旦白氣陷身，只怕難以承受。

於是，他嘿的一聲悶哼，立掌一揮，向尚衡劈了出去。

一股無與倫比的氣勁，疾如利刃，猛劈尚衡擊來的白氣。

一聲異響，有如裂帛，尚衡那獨步宇內的指力，如被利刀中劈，它不僅一分為二，竟迅速倒捲，反襲尚衡的雙肩。

尚衡估不到會有這等奇變，所幸他反應夠快，輕功夠高，一見大事不妙，立即縱身斜竄，雖是一連幾個踉蹌，總算逃過了一次刧難。王岩不爲已甚，故作不支的倒退數步道：「尚前輩功力驚人，晚輩實在不是你的對手。」

尚衡老臉一紅道：「少俠這是在罵老夫了……」

上官居哈哈一笑道：「這當眞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今日得見王少俠的超凡武功，倒使咱們這些井底之蛙開了一次眼界。」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在寂寞山莊等候了三天，終於等到了神手會會主千手如來鄧嘯天，同時呂堃報稱跟踪柳寒山，見他往郊外一農莊會晤木尊者和一塵道長，郭長風心掛金沙雙雄等人的安危，立偕呂堃趕往農莊，郭長風潛入農莊，竊聽得秦天祥以公開金丹秘方爲餌，要五大門派帮他殲除玉佛寺，柳寒山走後，木尊者聽得有人向農莊奔來，與一塵道長往查看，郭長風尾隨同往，竊聽到靈飛道長等往殺金沙雙雄，爲一青年單人獨劍所傷，一塵道長猜測那青年定經此往襄陽，要在此等候，木尊者詢以怎知他必來——

怪客施詭計　高僧動無明

一塵道長道：「貧道料他既然插手帮助金沙雙雄，分明也志在奪取金丹秘方，必定非往襄陽不可。」

木尊者神色微動，點點頭道：「好，咱們就等着他。」

一拂僧袍，大步走到路傍一塊青石邊，盤膝坐了下來。

一塵道長却並無聯手待敵的意思，逕自和各派高手退到一丈以外。

夜色如墨，官道筆直向南延伸，一眼望不到盡頭。

木尊者面南趺坐，手持唸珠，俛首垂目，默默低誦着佛號，顯得很有耐心的樣子。

郭長風藏身在田梗，却暗揑着一把冷汗。

他腦海中還淸晰記得，那夜在北門城樓上的情景，當自己負傷穿窗逃出的刹那間，睹姑啣尾疾追，危機間不容髮，若非那及時出現的劍氣光華，自己幾乎脫不了身，……

事後，林元暉也推斷那光華並非「馭劍之法」，而是一種名叫「殘月斬」的暗器。

各大門派高手是否就傷在「殘月斬」下？

難道那位使用獨門暗器「殘月斬」的高人還在世上？抑或「殘月斬」已經另有傳人？

靈飛道長說那人臉垂面紗，身着蔴衣……這種打扮，不就是七賢樓客棧中，那位肌膚潰爛流膿，被三日血蠅吸吮的神秘客人麼？

莫非那人不是毒魔君藍形，却是「殘月斬」？

再不然，或許「殘月斬」和毒魔君藍形，本來就是同一個人……

郭長風意念飛馳，正揣測不透，官道上突然傳來了「沙沙」脚步聲。

靈飛道長等人都驚悸變色，沉聲道：

「大師，是那厮來了！」

木尊者輕輕一揮手，道：「諸位暫且退後，讓老衲獨自會會他。」

其實，沒等他交待，靈飛道長等人早已自動退到三丈以外了。

官道上徐徐出現一條人影，黑紗覆面，身着蔴衣，兩隻寬大的衣袖下垂過膝，身上却未見攜帶兵刃。

郭長風急忙凝聚目力打量，只覺那人除了一件蔴衣和客棧中神秘客人依稀有些相似之外，却無法斷定是否同一個人。

皆因他臉上戴着面紗，他的手中少了一柄銀鞘鴛鴦劍，身傍更沒有那口檀木箱子，……

那蔴衣人走得很慢，不時左顧右盼，好像在欣賞夜景似的，分明看見木尊者坐在路傍，靈飛道長等人也停立在數丈外，仍然緩步前行，恍若無睹。

漸行漸近，木尊者突然長身而起，低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請留步。」

蔴衣人一頓停步，回頭望了望，又用手指了指自己，道：「老和尚，你是在跟我說話嗎？」

木尊者冷冷道：「不錯，此地別無他人，老衲已經等候施主很久了。」

蔴衣人道：「你等我幹甚麼？我窮得這樣，難道你還想跟我化緣？」

木尊者低喝道：「老衲不是化緣來的，而是向施主討一筆債。」

蔴衣人說道：「討債？我甚麼時候欠了你的錢啦？」

木尊者冷笑一聲，道：「施主，眞人面前不說假話，老衲木尊者，現任少林寺達摩院長老……」

蔴衣人道：「我不認識你是甚麼尊者，也沒欠過少林寺香火錢，老和尚，你一定認錯人了。」

木尊者道：「是嗎？施主不久前在蠻河附近，劍傷五大門派高手，難道也是咱們認錯了？」

蔴衣人道：「這話是誰說的？我一輩子沒跟人打過架，見了刀劍就發抖，老和尚，你可千萬別信口胡謅，出家人說假話，是要下拔舌地獄的。」

木尊者叫道：「大丈夫敢作敢爲，施主以爲裝痴扮傻就能朦混得過去麼？」

回頭對靈飛道長道：「諸位道兄，剛才出手傷人的，可是這位施主？」

靈飛道長等人異口同聲道：「沒有錯，就是他。」

蔴衣人急了，大聲道：「你們都瘋啦，我跟你們素不相識，你們幹嘛這樣含血噴人？」

木尊者道：「施主一定不承認，這也簡單，你把覆面黑紗取下來，讓咱們看看你的面貌。」

蔴衣人連忙舉手按住面紗，疾退了三四步，道：「不行，我臉上不太好看，才用面紗遮住，你身爲出家人，爲甚麼要揭人家隱私？」

木尊者冷笑一聲，道：「咱們沒有工夫跟你嚕嗦，你若不肯自己動手，老衲就得罪了。」

話落，大袖一拂，五隻枯瘦手指，由袖中伸出，屈指如鈎，向蔴衣人迎面迅疾抓到。

蔴衣人雙手掩面，回頭就跑，大叫道：「救命啊，和尚要打人啦……」

剛跑出七八步，木尊者如影隨形一步趕上，五指疾落，早扣住了他的肩頭。

蔴衣人腿一軟，撲跪在地上，兩手却緊按着面紗不肯放鬆，叫道：「和尚，求你饒了我，千萬別揭開我的面紗，我這張臉實在見不得人……」

木尊者甫出手，就輕易扣住了對方肩頭，不覺怔了怔，當時未及細想，右手斜斜一揮，拍開蔴衣人的雙臂，一把掀起了面紗……

當他低頭一看，不由愕了——敢情那人滿臉大坑套小坑，竟是個麻子。

不僅麻，而且五官奇醜無比，殘眉，斜眼，大爆牙，外加一個朝天蒜頭鼻……那模樣，就像一張石榴皮，又被人踩了一脚。

那蔴臉醜漢顯然不會武功，肩頭受制，混身軟軟地猶如一堆爛泥，却瞪着一雙斜眼，對木尊者怒目而視，怨毒地道：「和尚，你看清楚了吧？我人長得醜，却沒有招惹誰，你憑甚麼硬要我當衆出醜？這對你有甚麼好處？」

木尊者道：「你是誰？」

蔴臉醜漢大聲吼叫道：「你連我是誰都不知道，爲甚麼要這樣逞强，動手欺侮人？」

木尊者雖是少林寺一代高僧，却被問得目瞪口呆，答不出話來。

蔴臉醜漢又道：「我就住在前面七里坡，你要是不信，可以跟我一同去問問看，誰騙你就是孫子王八蛋……」

木尊者有些半信半疑，道：「那麼，老衲問你，你這件蔴衣從何而來？」

蔴臉醜漢道：「這話可眞新鮮，我家裏窮，不穿蔴衣，難道你還叫我穿綢緞綾羅不成？」

一句話，又把木尊者問得儍了眼。

他想了想，說道：「老衲再問你，半夜三更，你不在家中睡覺，要往甚麼地方去？」

蔴臉醜漢道：「咦！你可越問越玄了，這是往襄陽的官道，我要去襄陽做工求生活，那天不早晚走兩次往返，你管得着嗎？」

別看這漢子又麻又醜，詞鋒却咄咄逼人，一句一個釘子，直把個堂堂少林高僧問得啞口無言。

這時，靈飛道長等人，也漸漸圍了過來。

木尊者沉聲道：「諸位請再看看仔細，剛才出手傷人的眞是他嗎？」

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確定。

靈飛道長嘆口氣，道：「從面紗和蔴衣看，的確就是此人，可是，咱們沒有見過他的面貌，而這人又好像不會武功……也許是咱們認錯人了……」

蔴臉醜漢道：「這話就對啦，連他們都承認認錯了人，老和尚，你還抓着我幹甚麼？」

木尊者畢竟是正道中人，自知理屈，便想鬆手……

「且慢！」

一塵道長突然低聲道：「此人穿着蔴

衣，或許是巧合，面垂黑紗，却是令人可疑，咱們得詳細盤查，不能輕易就將他放了。」

木尊者道：「道兄的意思是——」

一塵道長道：「七里坡離此不遠，咱們何不將他押回農莊去，看看可有人認識他……」

正說着，黑暗中又傳來脚步聲。

衆人不約而同抬頭望去，只見官道上又出現一個人，身着蔴衣，面垂黑紗，由南向北施施而來。

這人的裝束，跟黑臉醜漢一般模樣，唯一不同的，是這人肩後背着一支狹長形的東西。

那東西外纏布條，長約三四尺，分明是一柄長劍，

各派高手全都駭然變色，各撤兵刃，紛紛散開……

那蔴衣人一見，也遠遠地，就停了脚步。

靈飛道長急道：「就是這廝，這一次可不會錯了，大師千萬要小心……」

木尊者早已鬆開了痲臉醜漢，手持唸珠緩步迎上前去，一面低聲道：「大家不必慌亂，老衲要先探探他的來歷。」

他功力運集全身，一步一步迎着那人走去，誰知剛走近不過七八步，那蔴衣人突然驚吁一聲，回頭就跑……

木尊者怔了怔，沉聲喝道：「孽障，你還想逃麼？」

袍袖猛揮，洒步直追了過去。

他一追，各派高手也齊聲呼喝，紛紛尾隨追趕……

這時候，痲臉醜漢從地上爬起來，一面拾回面紗，一面對郭長風藏身處咧嘴一笑，喃喃道：「戲快要散場了，看戲的也該走了，人生本如戲，別忘了自己也在戲中。」

說完，邁開大步，向北而去。

從他移步時的輕盈迅捷，身法的從容美妙，赫然竟是一位武林高人。

郭長風心中一動，再想跟踪，已經失去了他的人影。

而官道另一端，蔴衣人沒跑多遠，已被木尊者飛步趕上，只見他急急扯下面紗，撲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顫抖着道：「諸位英雄饒命，小的是前面七里坡的趙二愣子，這都是剛才那人給了小的一兩銀子，叫小的這樣打扮的……」

看他面貌，才二十來歲，果然是個傻不愣登的莊稼漢子。

再奪下他背後狹長形的東西，原來是一根纏着布條的木棒。

木尊者氣得一跺脚，道：「咱們都瞎了眼睛，竟中了那廝金蟬脫殼之計。」

一塵道長却道：「那廝武功既然很高强，爲甚麼不肯跟咱們較量一下，居然用這種手段，只求脫身？」

木尊者道：「這道理你還不懂麼？想必那廝自忖已被老衲拆穿了他『馭劍』的玄虛，眞要動手較量，未必有把握取勝，何況，他縱然自己能突圍脫身，金沙雙雄和負傷的黑道中人也無法順利通過，所以藉着跟咱們糾纏的機會，讓金沙雙雄繞路去了襄陽。」

一塵道長切齒作聲道：「此人不僅武功高强，更機詐百出，若不早些除去，遲早終是咱們正道門派的勁敵。」

木尊者點點頭，道：「諸位請先返青牛宮，今夜發生的事，暫且不可讓秦天祥知道，一二日後，咱們再採取行動。」

一塵道長愕然不解道：「大師要去何處？」

木尊者道：「當前形勢，以咱們五大門派力量最弱，老衲決定飛諭增調高手馳援，用本寺『羅漢飛鈸大陣』對付强敵，一二日內，定可趕到。」

一塵道長大喜，阿諛地道：「武當門下絕對傾力追隨麾下，以大師馬首是瞻，咱們在青牛宮引頸企待，只盼大師佛駕早蒞。」

木尊者微一頷首，作別自去。

郭長風最看不慣這種小人嘴臉，厭惡地吐了一口唾沫，抽身離開了田梗……

×　×

回到寂寞山莊，天已大亮。

田繼烈迎着道：「適才得到消息，金沙雙雄已經返回襄陽，同行只餘七八人，而且都受了傷，我本想讓他們來莊內調養，又恐被秦天祥發覺不方便，因此仍囑他們暫時住在七賢樓客棧裏……」

郭長風道：「這樣安排很好，我原意是想讓他們不要被玉佛寺利用，才虛傳『護丹會』，希望將黑白兩道高手誘往荆州，避免捲入是非，誰知一番苦心，終成泡影，反而使他們最先遭到傷亡。」

田繼烈既然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看來，這場刼數已經註定，人力終難挽回。」

郭長風道：「現在，五大門派已被秦天祥收買，木尊者更決心增調寺中高手馳援，襄陽城恐難免一場慘烈血戰，咱們必須加快進行，將那條男用香羅帶提前弄到手才行。」

田繼烈道：「這種事，豈能操之過急，總得等鄧兄有了把握，才好下手。」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道：「如果請呂兄協助，不知是否較有把握呢？」

呂堃笑笑，道：「並非在下推諉，論功夫，敝會主勝我十倍，他若沒有把握得手，加上我也等於白費，郭大俠還是耐心多等幾天的好。」

郭長風喟然道：「我只担心這段時間會發生意外變化，如今，秦天祥和玉佛寺變方都好像按兵不動，實則各運心機，都在暗中佈置，隨時可能發生突變。」

田繼烈道：「我想，秦天祥既然透過柳寒山企圖收買五大門派，玉佛寺方面也絕不會沒有行動，自從楊百威下毒失敗，怎麼竟未見進一步動向？」

郭長風道：「這正是令人可疑的地方，以大悲師太謀劃之精，豈肯坐等咱們替她盜取羅帶，或許——」

話音未畢，突見林百合神色慌張地奔了進來，氣咻咻道：「不好了，鳳珠逃走了……」

這消息，好似晴空一聲霹靂，廳中三人都駭然變色。

郭長風忙問：「什麼時候發生的？不是由櫻兒專責看守着麼？怎會被她脫逃了呢？」

林百合一面喘氣，一面道：「櫻兒被

他們制住穴道，直到天亮我起身時，才發覺。」

郭長風道：「他們？難道另外還有人潛入莊中接應不成？」

林百合搖頭道：「不是外面有人接應，是我爹爹幫助她逃走的……」

郭長風更驚，道：「令尊怎會幫助她脫逃？」

林百合焦急地道：「唉！這話一時也講不清，叫我怎麼說呢……」

田繼烈道：「事情既然已發生了，急也沒有用，你先坐下來平靜一下，再慢慢告訴咱們經過的情形。」

林百合道：「可是，現在連爹爹也跟她一同走了，櫻兒也隨後追了下去，咱們得趕快想個應變馳援的辦法才行啊！」

三人聽說林元暉也跟鳳珠一同逃了，越發震驚，偏偏林百合又太心急，語句慌亂，說不出個頭緒來。

郭長風擺擺手，道：「你先別說，讓我一件件問你，問一句，你回答一句，這樣就容易把情況弄清楚了，好嗎？」

林百合連連點頭，道：「好！你快問吧！」

郭長風略一沉吟，說道：「據你所說，那鳳珠並非自己脫逃，而是令尊私放了她？」

林百合道：「正是。」

郭長風道：「那麼，櫻兒的穴道也是被令尊所制了？」

林百合道：「不錯。」

郭長風道：「這件事，發生在昨天夜晚，但直到今晨天亮，你才發覺，而且，令尊在私放了鳳珠以後，自己也跟她一同離開了寂寞山莊，對嗎？」

林百合道：「對！對！」

郭長風眉峯微皺，道：「令尊這樣做，想必有他的理由和目的，他有沒有留字或留話向你解釋呢？」

林百合答道：「他沒有解釋，只是告訴櫻兒，叫咱們不必尋他，更不必追趕，如果秦天祥要見面，就用替身暫時敷衍一下……」

郭長風接口道：「他眞是這樣對櫻兒說的麼？」

林百合道：「是的。」

郭長風道：「他有沒有提到田老爺子和我？」

林百合道：「沒有特別提到，他只是要櫻兒告訴我們，不必担心他的安全。」

郭長風道：「在他釋放鳳珠以前，是否有什麼特別的舉動？譬如叫你們離開，獨自跟她私語密談之類……」

林百合道：「有的，昨天晚上，他就趁咱們在樓下吃飯的時候，獨自跟鳳珠談了很久。」

郭長風點點頭道：「這就不錯了。」

隨即長身而起，對田繼烈和呂堃道：「我和百合進城去一趟，這件事務須守秘不能對外聲張，更不能讓秦天祥知道。」

田繼烈道：「林莊主分明受了鳳珠的蠱惑，已經落在大悲師太手中，你們這樣尋去，豈不是自投羅網？」

郭長風道：「不要緊，咱們去祇是想接櫻兒回來，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田繼烈仍不放心，道：「一定要去，也得多派人來接應，以防萬一。」

郭長風道：「大悲師太要的是香羅帶，東西未到手絕對不會做出過激的事。」

於是，帶着林百合由後莊越牆而出，直奔襄陽。

進城以後，郭長風直接來到老福記錢莊，只見門上「暫停營業」的字條已經撕去，但因時間還早，店門猶未開啓，再轉到後巷，也平靜如常，看不出櫻兒曾經來過的跡象。

林百合道：「咱們上次來過之後，那老尼姑一定已經搬家了。」

郭長風道：「不錯，大悲師太當然不會留在這兒，但這家錢莊是玉佛寺的產業，應該查問得出消息。」

林百合道：「既然這樣，咱們何不也捉他幾個人回莊去作爲人質？」

郭長風笑笑，道：「這種人，便是捉回去一百個，老尼姑也不會心疼，咱們還得管他吃和住，那有多痲煩……」

微頓，接着道：「你在後面巷子外等着，我去前面叫門，如果看見有人從後門出來，不必攔阻，只要悄悄綴着他，查明他到過什麼地方就行了。」

林百合點頭答應，自去隱藏。

郭長風仍舊繞回前面大街，舉手拍門，叫道：「有人在嗎？客人上門來啦。」

不片刻，店門上啓開一個方孔，一個夥計模樣的小伙子湊在孔中問道：「找誰？有什麼事？」

郭長風道：「找你們彭管事，我是客戶，來提銀子的。」

那夥計道：「對不起，現在還沒有開市營業，請你等一會再來吧！」

說着，便想掩上門孔。

郭長風一抬手，用一根手指頭輕輕頂住了門上方孔，笑道：「夥計，你可別替東家怠慢了客人，我在你們錢莊裏存的銀子，不是個小數目。」

夥計道：「但現在才天亮，店門未開，管事也還沒有起來……」

郭長風臉色一沉，低喝道：「那就把店門打開，去叫他起來，聽清楚了嗎？」

天下錢莊銀號的夥計，好像都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勢利樣子，欺善怕惡，習久成性。

郭長風變了臉，那夥計也變了臉，郭長風是由笑而怒，那夥計却是由冷淡傲慢，變得恭順有禮了。

他那不耐煩的臉上，忽然堆滿阿諛的笑容，輕輕問道：「老客，你貴姓？小的好替你通報……」

郭長風冷冷道：「用不着問我姓名，你去叫彭長發出來，他自會認識我。」

那夥計連聲道：「是！是！是！」

門內有人接口道：「是？是誰啊？」

夥計一回頭，喜道：「管事，你起來啦？這兒有位客人要見你。」

郭長風揚起臉道：「怎麼？還認識我嗎？」

彭管事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郭爺，稀客！稀客！二順子，還不快開門。」

「咳呀」一聲中，店門啓開，彭管事身上僅穿着一套內衫，躬身含笑迎客。

郭長風舉步跨了進去，大馬金刀向櫃

枱上一坐，二順子忙着奉烟倒茶。

彭管事道：「郭爺一大早光臨，想必有事，我這就去換件衣服……」

郭長風伸手攔住道：「不必，我只是來打聽一個人，話說完就走，用不着講虛禮。」

彭管事道：「郭爺想找誰？莫非又是打聽上次替你訂房間的那位客人？」

郭長風笑着搖搖頭，道：「這一次找的不是客人，是你們的東家。」

彭管事道：「可是，敝東家並不在襄陽……」

郭長風道：「那沒關係，見見前兩天住在貴店的幾位玉佛寺的師太也成。」

彭管事怔了怔，忽然笑道：「噢！你是問那幾位老師太？」

郭長風道：「不錯。」

彭管事道：「郭爺來得不巧，她們只是敝東家的朋友，來襄陽暫時寄住在小店裏，只住了兩夜，如今已經走了。」

郭長風道：「去了那兒？」

彭管事陪笑道：「這……我就不大清楚了，她們是出家人，行無定向，想來不是回來處去，就是往別處雲遊去啦。」

郭長風四面望了望，道：「眞的這麼不巧？偏偏我有重要消息想告訴她們，她們就先一步走了？」

彭管事道：「郭爺有什麼重要消息想告訴她們？」

郭長風道：「是爲了一件她們托我尋覓的東西……」

說到這裏，故意嘆了一口氣，道：「既然人已經走了，說也無益，我還是回去吧！」

彭管事忙道：「如果事情很重要，郭爺不妨告訴我，我可以轉告敝東家，或許敝東家知道她們的去處。」

郭長風搖搖頭，道：「我看不必了，她們是出家人，雲遊四海，去無定向，就算能找到她們，時間也來不及了。」

站起身來，拱拱手，告辭欲走。

彭管事急忙挽留道：「郭爺請稍待片刻，我叫二順子去後面問問賤內，她們女人常在一起閒談，也許曾經提到要去什麼地方。」

其實，郭長風早已看見他正向夥計二順子施眼色，只是假作沒有看見，隨口道：「也好，那就麻煩快些去問問，我還有要緊事，沒法久等。」

彭管事連連向二順子揮手，道：「聽見了嗎？快去問你師娘，如果知道那幾位師太的去處，趕緊來回話，郭爺有重要事在這兒立等消息。」

二順子應諾着如飛而去，彭管事又忙着延坐奉烟，殷勤招待，親自陪伴郭長風閒話家常……

大約足有頓飯之久，才見二順子滿頭大汗回來，說道：「師娘說，那幾位師太臨走時，曾經留下一個地址，無奈不知放在什麼地方了，再也找不到……」

彭管事頓脚道：「眞該死，這麼重要的東西，怎能順手亂放呢，這不是誤了事啦嗎？」

二順子道：「不過，師娘又說，那幾位師太告訴過她，就這一二日內，還會再回襄陽來，如果郭爺要見她們，不妨留下住址，等她們一回來就去通知郭爺。」

彭管事道：「嗯！這倒也是個辦法，郭爺，你現在住那一家客棧？留個地址給我，一有消息，我就去拜訪。」

郭長風笑了笑，道：「不敢當，這兩天我恰好有事要去一趟樊城，既然如此，等過一二日我再來好了。」

彭管事道：「郭爺若有話要留告，我可以預爲轉達。」

郭長風道：「不必，這件事關係重大，我得當面親自告訴她們。」

說着，起身告辭。

彭管事親送到門口，再三叮嚀，依依而別。

郭長風轉過街角，回頭未見人跟蹤，立卽加快脚步繞去後巷……

林百合已經等得有些不耐煩了，望見郭長風，急忙迎了過來。

郭長風低聲問道：「怎麼樣？有發現嗎？」

林百合連連點頭，道：「眞被你料中了，剛不久，一個夥計鬼鬼祟祟從後門溜出來，我一路跟蹤，那傢伙竟去了一座尼庵。」

郭長風道：「在什麼地方？」

林百合道：「離北門城樓不遠，地點很冷僻，規模也不大……」

郭長風道：「你有沒有被人發覺？」

林百合道：「沒有啊，我很小心，只遠遠監視着，連庵門都沒敢走近。」

郭長風頷首道：「好！帶路。」

兩人逕奔北門，在隣近城門一條小巷中，果然找到了那座名叫「白衣庵」的尼寺。

郭長風縱目打量，祇見那白衣庵地幅狹窄，規模頗爲簡陋，共僅前後兩進房舍，寺門半掩着，門口有道朱紅漆的矮欄杆，裏面就是正殿，再往後，木屋數楹，便是禪房，看來冷冷清清，根本沒有什麼香火。林百合躍躍欲試，道：「郭大哥，咱們進去吧？」

郭長風搖頭道：「不要魯莽，這地方可能祇是個連絡傳訊的所在，你在外面稍候，讓我先進去試探一下。」

林百合道：「不，我要跟你一塊兒進去，咱們來拜佛的，不是很好嗎？」

郭長風想了想，道：「可是，你得把兵器藏起來，那有進廟裏拜佛還帶着刀劍的道理。」

林百合忙道：「這容易。」

她解下佩劍，一長身，攀住廟門上框，將長劍輕輕放進「白衣庵」三字匾額背後，飄然落地，親熱地挽着郭長風的胳膊，笑道：「行了，走吧！」

郭長風推開木欄杆跨了進去，揚聲道：「庵裏有人在嗎？」

連叫兩聲，不聞回應。

林百合低聲道：「別叫了，咱們進去再說。」

兩人併肩進了正殿，抬頭一看，林百合突然滿臉緋紅，急急低啐道：「該死！怎麼跑到這種地方來了，郭大哥，咱們快些出去……」

郭長風詫道：「爲什麼？這地方有什麼不對？」

林百合低着頭道：「別問嘛，咱們快

走，你不走我可要先走了。」

郭長風道：「這不是奇怪麼，叫你別進來，你偏不肯，現在才跨進殿門，又催促着要走……」

林百合急了，用手指了指殿上神像，道：「誰知道這兒供的是這種菩薩嘛。」

郭長風仔細看那佛框中的神像，原來是尊女菩薩，懷裏抱着嬰兒，左右有金童玉女，佛框上方一幅橫額，寫着「有求必應」。

敢情這是座「送子觀音」的塑像。

郭長風雖然瞭解她羞急的原因，却不能讓她退出去，反而挽緊她的手，低語道：「來不及走了，快裝得自然些……」

不知何時，殿角出現一名中年女尼。

那女尼身着白色袈裟，面貌倒頗端正，只是眉目間含着幾分輕佻意味。

她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在郭長風和林百合身上滴溜直轉，嘴角微彎，似笑非笑地唸了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兩位施主是來燒香許願的麼？」

郭長風忙道：「不錯，我們是……」

女尼接口道：「我們這兒的送子娘娘最靈驗，兩位施主既然特地到這兒來燒香求神，不用說，定是一對小夫妻了。」

郭長風道：「這——」

他本想否認，但轉念間，又改口道：「是的，咱們夫婦倆也聽說……唉喲！嘿嘿……聽說貴庵的菩薩很靈驗，所以……唉喲……特地來求求菩薩……唉喲……」

林百合連脖子都紅了，又不能不承認，羞急之下，只得狠狠扭了郭長風三個「唉喲」，以示無言抗議。

那女尼笑道：「這位娘子年紀太輕了，夫妻求子，有什麼好難爲情的呢？」

郭長風也笑道：「咱們新婚不太久，內子臉薄，師太別見笑，嘿嘿……」

這一次，林百合沒有再「下手」，因爲她已經羞得連力氣也沒有了。

那女尼又上下打量了一遍，道：「兩位施主都很年青嘛，既然新婚不久，又何必如此性急？」

郭長風忙道：「並不是咱們性急，是……是……」

女尼道：「噢，我明白了，八成是老太爺，老太太急着抱孫子，對嗎？」

郭長風道：「對！對……啊！不是的，家父母去世得早，是家岳父急於想抱外孫。」

林百合聽他們越說越不像話，眞恨不得有個地洞趕快鑽進去，然而，急歸急，氣歸氣，却無法阻止。

那女尼點點頭，道：「這就難怪了，老年人，都巴望早些抱孫兒，外孫也是骨肉，這也是情理中的事……」

話音微頓，又說道：「不過，兩位施主既是專誠求佛，怎麼沒有準備香燭帶來呢？」

郭長風沒想到這一點，幾乎被她問住了。

幸虧他反應快，忙道：「咱們來得太匆忙，已經走過幾座寺廟，準備的香燭不够，都用完了，請問貴庵是否可代咱獻上幾炷香，等一會咱們多捐點油錢？」

女尼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出家人與人方便。兩位施主請參拜菩薩，貧尼替你們上香。」

於是，點燃香燭，擊動鐘鼓。

郭長風裝得像眞的一樣，頂禮膜拜，一派虔誠，林百合無奈，只得跟着下跪參拜，心裏也不知是羞是喜……

拜罷菩薩，郭長風還搖動籤筒，抽了一支籤。

那女尼看了籤文，笑道：「恭喜二位施主，這是支上籤，不僅菩薩有求必應，這位娘子也已經夢熊有兆了。」

夢熊有兆，就是說林百合已經懷了身孕，而且將會生個兒子。

林百合終是個黃花閨女，再壓制自己，也忍耐不下去了，霍地站起身子，怒目道：「你在胡說些什麼？」

那女尼道：「咦！靈籤上是這樣顯示，貧尼說的是實話，這位小娘子爲什麼生氣呢？」

林百合瞪了郭長風一眼，恨恨道：「都是你鬧出來的這些花樣，害人受這賊尼姑的戲弄，難道你以爲她眞不知道咱們是誰？」

那女尼陰惻惻笑道：「怎麼？莫非你們不是夫妻……」

林百合叱道：「賊尼姑，你少跟姑娘裝蒜，我倒要看看你是什麼東西變的？」

話音剛落，飛起一拳，向那女尼當胸擂去。

那女尼輕輕一旋身，避開了拳勢，冷笑一聲，道：「佛門靜地，豈是你撒野的所在。」

口裏說着，雙掌翻飛，也還了兩招。

林百合道：「郭大哥，這賊尼姑尾巴已經露出來了，還不出手等什麼……」

誰知郭長風既無反應，也沒有回答。

林百合奮力攻出兩拳一掌，急忙回顧，却發現郭長風抱着籤筒，業已昏迷倒在地上。

這一驚，不由混身直冒冷汗——但郭長風剛才還好端端地，什麼時候竟中了暗算？

林百合遑然四顧，突然領悟那神案上的香燭烟霧升騰，雜着一股輕微的辛辣氣味。

迷香！

可惜，她發覺得太遲了，心裏雖然省悟，腦海中已昏昏沉沉，意識逐漸模糊渙散……

她很想拚命支撐着，設法帶了郭長風一同逃走，無奈力不從心，身體一陣搖晃，也「蓬」然倒地。

那女尼哈哈笑道：「饒你奸似鬼，也吃了老娘的洗脚水。堂堂魔手郭長風也不過如此。」

舉手輕擊三下，佛殿後應聲轉出四名尼姑。

其中兩人身着白色袈裟，年紀都很輕，面貌姣好，舉止妖嬈。

另外兩名年老女尼却是麻姑和瞎姑。

先前那中年女尼得意地笑道：「我還以爲郭長風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原來也稀鬆平常，三支迷香就擺平了。」

一名年輕白衣女尼也掩口笑道：「師姐親製的這種『銷魂蝕骨香』，什麼時候失過手？尤其是對男人家，那眞是萬試萬靈。」

（未完）

新派俠義中篇連載

蕭逸・文
盧令・圖

春雨濺花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子玉獨鬥孫波、徐棠，李豹趁機搶上樓上，擬搬運皮貨，為預伏房中的瞽日閻羅簡兵出手擊斃，就在此時，桑南圃悄沒聲息的來到了這間堆滿獸皮的房中，簡兵聽出有人進入，兩度出手撲攻，均被桑南圃迫退，桑南圃並不取他性命，只震傷簡兵內腑及打落他滿口牙齒，聲稱留下他性命與譚雁翎等火併，飄然而去。在一座古老的四合院子中，鬼太歲司徒火和怪鵝孫波，人面狼葛嘯山，瞽日閻羅簡兵共商如何對付桑南圃，最後，司徒火力主先對付譚雁翎，俟事了之後，才合力對付桑南圃——

****

龍潭施騙術 虎窟掘藏鏹

「怪鵝」孫波點點頭道：「大哥的話不錯，我們眼前目的是譚老二！」

提起了譚老二，每個人臉上不禁俱都現出一種仇恨之色，那是每個人積壓已久的宿仇，是心對心，血對血，任何人也難以化開的仇恨！

司徒火忽然想起來道：「老九這傢伙到底上那去了？要是出遠門，也該有個信兒呀！」

「怪鵝」孫波道：「我也在納悶兒，會不會出了甚麼漏子——？」

「人面狼」葛嘯山道：「別是遇見了那小子……遭了意外吧？」

這句話說得四個人一陣子汗毛聳然。

「不至於——」司徒火思索了一刻，徐徐的道：「姓桑的和我們沒有甚麼樑子，他還不至於下這個毒手，要是他真殺死了姜維，這一次也萬萬不會放過葛老六和簡老八，除非是……」

說到這裏，鼻子裏冷哼了一聲：「……除非是他見着了譚老二，那可就難說了！」

「人面狼」葛嘯山猛地站起來道：「大哥，咱們貨已全部到手了，還等甚麼？不如今天晚上就下手，殺了姓譚的和胡子玉，跟大嫂以及簡老八報仇！」

「鬼太歲」司徒火聞言後冷森森的發出了一串笑聲，道：「嘯山……你我相處了這麼久，想不到你居然還摸不住我的脾氣？我真要是想殺死這兩個人，眼前又何必費這麼大的事？」

葛嘯山一怔道：「大哥是想……？」

「我先要譚老二破產……」

司徒火在說這句話時，臉上瀰滿了一片笑容，是那麼溫和，心平氣和的笑着，接着他冷冷的道：「……我要眼看着他手底下的十幾家皮貨店，一家家的倒閉……眼看着他這個皮大王由天上掉在地下……眼看着他由富甲一方的大富豪，變成窮光蛋……」

心裏的仇恨，到了頂點，外表的矜持是掩飾不住的，司徒火臉上在說這些話時，波泛出一片血光，尤其是閃爍的一對瞳子，陣陣的冒着凶光！

「眼看着他失去嬌妻愛女……到那個時候，我再賞他一刀也還不遲！」

這番話重新使得每個人臉上神采一振，就連低着頭的瞎子也抬起頭來。

「我們已經等了廿年了，不在乎這幾天，等着瞧吧，叫他們兩個嚐嚐我們復仇的手段！」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道：「姓譚的現在已經嘗到味道了……」轉臉看着「怪鵝」孫波道：「三弟，胡子玉的傷重不重？」

「說重不重，可是也不輕！」孫波獰笑了一聲，道：「夠他受的就是了，我本來想下重手殺了他，可是想到了大哥的關照，才留住他一條命！」

「對！」司徒火冷冷的道：「這條路還長得很，叫他們兩個零碎的受吧！」

他站起身來，在房子裏走了幾轉，燈光照着他陰晴不定的臉，每當他運用腦力思索的時候，他總是這樣顯得氣躁和不安寧。

忽然他站住了腳步。

「清水湖離這裏有多遠？」

「快馬有一天的行程！」

「好！今天先好好的睡上一覺，明天咱們上馬場去！」

葛，簡，孫俱都神色一振，突然也想到了司徒火即將採取的手段和意圖。

「大哥……那個姓桑的……？」

司徒火冷冷一笑，道：「他當然不肯干休，而且一定會找上門來！」

「人面狼」葛嘯山道：「……那小子看上去好像跟譚老二的閨女有一手！」

「那就最好了！」孫波道：「我們就拿那個丫頭做幌子，引他上門！」

「引他上門？」葛嘯山已成了驚弓之鳥，在他以為躲還來不及，那能再引他上門？

「鬼太歲」司徒火冷笑着頻頻點頭道：「老三倒是跟我一個主意，姓桑的不來便罷，要是真敢來，我們就用『四象陣』聯手對付他，他武功雖高，也萬難以一當四，殺了這小子也好為你們兩個報仇！」

這番話自然是使得葛嘯山，簡兵精神一振，同聲讚好，接下去，他們可就計劃往馬場下手的步驟了。

× ×

譚家偌大的家宅，由於主人的失意，一連串的打擊之下，看上去蕭條多了。

客廳裏，大家夥坐擁愁城，沒有人再能想出什麼好主意來應付眼前這一步大劫難，挽回難局！

坐在太師椅上的譚雁翎譚老太爺，深深的擰着一雙眉毛，生平大風大浪見過多了，他從來就不曾為過什麼事情而發愁，可是這件事深深的困擾着他，居然使得他感到一籌不展，甚至於有種窒息的感覺！

胡子玉坐在他的左首，前天他帶領着李豹，徐棠去迎春坊，意圖搶先一步取得皮貨，想不到結果竟是如此的慘，李豹徐棠兩個人死了，他自己雖倖逃殘生，卻被「怪鵝」孫波的「寒風透骨手」傷了左肩的經脈，若非經過譚老爺子即時為他運脈和血，一條膀子可就廢了。

看上去他的臉色青慘慘的，不着一絲血色。

偌大的一屋子人，沒有一個出聲的！

由京裡來的皮貨分號「翠華軒」的東家李子明，眼巴巴的看着譚雁翎，忍不住道：「東翁……東翁……這可怎辦呀！」

譚雁翎苦笑了一下，先不回答他的話，卻把眼睛看向胡子玉道：「派去的人有消息沒有？」

慘笑着，胡子玉搖搖頭道：「去了兩個人，一個人中途被識破，慘遭殺害，另一人也就不敢再跟下去了！聽說對方那幾輛運貨的車，中途倒了好了次，換了三次車，就不知道拉到那去了！」

譚雁翎「哼！」了一聲，目光中含有無限忿怒，道：「他們這一手還是真厲害，我認栽了。」

胡子玉道：「看看是不是往關外親自去一趟！」

「有什麼用？」譚雁翎冷笑了一聲，道：「總共不過就是這麼幾個人，去還是白去，要早幾個月，我們還可以拉住肅州那一撥子皮貨商人，現在太晚了！」

胡子玉皺着眉頭說道：「沒有別的法子了？」

譚雁翎苦笑着頻頻搖頭！

李子明急得兩隻手一個勁兒的往屁股上搓着，一面哭喪着臉道：「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

胡子玉長嘆一聲，轉望向譚雁翎道：「翠華軒問題最嚴重，子明的身家性命都在上面，這可怎麼好？」

李子明道：「是啊我簡直急死了！」

譚雁翎眼光一掃其他各號掌櫃的，道：「你們大家是不是可以想辦法揍揍，先把翠華軒的問題解決了？」

蘇掌櫃的道：「我號裡勉強還能揍出兩件貂皮襖，可算不上特別好的貂皮！」

劉掌櫃的道：「我那裡還有幾塊灰鼠皮子，還沒有掉好！」

其他幾家行號的負責人聚集在一塊，嘀咕了一陣子，勉強可以湊出后妃所用皮貨的半數，至於最重要的皇帝所用的幾件袍褂，卻是仍無着落！

譚雁翎向各人道：「你們幾位先退下去歇着，我再好好跟子玉商量商量，回頭

再告訴你們！」

幾家行號的負責人哭喪着臉，一句話也不說的先退了下去！

大廳裡現在只剩下了譚雁翎和胡子玉兩個人！

「東翁這個臉我們可丟不起，我看別的買賣可以先歇一陣子，翠華軒這個問題最嚴重，李子明身家性命，和我們這些年的信譽全在上面，東翁，有一個消息，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什麼消息？」

「聽左大海說，那塊白魔王的皮子，落在了蓋雪松的手裡，這傢伙以爲奇貨可居，非要十萬兩銀子不賣！」

「十萬兩？」譚雁翎嚇了一跳，翻着兩隻眼睛道：「簡直是開玩笑！」

「不過東翁，要是眞的白魔王，五十萬兩也能值得！」

譚雁翎怔了一下，面有喜色的道：「眞有這個行市？」

胡子玉點點頭道：「這是不錯的，李子明單上不是說明了嗎，聖上不惜任何金錢，另外還有封賞，這倒是個機會！」

譚雁翎神情一振，道：「這件事你怎麼早不說？」

「人多口雜，萬一傳了出去，對方知道可就麻煩了！」

「對！我看先找那個蓋雪松來談談！」譚雁翎說道：「總要看看東西才能議價呀！」

胡子玉點點頭道：「這件事我已經交待下去了，我要左大海轉約蓋雪松，中午以前來這裡回話！」

「好極了——」

一剎時，譚老爺子身上鬆快多了。

胡子玉臉上也現出了一片笑容道：「司徒火那幫子人，以爲這麼做就可制我們於死命，却漏了這一手，所以東翁，這個臉我們一定得掙回來！」

提起了「鬼太歲」司徒火，譚老爺子面色顯然一驚，對於舊日的這幫子弟兄，在他潛意識裡有一種說不出的忌諱，他恨他們的心狠手辣，恨不能立時與他們見面分個你死我活——

他更怕他們——怕他們的復仇手段，怕司徒火的陰狠惡毒，再加上「怪鵝」孫波等幾個昔日的兄弟，這些人簡直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一旦與他們發生了生死的爭執，可以想像出必將會產生極爲可怕的後果！

他原本以爲，雙方在猝然一接觸之後，必將會發生你死我活極爲白熱化的直接衝突，然而事情却並非如此，對方上來的攻勢，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外，居然會採取了這種斯文的方法！

這一招實在太毒，太狠了，毒在節骨眼裡，狠在內心的深處！

想想看吧，有「皮大王」之稱的譚老爺子，這陣敗下來，有多少人將株連受害吧，姑不論他的信譽與名望，就以他手下十數家皮貨號買賣來說，少說一點也將有數百人面臨困境。

對方報復的手段，顯然還不止如此，譚雁翎必須要在深思熟慮之後，才能沉着應戰。

他不惜一切代價，要打贏這一仗！

「好！」——譚老爺子重重的在椅子把柄上拍了一掌，道：「你去把蓋雪松給請來，只要他手裡那塊皮貨是眞的，十萬就十萬吧！」

胡子玉身子剛站起來，就見房門開處，一個聽差的進來報告道：「迎春坊的左掌櫃的來訪！」

譚雁翎道：「快去！」

差人出去不久，含着微笑的左大海，手裡托着個挺大畫眉籠子，可就進來了。

深深的哈了個腰——左大海嬉着臉道：「二位老爺子好！」

「左掌櫃的別客氣，請坐！」——譚老爺子這麼客氣的待人還是眞少見。

胡子玉含着笑迎上去，握了一下他的手，道：「辛苦，辛苦，怎麼樣，託你的事可辦成了？」

「這個——」左大海未言先笑幾聲。

他把手裡的畫眉籠子輕輕的擱在矮几上，右手把後面的皮襖下襟一撩，坐下來，又搓搓手！

「嘻嘻……」這陣子笑，笑得兩位老爺子心裡怪不自在的！

胡子玉怔了一下道：「有……什麼不對麼？」

「倒也沒什麼！」左大海摸了一下下巴，道：「貨嗎！總算叫我好說歹說的給穩住了！」

譚雁翎，胡子玉神色一鬆——

「那就好了！」胡子玉微微一笑道：「這件事剛才我也跟東翁談過了，十萬兩銀子，實在是太多了一點，我想請蓋老弟親……」

話還沒說完，左大海已含着笑臉，由位子上站了起來，雙手端起鳥籠子來！

見他如此，胡子玉頓時話聲中斷！兩個老人，俱都驚異的打量着他！

左大海一隻手托着鳥籠子，臉上含着一種說不出是什麼意思的笑，道：「既然如此……在下也就不必再多說了！」

深深的欠了一下腰，他轉過身子來，正要啓步離開。

譚雁翎道：「站住！」

左大海登時就不再移步，緩緩回過身來。

譚老爺子臉色可不像先前那麼好看了，赤紅的臉上現出了一種說不出的怒容。

胡子玉生怕他發作，趕忙搶先含笑道：「左兄弟，你先別走時，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坐下來慢慢說呀！」

譚雁翎冷冷一笑道：「十萬兩銀子嚇不住我譚某人，左掌櫃的，麻煩你轉告蓋老弟一聲，叫他馬上把貨拿來，我們是看貨付錢！」

「謝謝老爺子的恩典！」左大海深深的又打了一躬，站起來却是猶豫着不走。

「到底是怎麼回事？」胡子玉心裡也有點生氣了。

「不瞞二位老爺子說，蓋兄弟請我轉告譚爺說，這個價碼已經不同了，現在要高一些了！」

「什麼？」——胡子玉怒聲道：「又漲了？」

「不錯！」左大海微微一笑道：「不知道是他手下那個人走了消息，讓一位孫爺知道了，結果……」

胡子玉臉色一變，回頭看了譚雁翎一眼。

譚雁翎鼻子裡「哼」了一聲道：「結果怎麼樣？」

左大海乾咳嗽一聲，道：「結果……那位孫先生願意買下來！」

「賣給他了？」

「還沒有！」左大海本來是一副很正直的臉，這時竟然變成一種油滑的神態，他尷尬的笑道：「要是賣了，在下也就不敢來回話了！」

胡子玉嘿嘿冷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說吧，要多少？漲了多少？」

左大海又咳嗽了一聲，道：「胡爺，你老可別誤會，這不是在下的意思，在下只不過是負責傳話而已——」

「我知道，你說吧！」

胡子玉聲音很大，顯示出他心裡的怒火，可是眼前這份事，却又發作不得。

左大海微微一笑，吶吶道：「蓋兄弟的意思說，那位孫爺出價五十萬——」

「五十萬？」

「五——十——萬？」

譚雁翎怪笑了一聲，道：「左大海……你別是財迷了心竅吧！」

「老爺子——在下天胆也不敢！」左大海畏縮的道：「這完全是蓋雪松他自己的意思？」

胡子玉咬着牙插口道：「蓋雪松爲什麼自己不來？」

「蓋兄弟的意思，是怕二位老爺子不諒解，所以……所以……」

「你不要說了！」胡子玉揮揮手道：「譚老爺子別說拿不出這筆錢，就是拿得出來，也不會上他這個當，你回去吧！」

左大海又深深鞠了一個躬，道：「那麼在下就這麼回覆他就是了！」

胡子玉冷冷一笑，道：「左大海，這十年來，我們東家可待你不薄——」

「在下知道！」左大海一本正經的道：「譚大爺和胡爺對在下恩重如山！」

「你知道就好！」胡子玉冷冷的笑道：「姓蓋的和我們是初見，談不上什麼交情，可是你左大海就不同了，老弟！怎麼啦，這檔子事裡，你還想插上一脚是怎麼樣？」

「哈哈……」左大清往空打了個哈哈說道：「胡爺這麼說，可就太見外了，既然胡爺懷疑到在下，那麼這件事在下也只好抽身不管了！」

深深的打了個躬，他老哥子可又要走了！

譚雁翎忽然上前一步，道：「左大海，你先別走！」

「是！老爺子！」說着話，左大海可又回過身來：「老爺子還有什麼差遣？」

「回去告訴姓蓋的，叫他馬上把貨帶來，我是看貨給錢——」

「老爺子，是五十萬啊——」

「我知道，只要貨眞，五十萬，我是一個翎子兒也少不了他的！」

「是——」左大海喜形於色的道：「老爺子你大安吧，在下告退了！」

說時托着籠子，就退了下去。

他走了以後，胡子玉不勝驚訝的向着譚雁翎道：「東翁莫非眞要以五十萬兩銀子，買那塊皮子？」

譚雁翎冷笑了一聲，道：「大勢所迫，又能如何？總不能眼看着落到了司徒火一幫人的手裏。」

胡子玉皺眉道：「只是，只是，五十萬銀子……」

「這個我自有辦法！我這裏有三十萬兩莊票，你那裏再湊二十萬兩，應該沒有大問題！」

「可是這樣一來，我們手裏却連一個現欵都沒有了！」

「再說吧！」譚雁翎眸子裏射出了一片怒火。

胡子玉忽然心裏一動，他和譚雁翎幾十年的交情了，對方的個性素行，他焉能會有不知之理？心裏有所見，嘴裏却不出聲。

譚雁翎坐下來道：「你這就去準備莊票吧！」

說到這裏，忽然心裏一動，道：「差一點忘了件大事，你我都不識貨，如何是好？」

胡子玉怔了一下，道：「霍先生偏偏回鄉去了！」

「霍先生」是皮大王譚府手下的一個老貢奉，舉凡天地間之飛禽走獸，無所不知，最能察驗各類獸皮之眞僞貴賤，只可惜眼前告假返鄉，須待半月以後才能轉回，他偏偏於此時不在府內，誠可憾之至！

胡子玉忽然一笑道：「東翁可放心，霍先生雖不在家，可是昔日與其閒談時，却由他嘴裏知道白魔王諸般異態，最奇之處，乃是這畜牲頭頂上生有獨角一支，其色血紅，名爲『朝天一炷香』，以此相試蓋雪松，看他知是不知？」

「不錯！」譚雁翎點頭道：「你這麼一說，我倒是想起來了，那白魔王頭上果有獨角一隻，這一點是我親眼看見，錯不了！」

胡子玉嘆了一聲，道：「東翁當時如果下手殺了那個畜牲，何至於今日受人以此要脅？破大財！」

譚雁翎嘆了一聲，道：「你那裏知道那畜牲的厲害，不怕你見笑，以我之武功造詣，却連那畜牲身邊都近不了，能逃得活命已是千難萬難了！」

說到這裏，差人入報道：「左掌櫃的同着兩個客人來了！」

胡子玉道：「有請！」

遂見門外步入三人，左大海，蓋雪松，還有一個人——「黑虎」陶宏！

蓋雪松背後揹着一個豹皮革囊，「黑虎」陶宏後面揹着一個小木箱子。

三個人分別向譚，胡見了大禮，落座之後，胡子玉離座少頃，匆匆又走了進來，已取得銀票在身！

蓋雪松等三人因見譚老太爺臉色不佳，禮見之後誰也不敢先開口說話，直到胡子玉返回之後，左大海才咳了一聲，道：「二位老爺子要看貨，我就特別把蓋兄弟給拉了進來！」

蓋雪松不自在的欠身道：「是……」

譚雁翎赫赫笑道：「蓋老弟身上有這麼一件寶，怎麼不早說，也早叫我們長長見識！」

蓋雪松道：「不敢驚動老太爺……」

左大海插口道：「蓋兄弟是不敢驟口出去，這年頭人心不古啊！」

胡子玉哼了一聲道：「蓋朋友，你的意思，剛才左掌櫃的跟我們也談過了，價錢的問題無可厚非，但是我們東翁想先看看貨！」

「是是是……」蓋雪松一面說，一面卸下了背後的豹皮革囊，左右打量着，一副遲遲不欲開視的樣子。

胡子玉道：「你放心，這裏也沒有外人！」

蓋雪松笑了笑，這才把革囊打開來──那塊價值連城的白魔王皮子，配了一塊紅緞子的裏子，好白好長的毛，果然有異一般！

幾個人當時偎過來，把這塊皮子拉開來，差不多有一丈見方！

對於皮貨方面譚、胡當然不是外行。

譚老爺子用手前後的摸着毛，又彎下身子來，就口吹了吹，皮面上立時起了一個小螺絲漩渦，深不見底，可以想知當是上好之皮！

「皮子是不壞！」譚老爺子點點頭，坐下來。

蓋雪松連忙的把皮子收疊起來！

「價錢方面……？」胡子玉吟哦着。

蓋雪松咳了一聲，道：「五十萬兩，不能再少！」

譚老爺子鼻中「哼！」了一聲，道：「譚某的家財，也不過百萬之數，五十萬兩是否多了一點？」

一旁的「黑虎」陶宏却哈哈大笑道：「老太爺太客氣了，這種東西一入中原，到了北京，可就不止這個行市了……」

左大海亦帮腔道：「是啊，蓋兄弟是因爲怕路上生事，又沒有這個門路，所以才急於脫手求現的！」

兩個外客比正主兒的話還多，深智如譚、胡者，焉能會有看不出來其中之故的道理，只是眼前却也無可奈何！

二老深邃的目光相互對覷了一眼，彼此心裏有數！

微微一笑，譚雁翎道：「左掌櫃的話說得也有道理，這年頭人心不古，身懷着如此希世珍寶的人，是要處處留心以防不測！」

半眞半假的笑着道：「就拿眼前來說吧，假如譚某心存不軌，硬要留下蓋朋友你這塊皮子，諒你們也是無計可施──」

此言一出，蓋雪松大笑了一聲，道：「老太爺這麼說太也自貶身價了……這一點我等何嘗不曾料及？」

說到這裏，鼻子裏哼了兩聲，含着笑道：「……在下等三人離開之時，迎春坊上下百人皆知在下三人拿着這件東西來到府上求售……現在還在迎春坊前佇候返回，在下也會答應他們，如果成交，當取出萬兩白銀以爲彩頭……」

哈哈一笑，蓋雪松有恃無恐的又道：「……老太爺你慢說沒有這番異心，卽使是有此心意，却也未必敢在上百人目睹之下，幹此令人不齒的殺人勾當吧，老太爺……以你老人家今日的聲望，家當，這麼做，太划不來了！太可笑了！」

話聲一落，又自嘻嘻哈哈的笑起來。

這番話果然生了作用，老謀如譚胡者，儘管表面上聲色不動，可是內心却也都爲之一寒。

蓋雪松的話一點也沒說錯，譚雁翎這個在地方上有「老善人」之稱的名人，他是絕不會在衆目睽睽之下幹這種勾當的。

嘴角牽動了一下，譚雁翎微微傳出了一陣低沉的笑聲，──「高！高！實在高明之至！」

說了這句話，他臉色遂卽現出一種長者的慈祥情誼，頻頻點頭道：「就冲着蓋兄弟你這番話，咱們這個生意八成是做成了！」

蓋雪松抱拳道：「那就先謝謝老太爺，只是老太爺說是八成，還有兩成──」

「啊！」胡子玉在一旁插口道：「還有點小問題，要請教蓋朋友！」

「不敢，請說當面！」

胡子玉道：「這個白魔王胡某也是只聽傳說，却不曾親眼見過，可是敝東却親眼見過，而且──」

「這就太好了！」蓋雪松插口笑道：「有人見過，就更可斷定眞僞了！」

譚雁翎點點頭道：「那麼就請老弟你口述一下這畜牲是個甚麼長相吧！」

蓋雪松點點頭道：「好──這個白魔王身高丈二，腰可三人合圍，一雙金光眼，能穿雲霧，察人于十里內外，來去如風，行動敏捷常人不能近身！」

譚雁翎道：「就祇如此而已？」

「不──」蓋雪松道：「這只是一般形像，這畜牲最特殊之處，却在於牠頂頭上三寸四分處，生有一隻獨角，其色鮮紅，狀如瑪瑙，可謂乘天地之靈而生！世所罕見！」

譚、胡二人對看一眼，無異，蓋雪松所說的毫無破綻，全係實言了。

譚雁翎點點頭道：「蓋兄弟所說不錯，老夫所見正與兄弟你所說一般無二！只是，據老夫所知，那畜牲行動如風，卽使是一流輕功身手之人，亦難近其身，再者這畜牲出手奇重，雖無內功却可抵得我等二十年純功之人……」

頓了一下，他打量着蓋雪松的臉，微微一笑道：「……不是老夫輕看了兄弟你這身武功，老夫不才，說得托大一點吧，這身功夫較之兄弟你總要高出許多！」

「那是當然，老太爺武功，在下豈能望其背項？」

「這就是了！」譚雁翎冷冷的道：「那麼，以老夫之武功尚且不得近那畜牲身側咫尺，何以兄弟你……？」

蓋雪松面上一紅，却接着微微一笑道：「老太爺問得極是……老太爺你是力敵，在下却是智取！」

他微笑了一下，又道：「──至於如何擒得那白魔王，那是先父所遺傳下來的獨特秘技，請恕在下不便洩露！」

譚、胡二人又對看了一眼──

譚雁翎說道：「這番話倒也可信，只是──」

他冷冷的又道：「既然如此，我等又如何相信這塊獸皮就是眞貨？」

「這個不難！」

蓋雪松似乎早已想到了這一點，他伸手把揹在「黑虎」陶宏肩上的那個小木箱子取下來，一笑道：「有物爲證！」

說時已啓開了箱蓋！

各人頓時一驚，觸目驚心的非爲別物，乃是一根紅晶透剔，連有半截血根的紅色獨角。

「老爺子請過目──」

蓋雪松高高把箱子呈過去，道：「請看看，當日所見白魔王頭頂上那隻獨角，可是這一根？」

譚雁翎接過來細細看了一下，只覺得那根獨角入手冰寒有如堅冰一般寒冷，其色狀正與當日自己所見一般無二，他在鼻下聞了聞，斷定其上所沾乃是熊血！

有此一物，他自然懷疑冰釋！

只是這截冰瑩透剔的熊角，却深深的吸引住他。

蓋雪松道：「此角乃天地間靈物，價值雖較這塊熊皮畧次，却也相差不多，如果老爺子喜愛，再加三十萬兩銀子，在下亦可同時割愛！」

「不不……」譚雁翎迅速的把手中熊角遞了過去，他謙遜的笑道：「你還是自己留下吧！」

蓋雪松含笑接過，遂卽收入箱內，由「黑虎」陶宏仍然揹在肩上！

譚雁翎嘴皮畧動了動，在座各人却沒有聽見他是在說些甚麼，遂見胡先生也動着嘴皮，同樣的也聽不見甚麼聲音，左大海等三人頓時知道二人正在用「傳音入密」絕妙秘功在互通消息！

少頃──

譚雁翎道：「好吧，這件買賣我們成交了！」

左、蓋、陶臉上洋溢出無可比擬的笑容，遂見胡子玉由身上取出一個桑皮紙信封，打開來，拿出了六張北京「泰豐銀莊」的莊票。

當下就由蓋雪松親署，左、陶證署，寫下了一張賣貨的收據，蓋下了手摸印子，這件買賣就算成交了。

拿到了銀票之後，蓋雪松等不擬久留，譚、胡也沒有留客的意思！

送走了三人之後，譚雁翎立刻把那塊用五十萬兩銀子買下的皮貨重新與胡子玉展視了一番，當然也看不出甚麼破綻！

「五十萬」兩銀子雖不能說就使得有「皮大王」之稱的譚老太爺頓時變窮了，可是拿出這筆錢已使他感覺到相當的吃力，手上的現金已蕩然無存！

本來可望十萬兩銀子成交的一筆生意，忽然一下子價錢抬高了好幾倍，爲了信譽，面子，打擊敵人，本身的利益，他不得不這麼做，可是他是心有不甘！

他絕不會甘心要蓋雪松這樣的一個人，由他手裏拿走這麼多錢的！

× ×

「賽呂布」蓋雪松把一張十萬兩銀子的莊票，親自交到了左大海的手裏，後者早已笑得眼睛成了兩道縫，連口不迭的道着謝！

蓋雪松又把另一張十萬兩的銀票，交給手下的同伴「黑虎」陶宏，陶宏嘻着一張大嘴，老實不客氣的收下了。

左大海重重的在蓋雪松肩上拍了一巴掌，道：「兄弟，眞有你一手，往後，你也用不着幹這一行了，你打算怎麼用這筆錢？」

蓋雪松道：「這個不勞費心，我已想好了主意，在應天府開上一家大皮貨莊子……也過過皮大王的癮！」

說着他樂的大聲笑了起來。

「黑虎」陶宏笑道：「我陶宏也就是今天的胡子玉，人人見了我，也得稱上一聲先生！」

左大海嘿嘿笑道：「你們要的車，我已準備好了，快走吧，萬一要是那個老小子後悔了又是麻煩！」

蓋雪松站起來哈哈一笑，道：「一切多勞，後會有期，後會有期！」

抱抱拳，他就同着「黑虎」陶宏各人拿起了一個行李捲兒，左大海偷偷的把門開一條縫，向外面看了幾眼，道：「行，沒有甚麼人啦，你們請吧，往後再發財，可別忘了老哥哥我一份兒！」

蓋雪松赫赫一笑，把裝着熊頭上那根獨角的小木頭箱子往肩膀上一揹，正要步出，忽然又站住，沉重的嘆息了一聲。

「黑虎」陶宏一怔道：「走啊！」

蓋雪松笑道：「一說到走，我還眞捨不得譚家那個大小姐！」

陶宏噗哧一笑道：「得了！騙了人家老子的錢，還想着人家的閨女，天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兒！走吧！」

他一時不小心說漏了嘴，却使得左大海當場一怔，蓋雪松却機警的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道：「能值八十萬的東西，只賣他五十萬能說是騙嗎！」

陶宏頓時一怔，眼睛望着左大海，後者莫名其妙的道：「是怎麼回事？」

「沒怎麼回事！」蓋雪松拍拍他的肩膀道：「譚家大小姐大媒的事全仗着老哥哥你了！」

左大海逗得赫赫有聲的笑了起來，道：「行！你現在是有錢的人啦，這碼子事一提準成！」

蓋雪松道：「事情成了，我預備五萬兩銀子的謝媒錢！」

說着就同「黑虎」陶宏步出了門外，外面有一個小夥計在等着，見了二人立時趨前道：「二位爺，車已經套好了！在後門口！」

陶宏摸出了一塊碎銀子往他手裏一塞，就同着蓋雪松悄悄的下了樓！

這時已經是夜「子」時左右了，迎春坊裏的客人也都歇下了，只有樓上一兩間客房裏，微微現着燈光！

後門半開着，兩個人悄悄步出，迎面吹過來一陣夜風，陶宏縮了一下頸子道：「喝，好冷！」

他把小皮褂上的幾個鈕子扣結實了，就見前面大樹底下停着一輛車，車把式披着大棉襖，正在前座上打着盹兒，兩個人上了車，他才驚覺，慌不迭的打起精神。

陶宏關照他說：「往玉勾子走，抄小路！」

車把式應了一聲，還沒有帶動韁繩，就聽得前邊上一陣馬嘶的聲音，遂卽趨於寂靜！

蓋雪松一驚，道：「這麼晚了，會是誰？」

陶宏踩着車轅向前矚目張望了一會，不見有甚麼動靜，才關照車把式道：「快走！」

車子咕嚕壓在石板道上，繞了半個圈子，一逕的順着冰河往下馳奔開去！

車座裏，兩個人一副興高彩烈樣子。

「黑虎」陶宏道：「兄弟！可眞有你的，那一套說話兒，眞能把老行家也給唬住，你是聽誰說的？」

蓋雪松道：「你管呢，反正有這麼回事就是了，要不然憑他譚霜飛，胡子玉那麼精明的人，能會上這個當？」

陶宏齜着牙道：「可是這根獨角你又從那裏弄來的？」

蓋雪松方要說出，却聽得身後有馬蹄跟進之聲，他登時機警的伸手握住了方天戟的戟把子。

「黑虎」陶宏就把後窗揭開，向外面看——他的臉色一變道：「不好，有人綴上了咱們！」

說着，回頭用脚踢着車前板道：「快！快！」

趕車的用力揮着長鞭子，車馳如飛！他的車子固然快，可是後面那馬，更快！

彷彿馬頸上還繫着有個鈴噹的玩藝兒，不消一刻的工夫，已經追近了。

「黑虎」陶宏慣於夜間出獵，練有一雙夜眼，這時他瞪着眼看了一陣子，立時吃驚的道：「不好，怕是譚老頭綴下咱們了！」

蓋雪松一怔道：「眞的？」

陶宏扒在後座上仔細的看着，果然依稀的看見一個身着紅色大氅的老人策馬如飛的奔馳過來，兩者距離原本是相隔極遠，可是轉眼間，已迫到了近前。

現在就連「賽呂布」蓋雪松也能淸晰的看見後面追上來的那個人了。

不是譚老爺子又是誰？

一陣驚懼，侵襲着二人，先時的歡欣鼓舞，刹時間飄到了九天雲外！

「這可怎麼是好？」——陶宏嚇得臉都白了：「莫非他識破了？」

蓋雪松搖搖頭道：「不能够，只怕這個老傢伙沒安着好心！」

說着，他就脫下了外面的大皮褂子，在貼胸裏衣層裏摘下了一面雙股竹胎的小彎弓，由箭囊裏抽出了白羽箭搭在箭弦上，「嗖！嗖！嗖！」一連發出了三箭！

三支箭由車後窗射空直出，浸在如墨的夜色裏毫不上眼，可是馬上的譚老爺子是何等身手人物？就見他迎着三支箭的來勢，雙掌向外用力的一封，凌厲的掌風由他掌心裏逼出去！

射來的三支白羽箭，却連邊兒也沒挨着，遂即趨於寂靜！這時，兩者間的距離已在兩三丈左右。

馬背上的譚雁翎，一雙湛湛有神的眸子注定着前車，一聲沉笑，道：「蓋雪松，怎麼拿了老夫的錢就想走麼？想走可沒那麼容易！」

說時雙臂猝然向前推出，掌勢一揚，即有極大一片風力，由其掌心裏發出！

前道的馬車廂，與他這股掌力一接觸，頓時轟然大響了一聲，整個的跳了起來，接連着連續的一陣劇烈跳動，幾乎翻了過來！

車上的蓋雪松和陶宏幾乎要從車上翻了出來，譚雁翎胯下坐馬唏聿聿長嘯聲中，再次奔過來。

車內的蓋雪松一連又射了兩箭，第一箭被譚雁翎舉掌劈落，第二箭却射中了他胯下坐馬的前蹄之上。

這一箭顯然發生了作用，但只見那匹坐馬前蹄一屈，馬上的譚雁翎身子向前一栽，眼看着一頭即將向馬上墜落，這老頭兒果然身上具有非常的功夫。

就在馬身一傾一覆之間，馬上的譚雁翎發出了一聲沙啞的怒吼，兩隻手在皮鞍上用力一按，整個身子却如同一隻大鷹般的猝然騰空而起！

隨着他推出的兩隻手掌，凌厲的掌力再次的襲向前面車廂，使得前奔的車廂，再次劇烈的跳動起來——

譚雁翎的那個老兒在空中束腰弓身，眼看着即將落下——

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旁側陡地竄出了一條人影，這條人影好快，好疾！

簡直是快到不及交睫！

這個人顯然是衝着空中譚雁翎來的，他那如同箭矢也似的身子，只是一閃已和空中的譚老爺子迎在了一塊！

雙方的勢子都是那麼快！

那個人好似無意與譚雁翎正面交手，而且連頭帶臉蒙着一個罩頭，僅僅只露出一雙眼睛，在這般黑夜裏，自難看出他的一鱗半爪！

譚老爺子那般凌厲快速的身子，在幪面人猝然加手的一刹那，似乎已經亂了手法！

當然，他不是弱者！

可是幪面人一出手就是武林中極爲罕見的「閃電插手」，譚老爺子儘管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可是猝然間，對於這般凌厲的招法，也難迎架，他啞聲驚叱着，用「細胸巧翻雲」的身法，在空中一個倒折，儘管如此，幪面人的一雙插手，已雙雙穿破了他身上的大氅，幾乎傷着了他的兩肋！

譚老爺子又驚又怒，身子在對方凌厲的攻勢之下，如同斷了綫的風箏般的，向着道邊飄了下去。

那個幪面人無意惡戰，一招出手，身軀再次的騰起來，飄飄乎如白雲一片，却由譚老爺子的頭頂上掠了過去——「唰！」的一聲！好快的身法！

譚雁翎驚魂乍定之下，再看對方身子，已飄出七八丈以外！

老爺子二十年韜光養晦，原本是心如古井，這一刹間，却爲眼前這個怪客，激起了無邊怒火——

他厲叱了聲：「鼠子敢爾！」

足上用力一點，用「風趕浪」的傑出輕功身法，三起三落，已竄抵前行幪面人身後——

他這裏提勁運功，正待將無邊掌力用彈門「大手印」的功力，向前行幪面客背上拍去！

對方幪面人好像與他心電相通似的，在他手掌方自拉起尚未拍出的一瞬之間，足下飛點着，再次如同狂風飄絮般的蕩了出去。

譚雁翎——這位身負奇技的武林高手，一向是自負過人，武林中的朋友，很少能有幾個是他瞧得上。

（未完）

新派奇情長篇連載

刀神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秋與傅飄紅往找黃君，途遇雙鳳門主，硬指他擄去黃君，楚雲秋辯之無效，只好出手破去雙鳳門劍陣，雙鳳門主要親自出手，雙方以五十招爲搏，楚雲秋終在最後贏了這場艱苦的內力搏鬥，然後向雙鳳門主解釋並沒擄刼黃君，他此刻也正是偕同傅飄紅四出找尋黃君的下落。逍遙宮主與莫言，蕭棲梧率逍遙宮中人，分乘十輛馬車，進入揚州城，逍遙宮主獲知梅凌烟家毀人亡，堅要前往梅家廢宅，抵步後，向各人說出她與梅凌烟的一段舊情，和她爲梅產下一子，交予後夫撫養的經過——

釋嫌三方好　變情兩家春

蕭棲梧道：「宮主認爲他是會撫養你的孩子。」

逍遙宮主一點頭道：「他是個跟梅凌烟難分軒輊的人物，眞要說起來他有些地方還要比梅凌烟强上一籌半籌，我信得過他，而且過了兩三年，我的傷好了之後，我曾經偷偷跑去看了看，我親眼看見他撫養我的孩子對我的孩子視同己出，簡直就跟親父一樣，使我對他除了感激之外，還多了一份歉疚。」

蕭棲梧道：「聽宮主的口氣，他也是武林中人。」

逍遙宮主道：「不錯，他確是武林中人。」

蕭棲梧道：「宮主可否讓我們知道一下，他是武林中的那一個？」

逍遙宮主搖頭說道：「這個姑娘原諒，我不願說！」

蕭棲梧抬眼望向莫言。

莫言道：「剛才聽宮主說，宮主把以前的事都告訴他了！」

逍遙宮主道：「是的。」

莫言道：「他是武林中人，甚至比梅凌烟還勝過一籌半籌，宮主有沒有想到梅家當年遭到的變故，有可能是他……」

逍遙宮主微一頭點道：「我想到了，我不敢說沒有這個可能……」

莫言道：「那麼宮主就該……」

逍遙宮主道：「莫老認爲我該爲梅家遭到的變故出點心力？」

莫言說道：「不錯，難道宮主認爲不該？」

逍遙宮主微一搖頭道：「莫老，人沒有不自私的，況且我對我的丈夫有一份感激，對他跟我的孩子也有一份歉疚，事先我應該盡我的力量加以阻攔，可是如今已在事後，而且已經過了這麼多年，我不能讓任何人去打擾我的孩子，我更不能親手摧毀他的幸福，他是梅凌烟親骨肉，梅凌烟要是地下有知，相信他也不會怪我。」

莫言爲之動容，嘆了口氣道：「你用心良苦，爲你的孩子，你犧牲的也够多了，宮主，我要告訴你件事兒，梅凌烟可能還在人世。」

逍遙宮主伸手抓住了仙兒，急道：「怎麼說，莫老，他，他可能還在人世？」

莫言把他當夜水榭所見，以及楚雲秋所作猜測說了一遍，他隱瞞了該隱瞞的。

逍遙宮主聽得身軀顫動，霍地站了起來，道：「有這種事，有這種事，沒錯，小兒說的沒錯，鳥獸戀窩巢，人戀家，這是人情，這麼說他，他眞還在人世……」

莫言道：「宮主，這只是我們老少倆的猜測……」

逍遙宮主道：「我知道，莫老的意思我懂，眞要說起來我倒不希望那殘廢老人是他，那樣活着還不如死了好，梅家這件慘事要眞是他下的手，他做的是過份些，他還不如乾脆殺了梅凌烟……」

身軀一幌坐了下去。

蕭棲梧，仙兒忙伸手扶住逍遙宮主。

只聽逍遙宮主顫聲道：「希望不是他下的毒手，要不然……都是我，這都是因我一個人起的，我這一身罪孽……」

莫言忙道：「那殘廢老人之所以殘廢，是『百花城主』，也就是『殘缺門主』下的毒手，不是……」

逍遙宮主一怔道：「怎樣說，是『殘缺門主』，這，這又是怎麼回事？」

莫言道：「聽說是因爲這殘廢老人以前奪了殘缺門主的愛妻，害得他家破人亡，所以殘缺門主在他身上施報復。」

逍遙宮主道：「有這種事，莫老是聞誰說這殘廢老人奪了殘缺門主的愛妻，害得他家破人亡的！」

莫言道：「我是聽你那位乾兒子說的啊！」

「山兒！」逍遙宮主微愕道：「山兒怎知道？是『廢缺門主』告訴他的！」

莫言道：「不錯，你那位乾兒子是這麼說的！」

逍遙宮主道：「山兒相信了他的話了麼？」

莫言道：「自然沒有，要不然那殘廢老人早就死了！」

逍遙宮主一怔道：「莫老這話……」

莫言遲疑了一下道：「你那位乾兒子參加過『百花城』舉辦的『賽刀大會』，這你知道？」

逍遙宮主搖頭道：「我不知道，他只告訴我他跟『百花城主』別有糾葛，在『逍遙宮』的時候我不告訴過莫老麼，我對他一無所知，他來去匆匆，我也沒來得及問。」

莫言道：「是這樣的，『百花城主』舉辦『賽刀會』，陰謀一網打盡武林精英，江老弟知道了，他也趕去參加『賽刀會』及時粉碎了『百花城主』這個陰謀，江老弟到『百花城』參加『賽刀會』另有一個目的，江老弟的尊人早年被人所害，江老弟要找那害他尊人的元兇爲父報仇，江老弟不知道害他尊人的是誰，而早年在他尊人遇害之後，有個人見着江老弟，表示他知道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但是那時候江老弟年紀還小，他怕江老弟忍不住跑去覓仇，白送一條性命，所以他要江老弟長大藝成之後到『百花城』去找他，並且給了江老弟一方『百花城』的信符，那知江老弟趁參加『賽刀會』之便進了『百花城』，見着『百花城主』的時候，『百花城主』却跟江老弟談條件，硬說江老弟要找的那個人已告老還鄉，離開了『百花城』，要江老弟代他找到奪他愛妻，害得他家破人亡的這個殘廢老人，殺了這個殘廢老人之後，他才把江老弟要找的那個人的住址告訴江老弟，江老弟沒奈何，只有幫他找了……」

逍遙宮主道：「找着了沒有。」

莫言道：「找是找着了，可是……」

他把邂逅「江山」，江山如何救他，如何向他打聽殘廢老人的經過，以及他跟「江山」來到「揚州」找殘廢老人的經過，從頭到尾說了一遍，一直說到「江山」跟他發現那三式刀法不是「軒轅刀法」，也懷疑殘廢老人是梅凌烟，制了他的穴道，一個人找上「百花城」爲止，但他却沒提那幅畫像！

靜靜聽畢，逍遙宮主微微點頭：「原來山兒所說他跟『百花城主』另有糾葛是這麼回事，幸虧小兒沒相信『百花城主』的話，要不然……總之，我敢這麼說，要是那殘廢的人眞是梅凌烟，他絕不會做出這種事來……」

蕭棲梧道：「或許，那殘廢老人不是梅……」

逍遙宮主忽然顫聲說道：「不，從他找人刮去牆上這闋『釵頭鳳』這件事看，十九他就是梅凌烟。」

莫言心裏幾乎已經確定那殘廢老人是梅凌烟了。他道：「那麼梅凌烟又跟殘缺門主結了什麼仇。使得殘缺門主非要他的命不可。」

逍遙宮主搖頭道：「這我就……」

蕭棲梧突然道：「宮主，請恕晚輩，您確知您說的那個人是個英雄俠義。」

逍遙宮主道：「姑娘是說……噢，我明白了，不錯，他是，他不但是英雄俠義，而且是頂天立地一奇男子，我敢拿我這條命担保。」

蕭棲梧道：「宮主要這麼說晚輩就不便懷疑他就是那殘缺門主了，只是——」

遲疑了一下，住口不言。

逍遙宮主道：「姑娘，只是什麼？」

蕭棲梧雙眉微揚道：「晚輩斗胆，晚輩總覺得他既是個英雄俠義，似乎不該用這種手法對宮主。」

莫言點頭道：「對，我也這麼想，宮主可千萬別見怪！」

逍遙宮主道：「那怎麼會，二位是不知道他是誰，也沒見過他，要不然我敢說二位絕不會這麼想，至於他那麼對我，那是一時的衝動，任誰在那種情形下都會激怒衝動的。衝動的時候又有誰能控制自己？二位以爲然否？」

他是她的丈夫，應該沒有人比她更瞭解他，而且她說的也不無道理，所以莫言跟蕭棲梧也就不便再說什麼了！

只聽逍遙宮主又道：「這個殘缺門主的確是夠陰毒的，他恨小兒壞了他的陰謀，表面上不動聲色逼小兒代他覓仇，暗地裏却以『殘缺門』的『左手刀法』害小兒，幸虧莫老法眼高明，識破奸計，小兒折回去找上『百花城』，他一計不成又生二計，想炸死小兒，結果却又未能得逞，看來吉人天相這句話是沒有錯的，而且我也該謝謝莫老。」

莫言道：「那是江老弟福命兩大，宮主怎麼謝我？」

逍遙宮主道：「莫老不要客氣……」

她忽然站了起來，道：「咱們進來有不少工夫了，別讓鄭大俠幾位在外頭久等，出去吧。」

莫言看了她一眼，說道：「宮主既認爲那殘廢老人就是梅凌烟，難道不打算找找他？」

逍遙宮主微一搖頭道：「那是我的私

事，找『殘缺門主』除魔衞道則是公事，我不能，也不敢因私廢公，咱們還是先找『殘缺門主』吧！」

莫言道：「宮主，殘缺門主現已率衆離開了『百花城』，他一定會藉侵襲各處之便找尋那殘廢老人！」

逍遙宮主道：「謝謝你，莫老，這一點我想到了，我若捨『殘缺門主』先找殘廢老人，或可減少他的殺身之險，但却會有更多的人傷在『殘缺門主』手裏，權衡輕重，我還是該先找『殘缺門主』，能早一點找到『殘缺門主』，就能多救一些生靈，那樣也等於是救殘廢老人，而且如能早一天找到殘缺門主，他跟殘廢老人之間的仇怨，也就能早一天明白了，莫老說是不？」

莫言爲之動容，點頭道：「宮主讓人敬佩，說的也是理，莫言前頭帶路了。」

大步了出去。

蕭棲梧，仙兒扶着逍遙宮主也跟了出去。

× ×

梅恨天一個人靜靜的站在這兒，臉色木然，一點表情都沒有！

如今他的刀不是握在左手裏，而是插在腰間。

這兒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只知道是在半山之上，風景很美，也很幽靜，左邊是一條蜿蜒上升的山路，右邊是一片密密的松林，梅恨天就站在小路跟松林之間這片草地上！

山風吹散了他的頭髮，也吹起了他的衣袂，他一動不動，跟尊泥塑木雕的人像一樣！

他的目光黯淡而失神，呆呆地望着遠處的雲天。

他的臉色，乍看沒有一點表情，其實若仔細看看，任何人都會發現他臉上太多的感情，太複雜，複雜得令人難以言喻。

也就因爲他臉上的感情太多了，太複雜了，乍看却跟不帶一點感情一樣。

突然，他那黯淡失神的兩眼之中閃過兩道比電還亮的冷芒，身子動了一動，似乎要轉身，可是只動了一下他又停住，仍然跟剎那間之前一樣。像尊泥塑木雕的人像！

轉眼工夫之後，蜿蜒的山路上走下一個人來，頎長的一副身材，黑衣，臉色蒼白，長眉細目，神色冷漠，眉宇間一股子煞威逼人。

他腰間也掛着一把刀。

到了這兒，他一眼瞥見了梅恨天，似乎沒料到這兒站着這麼一個人，爲之微微一怔。可是當他的目光觸及梅恨天腰間那把刀時，他兩眼電閃寒芒，半轉身向着梅恨天走了過去！

他背着手，步履不快不慢，但極穩，而且似乎帶着無比的力量，每一步都能讓腳下的山石迸裂。

梅恨天恍若未覺，仍然沒動一動。

兩個人的距離不算遠，黑衣人很快地便到了梅恨天身後，隔近丈停下，旋即冰冷開了口：「你也用刀？」

梅恨天跟沒聽見一樣。沒說話，也沒回身。

黑衣人眉宇間煞威爲之一盛，旋聽他又道：「你的鎭定功夫不錯，應該是使刀的高手。」

梅恨天依然故我。

黑衣人又道：「我叫冷厲，你聽說過這個名字麼？」

梅恨天的身軀微微震動了一下，但由於這震動太輕微，也由於山風吹拂着他的衣袂，所以並不太容易讓人發現！

但是冷厲看見了，他薄薄的唇邊掠過一絲奇異的笑意，道：「你聽說過這個名字，是不？那麼你就該知道冷厲有個怪癖，凡是他碰見帶刀的人，他都要跟他比試比試較量較量，那是因爲冷厲他也慣用刀，而且他認爲這世上只有他一個人配用刀，配帶刀，當然，要是那個讓冷厲碰上的帶刀的人，馬上把刀扔在地上，給冷厲跪下磕三個頭，這場較量自然可以免去。」

梅恨天沒反應。

冷厲道：「你聽見我的話了麼？」

「聽見了，」梅恨天突然開了口，語氣比冷厲還冷。

冷厲爲之一怔，說道：「你認爲怎麼樣？」

「我認爲不怎麼樣。」

「你這話什麼意思？」

「現在我不太願意說話。」

「我也不願意多說。」

「那最好！」

冷厲沒動，沒說話。

冷厲的臉上浮現起詫異神色，這種詫異神色越來越濃，突然，他開了口：「你怎麼不拔刀。」

梅恨天道：「你誤會了，我不願意說話，並不意味我願意動手。」

冷厲爲之一怔，唇邊旋即浮現一絲冷酷笑意，道：「你不願意說話，也不願意動手？」

梅恨天道：「不錯。」

「行，」冷厲道：「照我剛才說的，把刀扔在地上，給我磕三個頭。」

梅恨天沒說話，身軀却顫抖。

冷厲道：「我的話你聽見了麼？」

梅恨天仍沒說話。

錚然一聲，冷厲的刀出了鞘，他那把刀上透出一股逼人的冷意。

梅恨天眉宇間現出冷肅煞氣，霍地轉過身來面對冷厲，這時候他的目光是冷峻的，是怕人的。

而就在這時候，冷厲的刀已遞到他咽喉前，冷厲的刀是够快的，可是他並沒有再往前遞一分，反倒垂了下去，只聽他道：「我還以爲你要出手呢。」

梅恨天那冷肅煞威倏斂，緩緩說道：「你不要逼我，我不會跟你比刀的！」

冷厲冷聲道：「那麼，你就跪下給我磕頭。」

梅恨天微一搖頭道：「辦不到，你可以殺了我！」

冷厲唇邊又現冷酷笑意，道：「我不會殺你，我向不殺不拔刀的人，可是我有辦法逼你拔刀，除非你天生就是個胆小的懦夫。」

一把刀翻腕而起，刀背重重地在梅恨天右肩上砸了一下。

梅恨天是血肉之軀，他不是鐵打的金剛，銅澆的羅漢，他那受得了這個，悶哼

一聲倒了下去。

冷厲笑了！

梅恨天兩眼噴火，目眦欲裂，抬頭逼視冷厲。

冷厲道：「站起來，拔刀吧。」

梅恨天那懍人的煞威又斂去。他剛要低頭，「呸！」地一聲，冷厲一口唾沫吐在他臉上，道：「我看看你是不是能做到唾面自乾。」

梅恨天沒去擦，可是他又抬起了頭，臉色木然，目光木然，他直直地望着冷厲道：「我跟你比刀，你先把我左手肘的幾處穴道解開。」

冷厲一怔道：「誰制了你的穴道？」

梅恨天道：「這你就不用問了，要想讓我跟你比刀，勢必得先解開我穴道。」

梅恨天冷然抬起右臂，衣袖往下一滑，露出了那沒有手的右小臂。

冷厲一怔，旋即道：「原來如此！」

他上前一步，刀交左手，出掌欲拍梅恨天的左肘，忽地他神情一震，停手凝目，道：「你的右手是怎麼斷的？」

梅恨天道：「這不關你的事，你只是要跟我比刀，管這麼多幹什麼？」

冷厲道：「據我所知，『殘缺門』有一種『左手刀法』，練『左手刀法』的人，勢必得殘去右手不可……」

梅恨天臉上忽然浮現起一種很奇怪，很奇怪的笑意，望着冷厲道：「你要是怕『左手刀法』，就別解開我的穴道。」

冷厲臉色一變，旋即厲笑道：「我怕，我是怕，我怕這輩子碰不到會『殘缺門』『左手刀法』的人，讓我永遠沒機會跟『左手刀法』較量較量。」

揚掌就要拍下！

驀地一聲朗喝傳了過來：「住手。」

隨着這聲朗喝，白，紫，藍三條人影旋即從茂密松林中電射而出，直指冷厲，人未到，一片威猛無倫的勁氣已先捲到。

冷厲兩眼寒芒暴射，右手抓刀，飛快劈了出去。

只聽「嘶！」地一聲異響，三條人影落地，冷厲收刀踉蹌暴退。

看那三個人，一穿白衣，一穿紫衣，一穿藍衫，一般的年輕，臉上也都帶着幾分酒意，穿白衣跟穿藍衫的很白淨，也很俊俏，穿紫衣的却膚色黝黑，濃眉大眼，英武逼人。

只聽冷厲厲喝道：「你三個是——」

白衣人淡然道：「『洛陽』白璞！」

一指紫衣客跟藍衫客道：「『衡陽』桂天平，『杭州』郭紹青！」

冷厲臉色一變道：「原來是『武林六公子』裏的三個——」

白璞點頭道：「不錯，我們三個，難得一聚，藉這遠離市塵的幽靜青山，歡談半日，沒想到你却跑來打擾我們三個的酒興……」

冷厲冰冷一笑道：「你可知道你是對誰說話。」

白璞冷冷一笑道：「在『百花城』逞強，却敗在一個名不見經傳叫江山的人手裏的冷厲，對麼？」




梅恨天剛轉過身來，冷厲的刀已指到他咽喉。

冷厲怪叫一聲，掄刀劈了過去！

白璞，桂天平，郭紹青齊揚掌，三股勁氣捲向冷厲。

冷厲有「霸刀」之稱，他的刀法在武林中的確數得着，但是眼下他却無法以一敵三，跟「武林六公子」之三聯手抗衡，登時就被震得狂噴一口鮮血，藉着踉蹌之勢轉身往山下狂奔而去。

白璞，桂天平，郭紹青六道目光落在梅恨天臉上。

梅恨天臉上掠過一絲抽搐，緩緩站了起來，一句話沒說。

憑他的一身武功，應該是個救人的人，而今却讓人家以救他的姿態站在他眼前，以他的情緒，那受得了這個。

只聽白璞道：「眞是啊，咱們可眞是多管閒事，到頭來連聲謝也沒落着，早知道坐在松林裏喝咱們的該多好。」

桂天平一擺手道：「算了吧，計較這個幹什麼，走，回去喝咱們的酒去。」

他轉身要走。

忽聽郭紹青道：「慢着！」

桂天平回過了身，他跟白璞都看見郭紹青一雙目光凝望着梅恨天那垂着的右衣袖上，他倆忙循郭紹青所望望去，刹時，他倆也明白郭紹青爲什麼凝望着這個人的衫袖了，他倆這裏剛一怔。

只聽郭紹青那裏開口說道：「你的右手是不是有些不方便？」

梅恨天心裏正在難受，聞言一股煞氣往上一湧，當即冷然舉起手臂，露出了他那沒有手的右手臂，道：「滿意了麼？」

白璞，桂天平，郭紹青臉色都爲之一

變，隨聽郭紹青道：「這麼說，你是用左手使刀了？」

梅恨天冰冷道：「當然，我習的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白璞，桂天平，郭紹青神情猛震，臉色大變，三個人互望一眼，然後不約而同揚掌劈向梅恨天。

梅恨天一怔，剛待有所行動。

一條人影行空天馬般從山下掠了上來，如飛落在梅恨天身邊，只聽一連砰、砰、砰三響，白璞，桂天平，郭紹青各自血氣浮動，搖幌着身軀往後退去。

梅恨天看清了身邊人，他一驚色變。

白璞，桂天平，郭紹青也看清了梅恨天身邊那個人，各自目現寒芒，閃身便要撲上。

「你們三個慢着！」

一聲女子嬌呼，一條美好的倩影掠到，也落在梅恨天身邊。

白璞，桂天平，郭紹青一怔，齊聲叫道：「飄紅姐！」

傅飄紅忙道：「你們三個別誤會，都是自己人，這位是江山江大俠。」

白璞，桂天平，郭紹青又復一怔，白璞道：「可是在『百花城』單手挫『霸刀』冷厲的那位。」

楚雲秋道：「正是江山，挫『霸刀』冷厲，那是僥倖！」

白璞道：「閣下客氣，冷厲剛還在這兒。」

楚雲秋道：「我碰見他了，要不是我還找不到這兒呢！」

白璞道：「聽說閣下膺選爲天下第一刀，還得了一頁三式『軒轅刀法』！」

楚雲秋目光一凝，剛要說話。

白璞一搖頭道：「閣下別誤會，我三個都不是強搶豪奪之輩，你在『百花城』先挫冷厲，後又膺選爲天下第一刀，大名已不脛而走，如今武林中沒一個不知道你閣下的，我們很想見見你，如今見着你了，於願已足。」

楚雲秋本想把那一頁三式「軒轅刀法」的眞象告訴白璞三人，聽得白璞這麼一說，經白璞這麼一打岔，把到了嘴邊的話又嚥了下去，改口道：「三位抬擧，我愧不敢當。」

白璞道：「好說……」

目光一掠傅飄紅，又道：「飄紅姐說這位江兄是自己人，那麼，江兄他怎麼出手阻攔……」

楚雲秋沒讓傅飄紅說話，逕自接口道：「這位姓梅，是我的朋友，剛聽冷厲說，三位曾經聯手救他，怎麼……」

白璞一指梅恨天道：「怎麼說，他是江兄的朋友。」

楚雲秋道：「不錯。」

白璞遲疑了一下道：「江兄可知道，他習的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楚雲秋目光一凝道：「三位就是爲這如今又聯手對付他。」

白璞道：「不錯，江兄當知道，『殘缺門』的『左手刀法』爲害武林甚鉅，我三個身爲武林中人，見了習『殘缺門』『左手刀法』的人自不敢放過！」

楚雲秋道：「這個我知道，三位以整個武林的安危爲己任，令人敬佩，不過三位不知道，我這位朋友有一種怪脾氣，自己學的那兩套刀法明明不行，却偏偏要充字號，一隻右手讓人砍了去還不知道悔改，反而變本加厲，逢人就說他學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簡直是不知說話給自己找麻煩。」

這話不但聽楞了梅恨天，也聽楞了白璞三個，白璞張大了眼訝然道：「這麼說，他根本沒有學過『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楚雲秋微微一笑道：「他若是學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怎麼會被冷厲輕易打倒在地，甚至連刀都沒拔出來。」

梅恨天忍不住叫道：「江山……。」

楚雲秋臉色一沉，冷然道：「你給我閉上嘴，少說一句，待會兒咱們倆還有得說的呢。」

梅恨天居然聽了楚雲秋的話，沒再說話。

白璞那裏窘笑抱拳道：「既是這樣那誠然是個誤會，幸虧江兄及時趕到，要不然我三個非鑄成大錯不可，謹此至歉，還望二位多多原諒，我三個還有別的事，失陪了。」

又向傅飄紅打了個招呼，三個人聯袂掠進了那片密松林內。

梅恨天這時候說話了，語氣冰冷冷：「江山，你這是什麼意思。」

楚雲秋伸手抓住了他的左臂，冷然道：「你請借一步說話。」

拉着梅恨天就走。

梅恨天怔怔道：「你這是……你要我跟你上那兒去。」

楚雲秋腳下停都沒停，道：「跟我來你就知道了。」

楚雲秋拉着梅恨天往下走了一段，拐了一個彎，才停了下來，楚雲秋鬆了他，道：「聽冷厲說，他們三個在那片松林裏喝酒，我不願讓他們聽見你我的談話，你懂了麼。」

梅恨天道：「可是你……」

楚雲秋冷然道：「我怎麼，我爲的是你，我不願意讓天下武林聯手對付你，逼得你殺人，也逼得人殺你，你明白了麼？」

梅恨天臉上掠過抽搐，啞聲道：「江山，你爲什麼要這樣對我。」

楚雲秋道：「也許因爲我跟你一見投緣，也許……這個無關緊要，告訴我，你左手肘的幾處穴道是誰制的！」

梅恨天神情一震，道：「江山，這是我的事……」

楚雲秋兩眼微睜，威稜外射，冷然道：「有人告訴我你以下五門的手法擄走了黃君，這可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梅恨天神情猛震，臉色大變，腳下往後退了一步，驚聲道：「誰告訴你的，這是誰告訴你的。」

楚雲秋道：「別問是誰告訴我的，回答我一句，有沒有這回事。」

梅恨天刹時恢復平靜，臉上又是一片冷漠，一點頭道：「好吧，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瞞你了，我也無須怕你，黃君根本不是你的什麼人，是了，不錯，我用下五門的迷藥迷倒了『雙鳳門』的人擄走了她……」

楚雲秋臉上變了色道：「我原不相信是你，我也不相信你會做出這種事來，誰知道你……梅恨天，你這是什麼意思。」

梅恨天冷然道：「很簡單，我看上了她，我要她嫁給我，跟我一輩子，你明白了麼？」

楚雲秋一點頭道：「我明白了。」

梅恨天道：「你問她幹什麼，你用不着再找她了，我已經讓她沒辦法再作他想了……」

楚雲秋聽得混身熱血往上一湧，一個嘴巴抽了過去，「叭！」地一聲脆響，梅恨天踰踉而退，臉上鮮紅五道指痕，一縷縷血順着嘴角流了下來。

梅恨天瞪大了眼，咆哮道：「江山，你！……」

楚雲秋神色怕人，道：「我怎麼，我可憐你，我同情你，我想救你，沒想到你是這麼個禽獸不如的人，我解開你左手肘的穴道，拔出你的刀，用你那『殘缺門』的『左手刀法』跟我決一生死！」

他揚掌就要拍過去。

忽聽一聲嬌呼傳了過來：「江山，你不能打他。」

一條美妙人影飛掠而至，是黃君。她掠到便攔在梅恨天身前，望着楚雲秋急道：「你不能打他，這不能怪他，是我自己願意跟他走的。」

楚雲秋呆了一呆，吶吶說道：「黃姑娘……道……」

黃君嬌靨上的神色莊嚴肅穆，道：「眞的，我說的是實話，起先我恨他，我恨不得食他之肉，寢他之皮，可是現在我不恨他了，他需要我，我也需要他。」

楚雲秋沒說話，半晌才道：「既是如此，那我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黃君忽然低下頭去道：「對你，我很愧疚……」

楚雲秋微一搖頭道：「不，姑娘對我沒什麼愧疚的，姑娘該知道，我原希望姑娘能夠幫助他，他需要姑娘這麼一個人幫助……」

黃君嬌靨上的神色難以言喻，點了點頭道：「我知道，當初你跟我說這話的時候，我不以為然，而且生你的氣，可是沒想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也許當初我對你並不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好，總之現在我告訴你的話很有道理。」

楚雲秋脣邊掠過一絲笑意，道：「那就好，我祝福二位，希望姑娘好好幫助他，有需要我的地方……」

「慢着，」梅恨天突然越前，帶着一臉的激動，看着楚雲秋又看看黃君，道：「你們兩個為什麼對我這樣，你們兩個都應該恨我才對，尤其是黃君……」

楚雲秋冷冷道：「沒有人恨你，只有你恨人，一個姑娘家在她沒有嫁人之前她有權選擇她的伴侶，只是你不該用這種手法，幸虧黃姑娘的情感已有所轉變，要不然你豈不害了她一輩子？」

黃君道：「你說什麼，他並沒有對我怎麼樣！」

楚雲秋一怔轉望梅恨天道：「那你剛才怎麼告訴我……」

梅恨天脣邊掠過一絲抽搐，道：「我沒想到她會有這種轉變，我只知道她恨我，我猜想你也一定會恨我，我希望你更恨我，因而出手殺了我。」

楚雲秋搖頭說道：「你的性情太怪了，我不怪你，任何人都不能怪你，那是因為你的遭遇使然，可是現在跟以前不同了，從今後你得改一改……」

梅恨天點了點頭道：「我知道，你說的不錯，現在跟以前不同了，我相信我能改，一定能改。其實，我對她……」

他把劫持黃君的經過，打從「史祠」說起，一直說到碰見柳不凡之前。

靜靜聽畢，楚雲秋道：「原來如此，你福氣，沒想到你這種手法居然奏效！」

黃君嬌靨一紅，嬌羞之後還帶點淡淡的憂慮。

梅恨天則赧然而笑，笑得却很爽朗。

楚雲秋呼了一口氣道：「行了，不管怎麼說我的嫌疑總算洗刷乾淨了，『雙鳳門』主，已經率『雙鳳門』的高手到江湖上來了，這件事日後你自己去解釋吧。」

黃君一怔，也一驚，忙道：「你怎麼知道……」

楚雲秋說道：「我怎麼不知道……」

他把碰見「雙鳳門主」的經過說了一遍。

靜聽之餘，黃君臉色連變，等到楚雲秋把話說完，她臉色一轉堅毅，說道：「不要緊，我不怕，門主怎麼罰我我都願意受！」

梅恨天高揚雙眉，說道：「妳放心，這件事自有我對門主解釋，她要是不諒解，我自有辦法償還，絕不會讓妳受一點委屈。」

楚雲秋口齒啓動，欲言又止，但他忽又說道：「我給二位介紹一下，這位是傅飄紅傅姑娘，金陵傅怡紅的姐姐。」

黃君忙道：「我剛才就想問，可是一直沒機會，原來是金陵傅姑娘！」

彼此見了禮，黃君跟傅飄紅居然一見如故，兩個人拉着手親熱得不得了，兩個人誰都沒說什麼別的，可是兩個人心裏都明白。

倒是梅恨天呼了一口氣道：「還好，這樣我對你的歉疚也可以小一些。」

一句話聽紅了傅飄紅的嬌靨。

楚雲秋臉上也為之一熱，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趁勢把話岔了開去：「對了，你左手肘的穴道……我知道你用心良苦，可是這樣不是辦法，你總得自衛。」

梅恨天勉強一笑道：「你錯估了我了，我本不想讓你知道的，可是我不能讓你把我看得那麼好，我不是為了不讓自己殺人而制住左手臂的穴道，我這是為保住這條左臂，保住我的性命，不得已才讓她帮我閉了幾處穴道。」

楚雲秋為之一怔，忙問所以。

梅恨天道：「我中了毒，一種很霸道的毒。」

楚雲秋神情一震道：「你是怎麼中的毒，是誰……」

梅恨天道：「柳不凡，聽說過這個人了，『武林六公子』之一……」

傅飄紅美目一睜，叫道：「柳不凡，是他，究竟是……」

梅恨天當即把救柳不凡的經過，以及一時不察反被柳不凡所害的經過重說了一遍。

傅飄紅臉上變了色，轉望楚雲秋道：「大哥，柳不凡怎麼這麼卑鄙。」

楚雲秋冷笑一聲道：「這倒好，我還沒告訴二位呢，告訴我你劫擄黃姑娘的就是這位柳公子！」

他把邂逅柳不凡的經過也告訴了梅恨天跟黃君。

梅恨天聽得兩眼暴射殺機，道：「這個柳不凡實在該死！就別讓我自己有辦法解了這個毒。」

楚雲秋道：「怎麼，解這種毒非柳不凡的獨門解藥不可！」

黃君道：「他是這麼說的。」

傅飄紅道：「這我知道，柳不凡的『屍毒鎖魂沙』不但歹毒，非他自己的獨門解藥不能解。」

楚雲秋道：「我不信，讓我看看。」

梅恨天伸出了左手。

楚雲秋拉起他的左手看了看，探懷取出他那把小玉刀放在梅恨天手裏，旋即出掌拍活了梅恨天手肘幾處穴道，道：「握緊我這小玉刀，越緊越好。」

梅恨天愕然道：「你這是……」

楚雲秋道：「握緊。」

梅恨天沒再說話，一攤手掌握緊了那把小玉刀。

黃君訝然道：「難不成你刀能——」

楚雲秋道：「待會兒看看再說。」

過了盞茶工夫，楚雲秋道：「攤開手掌。」

梅恨天依言攤開了左掌，他，傅飄紅，黃君都看得一怔直了眼。

楚雲秋那把小玉刀原本潔白如雪，一點瑕疵都沒有，如今從刀把到刀尖遍體烏黑烏黑的。

楚雲秋呼了一口氣，道：「行了，我原不相信柳不凡的『屍毒鎖魂沙』非他的獨門解藥不能解。」

梅恨天定過神來，叫道：「江山，這是……」

楚雲秋伸手舉起了小玉刀，道：「我這把小玉刀是塊千年溫玉雕刻成的，『千年溫玉』能解百毒……」

梅恨天伸縮了一下左臂，眉宇間忽現驚人殺機，道：「柳不凡，不要讓我找到你。」

楚雲秋目光一凝，肅然道：「梅恨天，你這隻左手等於是我給你的，我有權不讓你隨便殺人，也希望你不要讓我成為武林罪人。」

梅恨天神情一震，殺機倏斂，道：「我知道，我願意拿我這條性命担保！」

黃君望着楚雲秋道：「我感激……」

楚雲秋道：「姑娘別客氣，姑娘救過我，就算償還姑娘的債吧！」

梅恨天道：「我不說什麼了，我打算先去找『雙鳳門主』負荆請罪，解釋這件事。」

楚雲秋伸手拍了拍他道：「好，這才不愧鬚眉七尺昂藏軀，醜媳婦難免見公婆，『雙鳳門主』並不是不講理的人，女婿有半子之誼，有道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也許『雙鳳門主』一見着二位這對璧人，心裏一高興就什麼事也算了。」

黃君羞紅嬌靨。

梅恨天窘迫一笑道：「希望如此。」

楚雲秋道：「二位有二位的事，我也有我的事，咱們就此別過，異日再謀後會吧……」

「慢着，」黃君忽然叫道：「恨天，你不是有話要跟他說麼？」

梅恨天呆了一呆道：「對了，不是妳提差點忘了，當日我找上『史祠』就是為告訴你這個，我是『揚州』梅家的後人，梅凌烟就是我的父親。」

楚雲秋伸手抓住了他，道：「怎麼說，你眞是『揚州』梅家的後人……」

梅恨天點了點頭道：「當日我所以不承認……」

楚雲秋道：「我明白，我也能體會，那麼我告訴你，令尊可能還健在……？」

他把找尋殘廢老人的經過告訴了梅恨天。

梅恨天聽得好不激動，反手抓住楚雲秋道：「江山，謝謝你，我相信那是他老人家，等我見過『雙鳳門主』之後我馬上就去找他老人家。」

楚雲秋道：「不必謝我，我找尋那位殘廢老人的動機並非出自善意，只不過我能審審沒有冒然行事而已，你能不能告訴我，如果那殘廢老人確是令尊，殘缺門主指令尊奪他髮妻，害他家破人亡一事作何解釋。」

梅恨天搖頭道：「這件事我不知道，不過據我所知，家父跟家母的感情並不太好，儘管如此，我們不相信家父會做出這種事來，因為家父這個人一向很方正。」

黃君看了楚雲秋一眼道：「梅夫人閨諱含烟。」

楚雲秋神情一震，望着梅恨天道：「令堂閨諱含烟。」

梅恨天道：「是的，聽小君說，家母有一張畫像怎麼說的……」

楚雲秋沉默了一下道：「提起這件事，我應該從頭說起，好在這兒也沒有外人，我用不着再隱瞞什麼，我不姓江，也不叫江山，江山兩個字只是我的化名，我姓楚，叫楚雲秋，我父親是『神手書生』楚凌霄……」

傅飄紅美目暴睜，臉色猛然一變，可是這時候誰也沒發覺。

楚雲秋接着說道：「以前我告訴你有個人想稱尊宇內，捨棄正宗，改為『殘缺門』的『左手刀法』，因而危害了武林，招致衛道之士聯手圍攻，指的就是我父親，他老人家在傷在白道俠義之手以前，把一幅女子畫像寄放在一位俠門友人處，這幅女子畫像是畫中女子的自畫像，畫中女子署名含烟，後來被『揚州八怪』中的樂無畏冒充家父的朋友，佯說受家父之託取去，我得到『揚州』問過樂無畏，他說有個人以百顆明珠的代價讓他冒充家父的朋友到家父那佛門友人處騙畫，那人蒙面，不過他從口音及身材上判斷，那人像極了令尊，而如今你既然說令堂的閨諱叫含烟，那可知那蒙面人定是令尊無疑……」

梅恨天的臉色，有點不對了，急急插口說道：「可是，令尊怎麼會有家母的自畫像。」

（未完）

七代劍

潛泳闖柵渡龍潭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帶着海友蘭上路，那晚順從海友蘭之意，在阜城歇宿一宵，海友蘭趁戚明星入睡後，與賊黨暗通消息，翌日繼續趕路，錯過宿頭，晚在林中歇宿，海友蘭立意引誘，脅迫戚明星娶她為妻，然後套問大殺門地址，戚明星堅不肯說，又行三日，那晚在開封住宿，翌早發現海友蘭被賊人擄去，留函着戚明星往城郊亂葬崗相談，戚依約往，賊人要戚引他往大殺門，俟取得大殺門劍訣便釋放海友蘭，戚明星被迫答允，正以此際，隆魔怪丐突在百姓祠現身驚走賊人，救下海友蘭——

降魔怪丐哈哈笑道：「不謝，老實說老叫化對你並無好感，只因不願見大殺門的武功落入那些跳梁小醜手裏，再者看在海外三仙的情面上，因此老叫化才幫你一個忙。」

戚明星說道：「話雖然如此，還是當謝。」

降魔怪丐笑道：「老叫化在呂公堡發現了你，一時興起替你報名打擂，你不會介意吧？」

戚明星道：「本來有一些，現在不會了。」

降魔怪丐道：「你擊退天山飛狐的那兩招，可是海外三仙傳授給你的？」

戚明星點頭道：「不錯。」

降魔怪丐嘆道：「大家都尊稱我們中原三老為武學宗師，其實他們海外三仙才眞是了不起的武學宗師，那兩招劍法，老叫化苦思數十日，到現在仍想不出破解之策！」

戚明星微笑着。

降魔怪丐輕咳一聲，接着道：「好了，老叫化要走了，最後奉勸你一句，你福緣不淺，得海書郞與海外三仙的垂靑，將來必能君臨武林，但望你好自為之，莫太嗜殺，積些陰德！」

戚明星拱手道：「多謝老前輩教誨，在下當拳拳服膺謹守不移。」

降魔怪丐道：「法明禪師及風雷眞人對大殺門成見仍深，老叫化去找他們勸告——有緣再見！」

說畢，掉頭欲去。

戚明星道：「老前輩請等一下！」

降魔怪丐轉回問道：「何事？」

戚明星問道：「老前輩剛才是怎麼殺了那個黑衣蒙面人的？」

降魔怪丐笑道：「為了救海姑娘，老叫化不得不來個暗箭傷人，從背後給他一塊飛蝗石。」

戚明星道：「老前輩知道他們三人的身份來歷麼？」

降魔怪丐搖頭道：「不知道，老叫化不認識他們，不過從那個走掉的蒙面人的身手看，似非無名小卒。」

戚明星道：「海姑娘被劫走時，老前輩可曾看見？」

降魔怪丐笑笑道：「要是看見了，老叫化那會讓他們得手？老叫化一來好奇，二來也想南下，故自呂公堡即悄悄尾隨你們二人，昨夜老叫化宿於城中孔廟，因怕你們走得早，天未亮即到客棧外面等候，後見你單獨離開客棧，又見你於路上化裝為老人，心知必有事故，故一路跟踪你到此地。」

他解釋清楚之後，含笑擺擺手，即轉身飄然而去。

戚明星隨即轉到祠堂後面，果見海友蘭倚坐於牆下，仍在「昏迷」狀態中，當即趨前輕拍她面頰，喊道：「友蘭，友蘭，你醒醒！」

海友蘭嚶嚀一聲，悠悠甦醒，當她「發現」眼前之人是戚明星時，驚喜交集的叫了一聲「明星哥」，立刻投入戚明星懷中，哭了起來。

戚明星擁她在懷，安慰道：「別哭，事情已經解決了，沒事啦！」

海友蘭抬起淚顏，道：「明星哥，這不是在夢中吧？」

戚明星道：「不是，那三個賊子死了兩個，另一個逃了。」

海友蘭又把螓首埋入他胸懷中，緊緊的抱住他，說道：「謝天謝地，我只道已

不能再和你相見了！我……我好害怕！」

戚明星道：「他們有沒有傷害你？」

海友蘭說道：「沒有，他們只將我綁在樹上的，恐嚇要殺我……他們到底是誰啊？」

戚明星反問道：「他們沒告訴你？」

海友蘭道：「沒有，我甚至不知道怎麼被他們刼到這裏來的，醒來的時候，就發現被綁在樹上，那時天還很黑，遠處鬼火燐燐，狗吠不絕，嚇死我了！」

她又抬起玉臉，破涕歡笑道：「明星哥，我眞高興能夠回到你身邊，我太高興了！你是怎麼解救我的？快說給我聽！」

戚明星便將經過說了一遍，最後笑着道：「多虧那位降魔怪丐相助，不然後果眞不堪設想！」

海友蘭問道：「那位降魔怪丐，走了麼？」

戚明星道：「是的，已經走了。」

他將她扶起，接着道：「走吧，咱們回城去。」

回到城中客棧，歇了半天，晌午時分，兩人即結賬離城，復幷轡上路。

此後一路無事，曉行夜宿走了一個多月，才來到贛北鄱陽。

一入城中，戚明星就好像卸下了一副重担，精神上有一種無比輕鬆之感！

因為，等下他就可把海友蘭交給她姑媽，恢復自己自由之身，這倒不是說他對海友蘭感到厭煩，而是他有許多事情要做，身邊帶着一個她，等於帶着一副沉重的桎梏，使他有縛手縛脚之感。

而海友蘭的表情却與他截然不同，臉上籠罩着一片幽怨，可以看出她內心滿充着「離情別緒」！

戚明星故作未覩，含笑問道：「你姑媽住在那條街上？」

海友蘭意興闌珊道：「我不知道！」

戚明星一怔道：「你不知道？你不是說小時候曾經來過麼？」

海友蘭噘唇道：「人家已忘了嘛！」

戚明星啞笑道：「不要開玩笑，快說吧！」

海友蘭道：「我問你，你今後來不來看我？」

戚明星道：「有空就來。」

海友蘭撒嬌道：「不，我要你每半年來看我一次！」

戚明星道：「這不行，我有許多事情要做，無法定期前來看你，但只要有機會，我一定來就是了。」

海友蘭道：「你會不會變心？」

戚明星道：「不會。」

海友蘭道：「像你這樣的靑年，一定會有許多姑娘鍾情於你……」

戚明星笑道：「你別多心，我沒有閑情逸緻去與別的姑娘談情說愛。」

海友蘭幽幽地道：「我眞希望能夠跟你在一起，永遠不分離。」

戚明星道：「將來會有那一天的，現在告訴我，你姑媽住在那條街上？記得令尊說她丈夫是開布莊的，嗯？」

海友蘭點點頭道：「是的，那店舖在南城中附近的一條街上，到了南城門，我可以找到。」

戚明星問道：「你姑丈姓甚麼？」

海友蘭道：「姓赫連，是個解元。」

不久，兩人已策騎來到南城門內的一條街上，這條街倒很熱鬧，商店林立，海友蘭邊走邊搜望，最後在一家店名「林記布莊」的門口勒住坐騎，顰眉說道：「奇怪了……」

戚明星道：「怎麼呢？」

海友蘭道：「我明明記得是這一家，但是我姑丈的店號叫『彩鴻布莊』，不是叫『林記布莊』呀！」

戚明星道：「你再仔細看看，說不定不是這一家。」

海友蘭道：「沒錯，我還記得隔壁一家是藥舖，而你看隔壁這一家是藥舖不錯呀！」

戚明星道：「會不會是改了店號？」

海友蘭道：「若是改店號，也不應該改為『林記布莊』，因為我姑丈是姓赫連的嘛！」

戚明星道：「咱們進去問問吧。」

於是，兩人下馬走入林記布莊。

布莊中，擺着各種五顏六色的布料，此刻舖內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老人，正伏在櫃台上打盹，另一個是中年商人，相貌頗端正，但面色很蒼白，蒼白得就好像剛剛遭遇到一場可怕的變故似的！

他見戚、海二人走入，神色很不自然的點頭招呼，說道：「二位請坐，要買布麼？」

戚明星沒回答，而看着海友蘭，意在「問」她對方是不是她的姑丈。

海友蘭搖搖頭。

戚明星這才向中年商人拱手道：「對不起，打擾一下，請問這附近可有一家布莊叫『彩鴻布莊』的？」

中年商人看了海友蘭兩眼，才開口答道：「彩鴻布莊已經倒閉了……」

戚明星一呆道：「倒閉了？」

中年商人又看了海友蘭一眼，道：「是的，那位老闆經營不善，就把店舖讓給在下。」

戚明星一哦，問道：「這麼說，貴舖原來的名字就叫『彩鴻布莊』？」

中年商人點頭道：「是的，是的。」

戚明星道：「那位赫連老闆呢？」

中年商人神色陰晴不定，望望那伏在櫃台打盹的老人，答道：「不知道……」

戚明星詫異道：「不知道？」

中年商人道：「是的，去年他將店舖讓給在下之後，即舉家遷離本城，據說打算赴京師另謀發展，在下……在下就只知道這一些……」

戚明星心頭沉重起來，又問道：「他在本城有無親戚朋友？」

中年商人搖頭道：「沒有，沒有一個親戚，而且他那個人個性太强，平時少與人交往，因此聽說連一個朋友也沒有。」

他又望望那打盹的老人，接着問道：「請問，二位找赫連少華有何事情麼？」

戚明星一指海友蘭道：「赫連先生是這位姑娘的姑丈，她因父母雙亡，故在下帶她前來投靠。」

中年商人以驚疑的目光打量海友蘭片刻，才表示同情的嘆息道：「這眞不幸，但在下確實不知赫連少華的去處……」

這時，有個顧客上門，中年商人乃即

轉去招呼那顧客，不再與戚明星交談了。

戚明星皺眉沉思有頃，乃向中年商人道聲「打擾」，即一拉海友蘭轉了出去。

海友蘭愀然道：「這怎麼辦？」

戚明星嘆息道：「咱們再去打聽打聽，說不定有人知道你姑丈的去處。」

海友蘭道：「我想不必再打聽了，人家林記布莊這位老闆既不清楚，別的人就更不清楚了。」

戚明星覺得她說的有理，不禁心亂如麻，又嘆口氣，道：「這可麻煩了，若是找不到——」

海友蘭忽然冷冷打岔道：「我想一點也不麻煩！」

戚明星道：「怎麼說呢？」

海友蘭道：「我現在想通了，我實在不該麻煩你，你本來就沒有照顧我的義務，現在你既然非離開我不可，那麼你就離開好了，不必再管我！」

戚明星不禁苦笑道：「你看你，又生氣了。」

海友蘭淒然一笑道：「不，我沒有生氣，這是我的眞心話，你有你的前途，我不能拖累你，所以我想來想去，覺得我們的親事還是作罷爲妙，我想這附近一定有尼姑庵，我決定去落髮出家！」

戚明星聽了心如刀割，覺得自己眞該死，對她太冷酷無情了，於是下定決心斷然道：「別說了，咱們走吧！」

海友蘭滿臉惆悵的望着他，問道：「那裏去？」

戚明星道：「你跟我走就是了！」

海友蘭迷惑不解地道：「跟你走？」

戚明星道：「是的！」

海友蘭道？「可是——」

戚明星上前扶她上馬，道：「走，不要再可是不可是，從今以後，我要一直把你帶在身邊！」

他扶她上馬之後，自己也跟着上馬，策騎便望北城門馳來。

到了北城門的街上，兩人下馬進入飯館吃了飯，即又上馬直馳出城。

海友蘭出到城外，忽然掉下了感動的眼淚，又笑又哭道：「明星哥，我……我到今天才知道你是眞心喜歡我的，我……我太高興了！」

戚明星覺得自己並無眞心喜歡她，因此聽了倍感慚愧，只得含糊應道：「不要哭了，叫人看見了多不好意思……」

海友蘭舉袖拭去淚水，笑道：「你要帶我去甚麼地方？」

戚明星道：「九龍潭！」

海友蘭道：「那是甚麼地方呀？」

戚明星道：「鐵船帮總舵。」

海友蘭道：「你這就打算去奪回那口寶劍？」

戚明星道：「是的！」

海友蘭道：「九龍潭在何處？」

戚明星道：「前幾天，咱們是從九江乘船過江的，對不對？」

「對呀。」

「由九江順流而下，約數十里的江北陸上，距長江約三四里的地方，有兩個相連的大湖泊，一名大宮湖，一名龍宮湖，它便是鐵船帮總舵所在地，越西鴻把它改名爲『九龍潭』。」

「哦……」

「越西鴻當年選定那裏做爲總舵所在地後，即派人自龍宮湖西南邊最靠近長江的地方開闢一條河道，使它與長江貫通，做爲船隻的出入口。」

「他有很多船麼？」

「是的，大船約五十多艘，小船不計其數，此外過往船隻均要受他控制，每年須繳路費若干，否則別想平安無事。」

「他的船做何用途？」

戚明星道：「主要是販賣私鹽，他是個大鹽梟！」

「爲甚麼他把那兩個湖泊改名爲『九龍潭』呢？」

「因爲他從通往總舵的河道上設了九道水閘，每道水閘都戒備森嚴，非經許可，任何船隻均無法進入，其險有若龍潭虎穴，故以『九龍潭』爲名。」

「哦……」

、「據說令尊以前也有意除去越西鴻這個大鹽梟，但因闖不過那九道水閘而作罷，因此你可以想像那『九龍潭』有多險惡了。」

「那麼，你能闖入麼？」

戚明星道：「我原是鐵船帮的人，對那九道水閘的情形極爲熟悉，故較易闖入，但要進入到總舵，最快也要花上三個晚上的時間。」

「你打算怎麼進去？」

「乘船是萬不可能的，只有泅水一途，我打算利用夜間泅水潛入，白天則藏伏起來。」

「那很危險麼？」

「當然，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我呢？」

「你可在九江縣城中的客棧住下，等着我回來。」

「萬一你失手被擒呢？」

「那樣的話，你只好自己照顧自己了，因爲我若被越西鴻擒住，絕無生還的機會。」

「……」

「不過，你也不必太担心，越西鴻還不知大殺門武庫的地點，我若不幸遭擒，他大概不會馬上處死我的。」

「你……不要去，好麼？」

「不要去？」

「是的，你放棄繼承大殺俠，我們去很遠很遠的地方住下來，做個平平凡凡的人，過平平安安的日子，這樣——」

「不！」

「爲甚麼呢？你爲甚麼一定要去冒險？做爲一個人，難道一定要這樣麼？」

戚明星道：「我這樣做，既不爲名，也不爲利，我是要秉承令尊的遺志，去幹一件大事！」

「甚麼大事？」

「現在你不必知道！」

× ×

兩天之後——

華燈初上的時候，他們進入九江縣城，打聽得城中有一家販賣馬匹的地方，將兩匹馬賣了三十兩銀子，戚明星又去某處買了一件水靠和分水刺，再去買了一些乾粮，然後就帶海友蘭投入一家客棧。

他決定今夜就動身，故只開了一間上

房，兩人在房中吃了飯，他便將身上所有的幾十兩銀子盡數交給她，說道：「這些銀子，够你在此住上兩個月，我如能得手，最遲半個月即可趕回來。」

海友蘭依依不捨的央求道：「你……明天再走不行麼？」

戚明星道：「不行，這附近常有鐵船帮的人出沒，晚上動身較爲安全。」

他把需要携帶的東西打成一個包袱揹在身上，便道：「好了，我要走了，如我命不該絕，我們當有再見的一天，我希望你安心等待，要是我沒在半月之內回來，即表示已落入越西鴻手中，那時你也不要太傷心，要堅强的站起來，記住你是海書卿的女兒！」

海友蘭眼淚奪眶而出，道：「要是你回不來，我就去落髮爲尼，永不嫁人！」

戚明星嘆了口氣。

海友蘭攏近他跟前，淒聲說道：「明星哥……」

戚明星道：「嗯？」

海友蘭淚潸潸道：「我不想說不吉利的話，不過……我們這一分別，很可能就是生離死別，你……你可以……可以親親我麼？」

戚明星不忍使她失望，便將她摟入懷中，親親她的雪頰，笑道：「好了，不要再哭，笑一笑給我看！」

海友蘭害羞的笑了。

戚明星拍拍她的背部，即轉身走去開門。

海友蘭跟上前道：「明星哥，請你保重！」

戚明星點頭笑笑，開門走出，來到前面櫃台，向掌櫃的叮嚀一番，即走出了客棧……

這夜初更，他已乘船渡過長江，到了長江北岸，當即落荒沿江岸向東疾進。

翻山越嶺趕了二十多里，已抵達通入鐵船帮總舵的河道口。

一眼望去，河道口附近的江上，燈光點點如星，有如螢火蟲般的在移動，他知道那是鐵船帮巡邏的船隻，這情形對他並不陌生，也不感到意外，鐵船帮的情形就是如此，它是長江上的一股惡勢力，就連官府也奈何他們不得，但他們並不放鬆警戒，不僅河道口上日夜有船隻在巡邏，就是河道兩岸的山上，也有數不盡的暗樁，任何武林高手要想暗中混入總舵，實比登天還難。

唯一的辦法，那是潛水進入，但從河道口至九龍潭長達四十里，要想潛水泅過四十里及通過九道水閘，也一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戚明星決定以三個晚上的時間來完成它，這個計劃盤旋在他腦中已經很多天，他已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了。

他觀察了片刻之後，立即將水靠穿起來，然後悄悄的趨至江邊，溜了下去。

他是在鐵船帮中長大的，潛水的功夫當然不弱，不消盞茶工夫，已潛游到河道口。

他冒出水面換了一口氣，發現數丈外正有一艇駛來，連忙又潛入水中，向河道出入口的第一道水閘游過去。

這是個昏天黑地的深夜，江面上雖有不少船艇在穿梭巡邏，但對於一個身穿黑色水靠的潛水人來說，並無任何阻礙。

轉眼工夫，他已潛游到水閘下，抱住一棵柵木，冒出頭來。

所謂水閘，是用幾十棵巨木編成的一座攔水壩，其作用也非盡是爲了攔水，而是阻止外船及敵人闖入的一座障碍，這座水閘寬約十丈，可以在人的操縱下開關，這時的水閘是關閉着的，高出水面約有三尺，而水閘上正有兩個嘍囉在來回走動。

這就是說，戚明星如果想爬上水閘越入裏面河道，將很難逃過那兩個嘍囉的眼睛。

如欲硬行闖入，則必須殺害那兩個嘍囉！

戚明星不想這樣做，倒不是他怕殺人，而是殺了人後，便無法神不知鬼不覺的混入九龍潭的總舵之中。

所以，現在唯一之策，便是從水底下進入，而要從水底下進入，只有兩個辦法，一是砍斷水下一兩棵柵木，一是挖掘柵木下的泥土。

這兩個辦法中，砍斷柵木較爲容易，但有被發覺的危險，故他決定從水底下挖掘泥土進入。

原來，這條河道是人工開闢的，故水底下的泥土很平坦，而插在水底下的柵木，緊緊接觸着地面，毫無一點縫隙，更可怕的是：每支柵木下端都釘有一把長約兩尺的尖刀，形若一排虎牙！

這也就是說，要想挖開柵木下的泥土潛入，最少要挖三尺深，這在水底下，是一項艱巨的工程。

但戚明星未多猶豫，當即潛至最左邊的柵木下，開始用分水刺挖掘起來。

他可以一次潛水約一刻時之久，挖掘了將近一刻時，已挖下一尺深，他冒出水面做了幾次深呼吸，再度翻身潛下……

三刻時後，他已挖出了一條三尺深的溝道，於是很順利的由溝道潛入，到了第一道水閘的裏面。

向前潛游十多丈，已感閉不住氣，便又冒出水面換氣呼吸。

只見水閘上的那兩個嘍囉仍在來回巡視，他們手上各提着一盞氣死風燈，把水閘附近的河面照得明亮如晝。

戚明星調息了一會，感到體力已經恢復，便又開始向前潛游。

河道兩旁，都是削立的河岸，岸上也都有嘍囉在巡視，所以，除非需要換氣，他都是在水底下潛游，不敢大意的冒出水面。

復向前潛遊約四里，就到了第二道水閘下。

這道水閘，情形與第一道水閘大同小異，水閘上，仍有嘍囉把守，戒備相當森嚴。

戚明星打算在第一個晚上闖過三道水閘，故畧作歇息後，即又潛到水閘底部挖掘起來。

但剛剛挖了幾下，突見柵木一動，由中間一分爲二，慢慢的左右分開！

戚明星一見大喜，心知必有鐵船帮的船隻要通過，故水閘才會啓開，這是個難得有的好機會，可以不費力氣的闖過第二道水閘。

他當然不肯錯過這個機會，立卽雙足一蹬，潛游了過去，潛過水閘之後，他就隱隱聽到水聲嘩啦的响，心想這隻船不知是從長江駛入的或是從九龍潭駛出的？若是從長江駛入的，自己就可附在船底下混入，省得費力氣挖掘每一道水閘……

此念一生，他連忙潛至一處河道邊，小心的把頭冒出來，定睛一望，只見一艘大船正由水閘通過，正是從長江上駛進來的！

他一見之下，心中欣喜萬分，暗叫道：「好極了，這下我可以長驅直入了！」

頭一縮，划臂蹬足，疾快向大船下潛去。

由於他是在大船前面潛過水閘的，故潛游到河道中央時，正好趕上了大船！

他將分水刺用力的刺入左邊的船身，雙手緊緊抓住分水刺，整個人便讓大船拖着走了。

這隻大船比一般貨船畧小，但很華麗，他一看就知是鐵船幫某一位分舵主之物，這更使他暗暗叫妙，因為他知道一位分舵主是可以在九龍潭中，通行無阻的，他只要不被發現，卽可不費吹灰之力的直抵總舵。

船，朝着九龍潭緩緩航進。

他手抓分水刺，仰身讓船拖着走，每隔一會才抬頭露出水面換氣呼吸。

船行一里許，當他又把頭抬出水面呼吸時，忽聽船上有人大喝一聲道：「別哭！他媽的，妳們再啼啼哭哭，老子就把妳們扔入河裏餵魚！」

戚明星一聽喝聲，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不禁暗暗罵道：「那老賊頭，他又派人去各地刼掠婦女了！」

他知道，越西鴻除了兇暴貪婪之外，還有兩種特別的嗜好，一是生吃人心，一是「不可一日無女」。

生吃人心不用說了，說到淫慾，他覺得越西鴻實不遜於歷代任何風流皇帝，在總舵之中，越西鴻建有一座「後宮」，宮中陳設窮奢極侈，極盡華麗之能事，其中最著名的是宮中的一個浴池，他把它命名為「肉山酒池」！

那的確是名符其實的「肉山酒池」，因為池中的水是酒，肉是赤裸的美女！

每天，他驅使美女裸體相戲於池中，又命她們歌舞於池畔，他則沐浴池中觀而悅之，當他打算淫女時便命人放出一隻蝴蝶，使之飛於羣女之上，蝴蝶棲落於那個美女頭上，他就「臨幸」該女，有時候，他更命幾個部下與美女裸體跳舞，演出各種醜狀。

以前，戚明星對這些只感到好奇，但現在每當想起的時候，他就感到一陣噁心，恨不能給越西鴻一個五雷轟頂，把那些罪惡轟個乾乾淨淨！

「總會有那一天的，當我奪回無鋒寶劍練成大殺門的劍法之後……」

船在繼續前進，不久已通過第三道水閘……

當駛入第五道水閘中的河道時，天已漸漸亮了，戚明星估計船入總舵時，應是中午時候，在白天進入鐵船幫總舵，是很難不被發現的。

而且，由於河水清湛，當白天來臨的時候，岸上的嘍囉必會發現自己，故他決定改變主意，不隨大船直入總舵，看看朝霧已漸消散，他於是拔出分水刺，脫離大船，往河道邊潛來。

找到一處水草叢生的河邊，他才冒出頭，悄悄的爬出躲入草叢裏面。

一個晚上能通過五道水閘，他已感到十分滿意了，是以他決定躲藏一天，等第二個晚上來臨時，再開始行動。

當下，他就在草叢裏躺下來。

未幾，天大亮了。

河道上，出入船隻漸見頻繁，有建造華麗的船，也有行動快速的小艇，但是他們都沒有發現河邊草叢裏，躲着一個戚明星……

一天的時間，是很難挨過的，但戚明星却有這份耐性，他好像一隻夜貓，不到天黑決不出動。

終於，一天過去了。

天又開始變黑，這時他已養足了精神體力，而似乎幸運之神始終跟着他，正當他想下水之際，又見有一艘大船由外面駛了進來。

於是，他潛入水中重施故技，等大船駛到，又用分水刺刺入船身。

這一艘大船，與他昨夜攀附的那一艘相同，也是幫中分舵主身份的人乘坐的，而如果戚明星敢於爬上這艘大船的話，他就會發現船艙中坐着一個足以令他大吃一驚的姑娘。

這個姑娘，卽是海友蘭！

與她同坐於艙中的，是個五旬老者，面貌瘦削，鼠口塌鼻，嘴上蓄着兩撇八字鬚，身材又高又瘦，與那天從亂葬崗上逃掉的那個蒙面人極為酷似。

海友蘭憑艙窗坐着，呆望着天上一彎初升的眉月，不知腦中在幻想着什麼，過了一會後，忽然轉對那老者道：「劉分舵主，怎不點一盞燈，天這麼黑啊！」

那個被稱為「劉分舵主」的老者微微一笑道：「妳不怕被那小子發現？」

海友蘭道：「不怕，他此刻大約還在第三閘裏面，咱們已超過他了。」

劉分舵主於是點亮一盞琉璃燈，將它懸掛在艙內頂上，燈光立時照亮了整個船艙。

海友蘭道：「有吃的東西麼？」

劉分舵主笑道：「妳餓了？」

海友蘭道：「不，我想喝幾杯酒，已經好多天沒喝過酒了。」

劉分舵主於是取出幾樣鹵菜和一小罎酒，含笑道：「這是紹興酒，不知對不對妳的口味？」

海友蘭道：「我是什麼酒都喝的，快倒上來吧！」

× ×

「我是什麼酒都喝的，快倒上來吧！」當戚明星冒出水面換氣時，剛好聽到了這一句話，他沒有聽出是海友蘭的聲音，只聽出說話的是個女的，心中暗暗稱奇，思忖道：「奇怪，她是誰？唔，是了，她必是某位分舵主的妻妾，可是她怎能進入鐵船幫總舵？越西鴻是不准部下帶妻子進入總舵的呀！」

由於好奇，所以他就把頭露出水面上，側耳靜聽下去——

「來，咱們乾一杯！」

「哇，我的乖乖，妳的酒量當眞不錯啊！」

「那裏，我酒量跟後宮中的『紅玫瑰』比起來，可謂小巫見大巫，她可以一次喝下五斤酒呢！」

「妳呢？」

「我喝三斤就醉了。」

「這已經很厲害了，難怪大家叫妳『小辣椒』，哈哈……」

「我的酒量，是在那『肉山酒池』鍛鍊出來的，你知道幫主經常强迫我們喝醉，他喜歡看我們喝醉的樣子。」

戚明星越聽越驚奇，心中暗忖道：「怪哉，這『小辣椒』的聲音，很像海友蘭呢！」

「小辣椒。」

「嗯？」

「這次妳建了大功，我想幫主一定會大大的升賞妳，是麼？」

「是的，他說事成之後，要賞我百顆明珠，擢升我為後宮總管。」

「哇，那妳這一生一世是受用不盡了，到時可別忘了我呀！」

「怎麼說？」

「當初若非是我引薦妳入宮，妳也不會有今天，是不是？」

「喲——你在討人情？」

「口角春風，就替我說幾句好話有何不可？」

「你希望什麼？」

「希望幫主能調升我為外圍總副舵主，掌管十艘鹽船。」

「哼，你的胃口可眞不小，那是肥缺呀！」

「我若得了好處，也絕對少不了妳的呀。」

「好吧，我試試看……」

「說眞的，小辣椒，妳為什麼那麼喜歡幫主，後宮佳麗數百，一年當中，妳能輪到幾次？」

「你看，說話又不乾淨了！」

「這是眞的嘛！」

「我不告訴你。」

「是不是因為妳的功夫特別好，幫主時常，——」

「呸！你再胡說，我可要報告幫主處罰你了！」

「好好，不說，不說，哈哈……來來，再乾下這一杯！」

戚明星沒有再聽下去，而把頭縮入水中，一則是因為他們的談話使他感到不堪入耳，一則是船已駛近了第六道水閘，那裏警戒森嚴，若不躲入水中，必然會被發現。

不久，船順利駛過第六道水閘，繼續向第七道水閘航進……

戚明星再把頭伸出水面，正聽船艙中那女的(海友蘭)在哈哈大笑——

「妳笑什麼呀？」

「告訴你劉分舵主，我跟一般姑娘不一樣，一般姑娘愛英俊瀟灑的青年，但我却喜歡粗獷威武的男人，我們幫主，就是我所喜愛的男人，我喜歡他那黑呼呼的鬍子和胸毛，每當我看到他那一身黑毛，我就……」

「就怎樣？」

「噯，我不說了，我——這是第幾杯了？」

「妳說妳能喝三斤，現在不過一斤多而已。」

「哦，這麼說，我今天是有些不濟，……大概是跟那小子在一起時……睡眠不足之故，我……啊呀！我愛困死啦！」

「那就睡吧。」

「你……可別乘我睡覺時欺負我。」

「聽妳說的什麼話，妳是幫主的寵物，我劉大維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動妳一根汗毛！」

談話到此結束，船在靜靜的黑夜下慢慢前進，到了這夜三更時分，船已駛到第九道水閘外面了。

過了第九道水閘，便是九龍潭，也卽是鐵船幫的總舵所在地！

這第九道水閘，也與前面的八道水閘不一樣，看上去又高大又堅固，水閘上建有一座十丈高的鼓樓，其形狀頗似一座城門！

此刻，水閘緊閉，鼓樓上及兩岸上均懸有燈籠，並有鐵船幫的嘍囉列隊戍守着，戒備之嚴密，數倍於前面的八道水閘！

戚明星對這第九道水閘的情形自然也很熟悉，所以一看船駛近水閘時，就不敢再攀附在船身上，立時拔下分水刺，潛入深水中隱伏起來。

這時，鼓樓上出現了一個錦袍老人，朝着大船喝問道：「是哪位分舵主，請報名！」

劉分舵主由艙內鑽出，向鼓樓上的錦袍老人抱拳道：「在下劉大維，外圍第二分舵主，奉命護送應姑娘返幫！」

錦袍老人大聲道：「請出示身份牌受檢！」

劉大維卽自懷中取出一塊銀質的東西，擲了上去。

錦袍老人接住身分牌檢視無訛，便把身分牌拋還給他，又大聲說道：「請稍候片刻。」

說畢，向河道兩岸上揮舞手臂，打出某種手語。

於是，河道兩岸立刻出現了四個光着上身的嘍囉，他們手中各握着一支分水刺，縱身便向河中投下，撲通撲通的潛入水裏去了！

劉大維似感意外，仰頭發問道：「馮分舵主，這是幫主的命令？」

錦袍老人答道：「是的，幫主有令，自本月一日起，任何船隻進入總舵，均須詳細檢查始可進入。」

劉大維笑道：「原來如此……」

錦袍老人接着道：「昨日幫主已接到劉兄的飛鴿傳書——應姑娘在艙中麼？」

劉大維道：「是的，她睡着了。」

錦袍老人道：「幫主交代，劉兄回來時，可直駛第五號船埠，送應姑娘上『水上龍宮』。」

劉大維一躬身道：「好的。」

正說着，只見那四個嘍囉已從水底冒出，其中一人朝鼓樓上的錦袍老人大聲道：「啓稟馮分舵主，小的們已找過了，船下無人！」

錦袍老人一揮手道：「好，你們上來

吧！」

然後，只見他轉身向鼓樓內打了個手勢，便聽「嘩！」的一响，水閘開始往兩邊分開了！

船，也就在劉大維的指揮下駛過水閘，進入了一座一望無際的大湖泊中。

這個大湖泊，即是九龍潭！

在黑夜下看來，除了遠處幾點燈火之外，四周一片黑茫茫，什麼也沒有！

劉大維在船駛入湖上之後，即親自把舵，朝東北方的湖上駛去。

近處的湖邊，隱約可見停泊着數十艘大小船，排列整齊，如密佈之戰船！

湖上，偶爾有小艇穿梭而過，艇上均明燈高懸，遠遠看去宛似幾隻螢火虫……

劉大維把舵繼續向東北方航進，駛入約一里許，已到達一座小島附近。

小島高出湖面約十多丈，其形狀很像伏在水上的一隻大蟾蜍，島上有燈光，但燈光最多的，却是距離島邊約五十丈外的湖面上。

那湖面上，建有一座金碧輝煌的水上樓閣，整座樓閣燈火燦爛有如千顆明星組成，令人看了為之目眩！

樓閣，大概就是所謂的「水上龍宮」了，它的正門之處，有一道長橋，九曲十八折的直通小島，景色美到了極點！

隨着船的駛近，漸漸的可以聽到那「水上龍宮」中正响着一片悅耳的細樂及黃鶯般的歌聲……

不久，船已靠上「水上龍宮」，只見兩個錦衣大漢由裏面走出，問道：「是劉分舵主嗎？」

劉大維恭聲答道：「是的。」

「應姑娘呢？」

「在艙內。」

「幫主有令，請應姑娘，即刻入宮相見！」

「是。」

劉大維急急返身入艙，推醒了正在酣夢中的海友蘭，告訴她已到水上龍宮，海友蘭嚶嚀一聲，伸伸懶腰，便在劉大維的攙扶下走出船艙，登上通上水上龍宮的踏板。

踏上水上龍宮，那兩名錦衣大漢，立刻上前擋住劉大維，說道：「劉分舵主請去賓館休憩，候幫主召見。」

劉大維原想乘機進入水上龍宮一飽眼福，因為他入幫七八年還沒進過水上龍宮和總舵「後宮」，原以為可藉護送海友蘭之便登堂入室，這時聽了錦衣大漢的話，心中很是失望，但不敢說什麼，唯唯應是的退回船上，開船往「賓館」駛去了。

於是，那兩個錦衣大漢便扶着海友蘭走入水上龍宮的大門。

一過大門，一幕富麗堂皇的情景便呈現在眼前了。

那可以說是一間精美到無以復加的大廳，四壁雕闌玉砌，廳上傢具件件精品，較之帝王的龍樓鳳閣毫不遜色！

此刻，鐵船幫主越西鴻正居中坐於一席豐盛的山珍海味之前，席上圍坐着六個如花似玉的美女，她們身上，只穿着一襲薄如蟬翼的輕紗，個個胴體隱露，撩人至極！

在當今武林黑白兩道上，若只論武功，越西鴻並不是最出衆的一個，但是他却有一種常人不及的領導能力，因此他的鐵船幫高手如雲，成了武林中一股強大的勢力，雖然他積惡如山罪該萬死，但十多年來却沒有一人能動他一根汗毛。

而他，也知道有許多人想收拾他的命，因此除非必要，一向是深居簡出，坐鎮於總舵之中，過着安穩如帝王般的快活日子。

惡人無胆，有人說越西鴻在鐵船幫中是一條龍，到了江湖上就變成一條蛇，證之當日被棺中的降魔怪丐嚇走（他以為是大殺俠海書郎）一事上看，似亦屬實。

不過，這是最近幾年來江湖人士對他的看法，事實上越西鴻並非無胆，他只是變得較前謹慎和珍惜性命罷了，以前他以打家刼舍起家，而自從販賣私鹽後，財源滾滾而來，他就不再去打家刼舍了，他現在所追求的已不是金銀財寶，而是武功和名位，他希望能練成更高深的武功，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名字揚於天下。

而這個願望，由於海友蘭的協助，他正在逐步達成。

現在，當他看見海友蘭走進來時，立刻起立拊掌大笑，說道：「小辣椒，妳回來啦！」

海友蘭含笑一福，道：「是的，我回來了，我的好帮主，你倒眞會享受，人家替你在外賣命吃苦，你却在家裏左擁右抱的！」

越西鴻哈哈大笑道：「妳錯怪我了，今夜這個酒席，我是特為妳準備的呀！」

海友蘭微笑道：「我不相信。」

越西鴻道：「是眞的，妳看席上的酒菜都還沒動過，我知道妳將在今夜回來，故特別吩咐在此準備一桌酒菜，以為妳洗塵。」

海友蘭眼睛一溜轉道：「眞的麼？」

越西鴻頷首道：「絕對不假！」

海友蘭一瞥席上那六個美女，說道：「那麼，你該知道我的個性，我不喜歡有人坐陪！」

越西鴻忙道：「好好，我叫人送她們回宮便了——來人！」

「在！」

剛剛退出的兩個錦衣大漢，聞聲又立刻進入，雙雙躬身恭候差遣。

越西鴻指了指六美女，說道：「送這六個娘們回宮！」

「是！」

六個美女隨着二錦衣大漢走了後，越西鴻立時把海友蘭拉入懷中，讓她坐在自己的膝上，一雙毛茸巨掌開始上下不規矩起來，咧嘴嘻嘻笑道：「小寶貝，這一陣子，妳大概吃了不少的苦……」

海友蘭半推半就的笑道：「前世欠了你的，夫復何言！」

越西鴻親親她的面頰，笑道：「可惜妳只成功了一半，沒能使那小子入彀！」

海友蘭道：「那不是我功夫不到家，而是那小子的定力太强了。」

越西鴻道：「前幾天，我收到妳交給周老七轉來的信，才知道一切始末，妳說你們在蓬萊仙島住了二十多天，又說海外三仙傳了那小子的功夫，你們是怎麼遇上海外三仙的？」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偕師見周吉人，愛妻簡又青返回王屋山拜謁恩師廬墓，在墓道中，李中元擒下跟隨周吉人而來的老蒼頭，原來這人就是脅迫郭夫人和周吉人、簡又青的神秘老人查玄，李中元要他答應不再在威公府作祟及獻出所有捐賑水災後放他離去，詎查玄去而復返，後面有四女人追殺他，李中元挺身為他解圍，查玄感恩，終將混入威公府之日的說出，並願追隨李中元，周吉人要開始拜祭，李中元阻之，說要候二、四師兄及三師姊到來同祭，言剛了，就聽徐素秋在廬外叫門，李中元親自開門引她進來——

閉關參絕學　誓死報師仇

徐素秋似是個非常外向朗爽的女子，目光流轉之間，先問了一聲：「他們呢？」接着，便一拍李中元肩頭，笑道：「老五，想不到你長得眞像一個大人了！」

李中元哈哈大笑道：「大人……我還是流鼻涕的小孩子哩！」

徐素秋一陣風般掠過李中元身旁，來到周吉人身前，打量了簡又青一眼，行禮笑道：「大哥，你有了嫂子哩！恭喜！恭喜！」

她不問青紅皂白，就把簡又青當成了周吉人的夫人，只羞得簡又青螓首一垂，不知如何答話才好。

徐素秋格格一笑道：「還是新嫂子哩！害羞！」

李中元笑着，擠身過來，道：「三姊你的這把嘴巴，還是和從前一樣，快得毫沒遮攔，這次我看你怎樣下台。」

徐素秋一怔，道：「什麼？我有什麼不好下台。」

周吉人笑道：「三妹，簡姑娘是我們的弟妹啦！」

徐素秋「啊！」了一聲，朗笑道：「這有什麼不好下台，弟妹又不是外人，還好意思怪我三姊麼！弟妹，你說是不是。」向前握住了簡又青玉手，搖個不停。

簡又青輕輕的叫了一聲：「三姊！」

徐素秋回頭又向李中元笑道：「老五，你這小子一向沒出息，想不到你現在比我們誰都强，你到底發了什麼大財……」

話聲忽然一頓，接着臉上笑容也消失了，秀目之內凝光如刀，盯在李中元臉上有頃，才又凜然道：「你可要把話說清楚，不然三姊人是來了，你們祭你們的，我祭我的，我們是各自為祭。」

李中元一嘆道：「三姊，你就這樣不相信小弟。」

徐素秋看起來為人外向朗爽，想不到却是一位絲毫不苟的人物，一點不給面子，冷然道：「三姊不是沒長耳朵，你一向作為，三姊多少有點耳聞，只是沒有時間找你吧了，今天三姊之來，除了叩祭恩師之外，第二件大事，就是要你給三姊一句話。」

周吉人一笑道：「三妹，過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徐素秋截口道：「不行，不把話說清楚，我不與祭。」

這位徐素秋人是硬到了極點，却叫李中元又是敬服又是感慨，叫了一聲，道：「三姊，小弟是糊塗了一陣子，可是現在眞的改過來了，而且師父已經寬恕過小弟，因此小弟也絕不會以不義之財，為師父蓋這墓廬，使師父泉下含羞。」

周吉人掠目一轉，道：「師弟，好在這裏沒有外人，你就向三姊直說了吧！」

李中元點了一點頭，道：「三姊，事實是這樣的，小弟因機緣遇合，獲得了『翠谷之秘』，因此才能為師父蓋下這座墓廬。」

徐素秋妙目之中激起二道稜芒，但覺一閃而逝，令人出奇的發出一聲冷笑，臉上還是一片不滿之色。

周吉人只道她不相信李中元的話，接口道：「三妹，老五說的是眞話。」

徐素秋一嘆道：「小妹知道他說的是眞話……。」

頭一回，又冷冷的問李中元道：「你得了『翠谷之秘』，除了師父這墓廬之外，還做了些什麼事？」

李中元道：「小弟在長安買了一間房子……。」

徐素秋冷笑一聲，接口道：「又討了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是不是！」

她也不管簡又青站在一旁聽了受不受得住，想到就衝口而出。

周吉人暗中一搖頭，忙接口道：「五弟還在長安捐了一千萬兩銀子，賑濟黃河水災。」

徐素秋「哼！」了一聲，道：「一千萬兩銀子倒不是一個小數目，但不知佔整個『翠谷藏珍』的幾牛之一毛？」

李中元對這位師姊實在是又怕又敬，本來有很多事情，他不想說出來的，但是現在不說，只怕這位師姊還有的纏，當下劍眉一軒，道：「師姊，你的意思小弟明白了。」

徐素秋道：「你知道了就好。」

李中元道：「而且，小弟已經盡力做了。」

徐素秋冷言譏笑道：「我也相信你已經盡了力！」

李中元曉得她的脾氣，反正準備把話說清楚，微微一笑，接着道：「小弟的意思是說，翠谷藏珍之中，但凡實用可以換錢的東西，小弟都已將它換成了現金，而且，都已用作黃河水災賑欵了。」

徐素秋一笑道：「就只一千萬兩銀子，還是二千萬兩銀子？」

李中元道：「小弟盡其所能一共換了五億兩銀子，這還是派人分地出售，才湊得此數，當然，那些東西或許不止僅值五億兩銀子，但因為急需銀子的關係，所以只有賤賣了，而且有些東西一時之間也無法脫手。」

徐素秋一怔道：「那五億兩銀子你都捐出去了？」

李中元點頭道：「小弟都命人就地捐出去了。」

徐素秋展顏一笑，說道：「這還差不多！」

李中元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三姊，有你這句『差不多』，我也心滿意足了。」

徐素秋縱聲大笑道：「老五，你難道要你三姊把你捧上天麼。」

李中元搖手道：「不敢！不敢！」

「哼！今天是什麼日子，虧你們還笑得出口！」

又有人挑眼了……。

徐素秋明眸一亮道：「二哥來了。」

飛也似的向門外掠去。

老二曹百海身體魁梧奇偉，皮膚發放着紫銅色的光輝，海口虬髯，虎步生風，令人一見之下，便有威不可擋之感。

他一臉戚色，進入墓廬之後，先向周吉人大禮下拜道：「小弟參見大師兄。」

他拜罷起來，這才虎目一掠，望向李中元。

李中元這四位同門兄姊，各有各的個性：大師兄謙抑隨和，不拘小節，最易親近。二師兄長像威猛，有似大老粗一個，却是一位守禮君子，持躬嚴謹之人，三師姊口直心快，說過就完的人。四師兄却是一位聰明絕頂，才華洋溢的人。

二師兄這一掠日望來，李中元心裏已是有數，一步向前，曲膝下拜，道：「小弟參見二師兄。」

曹百海肅然一揮道：「免禮！」

李中元向曹百海行過參見之禮，轉身招呼簡又青，說道：「青妹，過來見過二師兄。」

簡又青冷眼旁觀，已看出這位二師兄最重禮儀，當下不敢怠慢，口稱：「小妹叩見二師兄！」人也拜了下去。

曹百海讓身愕然道：「這……。」

徐素秋一旁拉住他道：「二哥，她是老五……我們的弟妹哩！」

曹百海「啊！」了一聲，欠身還禮，道：「弟妹請起。」

接着，伸手懷中，摸了半天，摸出一隻十兩重的小金錠，送給簡又青道：「愚兄一時疏忽，未曾備得見面之禮，區區之物，聊以暫代，請弟妹笑納。」

徐素秋沒有帶得見面禮，乾脆就不提，曹百海就完全不同，禮不可廢，就是俗如黃金，少只十兩，他也非送不可。

簡又青欣然接了曹百海的見面禮，道：「多謝二師兄。」

曹百海見簡又青態度誠懇，並無輕視之色，深心之中也是非常高興，臉上微微掠過一道笑容。

不過，今天是師父的忌辰，所以他臉上笑容一現而收，但對簡又青却從此有了好印象。

曹百海掠日四顧問道：「老四呢？」

李中元回道：「四哥還沒有來。」

曹百海道：「時辰到了沒有？」

李中元道：「已經到了。」

曹百海轉身向周吉人躬身道：「時辰已到，請大師兄下令開祭。」

周吉人向李中元揮手道：「開祭。」

李中元輕喝一聲：「開祭！」

金眼神鵰蔡眇先關好大門，然後，打開另一道門，侍立在門口。

李中元欠身道：「請入祭堂！」

周吉人領先而入，依次緊隨着曹百海，徐素秋，李中元和簡又青。

金眼神鵰蔡眇沒有隨後跟入，却在門外把祭堂門關了。

簡又青舉目一望，只見這座祭堂極為高大，牆上掛滿了當世武林耆宿哀輓。

靈桌之上，三牲列祭，香煙繚繞中，現出一幅清癯老者畫像。

那就是乾坤一絕傳龍夫的遺像。

周吉人主祭，祭禮如儀，禮成之後，李中元又把自己迷途知返，與師父被害的經過情形，向二師兄三師姊報告了一遍。

簡又青這才知道李中元傷心人別有懷抱。

李中元說完一般情形之後，接着又說：「小弟經過年來明查暗訪之下，雖然未曾查出殺害師父仇人綫索，却發現江湖之上近來暗潮汹湧，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二師兄曹百海點頭截口道：「不錯，近來江湖上許多退隱已久的各色人物，都已紛紛再現江湖，如今想來，只怕與你發現『翠谷之秘』大有關連，常言道『小人無罪，懷璧其罪』，老五，你要特別小心才好。」

李中元道：「『翠谷之秘』固然是大家追求的目標之一，但據小弟猜測，這極可能就是我們的殺師仇人，在暗中搗的鬼，因為小弟獲得『翠谷之秘』之事，只有我們的殺師仇人最先知道，他把這消息散佈出去，一則暗含借刀殺人之計，再則更圖漁人之利，因此，小弟也率性坦然承認，以身為餌，引他現出原形來。」

周吉人憂心忡忡的道：「你這種辦法，也許眞能把仇人引出來，但是，只怕仇人未現身之前，你自已已被天下羣雄分裂了。」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小弟也想到了這一點，但其他的人與我們無怨無仇，其志不過是『翠谷藏珍』而已，但翠谷藏珍雖富，經小弟用以賑濟黃河水災之後，已是所剩有限，而且小弟已有妥善安排，他們萬難獲得，諒他們未得到所求之前，尚不致對小弟遽下毒手，其中令人担心的，倒不是小弟個人生死安全問題……。」

話聲微微一頓，臉上泛起一層陰影，輕輕嘆息一聲，接道：「最堪顧慮的，是怕有人乘機而起，另生事端。」

徐素秋秀眉一蹙道：「你莫非已有所見？」

李中元點頭道：「已經確有所見，譬如冷魂宮，七殺島，天毒谷，……都已蠢蠢欲動。」

徐素秋咋舌道：「這可了不得。」

李中元道：「不管將來變化如何，總而言之，起因都在『翠谷之秘』的出現，因此，小弟很是惶恐而且也責無旁貸。」

曹百海刀眉一揚道：「我們兄弟當然要承担下來！」

周吉人搖了搖頭道：「只怕我們担不起啊！」

一個鬼影子查玄，在威公府就整得他們慘兮兮，他一想起來就餘悸猶存，別說還有七殺島，天毒谷等……。

他倒不是滅自己威風，長他們志氣，事實上，就各大門派之中，能惹得起他們的，也沒有幾派。

曹百海「嗯！」了一聲，沒有拍胸脯瞪眼了，因為他並不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大師兄說得不錯，以常情而論，你我兄弟實非他們之敵，尚幸小弟這次在翠谷之中，得了幾種武功絕學，練成之後可以加强實力不少。」

徐素秋道：「就有武功絕學，也不可能一蹴而成呀。」

李中元道：「據小弟估計，大約有七七四十九天，也就差不多了。」

曹百海微一注目，道：「你都已有了準備？」

李中元道：「都已準備好了。」

徐素秋道：「什麼時候開始？」

李中元道：「就是現在。」說着，伸手一推靈前供桌，供桌向旁邊移動之際，乾坤一絕傳龍夫的遺像也緩緩上升，後面現出一道門戶，門戶之內又是一間大廳。

李中元請大家進入那間大廳之內，只見大廳四週，對稱的開了六道門，門楣之上分別按甲乙丙丁戊已列序。

李中元一指各門序列道：「大師兄請入甲門，二師兄請入乙門，三師姊請入丙門，入門之後，各位就可立時開始了。」

周吉人點頭道：「好，二弟三妹，我們就開始吧！」推開甲門，跨門而入。

曹百海與徐素秋同時各人進入各人門戶之中。

他們一一進入門中之後，李中元向簡又青歉然道：「青妹，你原來不在計劃之內，所以沒有替你準備得，冒昧得很，我現要先看看你一身所學，才能替你另作安排，你不會見怪吧。」

簡又青對李中元原有着無比沉重的心事，却想不到時來運轉，天大的事情，都因鬼影子查玄自投羅網而解，她現在是因禍得福，心裏說不出的高興，嫣然而笑道：「小妹這幾手粗淺功夫，那堪入目。」

李中元一笑道：「我們現在是就事論事，你也不要客氣。就在這裏，我們走幾招如何？」

簡又青一怔道：「你還要親自和我動手？」

李中元道：「我不但要和你親手相搏，而且還要你全力施為，使出你的拏手絕學，這樣我才能針對你的所學，輔導你在這短短四十九天之內，更上層樓，成為我一個最得力的帮手。」

簡又青忸怩的道：「你可要手下留情啊。」

李中元笑道：「別客氣了，來吧！」

簡又青應聲道：「來啦！」忽然雙手齊出，幻起一片指影，向李中元全身罩到，她已知道李中元之能，所以出手之下，就使出了全力，只聽指風颼颼，勁力如潮，極是凌厲。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一心神尼門下



簡又靑爲李中元發出掌勁震倒。

，果然不凡，來得好。」擧袖一揮，立時有一股强勁之力，隨袖而出，把簡又靑的攻勢逼住。

簡又靑攻勢被阻，更激起了好勝之心，把一心神尼威震天下的六六三十六手「飛花落英指」展開，身子微微一側，竟然閃過李中元袖風，滑溜無比的衝到了李中元身前。

李中元忽然輕喝一聲道：「當心了！」揮手而出，直迎而上。

簡又靑穿過李中元掌力，得近李中元身前，心方一喜，但覺一股强大的潛力，有如泰山壓頂般，當頭落下。

她只有奮起全力，擧起雙手，舞起一片掌影，迎住李中元。

室中突然捲起了一陣狂風，盤旋激盪，隨之只聽簡又靑嬌呼一聲，身子向後急退，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站不起來。

李中元向前伸手扶起簡又靑笑說：「够了，你眞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强哩！」

簡又靑漲紅着臉搖頭道：「不成！不成……。」

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拉鈴之聲，李中元道：「外面有人來了，我們先出去看看再說。」

兩人退出外面，將靈堂恢復原狀，走出靈堂，金眼神鵰蔡眇道：「廬外來了一人，自稱白……。」

李中元「啊！」了一聲，回顧簡又靑道：「四哥來了……。」急急親自打開廬門，熱絡的迎住了一位身穿淺藍色的英俊少年，一面向大家介紹，一面叫過簡又靑道：「靑妹，快過來見過四哥。」

簡又靑暗中打量白義生，只見他人長得玉樹臨風般，不但英俊，而且滿面一團和氣，令人一見，便有親切之感。

她移步向前，羞答答的萬福一禮，叫了一聲：「四哥！」

白義生端詳着簡又靑，一笑道：「老五，你的福氣眞好啊！」

接着，忙掏口袋，取出一方紫色玉珮，送給簡又靑，笑道：「四哥是個兩肩扛着一張嘴的人，全身家當，從來沒有超過十兩銀子，不過這塊玉珮，還有點來歷，算是四哥的一點小意思請你不要見笑。」

見面禮，是用不着客氣的，一客氣反而失禮了，當下簡又靑便道了一聲：「謝謝！」老實不客氣的收下了。

李中元目光一掠那玉珮，笑問道：「四哥，你這玉珮是那裏來的？」

白義生道：「前幾天，我在路上救了一個傷勢垂危的人，離開他之後，身上便多了這塊玉珮，想必是他暗中以此相報，哈！哈！哈哈！這雖是儻來之物，但來得並不傷廉，弟妹儘可放心留玩。」勉强的笑，顯得有點不高興了。

李中元笑道：「四哥，你會錯小弟的意思了，你知不知道，這塊玉珮原是小弟之物，想不到又珠還合浦了。」

白義生朗聲大笑道：「原來是這回事，我這份禮物送得更有意思了……。」

話聲忽然一頓，反問李中元道：「五弟，你原來也和愚兄差不多呀，你又那來這種名貴的玉珮？」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小弟這類東西多得是啦！」

白義生一怔，道：「你……。」

他的腦筋好快，馬上就想到了是怎樣一回事，但李中元也不慢，知道了他心意截口道：「小弟得到了『翠谷之秘』！」

白義生一楞道：「原來眞是你呀！」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難道全是假的不成……。」

話鋒一轉，接着又道：「大哥二哥三姊早已來了。」

白義生道：「他們在那裏？」

李中元請白義生進入靈堂，道：「四哥晚來片刻，我們已經祭過師靈，請四哥補禮之後，小弟有話相告。」

白義生拜倒靈前，慟哭失聲，哀痛逾人。經過一番勸慰，白義生哀思之情稍減，李中元才將自己一片心意說出，白義生聽了，說不出的激動的感慨，發誓道：「師仇不報，我白義生誓不爲人。」

一陣傷感唏噓之後，白義生接着又道：「五弟，恩師對你我兩人的愛護敎導，煞費苦心，遠出大哥二哥與三姊之上，今後你我要特別盡心盡力才是。」

李中元想起自己一度迷途失足，更是不勝感慨的道：「如果不是恩師的寬有愛

護，給我以自新的機會，小弟也不會有重新做人的今天……。」

說着，劍眉猛然一挑，雙目之中，稜光陡射，垂手一掌，劈下一隻桌子角，恨聲道：「小弟要不親手血洗師仇，有如此桌。」

白義生反過來又寬慰了李中元一陣，站起身道：「五弟，惜時如惜金，我的練功房在那裏？送我進去吧。」

李中元把白義生送入丁字門內，然後又把簡又靑送入己字房內，先給她服了一粒丹丸，道：「靑妹，這是一粒『潛龍丸』，乃是『翠谷藏珍』之中的奇寶，服之可以脫胎換骨，增進功力，你服下之後，行功七七四十九個時辰，我再進來看你。」接着掩門而出。

却說白義生進入丁字門後，只見門內是一間大不過一丈見方的房子，房子裏面，沒有床舖沒有桌椅，只有一隻蒲團放在房子中央，蒲團前面放着一隻托盤。

托盤之中，有一本薄薄的絹册，絹册之上，有一張紙條，紙條之上放着一顆紫光流轉的藥丸。

此外，房中一角還放了適量的飲食之物，如此而已。

白義生微微一笑，盤膝坐在蒲團之上，移開藥丸，先看紙條。

只見紙條之上，分條寫着：

第一，先服用「潛龍丸」，然後坐息七七四十九時。

第二，絹册之內，有三種曠古奇學，請先倒覽一通，先悟先練，練完一種之後，再練第二種，取其專精有成，不可囫圇吞棗，反爲所誤。

第三，期滿之日，請毁去絹册出關。

白義生拾起「潛龍丸」又聞又看的端詳了半天，才將「潛龍丸」投入口中服下，開始調息。

「潛龍丸」入腹，一經調息化開，便如一團烈火起自胸腹之間，由小而大，由溫而猛，向全身四肢百穴，燃燒起來，只燒得血脉賁張，肌酥骨軟，苦不堪言。

迫得非用全身功力與之相護相抗不可，這樣過了大約三十六個時辰，那股烈焰才慢慢由急而緩，由緩生涼，一絲淸心涼意，從丹田之內，發射出來。

以後的十三個時辰，便是新生滋長，玉潤珠圓，快暢無比，眨眼而過。

這時，白義生好不高興，打開了絹册，只見絹册之內所列的三種武功，與他最具心得的武功，至爲接近，大有脉絡一貫，更上層樓之感。由此可見李中元在這次安排上，眞是用盡了心力。

白義生人本聰明絕頂，那三種武功，又都習性相近，一思卽得，無不應心瞭悟，因此一帆風順，稱心如意。

在這七七四十九天之中，李中元安排好簡又靑之後，自己也入了關，在精進之中更求精進。

整個的墓廬便完全交給金眼神鵰蔡眇與鬼影子查玄兩人負責。

前面大門是關得緊緊的，進入靈堂的門也閉而不開，金眼神鵰蔡眇與鬼影子查玄兩人，只能在前廳範圍之內活動。

最初幾天，門外是靜得如同隔世之境，但鬼影子查玄却顯得心亂如麻，坐立不安，不知他心中是何感受。

金眼神鵰蔡眇却是一副自生自得的態度，冷眼觀察着鬼影子查玄，不諷刺他，也不打擾，不冷落他，也不親熱他。

四五天之後，墓廬之外，時不時的有發自武林人物的嘯聲呼叫，但那些嘯聲呼叫，只在墓廬百十丈之外梭巡呼應，却沒有一個人走近墓廬附近一步。

這也眞是奇怪？

不過，鬼影子查玄倒是慢慢的恢復了正常，而且也深受金眼神鵰蔡眇的影响，變得心如止水，無動於衷。

第四十七天了。

這天墓廬之外，忽然發生了劇變，轟！的一聲，有人在外面攻擊廬門了。

那攻門之人，內力深厚至極，掌力擊在廬門之上，整個墓廬之內都顫抖不已，充滿了震耳的壓力。

可是這墓廬乃特殊材料所建造，攻門之人的掌力雖然威猛絕倫，除了發生一陣震動之外，事實上却絲毫無損固若金湯。

那攻門之人猛力攻打了七八掌，顯然耗費了不少功力，無力繼續攻打，最後終於自己住了手。

那人住手之後，接下來便是一片沉寂，想是另外想別的辦法去了。

這時，鬼影子查玄腦念飛旋，心中一動，忍不住問道：「如果他們用火藥來攻，這房子擋得住麼？」

金眼神鵰蔡眇諤道：「他們會有火藥麼？」

鬼影子查玄道：「外面如果是冷魂宮之人，他們有一種『天雷子』，最是厲害不過。」

金眼神鵰蔡眇單着一隻獨眼，凝注他道：「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此開門放他們進來？」

鬼影子查玄一聽他語氣不對，趕忙搖手道：「蔡兄，小弟絕無此意，小弟不過是知無不言吧了，說出來，也好叫蔡兄有所準備。」

金眼神鵰蔡眇面色一舒，搖了一搖頭道：「其實，我們除了坐以待變之外，別無他法。」

鬼影子查玄微微一皺眉頭，乘機問道：「公子他們一進去就是幾十天，他們在做什麼？」

金眼神鵰坦然相告道：「坐關！今天已是四十七天，再有兩天，就可以出關了，唉！這兩天……。」這才看出他內心之中，亦甚是憂心不止。

鬼影子查玄輕輕一嘆，道：「小弟出身『冷魂宮』，這次任務失敗，本當取罰，那四個老賤貨偏又與我作對，回宮去勢必身受慘戮而死，所以只有托庇公子，以全蟻命……。」

話聲至此一頓，睨目望了金眼神鵰蔡眇一眼，話鋒一轉，問道：「但你蔡兄可是自由之身，怎樣又跟上公子的？」

金眼神鵰蔡眇笑了一笑道：「查兄，過去誰又知道你是『冷魂宮』的人。」

鬼影子查玄目現驚訝之色，道：「難道你蔡兄也和小弟一樣，背後另有支持之人？」

金眼神鵰蔡眇點了一點頭道：「差不多，你也不想想，當今江湖之上，誰要沒

有相當的後盾，能像你我一樣，無往不利麼？」

鬼影子查玄苦笑一聲道：「可是小弟這次却栽到家了。」

金眼神鵰蔡眇一笑，道：「那是因為你這次碰到了公子之故，小弟還不也是一樣。」

鬼影子查玄張目道：「你也有家歸不得？」

金眼神鵰蔡眇搖了搖頭道：「這一點小弟倒與你不同，我要回去還是一樣可以回去，不過，小弟不想就此回去。」

鬼影子查玄暗暗「哦！」了一聲，心中動了一動，旋又問道：「蔡兄的來處，不知小弟能否請問？」

金眼神鵰蔡眇一笑道：「我們現在都在公子的手下做事，已是一家人，有何不可。」

單眼一瞇，接着道：「你聽說過『四靈會』沒有？」

鬼影子查玄一怔道：「四靈會！小弟孤陋寡聞，未之所聞。」

金眼神鵰蔡眇笑了一笑道：「我想你也不會知道，不過我只能告訴你這名字，希望你能諒解。」

鬼影子查玄當然知道江湖上種種忌諱，當下表示深切體諒的連聲道：「那裏，那裏，小弟理會得。」

驀地，門外忽然轟的發出一聲天搖地動的巨响，隨之，只見陣陣濃烟從門縫之內滲了進來。

外面之人，果然用上了火藥，可是廬門依然牢不可破。

鬼影子查玄欣幸的一笑道：「這座墓廬真牢固。」

「老蔡，打開門來！」鬼影子查玄聞聲一震，回頭望去，不知什麼時候，李中元與白義生已出關到了他們身後。

金眼神鵰蔡眇也是面色一喜，躬喏一聲，急步向前，打開了廬門。

打開廬門，烟霧瀰天之中，只見廬門之外已被火藥炸開了一個又深又大的火坑，離開火坑遠遠的站着有十幾個人。

那十幾個人之中，便有曾經一度出現過的四位黃袍婦人，不過她們只是雜在衆人之中，領先為首的却是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

鬼影子查玄臉色微微一震，悄聲道：「啓稟公子，那為首的一男一女便是冷魂宮老宮主的愛孫，男的是兄長，叫廖士珍，女的叫廖小玫，公子可要小心了。」

李中元微微頷首一笑道：「多謝了！」與白義生併肩齊出，跨過大坑，立於廬門之外。

金眼神鵰蔡眇緊隨在他們兩人之後，鬼影子查玄則心存畏忌，不敢走出廬門，藏身在門後，向外張望。

李中元他們開門現身之後，那遠遠而立的「冷魂宮」人衆，倏的躍身而前，到了近處。

一個黑袍白鬚，面如枯薑的老者忽然越衆而出，抬步之間，幌身到了李中元他們身前三五尺不到之處站定，翻眼打量了李中元他們一陣，冷森森的道：「你們那一個是李中元。」這種態度，不大客氣。

不待李中元答話，白義生劍眉一軒，冷笑一聲，道：「你自己報上名來。」相對的，更是不客氣。

那老者鬚髮微顫，似是心頭憤怒已極，雙目電射，緊盯在白義生臉上，一指他道：「你就是李中元？」

白義生冷冰冰道：「先報上名來！」

那老者與白義生似是賭上了氣，冷冷一陣長笑道：「小子，看來老夫得教訓教訓你了。」

欺身進步，右手一探，五指如鈎，疾然向白義生胸前抓到。

白義生臉上陡然露出一抹殺機，嘿嘿一笑，道：「說不定誰教訓誰！」

搖身而上，兩人便因一言不合，開啓了戰端。

白義生資質高絕，不到四十九天，已將三種絕學完全練好，正是一試身手的時候，所以抓到這個機會便不放過，和那黑袍老人打了起來。

那黑袍老人一身「冷魂宮」奇功，遠出鬼影子查玄之上，放在江湖上，已是一等一的功夫，出手之下，勁氣瀰佈，威不可當。

白義生要是平時，只怕連他一招之威都擋不住，可是他現在已脫胎換骨，功力陡增，又練成了三種曠世奇學，一接之下，竟是毫無遜色，接住了這位「冷魂宮」中的有數高手喪門血手毛焜。

白義生當然不知道這位黑袍老人就是早已歸隱的喪門血手毛焜，他要是知道的話，再有恃伏，只怕也不敢輕於出手和他拚鬥了。

喪門血手毛焜三招一過，未能奈何得了白義生，他自己心中的驚訝不說，他那一夥的人，都現出了不敢置信的驚震之色，無不心神凝重。

白義生並不知道自己功力有多大長進，只覺這黑袍老人的內力，似是比自己稍強，但也強不了多少，由於新學的絕藝，奇妙無方，威力奇大，不但彌補了本身內力的不如人，而且搶盡先機，不到二十招，便佔了上風。

李中元靜靜的看着他們拚鬥，臉上是一片滿意的微笑，能有這種成績，他這片苦心，算是沒有白費。

五十招不到，忽聽白義生發出一聲哈哈大笑，笑聲中，只見他們兩人人影一分，白義生手中多了一塊衣襟，喪門血手毛焜右肩之上，衣裂膚現，血痕斑斑已是受了輕傷。

他傷勢雖輕，但在冷魂宮方面，却引發了一陣驚咦之聲。

尤其喪門血手毛焜先是一片錯愕之色，接着老羞成怒，冷然一哼，雙手掌心向下，平提而起。

白義生心中一動，暗笑一聲，道：「我倒要看看你還有什麼撈本的本事……」

喪門血手毛焜提足功力，還要再次出手之際，忽然那美麗的少女廖小玫清喝一聲道：「大叔，算了！不要打了。」

喪門血手毛焜勁力一收，悻悻的望着白義生，冷笑道：「小子，咱們這筆帳沒完。」

白義生道：「隨時候教。」

廖小玫喝止喪門血手毛焜之後，接着身形飄然而起，向前走來。

她身形一動，廖士珍與那四個黃袍女人也緊隨身後而來。

喪門血手毛焜一見廖小玫向前走來，身形再退，橫跨數步，位置正好轉到廖小玫稍後之處。

廖小玫飄飄如仙，行到白義生面前，輕啓朱唇，玉面含笑的道：「公子想必就是李中元了，小妹廖小玫久聞大名，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幸遇！幸遇！」

廖小玫長得嬌小玲瓏，花顏玉貌，又復笑臉相向，早把白義生一腔鬥志勾銷，笑臉相迎道：「小生白義生，李中元是小生師弟，他就立在身後。」回首向李中元處引介紹。

廖小玫秀目轉向李中元望去，李中元迎着她的目光，跨步向前，點頭為禮道：「在下李中元。」

廖小玫回首抬手一指廖士珍道：「這是家兄廖士珍。」

各自抱拳為禮，互道：「久仰！」之後，廖小玫再次萬福一禮道：「敝宮毛長老，出言不遜，小妹深致歉意。」

白義生一笑道：「是小弟失禮，請姑娘海涵。」

秋波流轉，從白義生身上，轉到李中元身上，接着又道：「小妹專程而來拜候李兄，因不得其門而入，一時情急，使用了火器，有毀勝景，亦請李兄原諒。」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姑娘客氣，是我們疏忽失察，不知姑娘駕到，未曾出迎，其罪在我，見笑！見笑！……」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雙拳一抱又道：「姑娘遠道而來，不知有何賜教。」

廖小玫秀目流波，望了墓廬一眼，笑道：「李兄，你們就是這樣接待來客？」

李中元暗叫了一聲，忖道：「好一個刁鑽的姑娘，你就進了墓廬，又能怎樣！」當下一笑肅客，道：「姑娘請！」

廖小玫轉頭吩咐喪門血手毛焜道：「大叔，你和四花都留在外面好了。」

喪門血手毛焜叫了一聲：「公主！」

廖小玫搖手截口，笑道：「不要說了，說出來叫人聽了多少氣，人家可是响噹噹的大俠，難道會為難我們兄妹不成，退下去！」

她叫別人不說，自己却說得語重千斤，白義生縱聲大笑道：「姑娘錦心繡口，舌燦蓮花，佩服！佩服！」

笑語聲中，「冷魂宮」廖氏兄妹進入乾坤一絕傳龍夫墓廬。

李中元蓋造這座墓廬，原分明暗兩部份。

明的一部份，便是入門見到的那座大廳，和右左兩旁幾間房子。

暗處，便是李中元他們祭師的那間靈堂和他們坐關練功的那些房間，以及另外幾間密室，這些地方，都深入山腹之內，外面不易察覺。

外面這間大廳，照樣設有乾坤一絕傳龍夫的靈位祭台。

這時，鬼影子查玄已閃身避入一間房中，不與廖氏兄妹見面。

廖小玫掠目打量了全廳一眼，一拉廖士珍道：「哥哥，傳老前輩靈位在上，我們兄妹理當向前叩見。」

兄妹兩人併肩而上，向靈位之前拜了下去。

白義生與李中元只好一旁依禮回拜，拜罷請客人廳中落座，金眼神鵰蔡眇獻上香茗，廖小玫眼珠一轉，四處一掃，笑問道：「鬼影子查玄那裏去？可否叫他出來，小妹問他兩句話。」

李中元暗暗一皺眉頭，道：「關於鬼影子查玄的事，不知姑娘可否先聽在下一言？」

廖小玫笑盈盈的道：「門有門規，家有家規，鬼影子查玄離幫叛教，對我們『冷魂宮』來說，是罪無可逭，李大俠可是要幫他說情？」

她笑中帶硬，不知她心中打的是什麼主意？李中元年紀不大，却是在大江大浪裏浮沉過的人，心裏明白，別看她笑不離口，她這種態度却是厲害不過，一個大意，可能就要啞巴吃虧，說不出口。

他心中打定主意，臉上也同樣帶笑道：「在下無意替他說情，只是想告訴姑娘，他現在是在下的俘虜，姑娘要探望他可以，不過我們也有我們的規矩，請姑娘賞臉一二。」

如說替鬼影子查玄說情，人家以江湖規矩處置叛徒，這份情就在可准可不准之間了，如說鬼影子查玄只是俘虜，其中出入就大了，「冷魂宮」是鬼影子查玄幕後主人，進而還可以向「冷魂宮」討取公道，掌握主動。

廖小玫臉上笑容僵了一僵，廖士珍却忍不住口中發出一聲冷笑……

廖小玫轉念奇快，幾乎叫人看不出她臉上笑容有異，接着嬌笑出聲，道：「說來這鬼影子查玄雖是『冷魂宮』的人，但他已經數十年沒有回宮了，聽李大俠口氣，莫非他在外面胡作非為，做了不應該做的事？」反應奇快，又把「冷魂宮」的責任卸去了。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他做了一些什麼事，請姑娘自己問他吧！」

頭一回，向金眼神鵰蔡眇喝聲道：「把鬼影子查玄帶出來。」

金眼神鵰蔡眇從一間房中帶出了鬼影子查玄，而且點住了他雙手穴道，使他行走之間，雙臂下垂，不能擺動，使人一看就知道他已身手被制，正合了李中元口中「俘虜」的處境。

鬼影子查玄畏畏縮縮的來到廖氏兄妹面前，雙膝跪倒在地，道：「小的查玄叩見二位少宮主。」

廖士珍鼻中冷「哼！」了一聲。

廖小玫玉面一寒道：「查玄，好呀！你在外面胡作非為，到底什麼地方得罪了李大俠，還不從實說來。」

鬼影子查玄說出了威公府所行所為，廖小玫氣得花容變色，嬌軀亂顫，說道：「該死的東西，按門規，你該受挑筋處死之罪！……」

話聲一頓，忽然轉向李中元微一欠身道：「鬼影子查玄所行所為，敝宮實是不知，他這種惡行，就敝宮來說，已經犯了挑筋處死大罪，不知李大俠可否看在小妹薄面，將他交回敝宮，由敝宮處置，以儆效尤。」

李中元面現猶豫之色，緩聲說道：「這個麼……？」

（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開在城門口豎立兩支竹竿，竿上綁着奪自魔教中人的青銅面具和玉牌，上書高價出售，貨賣識家，果然在不久之後，有宋老闆者問價要買，葉開卻一再漲價，迫使隱身車廂的巨人現身，和宋老闆聯手攻擊葉開，但只一刹工夫，便為葉開制住，葉開隨即跳上馬車，向一輛載滿鷄鴨的騾車追去，未幾追及，葉開躍上騾車，原在車上趕軍和餵鷄的老人及老太婆突自車底躍出，分向逃走，葉開一縱身，追上前逃老人，這時他已認出老人是誰，驚服地極口稱讚老人的輕功確是天下無雙——

＊＊＊＊＊＊＊＊＊＊＊＊＊＊＊＊＊＊＊＊＊＊＊＊＊＊＊＊＊＊

金錢非萬惡　鈴鐺不翼飛

老頭子提緊雙拳，道：「你已認出了我？」

葉開點點頭，黯然道：「莫忘記我們本來是朋友，老朋友。」

老頭子冷冷一笑，道：「我沒有你這種朋友。」

他還想用力握起拳，挺起胸，只可惜他的人已萎縮。

就連他的眼睛裏的光芒都已消失。

現在這雙眼睛就算還像一把刀，也已是把生了銹的刀。

葉開道：「你的傷很重。」

老人咬緊牙，不開口。

葉開嘆道：「你既然受了重傷，就不該泡在熱水裏的。」

他果然已認出了這個人。

——除了「飛狐」楊天外，還有誰的輕功能令葉開佩服。

——一個人若想隱藏自己身上的傷口，還有什麼地方能比水盆裏更好！

葉開道：「可是江湖中的人，無論誰都難免受傷的，這並不是件見不得人的事，你為什麼要瞞着我！」

楊天道：「因為……」

他沒有說下去。

這是不是因為他根本沒法子解釋？根本沒法子說下去？

葉開道：「你要瞞着我，只因為你算準我一定已知道孤峯受了傷，你要瞞着我，只因為你就是魔教中的『布達拉天王』孤峯。」

楊天的身子在顫抖，卻連一個字都沒有說。

這是不是因為他自己也知道這件事是否認不了的？

葉開長長嘆息，道：「你的聰明我也一直都很佩服，所以我實在想不通，像你這麼樣一個人，為什麼要入魔教？」

楊天終於發出了聲音。

笑聲。

一種無論什麼人都沒法形容的笑聲。

他「格格」的笑着，聲音越來越大，可是他的人卻越來越小。

他竟真的在萎縮。

在這一瞬間，他似乎已真的變成了個老人。

聲音突然斷絕。

他倒了下去。

×　　　　×

陽光依舊輝煌，可是葉開已感覺不到它的温暖。

楊天當然更感覺不到。

他是帶着笑而死的，一個人臨死時還能笑，並不是份容易事。

可是他本來並沒有理由笑。

一個人的秘密若被揭穿，無論他是死是活，都一定笑不出來。

他為什麼要笑？為什麼能笑？

葉開的手冰冷，額上卻在流着汗，冷汗。

他聽得出楊天的笑聲中，彷彿帶着種很奇怪的譏誚之意。

但他卻猜不出那究竟是什麼意思？

無論那是什麼意思，現在都已變得沒有意義，人死了後，他擁有的一切就都已隨着生命消失。

死人唯一能帶走的，只有一樣事。

——秘密。

楊天是不是也帶走了什麼秘密？

——死人有時候也能說話的，只不過說話的方式不同而已。

——他是不是還能將這秘密說出來？

活人用口說話，死人用什麼說話呢！

用他的傷口？

傷口已潰爛，流出來的血都是烏黑的，可是傷口並不大。

葉開若不是親眼看見，實在很難相信這針孔般大的一點傷口，就能要了「飛狐」楊天的命。

風冷如刀，卻沒有聲音。

殺人的刀，豈非也總是沒有聲音的。

葉開聽見的聲音，是一個人的腳步聲。他沒有回頭，因為他知道來的人是誰。

來的是剛才從另一方逃走的老太婆。

現在她身上穿的，當然已不是那套緊身的黑緞子小棉襖。

她那張白生生的清水鴨蛋臉，現在當然變了樣子。

變不了的，是她的眼睛，那雙小小的，彎彎的，笑起來時像鉤子般的眼睛。

楊天就在她面前，她卻連看都沒有看一眼。

她在盯着葉開，好像一下子就想把葉開的魂勾走。

葉開捲起死者的衣襟，站起來，過了很久，才說出三個字：「他死了！」

「我看得出。」

「他是你的男人？」

「他活着時是的。」

「自己的男人死了，無論什麼樣的女人，都會有點難受的，」葉開也在盯注着她，「但，我卻看不出你有一點難受的樣子。」

「我本就是個寡婦。他並不是我第一

個男人，我看見過的死人也不止他一個。」

王寡婦道：「無論什麼事，只要習慣了，也就不會難受了！」

她雖然在嘆息，可是無論誰都聽得出，她的嘆息聲中並沒有什麼悲傷之意。

葉開無話可說。

她說的至少是眞話，眞話總是令人無法反駁的。

王寡婦忽又問道：「是你殺了他？」

葉開道：「你應該知道，他早已受了傷。」

王寡婦道：「可是他剛才還是活生生的一個人，爲什麼現在忽然死了。」

葉開道：「因爲他受的傷並不重，中的毒却很重。」

王寡婦道：「哦！」

葉開道：「他雖然用藥物勉强壓制住毒性，可是一奔跑用力毒勢就發作了！」

王寡婦忽又冷笑，道：「你知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葉開當然知道。

王寡婦道：「你知不知『飛狐』楊天不但輕功高，而且還有很多別的本事。」

葉開道：「治傷療毒，也是他的專長之一！」

王寡婦道：「但是你現在却還要說他是被毒死的。」

葉開道：「世上只要有一種他不能解的毒，他就可能被毒死！」

王寡婦道：「眞的不是你殺了他？」

葉開道：「我從不殺朋友。」

王寡婦道：「他眞是你的朋友？」

葉開長長嘆息，默然道：「只要他做過我一天朋友，就永遠是我的朋友！」

王寡婦眼珠子轉了轉，忽然笑了笑，道：「我也聽說過你是他的朋友。」

葉開道：「哦！」

王寡婦道：「我還聽說過一句話。」

葉開道：「什麼話！」

王寡婦道：「朋友妻，不可戲，要戲朋友妻，要等朋友死。」

她笑得眼睛媚如新月，又道：「這句話我好像也聽你說過。」

葉開苦笑。

王寡婦道：「現在他已死了，我還活着，你……」

她沒有說下去。

他知道她的意思，只要是男人，都該明白的。

葉開看着她，忽然道：「你見過韓貞沒有？」

王寡婦當然見過！

她帶着笑道：「那小子本來也在打我的主意，可惜我一看見他就想吐。」

葉開道：「爲什麼？」

王寡婦道：「因爲他的鼻子。」

葉開也笑了。

王寡婦道：「他那鼻子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個爛茄子。」

葉開微笑着，問道：「你知不知道他那鼻子怎麼會變成那樣子的？」

王寡婦道：「是不是被人打的？」

葉開道：「對了。」

王寡婦道：「你知道是被誰打的？」

葉開笑道：「我不但知道，而且知道得比誰都淸楚。」

王寡婦也知道了，笑道：「一定就是被你打的，對不對？」

葉開道：「對。」

他慢慢的接着道：「所以你現在最好趕快走，帶着你的男人走，好好的替他埋葬。」

王寡婦很意外，道：「你要我走？爲什麼？」

葉開道：「因爲現在我的手很癢，你若不走，我保證你的鼻子很快就要變得跟韓貞一樣。」

王寡婦沒有再說話，連一個字都沒有再說。

她至少還算很識趣。

等她把楊天的屍體載上騾車，葉開才沿着原來的路走回去。

他走得很慢。

在思想的時候，他總是走得很慢。

走出橫巷，走上大街，前面圍着一堆人，圍着一輛破馬車。

宋老伯已死在馬車上，身上只有一點針孔般大的傷口。

傷口在他的眉心。

葉開擠進人叢，看了看，又擠出來。臉上居然並沒有吃驚的樣子。

這件事竟早已在他意料之中。

他又走回延平門，那巨人也死了，同樣也只有一點傷口。

一點比針孔大不了多少的傷口，却已將這鐵塔般的巨人置之於死地。

圍着他看的人更多。

葉開正想悄悄的溜走，忽然間，一個人揪住了他的衣襟，冷冷道：「你走不了的！」

× × ×

一個人無論有沒有做虧心事，若是忽然被一個官差一把揪住衣襟，都難免要嚇一跳。

揪住葉開衣襟的這個人，正是個戴着紅纓帽，提着短棍的捕快。

旁邊已有人在叫：「剛才跟宋老闆打架的就是他……」

「我知道是他……」這捕快又扣住了葉開的手腕，用的居然是小擒拿手！

他冷笑着道：「你傷了兩條人命，居然還敢露面，你的胆子倒不小。」

葉開當然很容易就能甩脫這隻手，對「七十二路小擒拿手」，他至少有一百四十四種破法。

可是他並沒有這麼樣做。

他並不是怕這個捕快，而是尊敬。

不管這捕快是個什麼樣的人，他都同樣尊敬。

因爲他尊敬的並不是這個人，而是這個人所代表的法律。

他甚至連分辯都沒有分辯。

這種事本就不是這種捕快能瞭解的，他根本沒法子分辯解釋。

這裏也不是說話的地方。

這捕快已押着他上了輛馬車，厲聲道：「人命關天，王法如爐，你就算有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怕你不招。」

葉開就跟着他上了馬車，等到車子開始往前走，才忍不住問道：「你究竟想把我怎麼樣？」

捕快道：「不管怎麼樣，先關起來再

說。」

葉開道：「然後呢？」

捕快道：「然後再用上好的人參燉一隻鷄，做四五樣精緻的下酒菜，燙幾壺陳年竹葉靑，請你連酒帶菜一起吃下去。」

「他」的眼睛忽然充滿笑意，聲音也變得春風溫柔。

葉開嘆了口氣，苦笑道：「現在我總算明白了，原來你想脹死我。」

× ×

用人參燉的鷄，還在冒着熱氣。

六樣下酒菜是一碟小炒猪頭肉，一碟蜜炙火方，一碟油爆鮮蝦，一碟新切冬筍，一碟風鷄拼魚，一碟乾爆鱔背。另外還有一大包花生。

竹葉靑也溫得恰到好處。

北方人喝酒也有很多講究，不但黃酒花雕要溫熱了喝，白乾竹葉靑也一樣。

葉開已三杯下肚，惡夜中的激戰，傷口中的膿血，彷彿都已離他很遠了。

上官小仙正在看着他，抿着嘴笑道：「要脹死你，好像並不容易。」

葉開沒有開口，他的嘴沒空。

上官小仙道：「你的菜雖然吃得很快，酒却喝得太少。」

葉開用眼角瞟了她一眼，道：「你究竟是想脹死我，還是想灌醉我？」

上官小仙笑道：「我本來是想嚇死你的。」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說道：「你明明知道那附近的人全都看見你跟宋老闆交手，居然還敢在那裏逛來逛去，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些。」

葉開道：「你怕我被人認出來，捉將官裏去？」

上官小仙道：「不管怎麼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何必去惹那種麻煩！」

葉開道：「所以你就先扮成個捕快把我抓走？」

上官小仙道：「其實我也有點怕。」

葉開道：「你怕什麼？」

上官小仙道：「怕遇見眞捕快。」

葉開嘆了口氣，道：「想不到世上居然也有能讓上官幫主害怕的事。」

上官小仙也嘆了口氣，道：「我害怕的事又何止這一件事。」

葉開道：「你還怕什麼！」

上官小仙道：「還怕葉幫主。」

葉開道：「葉幫主？」

上官小仙嫣然道：「花生幫的葉幫主是誰，難道連你自己都忘了。」

葉開大笑。

他大笑着舉杯，一飲而盡，忽然問道：「以你看，是花生好，還是金錢好！」

上官小仙笑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文錢就可以買一大堆花生。」

葉開道：「可是花生至少有一點比金錢强。」

上官小仙道：「那一點？」

葉開道：「花生可以吃。」

他剝了顆花生，拋起來，用嘴接住，慢慢嚼吃，又喝了口酒，悠然道：「你若能用你的金錢來下酒，我才眞的算你有本事。」

上官小仙微笑道：「你說的話好像總是很有道理。」

葉開道：「當然。」

上官小仙嫣然一笑，道：「可惜你忘了一點。」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沒有錢，酒也沒有了，花生也沒有了。」

葉開想了想，終於承認：「你說的話好像也不是沒有道理。」

上官小仙笑道：「當然。」

葉開道：「可惜你也忘了一點。」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只有錢還是不够的，金錢並不能眞的使人快樂。」

上官小仙連想都沒有想就已承認：「所以我一直都在找。」

葉開道：「找甚麼？」

上官小仙看着他，美麗的眼睛，溫柔如春水，道：「找一樣眞正能讓我快樂的東西。」

葉開冷冷道：「除了『金錢』外，這世上還有甚麼能讓你快樂？」

上官小仙道：「只有一樣。」

葉開道：「一樣甚麼！」

上官小仙道：「花生。」

葉開笑了。

他又剝了顆花生，笑道：「你又忘了一點。」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金錢和花生，並不是好搭檔。」

上官小仙道：「釘子和釘錘也不是好搭檔。」

葉開同意。

上官小仙道：「可是它們在一起的時候，彼此都很快樂。」

葉開道：「彼此都很快樂？」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因爲沒有釘錘，釘子就完全沒有用，沒有釘子，釘錘也不能發揮所長。」

她微笑着又道：「一個人若不能發揮所長，就等於是個廢物，廢物是絕不會快樂的。」

葉開也同意。

上官小仙道：「所以它們只有在一起，才能得到快樂。」

她凝視着葉開，葉開却避開了她的目光。

他在逃避？

上官小仙緩緩道：「我知道你心裏一定也很明白，我說的話絕對有道理。」

葉開不能否認。

上官小仙道：「現在多爾甲，布拉達，和班察巴那都已死了，四大天王已去其三，廢物縱然還沒有完全被毀滅，也已一蹶不振。」

她春水般的眼波，又變得釘子般的尖銳。

但她却不是釘子。

她是釘錘。

「魔教一倒，放眼天下，還有那一幫，那一派能和我們爭一日之短長。」

「我們？」葉開沒有笑。

「我們，」上官小仙也沒有笑：「現在金錢加上花生，所代表的意思已不止是快樂而已。」

葉開在咀嚼着花生。

花生，是被咀嚼的，釘子，是被敲打的。

可是，若是沒有人咀嚼，花生也一樣會腐爛，若是沒有人敲打，釘子也一樣會生銹。

生命的價值是甚麼？

花生豈非一定要給人咀嚼，釘子豈非一定要被人敲打，然後他們的生命才有價值。

葉開似乎已被打動了。

上官小仙柔聲道：「我知道你心裏一定認爲我想要你做釘子。」

葉開道：「你不是？」

上官小仙道：「你應該看得出，我並不是個很可怕的釘錘。」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她的手柔軟如絲緞。

葉開嘆了口氣，道：「你的確不是，只可惜……」

上官小仙道：「只可惜花生和金錢之間，還有個鈴鐺？」

葉開苦笑。

上官小仙說道：「丁靈琳的確是個很好的女孩子，我若是男人，我也會喜歡她的。」

葉開道：「你不是男人。」

上官小仙柔聲道：「我至少並不討厭她。」

葉開道：「眞的？」

上官小仙笑了笑，淡淡道：「我若討厭她，爲甚麼要帶你來跟她見面？」

葉開盯着她，道：「爲甚麼？」

上官小仙輕輕嘆息了一聲，道：「因爲我現在已明白，像你這樣的男人，絕不是一個女人能完全佔有的，我已沒有這種奢望。」

她凝視着葉開，眼波更溫柔：「金錢可以打造成鈴鐺，鈴鐺也可以鑄成鐵，我跟她爲甚麼不能變成一個人？」

葉開又避開了她的目光。

上官小仙道：「假如，你也能把我跟她看成一個人，我們就一定都很快樂，否則……」

葉開忍不住說道：「否則怎麼樣？」

上官小仙嘆道：「否則金錢，花生，和鈴鐺，說不定全都會痛苦終生。」

葉開終於回過頭，看着她。

又是黃昏。

夕陽正照在窗戶上，艷麗如春霞，屋子裏燃着火，也溫暖如春天。

她的眼波却比夕陽更艷麗，更溫暖。

也許春天就是她帶來的。

一個能將春天帶來的女人，豈非已是男人們的最大夢想？

上官小仙咬着嘴唇，道：「你好像從來也沒有這麼樣看過我。」

葉開道：「我……。」

上官小仙道：「你很少看我，所以你根本沒有看淸我是個甚麼樣的女人，就因爲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個甚麼樣的女人，所以才很少看我。」

葉開承認。

上官小仙的眼波中又露出幽怨，道：「我知道你一定會認爲我是個很隨便的女人，有過很多男人，其實……其實你以後就會知道……」

葉開道：「知道甚麼？」

上官小仙垂下頭，輕輕道：「你以後就會知道，你不但是我第一個男人，也是我最後一個。」

這絕不是謊話。

聰明的女人，絕不會說這種隨時都可能被揭穿的謊話。

她當然是個聰明的女人。

葉開的心似已溶化，情不自禁的握住她的手，柔聲道：「用不着等到以後，我現在就已相信。」

上官小仙的眼睛亮了，忽然跳起來，道：「走，我們去找鈴鐺去。」

葉開道：「她……」

上官小仙說道：「她既然還知道躲到這裏來，神智一定還沒有完全喪失，只要我們好好的照顧她，她一定很快就會復原的。」

葉開目中露出感激之色，看來他的確一直都沒有認淸她。

上官小仙道：「剛才，我出去的時候，她又睡着了，我就叫韓貞在那裏看護着她。」

葉開道：「椎子！」

上官小仙嫣然道：「只要你會用，椎子的用處很大。」

葉開道：「你已能信任他？」

上官小仙道：「他並不是個好人，可是，我已經看出來，他絕不敢做背叛我的事。」

他們喝酒的地方，當然就在冷香園。穿過了角門，就是丁靈琳住的山院。

暮色已深了。

院子裏平和而安靜，門是虛掩着的，屋裏還沒有燃燈。

他們穿過寂靜的小院，走到門口，上官小仙就放開了葉開的手。

她不但溫柔，而且體貼。

女人的體貼，總是能令男人感動的。

「她一定還在睡。」

「能睡得着總是福氣。」

上官小仙微笑着，輕輕推開了門，葉開跟在她身後，還沒有走進門，忽然發覺她整個人都已僵硬——

× ×

屋子裏也是平和安靜的，夕陽的溫暖還留在屋角，可是人已不見了。

丁靈琳不見了，韓貞也不見了。

上官小仙吃驚的看着空床，眼淚都已急得流了下來。

葉開反而比較鎮靜，先燃起了燈，才問道：「你是叫韓貞守在這裏的？」

上官小仙點點頭。

葉開道：「他會不會離開？」

上官小仙道：「絕不會，我吩咐過他，沒有我的命令，他絕不能離開半步！」

葉開道：「你有把握？」

上官小仙道：「他絕不敢不聽我的話，他還不想死。」

葉開道：「可是現在他的人並不在這裏。」

上官小仙臉色蒼白，道：「我想這一定有原因，一定有……」

葉開道：「你想他是爲甚麼走的？」

上官小仙沒有回答，也不能回答。

葉開道：「他不但自己走了，還把丁靈琳也帶走了，他……」

上官小仙打斷了他的話，道：「丁靈琳絕不是他帶走的。」

葉開道：「你能確定？」

上官小仙點點頭。

她並不是輕易下判斷的人，她的判斷，通常都很準確：「她受的驚駭太大，所以，一直都很緊張，絕不能再受到一點刺激。」

葉開道：「你認爲這裏又有甚麼事，讓她受了驚，所以她忽然逃了出去。」

上官小仙道：「一定是的。」

葉開說道：「她逃走了，韓貞當然要追。」

上官小仙道：「所以他們兩個人都不在。」

葉開道：「他去追的時候，爲甚麼不留下點標記，讓我們知道他們的去向？」

上官小仙道：「他的追査一定很突然，倉卒之間，他來不及。」

葉開嘆了口氣，沒有再說甚麼。

他一向不是那種一看就會六神無主的人，他一向很沉得住氣。

受到的壓力越大，他反而越能沉得住氣。

上官小仙咬着嘴唇，道：「他既然已去追了，不管追不得追上，都一定會有消息回來的。」

葉開道：「嗯。」

上官小仙道：「現在我們就算要去找，也沒法子找。」

葉開道：「嗯。」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們暫時只有在這裏等他的消息。」

葉開道：「嗯。」

上官小仙看着他，忍不住又道：「你好像並不太着急。」

葉開道：「着急有沒有用？」

上官小仙道：「沒有。」

葉開道：「既然沒有用，我爲甚麼要着急。」

他說得雖從容，臉色還是很難看，慢慢的坐下來，坐在床上。

——既有地方坐。爲甚麼不躺下去。

他索性躺了下去。

上官小仙却已急得連坐都坐不住了，皺眉道：「這地方太冷，我們不如……」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葉開忽然跳起來，就像是被人砍了一刀。

燈光照在他臉上。

他的臉看來也像是被人砍了一刀。

上官小仙從來也沒有看見他如此驚駭過，忍不住問道：「甚麼事？」

葉開沒有開口。

他竟似連喉頭的肌肉都已僵硬，連聲音都已發不出。

上官小仙走過去。

走到床頭，一張美麗的臉，忽然也變了顏色。

她忽然嗅到一種很奇特的氣味，一種令人作嘔，又令人戰慄的氣味。

血的氣味！

他們並沒有流血，血腥氣是從那裏來的！

是從床下來的！

床下面怎能有血腥氣，難道床下會有個死人？死的是什麼人？

床並不重，一伸手就可以掀起來，這些問題立刻就全都可以得到答案。

可是葉開沒有伸手。

他的手已僵硬，連手指都已僵硬，他實在沒有勇氣掀起這張床。

——假如眞有人死在床下，死的不是丁靈琳是誰？

上官小仙却已伸出了手。

床下果然有個死人，剛死了不久，身上的血漬還沒有乾透。

死的却不是丁靈琳，是韓貞！

× ×

葉開怔住，上官小仙更吃驚。

死的怎麼會是韓貞！

葉開想不到，上官小仙更覺得意外。

韓貞既然已死在這裏，丁靈琳呢？

上官小仙輕輕的放下床，慢慢的轉過身，走到窗前，推開了窗戶。

窗外一片黑暗，夜色無情，忽然已來臨。

她面對着這無情的夜色，沉默了很久，才長長吐出氣，道：「原來她先殺了韓貞才走的。」

葉開道：「你認爲是她殺了韓貞！」

上官小仙道：「你認爲不是？」

葉開道：「絕不是！」

上官小仙道：「你能確定？」

葉開道：「武功也有很多種，最可怕，最有效的都只有一種。」

上官小仙道：「那一種？」

葉開道：「只有殺人的武功，才是眞正有效的武功。」

上官小仙同意。

她也知道有很多人的武功雖高，却不能殺人，也不敢殺人！

葉開道：「殺人的武功，丁靈琳絕對比不上韓貞！」

上官小仙道：「所以你斷定韓貞絕不是死在她手裏的。」

葉開道：「絕不是。」

上官小仙道：「可是現在丁靈琳已走了，韓貞却已死在這裏。」

這是事實。

事實是誰都不能反駁的。

上官小仙道：「若不是丁靈琳殺了他？是誰殺了他？」

能殺韓貞的也不多，何況，這屋子裏除了他和丁靈琳外，並沒有第三個人。

上官小仙道：「他若不死，絕不會讓丁靈琳走，難道有人先殺了他，再綁走了丁靈琳？」

這些問題有誰能回答？

葉開也走過來，推開了另一扇窗子。

窗子雖不同，窗外的夜色却是相同的，同樣寒冷，同樣無情。

他痴痴的站在那裏，動也不動，他的眼睛就如同窗外的夜色般深沉黑暗。

上官小仙垂着頭，終於輕輕道：「我剛才不該問那些話的。」

葉開沉默。

上官小仙道：「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趕緊想法子去找丁靈琳，她……」

葉開忽然打斷了她的話，道：「不必找了。」

（下期續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天下綠林，共聚寒碧崖，競爭綠林總盟主寶座，發起這一競爭大會者，是羅浮一叟霍元伽及嶺南二奇巴天義，宋天鐸，原已歸隱的北七省綠林盟主冷面閻羅胡柏齡帶同妻子谷寒香前往參與盛會，霍元伽和嶺南二奇原就作好種種準備，視綠林總盟主寶座為囊中物，詎為胡柏齡及鍾一豪和一中年儒士粉碎其陰謀，胡柏齡在和羅浮一叟經過一場艱苦搏鬥後，終擊敗羅浮一叟，榮膺綠林總盟主，事後，胡柏齡恐羅浮一叟在寒碧崖設有厲害埋伏，乃率衆與羣豪前往其盟兄萬曉光所隱居的萬月峽——

＊＊＊＊＊＊＊＊＊＊＊＊＊＊＊＊＊＊＊＊＊＊＊＊＊＊＊＊＊＊

決心除積弊　嚴束守規章

要知道這般人中，大都是霸居一方的綠林羣豪，那裏肯這般循規蹈矩的靜待通報，只因胡柏齡在言詞之間，流露出和此峽谷之中的主人相交甚厚，羣豪才不敢冒昧的硬闖入谷，如今久等不見人來，自是怒火漸起。

王大康挺胸走到胡柏齡身側，躬身一揖，說道：「請盟主下令，咱們打入這谷中去吧！」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王兄久在江湖之上闖蕩，不知是否聽人說過神鞭飛梭萬曉光其人？」

王大康低聲誦道：「神鞭飛梭……萬曉光……好像聽人說過此人，只是一時間想不起來……」

他話還未說完，瞥見蒼茫暮色中急急奔來三人。

來人身法迅快，片刻之間，已到幾人停身之處，正中年約五旬，身穿天藍長衫，足着逍遙福字履，方巾包頭，長髯垂胸，濃眉環目，神威凜凜。

左面之人，正是那入谷通報的英俊少年，右首却是一個十八歲的妙齡少女，一身紫衣，鬟插翠花，長的十分秀美。

胡柏齡搶前一步，長揖說道：「大哥別來無恙，還識得小弟胡柏齡麼？」

這老者正是神鞭飛梭萬曉光，急伸兩手，握住了胡柏齡雙腕，搖撼了一陣，道：「你還能記得我這位僻居山林的老哥哥，很好！很好……」他在過度的喜悅之

下，只覺千言萬語，一起要湧出口來，一時之間，不知先說那句才好，半晌工夫才長長一歎，接道：「記得咱們兄弟分手之時，你還是個廿多歲的少年，如今竟也滿頰鬍鬚了！」一面說話，一面舉起手來，拂拭一下胸前長髯。

胡柏齡道：「大哥風采依舊，仍和廿年前一般模樣。」萬曉光回頭對隨侍左右的一男一女喝道：「還不快些過來拜見叔父。」那英俊少年和那少女同時揖倒地上，齊聲說道：「叩見叔父。」胡柏齡伸手扶起兩人，笑道：「快些起來！」

萬曉光環目掃了全場一週後，笑道：「年華似水，轉眼間二十寒暑，小兄僻處荒谷，不知武林大事，五年前一位故友來訪，談起你揚名中原，主盟江北，一時間難抑思念之情，兼程趕往江北相訪，那知晚去一步，你已不知遊踪何處，害得我找了數月之久，但仍難覓得行踪，只好惆悵而返……」

胡柏齡抱拳答道：「勞大哥長途跋涉，小弟心實難安，往事如夢，想起來痛心疾首，不談也罷！」

萬曉光突然壓低聲音問道：「你身後之人，不少是綠林道上知名人物，這……」忽然若有所悟的接道：「兄弟！你可是參與了那天下綠林盟主之位的爭霸……」

胡柏齡接道：「大哥料事如神，猜想的一點不錯，小弟幸得天下綠林盟主之位，不過……」他回頭望了排列在身後的羣豪一眼，微微一頓，接道：「只因難遏想念之心，冒昧造訪，只怕有擾大哥清修人。」

萬曉光仰臉望天，沉思片刻，急的捋髯大笑道：「吾弟原非池中物，自是一飛沖天，小兄已為你們準備好了酒席，快些請他們入谷歡飲一場，一為吾弟接風，二則祝賀你力敗羣雄，奪得天下綠林盟主之位。」

胡柏齡道：「二十年未來造訪，見面就給大哥帶來了麻煩！」

萬曉光道：「知己兄弟，何需謙詞，……」抬頭目注羣雄，提高聲音說道：「萬月峽草廬主人，恭請各位英雄，到寒舍小飲三杯水酒！」

羣豪聽他言詞客氣，全都抱拳作禮，齊聲答道：「多謝谷主盛情！」

萬曉光拂髯大笑，豪氣干雲的朗聲說道：「各位賞光，兄弟甚感榮寵，請恕老朽走前一步帶路了！」說完，轉身走向前去。胡柏齡回頭對羣豪說道：「這位萬兄，乃兄弟金蘭之友，諸位進入谷中，如有招待不週之處，還望担待一二。」

羣豪同時恭身答道：「既是盟主義兄，我等豈敢有放肆舉動。」

胡柏齡知這羣豪之中，怎麼樣的人物都有，只怕在吃上幾杯酒後，野性發作，做出什麼規外之事，那可愧對盟兄，故而事先出言相誡，屆時如有藉酒放肆之人，出手懲戒，不致引起羣情激忿。

他機智過人，思慮週密，事先已為入谷後處置野性難馴的人，留下把柄。

羣豪浩長行列，緊隨在萬曉光身後，急步而行，在這短短的一個時辰之中，都已對胡柏齡生出了崇敬之心，個個循規蹈矩，放腿疾走，鴉雀無聲。

萬曉光目睹胡柏齡身後豪客雲集，本甚担心，他怕胡柏齡奪得盟主不久，羣豪對他不服，借酒生事，鬧出不歡之局；但見羣豪靜肅隨行的舉動後，心中放寬不少，脚步逐漸加快，走約兩三里路，到了一片翠竹林邊，這竹林似是經過了人工栽培而成，緊密異常，茂竹叢中，高挑着一盞紅燈。

萬曉光當先領路，緩步進入竹林中一條小徑，這條小徑，只容兩人並肩而過，羣豪到此，不得不停下脚步，魚貫而入。

過了一片綠篁圍牆，地勢突然開朗，放眼綠蔭叢中，樓台聳立，高挑着十六盞垂穗宮燈，一片廣闊的草坪之上，早已擺好桌椅。

萬曉光轉過身子，面對羣豪，長揖肅客，高聲說道：「恕兄弟不知諸位駕臨荒山寒舍，未能早為準備，如有什麼不週之處，還請各位担待一二。」

胡柏齡笑道：「這般叨擾，小弟已感不安，萬兄如再客氣，小弟更覺愧無容身之地了。」

萬曉光拂髯一笑，道：「你我兄弟熟不拘禮，但像這等盛會，兄弟未能善盡地主之誼，實覺有愧之心……」語至此處，突然提高聲音，接道：「寒舍未掃，不能恭請諸位，就請在這草坪之上，飲上幾杯水酒，如不嫌棄，就請入座！」

羣豪聽他這般一說，也不好再說什麼客氣之言，紛紛就位入席。

萬曉光手拉胡柏齡，緩步走到左側一角席位上並肩而坐。

這是一桌僻處邊角的席位，緊靠着翠竹圍牆，胡柏齡以盟主之尊，本應高居首位，只因萬曉光拉他入座，只好隨着義兄安位邊角。

這時，那青衣英俊少年，和那鬟插翠花的少女，都已退去，這一桌席上，只坐了萬曉光、胡柏齡，和谷寒香等三人。

萬曉光入座之後，低聲笑道：「這位仙人般的玉人，不知是兄弟什麼人？」

要知谷寒香膚色如雪，嬌美無匹，耀眼生花，雖已和胡柏齡結偶數載，但看將上去，仍然若十八九歲的少女一般，萬曉光雖然已瞧出兩人親密之情，但是仍不敢冒昧直呼弟妹，只怕唐突了美艷無倫的谷寒香。

胡柏齡欠身笑道：「該死！我都忘了替大哥引見了，香妹快些見過大哥。」

谷寒香抱着孩子，欠身而起，離開了座位，盈盈欲拜。

萬曉光離座躬身，口中連聲說道：「不敢，不敢，大哥山野中人，不講求俗套禮法，弟妹快請就座吧。」

谷寒香欠身一禮，微笑入座。

她乃不善言詞之人，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措詞才好。

萬曉光眼神烱烱，借垂穗宮燈之光，仔細的打量谷寒香一陣，忽然微微一歎，默然入座。

此等之事，胡柏齡早已司空見慣，他心知嬌妻絕美，容色照人，不管什麼人見到了這等絕世玉人，也不免多看兩眼，對萬曉光的異樣舉動，也未放在心上，端起桌上茶杯呷了一口茶，說道：「大哥這二十年來，就沒有再在江湖上走動嗎？」他

見萬曉光默坐不言，隨口問了一句。

萬曉光如夢初醒般，口中啊了一聲，說道：「弟妹懷中孩子，可是兄弟的骨肉麼？」他正在用心想着一件疑難之事，根本就未聽得胡柏齡問的什麼，答非所問的反問了一句。

胡柏齡搖頭笑道：「這孩子是我們途中所救，並非兄弟骨肉。」

萬曉光沉默一陣，回頭吩咐遠站在數尺外的一個下人衣着的大漢，道：「快些叫他們上菜。」

那人應了一聲，轉身就向那高大的宅院之中奔去。

片刻之後，酒菜輪番而上。

寒碧崖上，羅浮一叟備好的酒菜，被鍾一豪挑起羣情激忿，打的桌翻碟飛，一天之中，羣豪大都未進食物，這般綠林中人，大都是生性豪放，不拘小節，腹中旣然飢餓，立時大吃大喝起來。

胡柏齡雖然發覺了萬曉光心神不定，只道他對自已率領天下綠林投此驚擾之事不樂，心中暗打主意，吃過這一頓酒飯後，立刻告別……。他心中有了算計，反而豪興甚高，開懷暢飲，舉杯敬酒，兩人對飲了十餘杯後，萬曉光忽然放下酒杯問道：「兄弟你已奪得這盟主之位，不知下一步如何打算？」

胡柏齡微微一嘆，道：「自和大哥北嶽分手之後，轉眼間已二十寒暑，二十年來經歷如夢，想起來實使人痛心疾首……唉！大哥想必已知道小弟在江北道上的諸般惡跡了！」

萬曉光舉起酒杯一飲而盡，沉吟片刻，說道：「往事已去，不提也罷，眼下急要之事，是兄弟今後動向，你已取得綠林盟主之位，一言一行，對當今江湖形勢，都有着極大的影响，咱們知己兄弟，恕我直言無忌，樹大招風，名大招妬，今後你要如何善……」話至此處，忽然住口不言，目光橫掠谷寒香掃過。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大哥有什麼話，但請直言無妨，兄弟從無一事瞞過你這弟妹。」

萬曉光微覺臉上一熱，低聲接道：「古往今來，江湖上永遠是風險重重，多少英雄豪傑爲名而死……」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兄弟才智出衆，武功過人，小兄一向敬佩，但世間能够稱雄一世之人，實是寥寥可數……。」

胡柏齡滿飲一杯後，接道：「大哥可是聽得了什麼不利兄弟之事麼，旣是情重骨肉，金蘭之交，還有什麼不可以相告之言。」

萬曉光道：「此事說來，並非對兄弟個人有什麼不利，而是天下綠林梟雄北嶽之舉，已然引起武林各大門派注意，早在半年之前，羅浮一叟柬邀天下綠林豪雄，比武北嶽之時，武林中正大門派，已動了戒懼之心，中原道上高手雲集，由武當派中掌門人親自出面主持，宴請大江南北雲集在中原道上高人，與會之人，都是望重一方的高手……」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大哥想必已受邀與會了。」

萬曉光微微一怔，嘆道：「兄弟料事如神，鑒一省三，小兄確實忝陪了那次盛會末座。」

胡柏齡道：「那次盛會之上，想必已謀定了對我們這次北嶽大會之策。」

萬曉光道：「目前江湖之上，宵小橫行，到處刼貨殺人，過去各方綠林豪雄，地盤分割，彼此之間各存顧忌，尚不致鬧的天下大亂，如這北嶽之會，推舉出一位主盟之人，那時各方豪雄，羣致一旗之下，勢必要鬧的……」忽然想到這天下綠林盟主，就是坐在他面前的義弟，趕忙住口不言。

胡柏齡道：「這也難怪，如若天下綠林霸主，統一在一人旗令之下，爲非作歹起來，那可是難以防止之事。」

萬曉光聽得又是一怔，心中暗自忖道：看來他倒是先我思慮及此了……當下笑道：「那場盛會之中，各處高手一致看法，預計取得綠林盟主之人，必是羅浮一叟，萬沒想到會是……」

胡柏齡接道：「此事不但在大哥意料之外，就是小弟在三個月前，也未想到此事，直待月前，才突動了此念，兼程趕來北嶽。」

萬曉光道：「現在你已是天下綠林盟主之尊，不知眼下有什麼計劃舉動。」

胡柏齡朗朗一笑，推杯而起，不答萬曉光的問話，大步直向場中走去。

谷寒香轉臉望着他的身影，見他在羣豪宴席停了下來！星目一閉，長長吁出一口氣，臉上泛現微笑之容。

胡柏齡忽然舉手互擊三掌，全場立時杯停箸住，鴉雀無聲。數百道目光，一齊投注在他的身上。

忽然一角有人大聲叫道：「盟主可有大事宣佈麼？」

羣豪轉頭看去，只見鍾一豪搖搖擺擺的走了過來，他身後緊隨着那中年儒士。

兩人雖然受傷甚重，但因功力深厚，經過幾個時辰養息之後，已可起身行走。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兩位傷勢好了麼。」

鍾一豪大聲說道：「多謝盟主關心，屬下等傷勢已癒。」他也不管那中年儒士是否願意自稱屬下，就大聲叫了出來。

胡柏齡道：「兩位快請入座，在下有事要和各位兄弟商量！」

鍾一豪拉那中年儒士隨便找一個座位入席好，說道：「盟主乃我天下綠林至尊之位，什麼事但請下令就是，這商量二字，未免用的太過謙虛了！」

胡柏齡暗自忖道：此人和我素不相識，不知何以會這般對待於我，心中在想，口中却高聲說道：「兄弟此次幸得盟主之位，其實還不是諸位抬舉在下……」

羣豪之中一人說道：「盟主武功過人，我等都是親眼所見，誰要敢說一句閒話，俺老王先和他打上一架。」

胡柏齡微微一笑，接道：「今日之前，咱們綠林同道，分據各處，自稱雄主，不但彼此之間不相往來，而且所作所爲，大都是爲害世間之事，今日……」

說至此處，忽聞一陣衣袂飄風之聲，疾掠身側而過。

轉頭望去，只見一個身着勁裝，背插長劍的少年，掠着羣豪席位而過，直向萬曉光座位之上奔去。

胡柏齡一見那少年神情，立時知道是出了事情，隨即說道：「諸位請照常飲酒，不論何人未得我允准之前，不得擅自離位！」轉身走向萬曉光身邊，問道：「大哥，出了什麼事？」

萬曉光道：「谷外有人相訪。」

胡柏齡臉色一變，道：「什麼人……」說過一句話後，臉色突然緩和下來，接道：「如是大哥故舊之交，兄弟不知是否該廻避一下？」

萬曉光微微一笑：「兄弟一戰成名江北，那次和你對敵之人，你還記得他是誰麼？」

胡柏齡心中突然一動，說道：「大哥說的，可是望重江湖的少林高僧天明大師麼？」

萬曉光道：「半年之前，武林各大門派盛會一時，其中少林派與會之人，就是天明大師，這位年高德重的大師，不但在江湖上聲譽極隆，就眼下少林寺中而論，也極受方丈尊重，門下愛戴，少林派推他參與那場盛會，自是對天下綠林爭霸之事，十分重視，……」他略一沉吟，接着又道：「不過，他這次不速來訪，倒是出了我意料之外，兄弟盡管和你隨行之人討論你們的大事，小兄邀他到萬月峽外一談就是。」

胡柏齡道：「昔年黃河渡口之戰，小弟記憶猶新，天明大師的風儀，仍然深留腦際之中，何不請他來共飲一杯？」

萬曉光道：「兄弟旣是願和天明大師一見，請留在席位上稍候，小兄去接他進來。」言罷，起身而去。

這時場中羣豪，都知道發生了事情，數百道目光，一齊投注在萬曉光的身上。

胡柏齡緩步走入場中，高聲說道：「諸位盡管照常用酒，非有在下之命，任何人均不得擅離座位一步。」他身材高大，聲如洪鐘，這一擺出盟主身份說話，只覺豪氣凌雲，神威凜凜。

羣豪聽得吩咐之言，果然紛紛舉起酒杯，不再注意此事。

片刻之後，萬曉光當先而入，在他身後，緊隨着一個身着灰色僧袍，足着芒履，肩負禪杖的老和尚。

場中羣豪，有不少識得此人，乃少林寺中高僧，名滿天下的天明大師，不自覺轉頭望去。

要知天明大師乃少林寺三大高僧之一，聲威所指，綠林道上之人，無不對他怯懼三分，此刻突然在此地出現，立時引起了一陣騷動，但因胡柏齡已先有約束之言，羣豪雖然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但却無一人擅離座位。

天明大師滿臉微笑，目掠羣雄，緩步隨在萬曉光身後而行直向胡柏齡落座的席位之上走去。

胡柏齡待兩人相距丈餘左右之時，起身迎了上去，抱拳一禮，笑道：「老禪師別來無恙，還識得晚輩胡柏齡麼？」

天明大師放下肩上禪杖，合掌當胸，高宣了一聲佛號，道：「不敢，不敢，胡施主還能記得老僧麼？」

胡柏齡道：「大師風儀傾人，晚輩一見難忘。」說話之間，長揖肅客入座。

天明大師低沉的笑道：「老僧適逢盛會，極感榮幸，只是來的冒昧，恐怕有擾豪興了！」緩步入席而坐。

胡柏齡道：「大師來的正好……」他言未盡意，但却一笑住口，回頭瞧着谷寒香說道：「這位是天明大師，快些上前見過！」

谷寒香欠身作禮，盈盈笑道：「常常聽大哥說起老禪師仁心俠胆，想不到今日能得一見。」她本聽胡柏齡說過和天明在黃河渡口相搏之事，一聽天明大師四字，立時記憶起來。

天明大師忽然一瞪雙目，兩道烱烱神光，凝注在谷寒香的臉上，瞧了良久，一瞬不瞬，她臉上任何一個部份，他似乎都要極仔細評量一番。

他乃名重江湖的有道高僧，這般貪饞的瞧着一個女子，而且對方又是天香國色，絕世無倫的美女，立時引起場中羣豪不滿，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有幾個按耐不住胸中怒火，竟不守胡柏齡相誡之言，霍然站起身子。

胡柏齡搖手阻止，示意要羣豪安靜。

他因和天明大師座位相連，瞧他臉上神色凝重，目光奇異，實非心存輕薄，不禁心中也覺着奇怪起來。

足足有飲用一盞熱茶之久的時間，天明大師突然一閉雙目，長歎一口氣，合掌當胸，沉聲喝道：「阿彌陀佛！」

他瞧來望去，看了人家半天，突然宣了聲佛號，別說胡柏齡，谷寒香大感莫名其妙，就是神鞭飛梭萬曉光，也有些被他弄的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忍不住插口問道：「老禪師看出了什麼禪機麼？」

天明大師不理萬曉光的問話，一頭對胡柏齡道：「這位女施主，可是胡兄的令正麼？」胡柏齡道：「不錯，老禪師如瞧出什麼禪機，還望指示一二。」

天明大師道：「國色天香，嬌麗無倫，溫柔雅靜，秀絕人寰，只可惜眉心上有一道地煞紋干犯紫斗，十年內恐要玉手染血，造刼武林！……」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老禪師言重了，她生性善良，連一隻雀鳥也不敢傷害，如說她造刼武林，眞叫人難以相信！」

天明大師低沉一笑，緩緩說道：「老衲自小精研相人之術，自信不致有錯，但願我所言不中，天下蒼生幸甚，武林同道幸甚！」

胡柏齡朗朗一笑，道：「老禪師譽滿天下，武林中人，無不敬慕，但對此預言，在下却是不敢苟同。」

天明大師端起面前酒杯，神色肅穆的說道：「老衲已三十年不知酒味，今夜爲武林蒼生破此禁例……」舉杯一飲而盡。

萬曉光陪了一個乾杯，笑道：「十年以後的事，暫時別想也罷！禪師旣破了酒例，今宵不妨暢飲一番……。」

胡柏齡大笑接道：「好極，好極，在下先敬老禪師三杯。」說話之間，舉起酒杯先自滿飲了三大杯。

天明大師似是心情異常沉重，勉强一笑，道：「老衲今宵當盡一醉，我佛慈悲，饒恕弟子放肆了！」說完，果然端起酒杯，一連乾了六杯。

胡柏齡看的暗自好笑，忖道：這老和尚怎的這等庸人自擾，無根無據之事，他

却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神態來。

谷寒香緩緩端起面前酒杯，笑道：「我也敬老禪師一杯……」

天明大師舉杯一飲而盡，微微一笑道：「老衲有一樁不情之請，不知女施主是否可以答應？」

谷寒香嫣然一笑，喝乾杯中餘酒，笑道：「老禪師有甚麼事？和我大哥說吧！只要他答應了，就行啦！」

天明大師轉臉望着胡柏齡，道：「老衲苦修行腳，很少在寺中停留，老衲在寺中輩份雖尊，但却沒有一個是老衲親自傳授武功的弟子，想把令正作記名弟子，傳以武功……。」

胡柏齡起身一禮，說道：「老禪師肯這般重顧於她，晚輩感激至極……。」他轉對向谷寒香說道：「香妹還不快行拜師之禮，此等機緣，千載難逢，香妹造化不淺。」

谷寒香放下懷中孩子，盈盈拜倒地上，說道：「拜見師父！」

天明大師哈哈一笑，道：「就此一言爲定，大禮免去，快起來吧！」

他說話聲音甚大，場中羣豪大都聽到，千百道目光，一齊投注過來，一片肅然，鴉雀無聲。

胡柏齡偷眼望去，只見場中羣豪個個神情愕然。

要知這實是一件不平常之事，天明大師爲當今武林正大門戶中一流高手，名列少林寺三大高僧之一，各正大門戶中人，無不對他尊敬異常，谷寒香却是天下綠林盟主的妻子。

這兩個大相逕庭的人物，不但環境不同，而且男女有別，少林寺門規森嚴，天下皆知，嵩山少林寺，素有嚴禁婦女入寺之規，他一個望重武林的高僧，收了這樣一個綠林盟首的妻子，作爲門下弟子，可算是震蕩江湖的一件大事。

萬曉光呆呆的望着天明大師，半晌之後，才哈哈一笑，道：「老禪師妙悟禪理，不受人間俗理束縛……。」

天明大師待谷寒香入座之後，微微一笑，道：「老衲還有要事，必需卽刻離此，就此告辭了！」

此言一出，不但胡柏齡大感奇怪，萬曉光也有些莫名其妙，呆了一呆說道：「老禪師就這麼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麼？」他素知天明大師爲人持重，告別決非無因，只不過，自己一時間難以想得出來罷了。

谷寒香起身說道：「我送師父一程！」目光却投注在胡柏齡的臉上，滿臉的乞求神色。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師倫大道，豈容忤逆，香妹自是應恭送師父一程。」

天明大師飄然離座，大步而去。

谷寒香抱着孩子，緊隨大和尙身後而行。

胡柏齡恐在場羣豪中有人出手攔阻，隨在兩人身後，護送過那綠竹圍牆。

他目送谷寒香嬌麗的背影，緊隨在天明大師身後，繞過依依綠篁中曲徑消失，才轉過身子，快步走到廣場中，高聲說道：「諸位快請各入原位……」羣豪果然紛紛就座。

數百道目光，一齊集中在胡柏齡的身上，個個神色凝重，莊嚴。

萬曉光目睹眼前情勢，不自禁的也緊張起來，因爲天明大師的突然而來，匆匆而去，似已引起場中羣豪的懷疑之心，只要胡柏齡一道口令，立時將會掀起一場風波……

場中羣豪也和萬曉光有着一般的緊張心情，因那天明大師，乃望重武林的高僧，大江南北綠林道上，無不知他大名，何況他又是目下領導武林正大門戶的少林寺主持方丈的師兄，如若胡柏齡派人追襲，不但眼前卽將展開一場激烈絕倫的拚搏，後果更是難以想像……。

胡柏齡眼看在場羣豪神情，知他們心中生了誤會，不由心中一動，暗道：眼下情勢，極爲莊嚴緊張，如藉這種肅穆氣象，把自己心中一點抱負，宣佈出來，當可增強此事的威信。

當下一正臉色，緩緩立起，兩道烱烱目光，環掃了四週一下，道：「我有一件心願，蘊藏心中甚久，甚想藉此盛會一吐心願，不知諸位可否有興耐聽……」

在場羣豪齊聲應道：「盟主請說，我等洗耳恭聽！」

胡柏齡點點頭道：「好，旣承諸君抬愛，胡某人就直言了。」眼神又掠掃羣豪，侃侃言道：「數百年來，刀兵紛爭，江湖上恩怨情仇，更是互纏不休，尤其咱們武林中人，爭拚得尤爲劇烈，是以無形中武林便分爲兩派，劃割成黑白之分，那些憑仗武功，保貨走鏢，與一些劫富濟貧的武林同道，便被人目爲白道人物，他們自認是救貧扶弱的俠義道……」

他頓了頓，接道：「另外一批人，則是挾着血肉之軀，匹夫之勇，小則任性恣意，爲所欲爲，大則，雄據一方，安寨設卡，儼然官府，這些人便被視爲黑道。這便是咱們被白道人物所歧視的道理，……其實，所謂盜亦有道，只要存心方寸，何事不可爲，何事不是人爲，古人所說舜亦人，吾亦人。欲爲堯舜，只要心存此念，亦非難事，今天非是我胡某人一登盟主之位，就沽名釣譽起來，個人以爲，縱令身在綠林，存心作爲，還是貴乎光明磊落。仰俯無愧，才不負人生一場……」

這一番道理，只聽得羣豪紛紛私議不已。

胡柏齡輕咳一聲，朗聲說道：「爲了改變世人對我綠林人物的看法，爲了安自己天良，爲了天下綠林千百年以後的地位，今天胡某人要以天下綠林盟主的地位，向在場的天下英雄，鄭重宣佈，我胡某人不敏，要爲天下綠林道訂四大戒律，凡是綠林中人，必須一體遵行。……」

場中羣豪頓時靜肅下來，數百道目光一起投注在胡柏齡的臉上，場中一片肅然莊嚴，胡柏齡也不覺有些緊張起來。

要知這般人，平日雄據一方，殺人越貨，爲所欲爲，甚麼官府王法，根本不放在他們眼中，無拘無束，放浪形骸，陡然之間要立下幾大律條來束縛他們，就心理之上而言，先已難自忍受，如果有一人出言反抗，激起羣情，勢必鬧成不可收拾之局……。

胡柏齡沉吟了片刻，放聲大笑，道：

「諸位如有不願受戒律約束的人，現下還來得及撤離此地……」

他一連問了數聲，羣豪中却無一人答應。

沉默，更顯得場中情勢的緊張。

胡柏齡心中暗自忖道：「此事早晚都難免一場驚擾，不如早些說將出來。」當下一正臉色，提高聲音，道：「萬惡淫爲首，在下想這第一條戒律，應首戒淫行，淫姦良家婦女，採花傷命者，訂爲第一大戒！」

羣豪一陣低聲議論，但却沒人起身反對。

胡柏齡目注全場，沉吟了片刻，接道：「屠殺無辜，殘暴善良，使我綠林道上，最爲人詬責之事，應列爲第二大戒！」

此言一出，羣豪一陣浮動，立時有人高聲說道：「盟主這戒殺之律，未免過於苛刻，我們在江湖道上行走，刀尖子下討飯，如若不能殺人，豈不要束手就縛，任人宰割……。」

此人話還未完，忽見三條人影，疾奔而來，一人朗朗大笑，接道：「盟主之意，乃不讓我們妄殺好人……。」

羣豪轉頭望去，見來人正是羅浮一叟和嶺南二奇。

胡柏齡看三人身法迅捷，竟似大傷痊癒，心中暗生驚駭，忖道：這三人受傷不輕，怎能够在短短半日養息之中，完全復元。

羅浮一叟霍元伽在相距胡柏齡丈餘左右之時，倏然而住，抱拳說道：「我等神志一復，立時趕來此處，但仍然晚了一步，尙望盟主免遲到之罪。」言詞神情之間，流現出無比的恭謹。

胡柏齡心中雖懷戒懼，但口中却微笑說道：「三位來的正好，快請入席，吃杯水酒再說！」

羅浮一叟笑道：「盟主已是我天下綠林道上首領之尊，有甚麼事，只管吩咐就是，這等謙讓詞色，我等如何敢當。」

他這神態言詞，也不知是眞是假，只看的全場羣豪，個個心中生出了奇怪之感，齊齊轉臉，向三人望去。

只見霍元伽和嶺南二奇，畢恭畢敬的對胡柏齡行了一禮，就近找了三個位置入席坐好。

這位名傳天下，被人目爲綠林中第一高手，桀傲不馴的羅浮一叟，此刻突然間轉變的這般恭順，不但在羣豪心生奇怪之感，就是機智過人的胡柏齡也有些惶惑不安，不知其心存何意而來。

這當兒，鍾一豪和那中年儒士，突然站了起來，大搖大擺的走到了羅浮一叟和嶺南二奇身側的席位上坐下。

這顯然含有針鋒相對的示威，但却使人自然感覺到一種均衡，因嶺南二奇的武功，和那中年儒士，鍾一豪相差不多，胡柏齡却足可抵羅浮一叟。

胡柏齡目睹鍾一豪和那中年儒士行動時的靈快，似是增了不少胆氣，微微一笑，接着說道：「當今江湖之上，大都已不守信義，彼此之間，全以機詐相處，雖是承諾之事，但一遇到利害衝突，立時棄信諾言於不顧，致造成彼此勾心鬥角，無法融洽一堂，是以，不守信義，應列爲第三大戒。」

他微微一頓之後，見無人出言反駁，繼續道：「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地域遼闊，最難使事令統一，如果一人不遵令諭，勢必影响全局，如果我們想除此數百年來綠林道上大弊，應把逆不受命之事，列爲第四大戒……。」

話至此處，倏然而住，目光緩緩移動，掃視了全場一週，又道：「這四大戒律，都是我依據當前我綠林道上時弊而訂，大體含意，已如上述，在未成定案之前，各位盡可據理爭辯，一旦頒佈，卽盼各位一體遵照而行……」

忽見羅浮一叟站起身子，說道：「盟主口述四大戒律，確爲我綠林道上時弊，在下當先擁護。」

羣豪看霍元伽首先讚頌四大戒律，無不覺着奇怪，一時之間，數百道目光，一起投注在他的身上。

胡柏齡機智過人，豈肯失此機會，當下說道：「各位旣不反對，此案卽定，眼下各位先請放懷暢飲一醉，明日我當把這四大戒律書文頒佈。」說完緩步走回自己席位之上。

羣豪之中，大部份都是不願身受束縛之人，但又都不願率先反對，各人心中不樂，舉杯盡酒求醉。

幸好，萬曉光藏酒甚豐，羣豪雖然善飲，仍可源源供應，不大工夫，全場中人，醉倒十之六七。

胡柏齡表面之上，雖然看不出甚麼？但他內心，却甚感沉重，只怕羣豪不服他四大戒律，各自散去。他雖無留戀這盟主之心，但這一來，對他佈善蒼生的心願，却將付之流水。

萬曉光歎口氣，低聲說道：「兄弟雄才大畧，實非常人能及萬一，身背惡名，廣播善因，這等俠心義胆，小兄雖不敢預言後無來者，但却前無古人，看來昔日傳言，都是有意中傷，小兄竟被流言迷惑，信以爲眞，想來慚愧的很。」

胡柏齡淡淡一笑道：「那也不是，昔年傳說兄弟諸般惡跡之言，不但件件眞實，而且恐怕傳言沒法盡擧惡跡，唉！如若不是遇得你那谷氏弟妹，只怕我現在仍是滿手血腥的造孽之人！」

萬曉光微微一歎，道：「這麼說來，我那弟妹不但艷絕人寰，而且還是位智德兼備的巾幗奇女子了！」

胡柏齡道：「她心地善良，胸無城府，智機二字，雖談不到，但她善美的天性，却對我有了極深的影响，使我對已往諸般惡行，大感悔悟，立志重新做人……」忽然想到身外數尺之處，雲集着天下綠林高手，兩人談話聲音雖低，但也難免不爲別人聽去，趕忙住口不言。

萬曉光抬頭望去，只見場中羣豪，大都已沉醉如泥，伏桌睡去，尙未酒醉之人，仍然在繼續喝酒，不禁一皺眉頭，暗替盟弟担心，忖道：這般人大都是桀傲不馴，平日放蕩成習，一旦訂出幾大戒律來約束他們，只怕要引起他們反抗之心，他是比武取得的盟主，只怕也難使這般人束手就範……。

心正忖思之間，忽聽胡柏齡低聲說道：「大哥在這萬月峽後，可有一處叫作「

迷魂谷』的所在處？」

萬曉光道：「那不叫『迷魂谷』，應該叫『迷踪谷』，因那谷中道路錯綜複雜，入入谷中，立時難辨方向，很多樵夫獵人誤入谷後，久久不歸，是以被山民視作禁地……」

胡柏齡愁苦的臉上，突然泛起一陣喜悅，接道：「那『迷踪谷』距此有多少路程？」

萬曉光道：「大約有五十里左右，小兄為此傳言，曾經夜入谷中窺探過兩次，除了發覺谷中道路綜錯，難以辨認之外，似是還留有獅虎猛獸一類的痕跡。……」

胡柏齡急急接道：「大哥去過，那是最好不過，不知可否帶兄弟去看看？」

萬曉光道：「那地方荒僻異常，人踪絕跡，你現下身膺天下綠林盟主重任，……」忽有所悟的啊了一聲，道：「兄弟可是想把『迷踪谷』建作你行令天下綠林道的總堂麼？」

胡柏齡心中似是十分高興，一掃愁眉苦臉之容，微微一笑，道：「小弟雖有此想，但現下還言之過早……」他略一停頓，壓低了聲音，接道：「小弟雖已取得了盟主之位，但眼下這般人心中並未全對小弟敬服，四大戒律，已引起其中不少人的反感，只要有一個人出面挑起羣情激忿，勢必要鬧的天翻地覆，那『迷踪谷』人跡罕至，却正是我們解決內部紛爭的一處好地方……」話至此處，忽然一聳雙眉，圓睜環目，神威凜凜，豪氣干雲。

萬曉光看的全身微微一顫，道：「兄弟用心仁俠，足以驚天動地，但你一人之力，如何能抵擋羣雄圍攻，此事，實在不宜過急……」

胡柏齡搖頭一歎，道：「天下綠林羣豪，相聚一堂，談何容易，錯過這次機會，永難再有此日，大哥關懷盛情，兄弟心領就是，趁你那弟妹未歸，我們動身愈快愈好，只要大哥能帶我到谷口之處，餘下之事，我已胸有成竹。」說完，霍然起身，大步直向場中走去。

萬曉光本想出手阻止，但見他臉色神情之間，流現出無比的堅毅，竟自不敢出手阻擋，目注着他的背影，步入場中。

胡柏齡步入場中，環掃了四週大部醉臥的羣豪一眼，大喝一聲，說道：「衆位兄弟！」

這一句喝叫聲音，有如春雷驟發一般，震的四外山谷之中回鳴不絕，場中羣豪大都被震聾啓聵的喝聲，驚醒過來，惺忪睡眼，一齊投注在胡柏齡的身上。

胡柏齡滿臉肅穆的接道：「這萬月峽中，非咱們久居之地，借宿幾宵雖可，但終非長久之計，咱們不如早些尋找一處常久安居之處……」

他微微一頓之後，接着又說道：「距此五十里處，有一座『迷踪谷』，據聞谷中經常有猛獸毒物出沒，如有胆小之人，不敢去那『迷踪谷』中者，請向前移動十步……。」

這般人中大都喝的沉醉如泥，少數未醉之人，也都帶了幾分酒意，給他拿話一激，雖有極少神智保持清醒之人，覺着此事太過突然，但也不願自甘後人，全都坐在原位之上不動。

胡柏齡面色凝重，回顧了萬曉光一眼，高聲接道：「諸位既都願去，咱們立時就走！」走字出口，人已大步向前走去。

但聞桌椅移動之聲，砰砰一陣亂响，羣豪紛紛起身，隨在胡柏齡身後而行。

突然間傳過來一陣嬌脆呼喝之聲，道：「大哥，大哥！你要到那裏去，為什麼不等我呢？」

胡柏齡微微一皺眉頭，停下了腳步。

他一停，羣豪紛紛站住。

但覺一陣香風，掠着羣豪而過，引得昏昏酒醉之人，都瞪大了雙目注視，只見谷寒香抱着孩子，急如離弦弩箭一般，向前奔去，衣裾飄飄，帶起一股拂面香風。一口氣跑到胡柏齡的身前，才停了下來，滿臉淒怨之色，說道：「師父有很多話要對我說，所以我……」

胡柏齡不讓她再說下去，微微一笑，接道：「我已托請大哥留妳在萬月峽中住上幾天，待我們把那『迷踪谷』猛獸，毒蟒掃除，建起房屋之後，我再來接妳過去。」他對谷寒香愛護無比，從不肯使她稍有傷情之感，縱心有生離死別之痛，仍然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神情說的十分輕鬆。

谷寒香盈盈一笑，道：「我們結偶以來，幾時離開過了，唉！就是那『迷踪谷』中再危險些，我也是要和大哥一起去的！」這幾句聽來平平常常的話，但每字句中，都有着無比的誠摯，無比的情意。

萬曉光輕輕歎息一聲，道：「兄弟，你再想想看……」

胡柏齡微微一笑，搖頭不讓他再說下去。

這當兒江北五龍全都由羣豪之中奔了出來，分散在胡柏齡的身側。

原來出雲龍姜宏顧及到胡柏齡初膺盟主之位，只怕這般各霸一方的梟雄人物，不肯俯首聽命，暗中通知四位義弟，不讓他們吃酒，隨時戒備，以防不測。

谷寒香秀目轉動，瞧場中羣豪大都帶着酒意，有很多連身子也站不穩，左右搖擺，東倒西歪，心中忽然生出害怕之感，低聲說道：「大哥，很多人都喝醉了，明天再去那『迷踪谷』吧！」

胡柏齡道：「今宵和明天，都是一樣，有勞大哥，替我們帶路了！」說完話後，回頭望着谷寒香歉然一笑。

萬曉光看他執意要去，心知勸也無用，當下說道：「兄弟心志既決，小兄自當竭我所能，助你一臂之力。」大步向前奔去。

胡柏齡率領羣豪，緊隨在萬曉光身後而行，夜風迎面吹來，激醒了不少人的酒意。

萬曉光地勢熟悉，率領羣豪穿越窄谷而行，他怕帶有醉意的人在登山時摔了下來，引起羣豪對義弟反感，是以避免翻越山峯的捷徑，不惜繞道穿越山谷而行，而且走的速度很慢。

胡柏齡機智過人，心知義兄有心相護，但他心中却有着不同的想法，想趁羣豪酒意尚未全醒之前，趕入「迷踪谷」中，如若羣豪不服自己訂下的四大戒律，羣起相抗，那就不惜玉石俱焚，自相殘殺先把幾個惡名最著的人除去，以稍贖昔年惡行……低聲對萬曉光道：「大哥請放快腳

步，無論如何，咱們要在天亮之前，趕到『迷踪谷』中。」

萬曉光回頭一笑，依言加快腳步。

他一加快奔行之勢，羣豪相繼加快，但聞步履之聲，此起彼落，响成一片。

四五十山里，在這些個個身負武功之人走來，自非什麼難事，大約兩個時辰左右，已然趕到了「迷踪谷」外。

抬頭看去，羣山綿連，一道蜿蜒而去的山谷，曲入羣山之中。

入口處聳立着四五株參天古柏，雜草交錯，封閉了入口，望去一片荒涼。

這時，天色已經快亮，東方天際，泛起一片魚肚白色。

萬曉光停下腳步，望着那荒谷說道：「這亂草封閉的谷口，就是『迷踪谷』的入口之處了！」

胡柏齡回頭望去，只見羣豪一個個肅容而立，目光齊齊的投注在他的身上。

谷寒香只瞧的心頭泛升起一股寒意，低聲說道：「大哥，他們都瞪着眼睛瞧你幹什麼？」

胡柏齡淡淡一笑，道：「他們都希望我帶他們進入這『迷踪谷』去，瞧瞧什麼樣子。」他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措詞，隨口胡謅一句。

谷寒香啊了一聲，笑道：「原來如此……」忽然覺出不對，回頭望着胡柏齡，道：「大哥……」叫得一聲大哥之後，心中突然一動，暗道：「我如再開口追問於他，豈不要讓他傷心我不相信他的話麼？」趕忙又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嚥了回去。

胡柏齡心中正在想着對付羣豪之策，聽她叫了自己一聲之後，立時別過頭去，也就沒有追問她什麼事情。

萬曉光道：「迷踪谷中人跡罕至，猛獸毒物之類，勢所難免，兄弟請養息一下精神，準備辦理大事，小兄替你開道。」側身直向谷中走去。

胡柏齡笑道：「怎敢相勞義兄。」急步追了上去。

谷寒香回頭望了望站在尋丈遠近的羣豪，便緊隨胡柏齡進了山谷。

羣豪一見谷寒香進了山谷，心中忽起好勝之心，忖道：一個女流之輩都不害怕，我們堂堂男子漢大丈夫，豈能落人之後，舉步跟了進去。

前面幾人一走，後面之人魚貫跟了上來，分成兩行，並列向谷中走去。

胡柏齡追到萬曉光身後之時，低聲問道：「大哥，這迷踪谷中可有最易據守的險要之地？」

萬曉光突然施出「蜻蜓點水」的輕身功夫，一連三個飛躍，向前奔行了三四丈遠。

胡柏齡知他是為避別人耳目，故意向前急奔一段路程，當下一提眞氣，追了上去。

萬曉光剛一停下身子，胡柏齡已到了身後，說道：「兄弟之事，大哥千萬不能插手，如果大哥一助兄弟，事情立時將牽扯擴大，那就不好收拾了，大哥只要把所知此谷形勢，大約對我說明一下，立請返回萬月峽去。」

神鞭飛梭萬曉光微一沉吟，舉手指着前面一座山壁說道：「前面那座峭壁，就是此谷的必經門戶，轉過那處小彎之後，就算進『迷踪谷』中，千道百徑，幽谷縱橫，別說初來之人，就是來過幾次之人，也難辨認淸楚道路，只要方向已迷，立時被困其中，小兄昔日來探此谷之時，思慮週密，步步紮營，每一個轉彎之處，都燃起一根線香，但仍然走入岔徑，被困谷中一夜半日之久，才找到出口。……」

胡柏齡道：「這麼說來，只要能守住那山壁門戶所在，就可封死此谷了。」

萬曉光道：「不錯……」他微一沉忖後，接道：「就我所記，那山壁轉彎之處，有一片十分廣大的草坪，足可容下你們所有的人，但我總望兄弟，不可操之過急，事先必需要思慮週密，謀定而後動，方保萬無一失……。」

胡柏齡接道：「大哥相囑之言，小弟自當銘記心中，現下天已不早，大哥也該請回萬月峽了。」

萬曉光微微一歎，道：「兄弟雖然胆署過人，但此事非同小可，尚望多自珍重，小兄這就告別。」

胡柏齡長揖相送，肅然說道：「大哥回到萬月峽後，祈能預作戒備，如果小弟此次難以說服羣豪，必將引起一場血雨腥風的慘戰，生死難卜，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怕餘波累及大哥，……」

萬曉光道：「兄弟放心，三日之後，我再來這迷踪谷中看你。」縱身一躍，人已到一丈五四尺外，疾向谷外奔去。

胡柏齡望着萬曉光疾如奔電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看他的身法，武功較前又有進境了。但願這次風波，不要連累及他才好……。

瞥眼見嬌妻懷抱着孩子，急急奔來，晨曦下但見她膚白如雪，嫩臉艷紅，只是眉梢間微現出幽怨，那常常泛現在嘴角間醉人笑意，此刻也消失不見……。

目睹谷寒香嬌美容色，頓使他豪氣一消，慌忙轉過身子，大步向前奔去。

谷寒香自和胡柏齡相識以來，從未見他今日相對自己這般神情，有如見到毒蛇猛獸一般，神色中似是流現出無比的驚懼和厭惡，不禁大感傷心，忍不住熱淚奪眶而出。

但她天性善良溫柔，雖覺傷心欲絕，但却毫無抱怨丈夫之心，舉袖拭去臉上淚痕，放慢了腳步，開始用心思索數日來發生的事情，什麼事使丈夫那樣煩惱。

她已往和丈夫相處在一起時，從不肯用心去想事情，凡事不論巨細，她都等待着胡柏齡的安排，從不煩心，她對丈夫有着絕對的信賴……

但她忽然發覺到原對自己愛護無比的丈夫，竟然對自己流現厭惡之色，使她那一顆純潔之心，受到了重重的一擊，她開始去思想很多事情……從一個天眞無邪的人，陡然間成熟起來……。

她只管回憶着數日來經過的事，不知不覺間放慢了腳步，衆豪雄行列匆匆的從她身側奔過，每個人從她身旁經過時，都在不自覺中停了一下，被她那醉人的美麗吸引住心神，直待後面的人撞到，才想起了趕路，急急向前走去。

數百道目光，輪番的投注在她的身上，但她却若無所覺一般，仍然緩步而行。

仰臉望天，想着自己的心事。

忽聽一聲低沉的聲音，在她身側响起，道：「夫人……」

谷寒香微微一驚，抑制住奔放的思潮，轉頭望去，只見面垂黑紗的鍾一豪，緩步隨在她身側而行。

只聽鍾一豪低沉的一笑，道：「夫人在想什麼，後面沒有人了……。」

原來羣豪兩行長長的行列，都已奔行過去，鍾一豪却和那行列脫節，似是故意留下來陪她……。

忽聞衣袂飄風之聲，劃掠身側而過，鍾一豪施出「八步趕蟬」的身法，疾如離弦弩箭一般，迅快無比的由她身側飛躍而過。

待她奔到那山壁之後，羣豪都已雲集山壁旁邊的廣濶草坪之中，胡柏齡面對羣豪而立，雖然威風凜凜，但却顯得是那麼孤獨。

谷寒香突然覺着，自己應該過去，和他站在一起。

心念一動，立時奔了過去，站在胡柏齡身後。

胡柏齡目注羣豪，臉色異常嚴肅的說道：「這座山谷，人稱『迷踪谷』，相傳此谷之中，經常有毒蛇猛獸之類出沒，平常之人，一入此谷，就如沉入大海沙石一般，無一生還，因此人跡罕至。」

羣豪不自覺轉頭向後望去，只見幽谷交錯，千徑廻繞，如一片蛛網一般，都不禁一皺眉頭，不知胡柏齡是何用心。

胡柏齡朗朗一笑，大聲接道：「我聽得此谷之後，忽然想到我們這次聚會，雖然推舉出了綠林盟主之人，但却尚未有一處根據之地，此谷地理，極為適當，因此我想暫留在這『迷踪谷』中，羣策羣力，建立一處根據之地……」

羣豪之中，突然起了一陣騷動，不少人交頭接耳，紛紛議論。

胡柏齡心知此時，正是羣情浮動之時，他們相互低聲議論，對全局關係極大，立時住口不言，靜觀變化。

只聽羣豪之中一人高聲問道：「盟主之意，可是要把我們都留在北嶽，不放我們各返故居之地了麼？」

此言一出，塲中立時靜肅下來，數百道目光，一起投注在胡柏齡身上，情勢緊張無比。

胡柏齡微微一笑，緩緩答道：「兄弟既蒙各位抬愛，推為盟主，諸位自是應該聽令兄弟。」

這幾句話，說的十分緩慢，字字用力，音廻山谷，全塲羣豪，都聽得呆怔在當地。

要知此時正是羣情浮動之時，胡柏齡不但不肯出言相慰，疏化羣豪激忿，反而以堅強的命令，約束羣豪，大出了全塲所有之人的意外。

也正因為他言出意外，羣豪一時之間反而想不出適當之言相詢，都為之一呆。

胡柏齡目光如電，環掃了羣豪一眼，接道：「諸位之中，如不信任兄弟，或不願聽命兄弟之人，請站出來……」說到最後一句，聲色俱厲，音震耳鼓，繞谷長鳴不絕。

羣豪一陣沉默，但每個人的神情之間，已然流露出忿忿之色，羣豪彼此之間，互相瞧望，局勢更形緊張，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胡柏齡突然朗朗一笑，道：「我們綠林中人，大都輕賤自己生死，把有限的生命歲月，都用在爭名奪利之上，逞強鬥狠，自相殘殺，才為一般武林正大門戶中人，視為黑道，見不得天日，盛名愈著，殺孽愈多，諸位捫心自問，拆散過多少家庭，殺害過多少手無縛鷄之力的人，此等行徑該是不該……」

忽聽羣豪之中，一人大喝道：「我等參與寒碧崖上大會，推選綠林盟主，旨在統一我綠林道上實力，和那般自命出身正大門戶，以俠客自居的人相抗，想不到盟主却以佛門慈悲心腸，來渡化我們，此等為善之事，用不到盟主大費唇舌，只怕在塲之人，無不知曉。」

胡柏齡微微笑道：「兄弟之意，並非禁止各位殺人，而是要殺可殺之人，如若隨興所至，妄殺無辜，但不為人所責，且將天理難容。世間盡多不仁之富，不義之財，已够我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如若諸位能够信得兄弟之言，五年之內，綠林道當另是一番面目……」

谷寒香忽然衝前兩步，面對羣雄，大聲說道：「我們在趕來北嶽之時，在一處荒林中，救了這個孩子……」她低頭望了望懷中孩子一眼，接道：「此子年方稚齡，但在左肩，右腿之上，各有一道深可見骨的刀傷，他父母的死狀，更是慘不忍睹，男的雙臂被斬之後，又被橫腰一刀截成兩斷，女的身中四刀，三處是人身要穴，凄慘之狀，使人一見鼻酸……」說到傷情之處，兩行清淚，順腮而下。

她平時拙於言詞，而且為人羞怯，此時不知何故竟然一反常態，敢面對天下綠林羣豪，侃侃而談，而且說來生動婉轉，描繪得入木三分，但聞那嬌如銀鈴般的聲音，响澈空谷之中，嫚嫚繞人耳際。

這時，天已大亮，東方天際，紅日初升，彩霞絢爛，耀人眼目，峯頂積雪，吃那彩霞一照，泛現出滿山七彩光輝，景物奇麗，耀眼奪目。

晨光之中，只見谷寒香淚痕滿頰，山風吹飄着她的衣袂，像一株搖顫在風雨中的海棠，看的人大生惜憐之情。

忽聽一人，聲如巨雷般的喝道：「盟主說的不錯，咱們綠林中人把殺人看成了賞心樂事一般，動不動就沾了滿手血腥，不知好多善良人家，夫死父亡，縱然咱們不懼國法，內心也難安穩。」

要知谷寒香天生尤物，美絕人寰，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無不如拂面春風，醉人若酒，羣豪之中，雖有不少慓悍殘忍之輩，但亦為谷寒香絕代風華，艷麗容色所醉，心中迷迷糊糊，只覺她這般嬌美之人，所說出之言，自是無一不該，個個臉上的憤怨之情，逐漸消去，情勢立見緩和。

胡柏齡想不到平日拙於言詞，見人猶帶三分羞怯的谷寒香，此刻竟然能說出這樣一番大義凜然之言，此言如出諸胡柏齡之口，或是其他人之口中，極易被人誤解，但在谷寒香口中說出，情形自又不同，她絕美容色，加上那婉轉如鶯鳴的嬌脆聲

音，侃侃道來，有如催眠魔力一般，竟使這般放蕩成性，殺人不眨眼的綠林豪客，個個心生傾服，反抗之意，隨之消失。

只聽羣豪齊聲說道：「盟主既然有此等用心，我等極願盡其所能，一新天下耳目。」

胡柏齡眼看谷寒香一席話，使天下羣豪傾服，甘為自己所用，心中暗自歎道：「原來她的美麗竟有這等驚人的魔力……」忽然想到了昨宵酒席上，天明大師之言，讓她以絕世容顏，介入這江湖恩怨是非中，實難料是福是禍……。

抬頭望去，只見羣豪目光，齊齊投注在嬌妻身上，每個人的臉色上，都泛起微微的笑意，不禁心中大感奇怪，偸眼向嬌妻看去，只見谷寒香艷紅的嫩臉之上，也正泛現着甜媚的微笑。

原來她見羣豪被自己一番話說的個個傾服，覺着自己幫丈夫解決了一件大事，心中甚感愉快，也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有能相助丈夫，……。

胡柏齡也不是妬是怕，他在突然的感觸中，覺着讓嬌妻介入自己統治的天下綠林豪雄的權力之中，似是非福……。

但眼下情勢，使胡柏齡無暇去想日後的事，略一沉吟，高聲說道：「諸位既願相助兄弟，兄弟感激不盡，我這裏先向諸位致謝了。」說完，抱拳長揖。

羣豪齊齊躬身還禮，說道：「盟主這等待我們，我等如何敢當。」

胡柏齡朗朗笑道：「諸位甘願放棄畢生心血創得基業，相隨兄弟，理應受兄弟一拜之禮。」

他每想到自己半生之中，造了無數罪孽，心就怔忡難安，立志在餘年之中，盡全力作幾件有益於人間之事，現下旣得綠林盟主之位，又得羣豪承諾相助，以這遍佈天下綠林的雄厚之力，為惡固是可怕，但為善亦當有所大成，一旦心願得償，內心中自是歡樂無比。

且說萬曉光退出「迷踪谷」後，心中甚是不安，他對義弟與改綠林積弊的豪俠氣概，有着無比的敬佩，但這千百年沿傳而來的習風，一旦想以一人或數人之力，把它扭轉過來，自非容易之事……。是故，他對義弟的安危，一直縈繞心頭，如若這般積惡如山，兇悍成性的綠林豪客，一旦不受約束，以義弟倔強的性格，勢必要鬧出流血慘局，胡柏齡武功再高，但也難抵羣豪聯手之力……。

他恍似聞得那千徑廻繞的幽谷之中，響起了一片喊殺之聲，胡柏齡右拐左劍，獨戰羣豪聯攻……。

他輕輕歎息一聲，停下了脚步，回首望着谷口，心中惶惶不安，他雖明知自己因關懷義弟安危太過，造成了一種靈境幻覺，但這幻覺却給了他極大的不安……。

正待重返「迷踪谷」去，一看究竟，忽聞身後响起一陣低沉的笑聲，道：「萬大俠別來無恙……」

萬曉光聽那聲音，異常陌生，却非萬月峽之人，立時提聚眞氣，暗中戒備，霍然轉過身去。

只見一個身着黑色道袍，肩上斜背長劍，胸飄墨髯的中年道人，面含微笑，站在六七尺外。

此人面目陌生，萬曉光一時之間，竟然想不出來人是誰？但從他儀態神情中看又似在那裏見過，不覺怔了怔，道：「請恕在下眼拙，記不得在那裏見過鶴駕？」

中年道人拂髯一笑道：「貧道白陽，奉了敝派掌門之命，監視聚會北嶽的綠林羣匪舉動，已到北嶽旬日之久，本當早日登門拜會，但為保持行踪隱秘，故不敢打擾！」

萬曉光一聽對方說出道號，立時想起半年之前，武當派掌門人紫陽道長假座武當山三元觀邀宴大江南北武林羣豪之事，曾和此人見過，當下抱拳說道：「原來是白陽道兄，失敬！」

白陽道長微微一笑道：「不敢，不敢，萬大俠夜臨荒谷，可也是為了監視這般會聚羣匪的舉動麼？」

萬曉光道：「這個……」

白陽笑接道：「這也難怪，他們如把這天下綠林總寨子（大寨）紮在『迷踪谷』中，和萬兄隱居的萬月峽近在咫尺，萬大俠如若對他們太過嚴峻，自難免引他們仇視之心。」語氣雖甚和婉，但却含有諷激之意。

萬曉光心中暗自忖道：他定是已見天下綠林羣豪在我萬月峽中飲宴之事，又見我帶着羣豪同入這「迷踪谷」中，自是難免有所誤會。意念及此，心中忿怒略消，但仍然冷冰冰的說道：「道長可是懷疑我萬某人，也應邀加入了綠林中麼？」

白陽微微一笑，道：「這個貧道不敢妄測，但天下綠林羣匪聚會你萬月峽中，該當是千眞萬確的事了？」

萬曉光道：「這麼說來，道兄對在下相疑甚深了？」他乃生性孤傲之人，聽得白陽道長連番諷激，心中激火大熾，拂髯長笑一聲接道：「縱然我萬曉光厠身綠林中，也輪不到道兄你來斥責於我，哼！當今之世，難道眞還有管得老夫之人麼？」

白陽道長臉色一變，道：「半年之前，貧道師兄邀宴天下英雄之時，萬大俠也是應邀赴會之人，想不到言猶在耳，萬大俠却已厠身綠林了……」

萬曉光生性淡泊，自隱居萬月峽後，就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動，除了友好相訪時，和他談起一些江湖事跡之外，對武林形勢知道甚少，但他的飛梭絕技，出神入化，早年行道江湖，俠名甚著，雖然他已隱居萬月峽中，但武林一提起他，大都對他十分敬重。是以，紫陽道長宴請天下英雄聚會武當山三元觀時，特派專人，奉邀他參加大會。

他雖是不重名利之人，但却為人孤傲，最不願受人閒氣，此刻連受白陽道長激諷責備，不覺大怒，冷笑一聲，道：「令師兄紫陽道長，名滿武林，望重一時，但他對人是何等謙恭，道兄年不及老朽，望不及令兄，怎的說話待人，一派老氣橫秋之態，哼哼！不是看在令師兄份上，像你這等對待老朽，實該教訓你一番才對！」

白陽道長，年紀雖然不大，但他在武當派中輩份甚是崇高，乃上一代武當掌門人慶松道長最末弟子，甚得師父寵愛，慶松羽化之日，曾把接掌門戶的大弟子紫陽道長召到榻前，面囑他妥為照顧這個小師弟。

（未完）

俠情脫俗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畧施小計，明着離開王府，暗中繞道折返，果在那晚，誘得龍鳳會的二姑娘輕身犯險，潛進王府，威脅七王爺，要他以千萬生靈爲重，義責岳秀自栽，七王爺爲所脅，正無所施，岳秀現身而出，斥破二姑娘奸謀，並作出要生擒她的舉動，嚇得二姑娘狼狽遁去。岳秀爲應付龍鳳會所施予的重大壓力，着人往請譚雲、歐陽俊及墨龍王召到大廳共商應付之策，岳秀將二姑娘要脅七王爺之事說出，向譚等徵詢意見，歐陽俊建議，依照江湖上的作法，單刀直入，先設法生擒二姑娘，再作計議——

色難誘鐵漢　計可迫嬌娃

岳秀道：「歐陽兄說的是。」

譚雲道：「岳兄，是否覺着咱們的人手薄一些！」

岳秀道：「不錯，咱們的人手，是單薄一些。」

譚雲道：「要不要兄弟請幾個人來幫忙？」

岳秀道：「人手是需要，不過，目下倒不急，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設法先找出二姑娘一班人的存身之處。」

譚雲點點頭，說道：「岳兄的意思，在下明白了，咱們先行設法，尋找到二姑娘。」

岳秀道：「不錯，兄弟也希望借重大力，一舉能够擊潰二姑娘的力量，如能生擒了她，那就更好不過。」

譚雲道：「可惜，咱們不知道，二姑娘窩藏在什麼地方？」

只見人影一閃，胆叟朱奇，突然出現在廳中。

岳秀道：「找出他們的住處麼？」

朱奇一抱拳，道：「幸未辱命。」

岳秀目光轉動，掃掠了譚雲等一眼，道：「諸位是否還要休息一下？」

譚雲道：「在下的精神很好，用不着休息了。」

歐陽俊和王召齊聲接道：「岳少俠早已安排好了，咱們最好能立刻動手。」

岳秀一揮手，道：「朱奇，你帶路，咱們立刻動身。」

胆叟朱奇一欠身，道：「他們就隱藏於王府後面不遠處……」

岳秀奇道：「楊晉帶領人手，搜尋了整座金陵城，怎麼竟沒有找到那一處地方呢？」

朱奇答道：「那也是金陵都統營的住處。」

岳秀道：「那就難怪了，無怪楊晉搜查不到，誰也猜想不到，他們住在軍營之中……」

語聲一頓，接着又道：「你沒有看錯吧？」

朱奇道：「沒有，小的一直追到他們身後，看他們進去，才回來奉報主人。」

岳秀道：「這女人果然厲害，咱們要先發制人才行。」

歐陽俊沉聲道：「慢着，岳少俠，如是龍鳳會中人，眞的住在了都統營中，咱們是不是也要衝進去呢？」

岳秀道：「自然要衝進了。」

歐陽俊道：「如是他們攔阻咱們，是否要翻臉動手。」

岳秀道：「龍鳳會能把一座駐紮步軍的兵營，借作存身之地，至少，那營中的都統指揮，和她們勾結，他們能窩藏要犯，咱們就不用太多的顧慮。」

譚雲道：「岳少俠，咱們要不要先通知王爺一聲。」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用不着了，他已很久沒有好睡過了，讓他好好休息一下。」

王召微微一笑，道：「希望那兵營的哨官，能够知曉咱們的底細。」

岳秀斷然決定，只帶着王召，譚雲，歐陽俊，在朱奇帶路之下，離開了王府。

朱奇說的不錯，王府後面，不遠處，就是一座兵營。

那是一座綿連數百里的建築，前後都有着很大的院子。

大門口處，高挑着兩盞氣死風燈，一個掛着腰刀的哨官，帶着四個手持紅纓槍的軍士，守在門口。

岳秀雖然仍着長衫，但却腰繫一把長劍，當先而行，直闖過去。

那哨官大喝一聲：「站着。」右手已抽出腰刀，四個軍士手中的紅纓槍，也同時舉了起來，對準了岳秀的前胸。

岳秀淡淡一笑，道：「我是王府中人，有要事請見都統，快替我傳報一聲。」

那哨官腰刀一揮，道：「你既是王府中人，可有什麼証據。」

岳秀突然一伸手，抓住了那哨官的右腕，道：「你是龍鳳會中人，是麼？」

五指加力一收，立時把那哨官的兵刃，硬給奪了下來。

四支紅纓槍，突然一閃，齊齊向岳秀刺來。

岳秀身子一閃，雙手齊出，抓住了兩支紅纓槍。

朱奇抓住了另外兩支。

岳秀暗運內力，雙手一震，拍拍兩聲，兩根紅纓槍，一齊折斷。

朱奇大喝一聲，向前一帶，兩個執槍的大漢，連人帶槍，拖前三尺。

岳秀出手如風，瞬息間，點了五人穴道。

譚雲低聲道：「岳兄，咱們和官兵如此衝突，只怕不太好吧？」

岳秀道：「他們都是龍鳳會中人，看來，整個的都統營，都已經被他們控制住了。」

譚雲道：「原來如此。」身子一側，當先衝了進去。

這時，已有不少官兵聽得警訊，分執刀，槍，向外衝了出來。

譚雲大喝一聲，長劍揮舞，直殺了過去。

但見寒芒閃動，當先近身的兩個官兵，雙雙中劍而倒。

朱奇未取兵刃，人已衝了過去，右手一探，奪下了一隻長槍，揮舞之間，立刻刺倒了一人。

王召，歐陽俊，也衝了上來，拳打脚踢，又傷了數人。

這四大江湖高手，一齊攻出，拳，掌，兵刃，招招凌厲，湧上來的官兵，片刻間，傷亡十餘人。

岳秀飛身而起，有如一頭大鳥一般，掠着幾人頭頂而去，直向後面衝去。

一個手執大刀的哨官，突然大喝一聲，飛身而起，迎着岳秀。

岳秀半空一拳雙腿，左手抓住了大砍刀，右手一掌拍出。

但聞蓬然一聲大震，那執刀哨官，立刻七竅流血，倒地死亡。

岳秀脚落實地，微一加力，人又飛騰而起。直落到二門之內。

暗影中響起了一個嬌脆却極冷忿的聲音，道：「告訴你的人，不要再打了，他們都是眞正官兵，你們殺的太多了，不好交代。」

連番搏殺之後，岳秀也感覺到這些官兵，武功太低，不堪一擊，不像是龍鳳會中人，聞言警覺，大聲喝道：「住手。」

譚雲等立刻停下手來，圍攻的官兵，也死亡的寒了胆，聞聲停手。

岳秀冷笑一聲，道：「二姑娘，可以出來了，妳心中大概明白，你走不了。」

二姑娘道：「我也沒有準備走！叫你的人，在外面候着，咱們到屋裏談談。」

緊接着火光閃動，正房中亮起一隻火燭。

岳秀高聲說道：「諸兄請在外面稍候片刻，兄弟和二姑娘談談。」

舉步直向正房中行去。

燭火下，只見二姑娘身着玄色勁裝，靜靜的站在室中。

岳秀回顧了一眼道：「二姑娘的幾個從人，都不在麼？」

二姑娘道：「他們都已經撤走了。」

岳秀道：「也帶走了所有的東西，餘下妳二姑娘一個，命一條是麼？」

二姑娘說道：「別把我看的這麼輕賤，我還年輕，也生的够美，我還沒有嫁人，還有沒有生過孩子，這世間，我還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作，我爲什麼要死的這樣早。」

岳秀神情冷肅的說道：「二姑娘很想活下去了？」

二姑娘道：「那當然，世界是這麼美好的，我爲什麼要死。」

岳秀道：「只怕，生死的事，由不得你姑娘了。」

二姑娘臉色一變，冷聲道：「你要殺我。」

岳秀道：「很可能，我已經仁盡義至，你仍然不知覺悟，即是逼我出手殺死你了。」

二姑娘道：「拋開江湖是非不談，你把我逼出了王府，還不肯停下手來，這是你逼我，還是我逼你。」

岳秀道：「好利的一張口。」

突然向前逼近了兩步，接道：「二姑娘，我不是只講威嚇的人。」

二姑娘覺有着黔驢技窮之感，一閃身，向外竄去。

岳秀手腕一抬，長劍點到二姑娘的咽喉。

有生以來，二姑娘從沒有看到這樣的快劍，不禁一呆。

岳秀冷冷道：「殺你姑娘很容易，是吧！」

二姑娘雖然極力在控制着自己，但臉上，仍然流現出駭怖之色，緩緩說道：「你如眞心想殺我，那就只管下手，就目下的情勢而言，我已不關重要，我的生死，不會妨害到他們的計劃進行。」

岳秀道：「不管後果如何，妳死了，你就看不到喜怒哀樂。」

二娘姑黯然說道：「我活着也很苦，死了一了百了也許還舒服一些。」

岳秀突然還劍入鞘，道：「你可以不死的，只要妳願意和我們合作！」

二姑娘道：「在我看法中，和你們合作，還不如死了的好。」

岳秀道：「這樣嚴重麼？」

二姑娘道：「不錯，我怕死，但我更怕和你們合作。」

岳秀道：「咱們之間，總該有一個解決的辦法，對麼？妳既怕死，又不願和我們合作，二姑娘自己說個條件吧！」

二姑娘沉吟了一陣，道：「要我合作也行，但有一個條件！」

岳秀道：「請說。」

二姑娘道：「對你而言，簡單的很，但我而言，却是很大的事了。」

岳秀道：「那是不太公平了。」

二姑娘道：「女人嘛！只講喜悅，不太計較公不公平。」

岳秀道：「那妳就說出來吧。」

二姑娘道：「我要你在楊玉燕面前，宣佈一件事。」

岳秀已意識到情形嚴重，呆了一呆，未再答話。

二姑娘道：「你告訴她，你已經答應了娶我，我跟你就可以合作了。」

岳秀道：「二姑娘，妳錯了，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對我而言，這也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了。」

二姑娘長長吁一口氣，道：「一將成名萬骨枯，在過程中，有很多地方，難免要付出相當的犧牲，代價，就算楊玉燕是你很喜愛的人吧！但爲了大局，爲了七王爺，也該讓她全節，全義，留下個人人欽敬的美名。」

岳秀苦笑一下，道：「二姑娘，你艷麗，嬌媚，世無其匹，但你的心，却和你的人，有着絕對的反比，惡毒的很。」

二姑娘道：「不知道有多少人，讚揚過我的美麗，但他們沒有帶給我任何一點自傲和快樂，但你能這樣稱讚我，使我感覺到了眞實……」

岳秀冷冷接道：「不要斷章取義，一個女人的美醜，外形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內心，如是貌美心毒，只是一具供人欣賞的軀殼罷了。」

二姑娘道：「但世俗之人，大都很注重那副軀殼，不太究查一個女人內心的美醜。」

岳秀道：「至少，我不是。」

二姑娘道：「這些年來，我只見到你一個，但拜倒我石榴裙下的人，却是那麼難以數計，就算，這世間，有十個，八個人，和你一樣，但在整個人數中，也不過是太少的比例罷了。」

岳秀笑道：「聽妳的口氣，妳倒想廣佈色身，傾倒衆生了。」

二姑娘道：「哼！別把我看的太下賤，傾倒衆生，是我心願之一，但我不會廣佈色身，我覺着，男人碰我一下，就會使我生一身鷄皮疙瘩出來。」

岳秀道：「色慾二字，由來是相連一起，有色無慾，那色也不足誘人了。」

二姑娘道：「我有色，他們有慾，但我不會讓他佔我色身，我是雲中仙子，天上的彩色，只能讓他們看一看，天生我一副美麗的胴體，和絕世容色，我爲什麼要把它們藏起來呢？我要展示，我要誘惑，我要無數人對我崇拜，但又不讓他們碰我一下。」

岳秀道：「這不可能，慾海無邊，沉進去，就很難再有機會浮出來，妳別太自信，玩火自焚的人，比比皆是。」

二姑娘冷冷一笑，道：「我不信，我要賭一賭。」

岳秀冷笑一聲，道：「二姑娘，就憑你這點抱負，我就不該放過你。」

二姑娘道：「你要怎麼樣？」

岳秀冷冷一哼，說道：「殺了妳，以絕後患。」

二姑娘嬌軀顫動了一下，道：「你不怕妨害了七王爺，我如被殺，龍鳳會將全力展開報復。」

岳秀道：「留下妳禍害更大……」

語聲突轉嚴厲，接道：「妳這麼自負美麗的人，想必不顧我一劍砍下你的腦袋，我也不爲已甚，給妳一個機會——」

二姑娘接道：「什麼機會？」

岳秀道：「自絕一死。」

二姑娘怔了一怔，說道：「就算我自絕一死，和被人殺死，並無不同，後果一樣。」

岳秀道：「二姑娘誤會了，在下並非是害怕龍鳳會的報復……」

二姑娘接道：「你自然不怕，你只不過是一個江湖浪子，一無所有，但七王爺怕，他坐鎮金陵，儼然一方之王，他害怕失去權勢，地位，所以，要不要殺我，還得七王爺才能決定。」

岳秀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七王爺不在這裏，妳那一套撒嬌媚術，效用全失……」

突然，拔劍刺出，劍芒又逼上了二姑娘的咽喉。

一則是岳秀的劍法太快，快的人目不暇接，二則是二姑娘也沒有準備閃避，她心中明白，決無法避開岳秀的快劍，唯一的保命方法，就是站着不動，岳秀不會殺一個靜立等死的女人。

她賭對了。

岳秀歎口氣，還劍入鞘，道：「妳很聰明，但妳越聰明，也就越可怕，我也越不會放過妳。」

二姑娘緩緩說道：「岳秀，咱們之間

，能不能眞誠的合作一下。」

岳秀道：「說說看？」

二姑娘道：「我交出陷害七王爺的證據，你怎麼安排我。」

岳秀心頭震動了一下，道：「妳有什麼條件？」

二姑娘道：「不論你武功多高强，機智多麼過人，但龍鳳會太强大了，强大到會出你預料之外，我們和一般的江湖組合不同，我們的勢力伸延依附在王公侯門，封疆大吏的身上，你查不出我的來龍去脈，也查不出我們的巢穴。」

岳秀長長吁一口氣，道：「貴會的首腦人物，是一位讀書極多的高人了。」

二姑娘道：「不錯，他很有學問，也極精統馭的方法，但他像見首不見尾的神龍，他告訴過我們一句話，過去，江湖上無人能成霸業，最大的缺憾是，他們一直把力量用於江湖上，所以，他們縱然有一點小小的成就，但很快烟消雲散。」

岳秀道：「他要學依附之虫，寄生之草，纏在大樹上的靑藤。」

二姑娘怔了一怔，道：「你也懂？」

岳秀笑一笑，道：「這也不是什麼大學問，只不過，這是個很惡毒，有效的辦法。」

二姑娘道：「就我所知，我們的勢力，已然伸延到大江南北，大明佈政能力所及的每一個區域。」

岳秀心頭震駭無比，但他表面上，却盡量維持着平靜，道：「不覺着說的太誇張麼？」

二姑娘道：「誇張，只怕我說的還不够，我們能上矯詔旨，下放州府，也能包攬訟詞，賣放人命，江湖上，所有的事，不論大小，我們都能够作到。」

岳秀道：「如若妳說的不是恫嚇，那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了。」

二姑娘道：「所以，我要和你單獨談談。」

岳秀道：「够了，不用再談什麼了，說說妳的條件吧！」

二姑娘道：「我遺走了所有的人，一方面是要防備你，一方面是要便於和你談判。」

岳秀道：「目下寸陰如金，你可以談談正題了。」

二姑娘道：「古往今來，只聽聞有男人逼婚的事，還未聽聞到有女人逼婚的舉動。」

岳秀道：「妳準備試試麼？」

二姑娘道：「我對自己的美艷，向極自負，自我懂事以來，從來沒有一個男人，曾經違拗過我，所以，我從未想到過，男人有什麼重要，他們辛辛苦苦的練了幾十年的武功，在我一顰一笑之下，他們就放棄了一切，去替我賣命——」

岳秀笑一笑，接道：「這才把你慣成了今日的自信。」

二姑娘道：「我不但很美麗，而且也很聰明，所以，我一旦遇上失敗，立刻也覺悟到過去看法的錯誤。」

岳秀道：「所以，妳要改正過來。」

二姑娘道：「那倒不是，而是完全的反面感覺。」

她變日中突然射出熾烈的情燄，幽幽接道：「當我的美麗不爲人所欣賞時，我却忽然的喜愛了那個人。」

岳秀道：「哦！」

二姑娘道：「岳兄，你肯相信我的話麼？」

岳秀道：「信。」

二姑娘道：「那個人就是你。」

岳秀臉色一片肅穆，既不見笑容，也不見怒意，平平靜靜的哦了一聲。

二姑娘道：「岳兄，你是不是認爲我是一個很放蕩的人。」

岳秀道：「這個，我不太清楚。」

二姑娘道：「我表面上，看起來，也許有些大胆，但那是我的職務所需，事實上，我還是一個淸淸白白的女孩子。」

岳秀道：「哦！」

二姑娘道：「你哦什麼？」

岳秀道：「我又能說什麼呢？」

二姑娘道：「我不明白，你答覆我呀！我應該怎麼辦？」

岳秀道：「你準備怎麼辦？」

二姑娘道：「我背叛了龍鳳會，今後，我又到何處安身。」

岳秀道：「你如願意和我們合作，我們不但歡迎，而且，我岳某人會全力保護妳。」

二姑娘抬頭望了岳秀一眼，道：「你保護我，怎麼一個保護法？」

岳秀道：「咱們走在一處，一旦遇上突襲，岳某人自會挺身而出。」

二姑娘道：「聽起來很具體，但你能永遠和我守在一起麼？」

岳秀道：「爲什麼不能呢？我們很多人都可以相聚於一堂。」

二姑娘苦笑一下道：「龍鳳會，殺人的手段，惡毒絕倫，叫人防不勝防。」

岳秀道：「二姑娘，以妳的才慧武功，足可以對付龍鳳會中的大部份人，就算有那麼幾個比你高明的人物，但他們到此之前，必有徵候。」

二姑娘沉聲道：「龍鳳會懲治叛徒的手段，十分冷酷，不擇手段，而且，全力施爲，決不允許叛徒逍遙於會中的規戒之外。」

岳秀道：「二姑娘，你眞的這麼怕龍鳳會麼？」

二姑娘道：「不錯，我是有些害怕，不過，大不了，他們把我殺死。」

岳秀道：「二姑娘怕死？」

二姑娘道：「我這點年紀，經歷的事情太少了，死了未免可惜，所以，我不想死。」

岳秀道：「那姑娘的意思是——」

二姑娘道：「除非，使我感覺着有一種比死亡重大的事，迫我作一個選擇。」

岳秀道：「那是什麼事呢？」

二姑娘緩緩閉上雙目，道：「岳秀，別逼迫我，我不再那麼傻了，說出要你作笑話聽，我聰慧，美麗，被龍鳳會視作無往不利的一流人物，自我碰到你後，變的那麼傻，那麼笨，處處被你激笑，活着也是無味的很，還不如乾脆死了算啦。」

言罷，閉上雙目，席地而坐。

岳秀呆了一呆，道：「你幹什麼？」

二姑娘道：「我什麼也不幹，只求速死。」

岳秀道：「怎麼忽然間不怕死了。」

二姑娘道：「反正我不能活了，何不選擇一個死亡之路。」

岳秀道：「我要殺你，妳不能逃開，怎會算是選擇。」

二姑娘道：「我死在他們手中，和死在你手中有些什麼不同，至少，在這兩個死亡之間，我可以選擇了。」

岳秀歎口氣，道：「其實，你死了，對我們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二姑娘緩緩睜開雙目，道：「奇怪呀！我死了你們少一個勁敵，對你們會有什麼損失。」

岳秀道：「只有二姑娘肯和我們合作，我們才有勝過龍鳳會的希望。」

二姑娘道：「我有這麼重要麼？」

岳秀道：「姑娘本來就很重要，不論對龍鳳會還是對我們，姑娘幫助誰，誰就可得到勝利。」

二姑娘眨動了一下眼睛，道：「我眞的有這麼大的力量麼？」

岳秀道：「姑娘本屬才人，怎可妄自菲薄。」

二姑娘道：「我要幫助龍鳳會，你怎肯放我離開。」

岳秀微笑，道：「所以，你最好幫助我們。」

二姑娘忽然微微一笑，道：「我幫助你，楊玉燕肯答應麼？」

岳秀道：「楊姑娘本不是潑辣的女子，我想你們能相處很好。」

二姑娘道：「咳！我和她只怕是很難和解了。」

岳秀道：「不會的，這一方面，你可以放心。」

二姑娘道：「你決定不殺我了。」

岳秀點點頭，道：「是！」

二姑娘站起了身子，說道：「我要走了。」

岳秀一拱手，道：「姑娘請便。」

二姑娘飛身而起，踏越屋面而去。

岳秀快步行了出來，只見譚雲等一行，早已恭候室外。

譚雲一揮手，說道：「岳兄，二姑娘呢？」

岳秀道：「走了。」

歐陽俊一怔，道：「怎麼會走了？」

王召接口問道：「她如何能逃出岳兄之手。」

岳秀道：「我放她走的。」

王召道：「這女人惡毒無比，放了她，豈不是縱虎歸山。」

譚雲低聲道：「岳兄算無遺策，怎會放走那位二姑娘，既然放了她，自然是別有原因。」

王召道：「什麼原因？」

岳秀微微一笑，道：「除了二姑娘之外，其他的人人物物，都被遁走。」

王召道：「殺了她，對咱們也沒有什麼幫忙了。」

岳秀道：「正是如此。」

譚雲道：「岳兄，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岳秀道：「這座兵營中事，處理過了麼？」

譚雲道：「我們已經問清楚了，是營中的都統，早已是龍鳳會中人，就是一些哨官，也有十之六七是龍鳳會中人，所以，他們出入方便，全無顧忌。」

岳秀道：「這麼說來，龍鳳會的確可怕，他們各個不同的階層之中，都潛伏有人……」

歐陽俊突然接口說道：「這就可怕了，他們能潛入王府中去，也能深入兵營，那麼江湖上各大門派也有他們的人了。」

岳秀道：「可能如此，丐幫這一次中途撤手，只怕就是潛伏在幫中的龍鳳會的力量。」

岳秀沉吟了一陣，又道：「不錯，以丐幫組織之嚴，就能被他們混了進去，其他門派，也一樣被他們混進去了。」

譚雲道：「丐幫在江湖上，弟子最爲衆多，實力最爲龐大，但他們的門規也最爲森嚴，所以丐幫如是被人滲透了進去，只怕其他的門派，也有人滲了進去。」

王召道：「這實是一樁很可怕的事，如是丐幫中被人滲透了，只怕九大門派，都有對方的人，但最大的難處是咱們沒有辦法找到他們潛伏的人。」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這一點，在下覺着倒不是絕對困難的事。」

王召道：「岳兄，可不可以說個明白，讓咱們一開茅塞。」

岳秀道：「龍鳳會滲入各大門派中人，有一條可以追尋的線索。」

王召道：「什麼線索？」

岳秀道：「龍鳳會中，如要在各大門戶中安排人手，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吸收那原有組合的人，一個是利用美色，滲入各大門戶之中。」

王召一拍大腿，道：「不錯，岳兄不提，咱們就想不到這一着。」

岳秀道：「困難的是追查的辦法，咱們和各門派，都沒有交往，如何能幫他們查出內奸。」

王召道：「岳兄，就算咱們和他們有所交往，也不允許咱們查問什麼，江湖上各門各派中，最大的毛病，就是一向護短，不論內裏有多大的毛病，也不願外人知道，更不允許外人插手過問了。」

譚雲道：「在此之前，江湖上從沒有聽過龍鳳會這個名字，想不到，他們竟已發展成如此龐大的實力了。」

岳秀道：「他們是寄在別派身上生長，外面根本查不出是個組合，對付敵人，也是用的四兩撥千金的手法，只要他們輕輕一撥，立刻把一般重逾千斤的力量，壓在了咱們的身上，譬如丐幫中人，如是受了什麼挑撥，和咱們對陣拚命的，都是丐幫中忠義之士，這一點最可怕，使江湖上還沒有辦明正邪之前，雙方已經拚了個你死我活。」

譚雲問道：「岳兄，目下咱們該當如何？」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咱們需要一些時間，作一番佈置，我們目前的人手太少，還得借仗諸位的聲望，邀一些助拳的人。」

譚雲道：「兄弟已派人送信回到譚家寨去，把兄弟一手調教的八位家將，調來此地，我要他們一接通知後，星夜趕來聽命。」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霧中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門幫中發生混戰，獨角龍王和假獨角龍王鬥在一起，十二死士和卅六名武士拚鬥，石中英見時機成熟，向假石松齡挑鬥，但假石松齡却命八侍女擺設天羅劍陣，將石中英和琴兒圍住，分成四人一組，石中英原意不欲施展辣手，但見天羅劍陣威力奇大，恐琴兒支持不住，遂用脚踩碎磚階，左手抓起一把碎石，用米粒打穴神功將八女穴道封住，陣勢立破，假石松齡大怒，躍身向石中英撲攻，石中英舉掌相迎，只覺對方掌力千鈞，幸他練的是逆天神功，勉可接住，但也被震得後退一步——

劍虹經天起　拳風匝地生

假石松齡和石中英中間，突然間好像刮起了一陣旋風，吹得兩人身上穿着的長衫，飄飄作响！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石中英跟着拍出的左手，也在此時，和石松齡的左掌接着了！

奇怪的是石松齡這一掌，既無洶湧暗勁，亦無破空掌風，來的悄無聲息，使人有只是一記虛招之感！

但兩隻手掌，明明接實了。

石中英突然警覺！

他曾聽師父說過，這一類型的掌力，必然是十分歹毒的旁門掌功。

就在此時，突聽石松齡一聲冷笑，掌力驟吐，一縷具有震力的無形內勁，直向石中英掌心撞來！

石中英忙運功抵禦，已是遲了一步。

但覺對方一股震力，竟然沿臂直上，一時心頭狂震，血氣翻騰！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三步！

這種怪異掌力，石中英幾乎連聽都沒聽說過！

他疾退三步之後，心頭止不住暗暗凜駭，立時凝神運氣調息。

石松齡一擊得手，獰笑一聲：「小畜生，你還有調息的機會麼？」

不見他晃肩長身，一個人快如奔雷，直欺過來，右手揚處，一掌當胸擊到。

「乾爹……」

一聲嬌急的呼叫，一條人影，翩然飛奔而出，雙手死命的攀住石松齡的右掌。

那正是左月嬌。

石松齡殺機已動，連看也沒看左月嬌一眼，口中沉喝一聲：「滾開。」

右手猛力朝外揮出。

左月嬌一個人應手飛起，「砰」的一聲，跌撞出去一丈開外！

左月嬌自知傷的不輕，她掙扎着坐起，嘴角血跡殷然，連揩都來不及，哭叫道：「乾爹，你不能傷他……」

這一瞬間，琴兒早已一下搶到了石中英的身前，短劍一挺，直指石松齡的胸腹，喝道：「老賊，你再敢過來一步，莫怪刀劍無眼。」

石松齡狂笑道：「好小子，你這點米粒之光，也敢攔老夫？」

左手屈指輕彈，一縷指風，「嘶」然有聲，直向琴兒劍上襲去。

琴兒自是識得厲害，不敢和他指風硬接，挫腕之間，短劍伸縮，寒芒流動，接連刺出三劍。

這三劍，居然使的劍花錯落，寒鋒逼人，硬把石松齡欺去的人擋住。

石松齡日光陰隼，閃過一絲異色，舉起右掌，留中不發，冷冷一哼，說道：「你是，……」

石中英恰在此時，緩緩睜開眼來，「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凜然說道：「琴兒，你且退下來，我和這老賊，今天必須有個了斷，你快去看看左姑娘的傷勢如何了？」

石松齡嘿然道：「不錯，咱們今天非了斷不可。」

琴兒回頭望望石中英，問道：「公子沒事吧？」

石中英橫劍凜立，日中寒光飛閃，朗笑一聲，道：「不要緊，他這一掌，還傷不了我。」

琴兒聽他這麼說了，只得答應一聲，轉身退下，走到左月嬌身邊，問道：「姑娘傷的如何？」

左月嬌秀髮披散，一張粉臉，蒼白得沒有半點血色，悽然一笑道：「我不要緊，大哥只怕不是乾爹的敵手。」

琴兒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傾了三粒藥丸，隨手遞過，說道：「姑娘傷勢不輕，這是我師父練的傷藥，吃了很快就會好的。」

左月嬌接過藥丸，就納入口中，藥丸入口，隨津而化，一股清香藥味，直達胸腹！

但覺被乾爹震傷的傷勢，立時就好了一半，心中不禁暗暗奇怪。

琴兒低聲道：「左姑娘服藥之後，還要坐息一回，我得幫他去。」

身形一晃，依然朝石中英身邊疾掠過去。

石中英依然手橫長劍，面情凝重，凜立如故。

石松齡和他相距不過數尺，他腰佩六合劍，但連長劍都未出鞘，只是淡然說道：「你要問什麼？那就問吧！」

琴兒心中暗忖道：「原來他們還未動手。」

只見石中英臉上神情激憤，大聲說道：「你們把我爹弄到那裏去了？」

石松齡怒笑道：「你爹？老夫就是你爹。」

石中英雙目幾乎冒出火來，左手緊握拳頭，切齒道：「住口，你到了此時，還不承認你冒名頂替，攫奪武林盟主，無非是妄圖顛覆各大門派，以遂你們統治整個武林的陰謀。」

石松齡仰天大笑，說道：「笑話，老夫是各大門派公舉出來的武林盟主，老實說，各大門派，都在老夫指揮之下，日前已可號令天下武林，何須再有統治武林的陰謀？」

這話說的倒也不假！

石中英聽的不由一呆，一時倒無話可以反駁，接着怒哼一聲道：「但你們偷天換日，以假易眞，企圖攫奪龍門幫基業，總是事實。」

石松齡道：「這是你們『護劍會』的藉口……」

石中英冷叱道：「我不是『護劍會』的人。」

石松齡深沉一笑道：「你既非『護劍會』的人，那就是你只聽了一面之辭，才會和老夫作對。」

他每一句話都具煽動性，使人莫辨眞僞！

石中英幾乎動搖了！

石松齡不待他開口，接着說道：「你不妨先問問你自己，今日之事，是不是全是你一個人搗的鬼？當然這也不能怪你，因爲你太年輕了，缺乏江湖經驗，容易受人蠱惑，竟然處處和爲父作對，實在太胡鬧了！」

突然一聲蒼勁的長笑，傳了過來：「閣下假冒盟主之名，還敢大言不愧，兄弟倒要問你，你口口聲聲詆詛『護劍會』，你可知道『護劍會』是誰發起的嗎？」

一道人影，隨着話聲，飛掠過來。

那是假扮火龍盧焜的藍純青！

原來這一陣工夫，大廳上的戰局，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

老實說，偌大一座大廳，早已變成了一個大混戰場！

你若要仔細地把他們劃分開來，那可並不容易。

大致上最先動手的幾個人（藍純青對高翔生，穆愼行對趙玄極，沈長吉對鄧錫侯），他們的席位，原在大廳上首靠左二席，因此，他們動手的地方，也在上首偏左。

假獨角龍王本來高踞主人席，在右上首，獨角龍王朝上欺去，兩人動手，自然在右上首。

十二名「黑衣隊」武士，原是押解獨角龍王進來的，站在大廳中間，後來由龍門幫三十六名青衣漢子，從左右兩旁閃出，攔截着動手，這些人就在大廳正中間。

六鎭三十六分舵主的席位，在左右兩旁，因此他們互相厮殺，也在左右兩旁。

「天羅劍陣」八名青衣少女，原是伺候上首桌筵席的使女，他們奉命攔阻石中英，是在「貴賓席」的前面，被石中英以「米粒打穴神功」制住穴道，仍在「貴賓席」前面不遠。

石中英制住「天羅劍陣」八女之後，才朝上欺去，和石松齡對峙，其位置就在上首「貴賓席」之前了。

以上所述，是大廳上的大概形勢。

打得敵我難分的大混戰，只有兩處：

一是中間三十六個青衣漢子和十二名「黑衣隊」武士。另一處是六鎭三十六分舵主的互相厮殺。

但青衣漢子和「黑衣隊」武士，因衣服有青黑之分，並不混亂。

因此眞正難分敵我的，却是六鎭三十六分舵的人。

他們之間，忽然翻臉成仇，互相動起手來，但除了動手的雙方外，第三者根本無從插手。

因爲你就是想助拳，也不知道那一方是自己這邊的人。

打的最慘烈的，當然是三十六名青衣勁裝漢子和十二名「黑衣隊」武士了。

「黑衣隊」武士每人都練有「煞手術」，心中除了只知搏殺對方，毫無顧忌。尤其他們右手左掌，刀是毒刀，掌是「煞手」，撲攻猛烈，奮不顧身，完全是拚命的打法。

三十六名青衣漢子在人數上雖然比「黑衣隊」多出二倍，幾乎是三打一！

但他們都是神志清明的人，遇上對方像一頭兇性突發的野獸，除非你不要命，才敢和他硬打硬砸，否則只好躲閃避讓。

十二個「黑衣隊」武士，他們心裏只知主人的命令，搏殺對方，如今打了許久，依然相持不下，一個個目射兇光，陰森的面目上，逐漸有了焦灼之色！

突然！那爲首的領班口中發出了一聲低嘯！

這嘯聲彷彿出於兇獰的野獸之口，使人聽了會膽寒心驚！

三十六名青衣勁裝漢子，當然也有領頭的人。

他聽到這些黑衣煞星中，有人發出低嘯，急忙喝道：「大家小心，他們這是暗號，殺，就用暗青子招呼。」

十二名「黑衣隊」武士，更是動作迅速，右手扑刀一擺，挽起一個刀花，朝前推出，人却動作如一，忽然往後退去。

不！他們後退三步之後，人已倏地散開，左手揚處，從袖底飛射出一蓬細如牛毛的藍芒，像扇面般展開！

藍純青果然不愧是老江湖，早就看出他們左手腕底鼓起，必然有着極爲厲害的暗器！

這蓬藍芒，射出之時，就像扇面，因此有效範圍，自然極廣。

只要看它色呈暗藍，當然還淬過極厲害的毒藥！

但因他們領班那聲低嘯，太以刺耳，使了對方有驚覺。

尤其他們這一後退三步，更給了對方還擊的機會。

青衣漢子中爲首那人喝出「暗青子招呼」，三十六名青衣漢子也在一瞬之間，左手縮入袖中，一下握住了針筒，對準「黑衣隊」下手。

他們射出來的「黃蜂針」，當然也淬過劇毒。

雙方有三步距離，同時聽到了對方的機簧之聲。於是也在同一時間，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

「黑衣隊」武士射出來的淬毒飛芒，因爲是扇面般展開，射出較寬，自然把三十六名青衣漢子一起籠罩在內。

三十六名青衣漢子，因爲有三對一，三支針筒射一個人，當然也準確無比。

何況「黑衣隊」武士只知拚命，不知趨避。

這一場拚搏，由兇猛激烈開始，到無聲無息的全倒下去，結果同歸於盡，沒有一個人倖免。

大廳中間，拚搏最激烈的一大羣人，突然間全數倒了下去，自然會影響到雙方正在搏鬥中的人，心理上難免大吃一驚。

和藍純青動手的高翔生，本來就不是藍純青的對手。

兩人打到二百招之後，高翔生早已汗流浹背，一柄長劍，攻少守多，只是劍走八門，緊守門戶。

反觀藍純青，却愈戰愈勇，青鋼劍，劍勢如虹，你退我進，着着進擊，已經穩佔上風。

只是他不知眼前這個高翔生，究竟是眞是僞？

一時不想喪他性命，目的在於把他生擒活捉，是以並未施展殺着。

此刻，眼看「黑衣隊」武士和龍門幫的青衣漢子，同時倒了下去，心頭忽然一動，發出低沉的聲音喝道：「高翔生，你們大勢已經去了。」

手中突然一緊，勁運右腕，青鋼劍朝高翔生劍上磕去。

高翔生敗象已露，只是仗着「八卦劍法」，竭力防堵，聽到藍純青的喝聲，不免稍微分心。

就在此時，忽覺手上長劍傳來一股極大的震力，响起一聲金鐵狂鳴，長劍立被震蕩開去！

高翔生驀吃一驚，瞥見藍純青左手一掌，當胸擊來。

這原本是極平常的招數——「青龍探爪」，但藍純青却使得掌風直湧，勁氣如潮！

高翔生急切之間，只得勁運左掌，揮手迎擊出去。

藍純青推出的左掌，才到半途，忽然收轉，口中朗笑一聲，身形疾轉，劍光電閃，青鋼劍劍脊，一下拍在高翔生的右肩「肩井穴」上。

高翔生心知上當，但覺右臂乏力，長劍嗆然墮地！

藍純青一擊得手，左手五指連彈，又點了高翔生脅下三處穴道，把他放倒地上，低笑道：「高掌門人，暫時只好委屈你了。」

和風雲子趙玄極動手的，是假扮花戟高順的穆愼行。

江南穆家，向以「綿拳」著稱。

穆愼行和風雲子動手不久，就丟棄了雙戟，取出一柄狹長軟劍，展開劍法，和風雲子搶攻。

他外號「劍軟掌柔穆老三」，一手軟劍，和綿掌同施，着着進逼，一路連綿不絕。

劍法陰柔綿密，掌法更是柔和，虛而不實，具有彈性。

任他風雲子趙玄極嶗山「風雲劍法」，奇正相生，劍法一經展開，有如風雲不變，隱挾風雷！

但遇上穆愼行這樣一個對手，劍軟掌柔，適宜久戰。

你用盡全力，他只要輕描淡寫的一劍，就把你化解無遺，一時之間，無法分得出勝負來。

穿雲鏢沈長吉使的是劍，他對手是百步神拳鄧錫侯。

他外號神拳，拳上功夫，果然十分了

得，赤手空拳，和沈長吉長劍拚鬥了一二百招，依然拳風呼呼，勢勁力足，有時還逼得沈長吉連連避讓不迭。

藍純青制住了高翔生之後，眼看穆愼行劍掌同施，瀟洒自如，對付風雲子趙玄極，綽有餘裕！

沈長吉手中雖有長劍，但遇上了百步神拳鄧錫侯的一對鐵拳，却有使展不開的趨勢！

看來再有幾十招下去，就會被逼落下風！

他（藍純青）因自己和沈長吉，鄧錫侯兩人之間還隔着穆愼行，趙玄極兩人。

此時心念一動，立卽雙足一點，身形凌空躍起，從穆、趙兩人頭頂掠過，青鋼劍一招「飛星入戶」，一道劍光，斜劈而下！

鄧錫侯雙拳掄飛，眼看快要佔到上風之際，火龍盧焜忽然凌空撲來，一時不覺大怒！

口中厲笑一聲道：「你們兩個一起來，老夫也一樣把你們打發了。」

左手一拳，凌空搗出！一團拳風，擊在劍脊上，發出「錚」的一聲清響。

藍純青身在半空，心中不覺暗暗忖道：「百步神拳，果然名下無虛！」

右手青鋼劍硬接了鄧錫侯一拳，身形倏沉，在他身邊飛落，左手一探，使了一記「大擒拿手」，閃電朝鄧錫侯左腕關節拏去。

他在飛落的同時，却以「傳音入密」朝沈長吉道：「沈兄快攻他一招，出其不意，擒他右肩。」

沈長吉聽了藍純青的話，口中輕叱一聲，長劍飛洒，招中套招，刷刷有聲，一連攻出三招。

鄧錫侯沒想到沈長吉會在此時，忽使反擊，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兩步。

就在他撤身退後之際，忽覺左手關節一麻，已被火龍盧焜（藍純青）一把拏住肘關！

心中不禁猛然一驚，急切之間，右拳一抬，正待朝左擊出！

那知右肩窩也在此時，突然一麻，被人拏住，一時雙臂乏力，連一絲掙扎的餘地都沒有。

藍純青出指如風，接連點了他幾處穴道，然後把他和高翔生放在一起，要沈長吉守護着兩人。

自己就舉步朝石松齡走去，口中長笑一聲：「你口口聲聲話譏『護劍會』，你可知道『護劍會』是誰發起的麼？」

石松齡雙目精光暴射，沉喝道：「你是藍純青！」

藍純青伸手從臉上揭下一張面具，大笑道：「不錯，老夫正是藍純青，你敢不敢也揭下你的面具來？」

石松齡道：「老夫就是石松齡，何用揭下什麼面具來？」

石中英大怒喝道：「老賊，你還敢胡說？」

手掌直豎，朝前猛劈過去。

這一掌，他使的是魔教中最厲害的「魔刼神刀」！

這「魔刼神刀」發出去的雖是內家眞力；但純走偏鋒；掌風鋒銳如刀，專傷敵人內腑，故而又有「無形刀」之稱。

石中英掌風出手，石松齡大笑一聲道：「小畜生，『魔刼神刀』如何傷得了老夫？」

右手一抬，手掌直豎同樣劈出一掌。

兩股掌風，驟然在空中交接，發出裂帛似的一聲大響！

石松齡臉色微變，但還是站住了足。

石中英但覺對方掌力，同樣的鋒銳無比！

這一掌等於是刀和刀相擊，腳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了兩步之多，心頭更是大吃一驚！

石松齡早已動了殺機，一掌出手，左手緊接着又是一掌，追擊而出。

他這一掌當然也是直豎着劈出來的。

藍純青看的大驚，急忙挫步抬腕，正待揮手攔擊。

石中英道：「老前輩，還是讓晚輩來對付他。」

話聲出口，左手橫臂當胸，右掌直豎掌心向外只是正身凝立，也不發掌迎擊。

石松齡這一掌，是追擊而來的掌法，勢道自然極爲神速，石中英話聲方落，鋒銳掌風，已經劈到身前。

石中英依然凝立不動，直待對方掌風湧到身上，右手朝前一抵，橫臂當胸的左手，忽然朝左帶出。

這一帶，石松齡劈來一股掌力，宛如順水推舟，隨着他左手帶出的手勢，朝左卸去。

石松齡但覺掌力一瀉盡洩，再也收不住勢。

石中英在左手帶出之時，右手迅如閃電，一下掣劍在手，縱身躍起，劍尖一顫，直指石松齡的咽喉，喝道：「老賊，你動一動，我就刺穿你的咽喉。」

他這一劍，出手之快，當眞稱得上「神速」二字！

但石松齡却也不慢，身子往後微仰，寒光一閃，手中已經多了一柄長劍，「噹」的一聲輕響，架開了石中英指向咽喉的劍尖。

身子後退半步，沉笑一聲道：「小畜生，你武功倒眞是博雜得很，連佛門『接引神功』，都給你學會了。」

石中英劍眉直豎，神色凜然，說道：「老賊，今日之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發劍吧！」

挺劍直逼過去。

藍純青急忙攔道：「石老弟，且慢動手，老朽還有話和他說。」

石松齡目光迅速朝四下一掠，冷冷說道：「藍純青，咱們之間，無話可說，你敢不敢和老夫在劍上比劃比劃？」

藍純青大笑道：「比劃自然可以，但咱們必須先把話說淸楚了。」

石松齡沉哼道：「老夫沒有興趣。」

忽然身形撲起，從純青藍，石中英兩人之間，飛閃而出，劍光電射，朝獨角龍王背後，攔腰掃去。

原來他看到三十六名青衣漢子，和十二名「黑衣隊」武士打得兩敗俱傷，同歸於盡。

「天羅劍陣」八名少女又被石中英制住。如今三十六分舵主又在互相斯殺之中

。假獨龍角王，正和獨角龍王四掌翻飛，拚搏方酣。

兩人之間，雖然功力悉敵；但獨角龍王「天龍十八掌」，功力深厚，威勢奇猛，假獨角龍王是否能擋得住？頗有問題。

這一局面，顯然對方已大是不利！

此時唯一的辦法，只有先把獨角龍王除去，才有扭轉危局的希望！

因此才捨了石中英，藍純青兩人，忽然向獨角龍王飛撲過去。

這一劍他蓄勢而發，勢道之強，劍光如經天長虹，劍還未到，一股濃重森寒的劍氣，已經冲捲出一丈開外。

藍純青睹狀大驚，大喝一聲：「快截住！」

身形跟蹤縱躍撲起，揮手一劍，朝上攔截過去。

石中英更不怠慢，使出「天龍馭風身法」，身化長虹，同時搶着飛撲過去。

三道人影，雖然幾乎是同時掠起，但石松齡總究最先起步，是以也搶先了一步，劍先人後凌空馭劍，他劍光堪堪掃落！

就見人影一閃，揮起一溜銀光，朝石松齡飛洒過來。

但石松齡這一記掃射出去的劍光，不但長逾尋丈，而且足有四五尺寬！

這一溜銀光，飛洒如雨，和石松齡的劍光，簡直不成比例。

雙方劍光還沒交接，那人受到石松齡劍上發出去的劍氣衝擊，口中驚叫一聲，連人帶劍，連翻了兩個觔斗，摔出去八九尺遠！

這人正是琴兒，差幸他爲人機警，發現不對，抽身得快，趕緊一個觔斗往後翻出，才沒被劍光掃着！

但饒是如此，手中短劍，已只剩下了一截劍柄，頭上綰着的髮辮，也被削落，肩頭衣衫劃破，血流如注！

不！他在地上，只是喘息，敢情還傷的不輕！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石中英，藍純青兩道人影，相繼掠到，兩道劍光，交叉迎起！

但聽「噹」「噹」兩聲，震懾人心的金鐵狂鳴！

人影倏分！

石松齡長劍橫胸，一身長袍拂拂自動，脚下退了一步。

石中英，藍純青兩人，雖然接下對方一劍，但兩人却不由自主的後退了兩步。

藍純青心頭暗暗一震，忖道：「這老賊一身功力，竟有這般精純，只怕石盟主也不過如此了。」

石松齡雙目精光如電，注定兩人，一張本來清癯的臉孔，滿佈殺氣，冷聲道：「你們既然找死，老夫就先解決了你們再說。」

長劍疾然劃出！

劍上閃佈着一片寒芒，朝兩人攻了過來！

石中英，藍純青分站在他左右，三人本成鼎足之勢，但他這一劍，居然分攻兩人，劍勢依然凌厲逼人。

石中英眼看他手中執着的「六合劍」，正是父親之物，心頭不覺一陣激動，忽然大喝一聲，手中長劍閃電而起，幻起一片劍影，激射過去。

藍純青不敢大意，同時揮手一劍，攔截而出。

三柄長劍，在電光石火之間，各自交擊了一招，同時又響起了「噹」「噹」兩聲金鐵大震。

石中英接下他一劍，雖然右腕微感發麻，但長劍一翻，迅疾無儔的又攻出了五劍！

這五劍，正是他十年苦練，各大門派中最凌厲的攻敵劍招。

五劍之中，包括了少林「達摩劍法」，峨嵋「亂披風劍法」，「白鶴劍法」，「衡山劍法」和「青城劍法」。

劍法雖是雜湊而成，但在他手中使出，却是脉絡相通，一氣呵成，更具威力。

石松齡憤怒的喝道：「小畜生，就算你精通各派武功，今日也教你認得老夫厲害！」

他一身武功，縱然了得，但對石中英這五劍連綿，五個門派的劍術菁華，却也大費躊躇！

六合劍左右飛洒，才把五劍化解開去，立時揮劍反擊。

他對石中英早已動了殺機，此刻揮劍反擊，舉手揮臂，儘是狠毒無比的殺着，劍上還貫注了無比勁力，每一劍都劍風嘶然，凌厲絕倫。

石中英劍法展開，他至少學過九派的劍法，又經一年時間，拆散了練習，觸類旁通，互相貫連。

因此任何凶險惡毒的劍招，他都能從容應付。

而且，每每利用對方劍勢空隙，乘虛反擊，兩柄長劍，各出奇招，戰況激烈異常。

大概打到二十多個照面，石松齡凌厲的劍勢，才畧畧佔到一絲上風。

藍純青忽然停下手來，自然是想看看老賊的劍路。

但看了一回，只覺他劍法狠毒，使的却明明就是「六合劍法」。

只是在「六合劍法」中，滲雜了一些出必傷人的毒辣招術而已，一時看的心中大感驚奇！

此時看到石中英獨擋了他二十幾招，那敢怠慢，一揮手中青鋼劍，縱身加入戰團。

以二敵一，才把石松齡的攻勢又壓了下去。

藍純青數十年修爲，總究功力深厚，他一人雖非石松齡的對手，但有石中英和他聯手，十幾招下來，戰況也就穩定下來了。

一面迎戰，一面暗以「傳音入密」朝石中英道：「石老弟，這老賊武功極高，纏鬥下去，也不是辦法，咱們應該給他來個出奇制勝才好。」

石中英也以「傳音入密」問道：「老前輩有何良策，但請吩咐。」

藍純青道：「由老朽和他硬打硬接，老弟專攻他幾處大穴，這樣一來，他必然首尾不能兼顧，總有疏忽的時候，給咱們可乘之機。」

石中英點頭道：「好。」

兩人說話之時，手上長劍，仍然絲毫

不慢，只是招式變化，自然沒有專心運劍，來的精純。

高手過招，有不得半點分心，石松齡是何等人物？這一絲鬆懈，就使他劍勢復熾！

藍純青運起全身勁力，氣貫劍身，口中大喝一聲，推出一劍。

雙劍交擊，响起了「鏘」然劍鳴，也飛濺起無數火星！

藍純青這一劍，勢道極猛，一下盪開了石松齡的劍勢。

石中英跟着一招「擲米成珠」，一點寒芒，閃電朝他「斬命穴」點刺過去。

這一着，果然有效。

石松齡急切之間，來不及回劍護身，被逼的往後退出了一步。

一連幾招，藍純青都是使出了「崆峒劍法」中最凌厲的招術，和石松齡硬打硬拆。

兩柄長劍，不時發出虎嘯龍吟般金鐵擊撞之聲。

石中英也同樣使出了劍術中最輕靈的劍法，從旁抽隙進招。

他每一招出手，都是快捷輕盈，變化精微，所攻部位，無一不是非死卽傷的要害重穴。

石松齡一身武功，十分了得，劍上造詣，也深厚無匹，但他對石中英擷取各派劍法之精英，攻出來的招式，幾乎防不勝防！

石中英劍尖所指，他趕緊就閃了開去，臉上殺氣漸泯，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激怒，和焦急之色！

激戰之中，但聽一聲「蓬」然巨震，如擊鼉鼓，聲响驚人之極！

緊接着但聽獨角龍王洪鐘般的笑聲，喝道：「老夫這一招就是『龍行雷令』，比你『大力金剛掌』如何？」

獨角龍王李天衍，雄霸長江三十年，他就是以「天龍十八掌」，馳譽武林，博得獨角龍王的雅號。

「天龍十八掌」中，就是以「龍行雷令」最具威力，號稱無人能敵。

方才那一聲巨震，和獨角龍王洪亮而得意的笑聲，足見他和假獨角龍王的一場搏鬥中，業已佔盡了上風！

這一聲巨震，和獨角龍王的一聲洪笑，直聽得石松齡心頭，不覺更增加了一層焦急，眼角不期而然的朝大廳右首瞥去。

但見兩個獨角龍王，一個上身微撲，雙手箕張作勢，緩緩逼進！

一個上身微彎，雙掌當胸，腳下移動，往後徐退。

這不過是目光一瞥間的事，但就在這微一分心之際！耳中但聽「噹」的一聲，手中長劍，竟被藍純青直蕩開去。

石松齡心頭一凜！

他當然不怕和藍純青硬打硬接，他最顧忌的是石中英奇幻莫測的抽隙進招。

一時無暇多想，急急向旁閃出。

那知石中英和藍純青聯手合擊，經過這一陣工夫下來，彼此之間，已有相當默契。

這當然歸功於石中英熟諳各派劍法，才能和藍純青配合得恰到好處。

此時一見獨角龍朝他左首閃出，毫不猶豫的揮手一掌，橫掃過去。

這一掌，快逾雷奔，石松齡閃出的人，再待躲讓，已是不及，只得功聚肩頭，硬接一掌。

石松齡縱然運功抗拒，也是經受不起，一個身子，被打的斜撞出去。

人還沒有站穩，左腳一屈，忽然摔倒地上。

藍純青覩狀大喜，口中沉喝一聲：「快截住他，莫讓他逃走了。」

身形離地掠起，直撲過去。

石中英沒想到自己一擊奏功，他緊跟着朝石松齡直撲過去。

這時大廳右上首，正在全力拚搏的兩個獨角龍王，也有了極大的變化。

原來方才一掌硬接之後，假獨角龍王已感眞氣不繼，血翻氣浮。

但大敵當前，他不能露出絲毫內力不繼的模樣。

因此，只好一語不發，暗中運氣調息，雙腳緩緩移動，向後退去。

獨角龍王看他硬接自己一招「龍行雷令」，發覺對方「大力金剛掌」，已練到十二成火候。

明知他不是自己對手，但因看不出對方迹象，心中却也並無把握。

因此，他雙手當胸，十指箕張，天龍爪蘊蓄待發，却並未發出，只是緩緩的朝前逼去。

一個彎背弓腰，雙掌外摒緩緩後退。

一個上身前俯，雙爪待發緩緩逼進。

只要看兩人的氣勢，獨角龍王一口就可把對方吞下去。

假獨角龍王一面雖在暗暗調息，一面仍須裝作出氣貫雙掌，引滿待發的模樣，故而他退的極為緩慢。

退得緩慢，就是表示他隨時有覷虛發難的可能。

這正是一種心理戰，讓對方心存戒備，不敢貿然出手。

但要知他們是在大廳右上首動手。

假獨角龍王後退的雖緩，但沒有幾步，他背脊已經貼到了牆壁！

這一點，在他來說，是背脊貼到了牆壁才發覺的。

但獨角龍王迎面逼來，早就看到他再有一步，就退無可退了。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際，獨角龍王驀地一聲大笑，凝足十成功力的右掌，發如雷霆，忽然當胸劈擊過去！

這是他凝聚了很久的一記重手。

一掌甫出，立時有一團强猛無儔的罡力，由掌心衝擊出去，足足籠罩了四五尺寬！

假獨角龍王背脊觸到牆壁，待他警覺之時，獨角龍王的掌風，已經暗勁如潮，猛撞過來！

此時再待閃避，已是不及，只得奮起全力，舉掌迎劈出去。

這下，先是兩股內家勁氣，互相激撞，發出「蓬」然輕震。

繼而是兩人的手掌擊實，又是「拍」的一聲輕响！

假獨角龍王一招接實，但覺胸頭如中巨鎚，兩眼發黑，張口悶哼一聲，身軀連搖了幾搖。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文·林非
圖·盧令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齊月眉假扮復仇會姊妹堂的小桃，混入復仇會中，因傳書予牢中的康浩，事洩被捕，又因她拚死反抗，傷及總堂主獸神倪森，被囚於水牢中，康浩要求劉閻王設法讓他一見月眉，劉閻王奉冉肖蓮命，設計使人僞裝月眉，要康浩答允冉肖蓮的條件，屆時指認那僞風鈴魔劍楊君達為康恩師，康浩經不起假月眉的哀求，答允如命行事，着劉閻王往告冉肖蓮，那晚，在石牢房中，設一桌酒席，康浩坐候良久，始見冉肖蓮姍姍來到，冉肖蓮逕自走進房中，摘下頭罩，淺含笑向康浩致歉要他久候——

妙計吟 死不負情

沒等康浩開口，冉肖蓮又指着滿桌酒菜說道：「康少俠，怎麼不先吃呢？難道你還跟我客氣？」

康浩靦覥的道：「不！我不餓，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想和你商談一下……」

冉肖蓮「哦」了一聲道：「有話可以慢慢談，快請坐下，咱們邊吃邊說話。」

康浩只得耐着性子坐下，冉肖蓮又親手執壺，替他斟滿了酒，然後敬酒讓菜。

一陣虛套完畢，冉肖蓮才閃着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問道：「康少俠有什麼事要跟我商談？」

康浩道：「就是姑娘上次見告的事，我想，劉香主一定已將我的意思轉達過了吧！」

冉肖蓮故作恍然的道：「啊！不錯，我正要向少俠致謝哩，承你應允相助，我很感激，不過，這件事另外又發生一點小變化，已不必急急實行了。」

康浩詫道：「冉姑娘是說——」

冉肖蓮道：「我忽然有些厭倦這種勾心鬥角的生活，所以，已經改變主意，準備放棄上次所談的計劃了。」

康浩驚問道：「為什麼又突然改變了主意呢？」

冉肖蓮幽幽嘆道：「我幾經思忖，才發覺你說的話非常對，無論我多麼爭强好勝，自己總是個女人，一個女人最大的幸福，不外嫁一個體貼的丈夫，生幾個孝順的兒女，心滿意足的過一輩子，我又何必費盡心機，去爭什麼謬譽和虛位？縱然當上女皇帝又如何？總沒有辦法把自己變成男人呀，康少俠，你說對不對？」

康浩聽了這些話，不禁暗暗着急起來，他雖然無意鼓勵冉肖蓮去爭名奪位，但這件事却直接關係着月眉，如果冉肖蓮當眞放棄了原定計劃，不再求他帮助，所謂「交換條件」，豈非成了泡影？

可是，冉肖蓮說的句句是理，她既有棄邪歸正的念頭，自己總不能慫恿她繼續

沉淪魔道——心念電轉，竟覺無詞以對。

冉肖蓮偷眼看看他，肚子裏在竊笑不已，故意又嘆了一口氣，恨恨說道：「不過，話又說回頭，這一輩子我受了多少凌辱，熬了多少折磨，男人蹧踏我的身子，玩弄我的青春，就這樣罷手，實在叫人不甘心。」

康浩不由自已，脫口道：「那只是少數的幾個人，並非天下所有男人都對不起你。」

冉肖蓮立即接口道：「是啊！誰叫我命薄，就碰不上一個像康少俠這樣稱心如意的男人？如我能有那位月眉姑娘一半福氣，就是叫我做女皇帝，我也不要了。」

康浩俊臉緋紅，靦覥笑道：「姑娘取笑了，我……那有姑娘說的那麼好……」

冉肖蓮正色道：「我是說的眞心話，你不相信嗎？」

忽然話鋒一轉，問道：「那位月眉姑娘，跟你是怎麼結識的？上次在蘭封，你們還沒有婚約，是什麼時候文定的呢？」

康浩道：「說來話長。」隨把巫九娘在一劍堡負傷，臨危托孤，許下婚約的經過，簡畧的敘述了一遍。

冉肖蓮聽完，心裏如釋重負般暗吁一口氣，口裏却道：「這是天大的喜事，百禽宮門下匹配風鈴魔劍弟子，的確是門當戶對……」

沒待康浩開口，又悻悻的接道：「不過，我眞有些妒忌那位月眉姑娘，不知是幾世修來的福份，竟平空得到你這個英俊倜儻的佳婿，別人想都想不到哩！」

康浩趁機道：「月眉年輕，她爲了救我，大胆混入復仇谷，又傷了倪總堂主，因此被囚禁在水牢中，尙希冉姑娘看我薄面……」

冉肖蓮接口道：「這件事你放心，我已經跟倪總堂主講了情，現在月眉姑娘早就被放出來了，因爲她是個女孩子，我不放心把她交給劉香主，所以暫時讓她跟我住在一起，說句托大的話，她是你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妹子一樣，無論如何，我是不會讓她吃虧的。」

康浩半信半疑，却又不便表示懷疑之意，只得一面稱謝，一面試探着問道：「姑娘既有意打算放棄原定計劃，我留在谷中已無助益，不知何時才能讓我離去？」

冉肖蓮故作爲難的長嘆了一聲，說道：「依我的意思，最遲明天就想送你們出去，可是，目前還有一項困難。」

康浩道：「什麼困難？」

冉肖蓮道：「我沒有辦法替你弄到解藥。」

康浩勃然怒道：「苗廷秀和倪森都是成名人物，居然如此言而無信……」

冉肖蓮連忙說道：「你先別發脾氣，聽我慢慢告訴你，其實，這也不能全怪他們——」

康浩道：「不怪他們，難道怪我自己嗎？」

冉肖蓮道：「話不是這麼說的。改變主意的本來是我，他們兩人迄今尙不知情，還在作各種安排。直到現在，我還不敢把改變主意的事告訴他們。」

康浩道：「爲什麼不敢說？他們會強迫你幹下去嗎？」

冉肖蓮點點頭道：「我做這件事，純是受了他們慫恿，如今勢成騎虎，假如我告訴他們不幹了，首先就對你們不利。」

康浩輕哦一聲，廢然垂下頭去。他無法否認冉肖蓮的推斷，因爲苗倪二魔之能够留下自己未予加害，當然是爲了利用自己的身份，圖謀大事，一旦利用價值消失了，後果自是不言可喻。這樣看來，冉肖蓮的顧慮非僅必要，更且令人衷心爲之感動。

想到這裏，不由關切的問道：「勢迫至此，進退俱難，你準備怎麼辦呢？」

冉肖蓮沉吟道：「我想到兩個辦法，但無法決定應該採用那一個。」

康浩道：「你且說出來商酌商酌。」

冉肖蓮道：「第一個辦法，我去替你盜取解藥，然後護送你們逃出復仇谷，如果事情敗露，咱們寧願死在一起，也鬧它個玉石俱焚。」

康浩心中一動，道：「你認爲這辦法有幾分成功的希望？」

冉肖蓮道：「大約有三成希望。」

康浩一呆，道：「這是說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了？」

冉肖蓮道：「是的。因爲谷中戒備極嚴，苗廷秀和倪森的耳目很廣，盜取解藥已經非常困難，即使能僥倖到手，此谷只有一處出口，又是由倪森親自防守，要想平安脫身，的確不易。」

康浩默然半晌，道：「你再說說那第二個辦法看。」

冉肖蓮道：「第二個辦法成功的希望比較大，但是，你多半不會同意的。」

康浩道：「只要能够脫險，我豈有不願之理？」

冉肖蓮道：「我這辦法如獲成功，則根本用不着離開復仇谷，且可一勞永逸，替你申雪師冤，快意恩仇，只是在實行的中途，必須委屈你一些。」

康浩奮然道：「好！你說吧！但能無虧大節，任何委屈我都願忍受。」

冉肖蓮四顧了一眼，低聲道：「這辦法很簡單，咱們只須表面上和倪森苗廷秀虛與委蛇，佯作仍按原定計劃實行，等到兩個復仇會主都垮了，再出其不意，一舉將苗倪二人除去，那時候，解藥不盜自得，你的師門沉冤，也輕輕易易獲得昭雪，豈非一勞永逸麼？」

康浩愕然道：「你是要我仍照原來計劃，去指認兩個復仇會主的眞假？」

冉肖蓮笑道：「這只是一時權宜之計，等到其中一個被除掉了，你可以再指證另一個也是假冒的，咱們就藉此機會，將他們一併解決。」

康浩道：「但倪森和苗廷秀全是老奸巨滑之輩，萬一到那時候——」

冉肖蓮道：「放心，我自有對付他們的方法。只要你同意，我就暗地把這消息告訴月眉和易湘琴，讓她們心裏先有個準備，屆時也可助咱們一臂之力。」

康浩問道：「那麼依你看，這第二個辦法又有幾分成功的機會呢？」

冉肖蓮毫不考慮，道：「我有十成把握。」

康浩凝目道：「倪森和苗廷秀是同門師兄弟，你不怕他們也會暗中聯合起來對

付你嗎？」

冉肖蓮笑道：「不會的，他們雖是師兄弟，但彼此之間猜忌甚重，只須畧施小計，不難使他們兩敗俱傷。」

康浩微微頷首，却默然未再出聲。這一刹那，他忽然發覺冉肖蓮的心機深沉得可怕，並非眞如她自己所說，對爭強好勝感覺厭倦，相反地却仍舊對謀奪復仇會會主大位十分熱衷，她之所以故示心灰意懶，目的不過想籠絡自己，幫她對付苗廷秀和倪森罷了。

想到這裏，不禁暗暗心慄，便故作沉吟道：「你這兩個辦法，第一個太急，第二個又嫌太緩，能否讓我考慮一夜，明早再作決定？」

冉肖蓮想了想，道：「其實第二個辦法並不太緩，復仇會主明天就可返谷，你若願意依計行事，咱們還得預作一番佈置，以免臨事倉促哩。」

康浩吃驚道：「他們明天就到，那第一個辦法豈非根本來不及實行了麼？」

冉肖蓮道：「是呀！所以我希望你能當機立斷，現在就作決定。」

康浩木然良久，苦笑道：「事實上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除了照你第二個辦法之外，那裏還有第三條路可走。只盼你多多照顧月眉和湘琴，別讓她們再受到折磨，其他的，就照你的意思辦吧！」

冉肖蓮大喜道：「這還用吩咐麼？我立卽去告訴她們，也叫她們早作準備。」

說着，站起身子，滿斟了一杯酒，接道：「事成之後，奸妄盡除，只要你願意，你就是復仇會的會主，來！乾一杯，預祝咱們成功。」

康浩愴然一笑，道：「我不求名利，但盼能湔雪師冤，於願已足。」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 ×

後谷石屋密談結束不久，靠近前谷左側一棟木屋中，也有兩人在閉門低語。

那是一座獨院平房，小巧而精緻，前後是花圃，簇擁着兩明一暗三間房。

這時天方薄暮，正中一間設備豪華的廳房內，已經亮起了燈光，窗櫺上，映着一高一矮兩個人影。

那矮的一個以手支頤，正懶洋洋斜躺在一輛輪椅上，雙目半開半闔，臉上掛着陰沉詭譎的笑容。

另外一個高長人影却是站立着的，正在低聲向坐在輪椅上的人竊竊私語。

坐着的是毒神苗廷秀，站着的一個則是掌管後谷石牢的劉閻王。

木屋中只有他們兩個人，燭影搖紅，週遭一片死寂，除了劉閻王低沉的語聲，就只有毒神苗廷秀偶爾發出一兩聲冷笑。

劉閻王的陳述告一段落，房中陷入短暫的沉靜，片刻之後，才聽苗廷秀吃吃低笑道：「好一個心狠手辣的賤女人，她以爲苗某是那麼容易對付的麼？嘿嘿！咱們倒要試試看誰的手段厲害。」

劉閻王躬身道：「她和康浩密商，前後已有兩次，據屬下所知，倪總堂主對她十分信任，或許他們正密謀陷害長老，這一點，還望長老多多提防。」

苗廷秀不屑的笑道：「倪森老而貪色，能成什麼大事，這次他若再吃女人的虧，眞叫做『木匠戴枷』，自作自受了。」

話聲微頓，又問道：「你剛才密報的這些話，倪森他知不知道？」

劉閻王道：「屬下得悉消息，立卽趕來向長老報告，總堂主並不知情。」

苗廷秀點頭道：「很好！千萬記住，不能讓他知道。」說着，從袖中取出一隻小磁瓶，拔開瓶塞，傾出兩粒形如黃豆般的藥丸。

劉閻王一見那藥丸，頓時流露出企盼之色，身子一矮，屈膝跪倒，顫聲道：「求長老慈悲，多賜一粒藥，以免屬下午夜求藥，容易洩漏形迹。」

苗廷秀笑了笑，却將磁瓶蓋好，收回袖中，說道：「你別貪心不知足，這藥丸何等珍貴，有此兩粒，已經可使你維持到明天正午，到那時候，如果證實你所報全是實情，老夫自然會再給你的，喏！拿去吧！」

話畢，信手一拋，兩粒藥丸滾落地上，劉閻王急忙爬伏地上搶拾，同時，迫不及待吞下了一粒，而後將剩下的一粒，小心翼翼揣進懷內。

苗廷秀揮揮手，道：「記住老夫的吩咐，別讓倪森知道，有什麼消息，隨時來報告。」

劉閻王喏喏連聲，躡足退去。

苗廷秀仰面瞑目，凝神傾聽，直到劉閻王的足音去遠，才陰惻惻一笑，自語道：「春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嘻！嘻！嘻……」

笑意未盡，突然神色一動，眼中同時射出兩道寒森森的光芒，沉聲喝道：「什麼人在院子裏？」

「是我。」隨着應聲，一條頎長人影飄然掠上了廻廊。

那人身穿一襲灰色長衫，右肩包紮着一塊白布，站在窗外廻廊上笑問道：「三師弟還沒有睡覺嗎？」

苗廷秀心頭暗驚，連忙堆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二師兄，快請進來坐。」

他口裏含笑招呼，目光却不停偷掃劉閻王出去的那扇房門，不知獸神倪森忽然到來，途中有沒有碰見剛由後院離去的劉閻王。

倪森拉開落地雕花門，舉步跨了進來，眼光流轉，先向房中搜視了一遍，嘿嘿乾笑道：「這幾天谷外發現可疑敵踪，必須格外戒備，愚兄巡查路過，特來看看此地有什麼事故沒有？」

苗廷秀也笑容可掬的道：「這兒平靜得很，只恨小弟身子不便，竟無法替師兄分勞。」

倪森道：「自己兄弟，何須客套。」目光投注通往後院門戶，忽然問道：「剛才好像有人由後院出去，三師弟知道是誰嗎？」

苗廷秀佯作吃驚道：「誰？誰由後院出去？小弟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一面大聲叫道：「沉香！沉香！」

屋後下房中傳來含糊的回應，不多一會，一個十二三歲的青衣小童睡眼惺忪，呵欠連天的奔了進來，向兩人施禮問道：「長老和總堂主有什麼吩咐？」

苗廷秀道：「總堂主剛才看見有人由後院出去，是不是你？」

小童沉香連忙搖頭道：「我沒有出去，我在房裏睡覺，長老不是吩咐過，沒有呼喚不准到前面來的麼？」

苗廷秀喝道：「這院子裏除了你還有誰？一定是你又偷偷溜出去捉蟋蟀了。」

沉香急道：「不是我！不是我！我沒有偷出去捉蟋蟀，眞的沒有……」

倪森微微一笑，道：「師弟休要錯怪他，愚兄看見的是一個大人，並不是小孩子。」

苗廷秀臉色倏變，道：「什麼？一個大人？小弟這兒只有沉香一個小孩子，那一定不是這院子裏的人。」

倪森道：「當然不是，所以愚兄將他帶來給師弟認一認。」微頓，向窗外揚聲喝道：「帶進來！」

屋外一聲答應，兩名大漢押解着劉閻王，大步走了進來。

苗廷秀混身一震，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倪森從袖中取出那粒黃豆般大的藥丸，托在掌上笑道：「適才愚兄發現他由後院離去，一時心疑，攔住搜查，果然從他懷裏搜到這粒藥丸，故而帶他來見見師弟，不知這丸藥是師弟送給他的？或是他私自偷去的？」

苗廷秀道：「師兄看淸楚了，他眞是從這兒出去的麼？」

倪森道：「愚兄親目所睹，這豈會有錯？」

苗廷秀又凝目向劉閻王望了望，道：「這人很面熟，好像是掌管後谷石牢的劉香主嘛？」

倪森道：「不錯，正是他。」

苗廷秀搖搖頭道：「這就奇怪了，無緣無故，他到這兒來盜藥去做什麼？」

倪森冷冷一笑道：「愚兄也正在奇怪，他又沒有中毒或生病，偷一粒藥丸作何用途？」

苗廷秀道：「先讓小弟看看，那是什麼藥丸？」

倪森道：「正要請師弟仔細認一認。」掌心一登，那粒藥丸平飛而起，冉冉落在苗廷秀手中。

苗廷秀臉色連變，似羨似嘲的笑道：「多年不見，師兄的功力越發精純了。」

倪森道：「不敢當。師弟的功夫，相信也沒有擱着。」

苗廷秀聳肩而笑，道：「人都殘廢了，還談什麼武功……」

忽然回顧小童沉香道：「快去替總堂主沏壺茶來。」

倪森道：「不必，愚兄馬上就走。」

苗廷秀又指着一把椅子，道：「那麼師兄請坐一下！」

倪森點點頭，却在另一隻距離稍遠些的鼓凳上坐了下來——顯然，他是在處處小心，時時警惕。

苗廷秀心中暗自冷笑，表面却故作不覺。將那藥丸反覆的看了好一會，然後神色凝重的搖頭說道：「這藥丸不是小弟煉製的。」

倪森道：「怎見得？」

苗廷秀道：「小弟所練藥丸，共分三種顏色，紅色含有劇毒，黑色的是慢性毒藥，黃色則是解藥。但這粒藥丸色呈淡黃，却是一顆毒性極烈的毒藥。」

倪森失驚道：「當眞？」

苗廷秀道：「小弟怎敢欺騙師兄，這毒丸藥性極强，如果不加提防，沾膚卽可能中毒，倘若入口，半個時辰內毒性發作，無藥可解，小弟平生專製各種藥物，故而能看出它的厲害……」

話還沒有說完，倪森已從鼓凳上跳了起來。

敢情他想到自己曾將藥丸托在掌心上，不禁心生畏懼，只怕已經在無意中沾了毒性。

苗廷秀緊接着又說道：「事情很顯然，此人必是受了誰的指使，潛入小弟屋內，準備暗中下毒，恰巧被二師兄路過驚走了。」

劉閻王駭然變色，慌忙否認道：「我……我……」

苗廷秀斷喝道：「你快說實話，是受了什麼人的指使？有沒有用口沾過這粒毒藥？你趕快說出來，老夫還有辦法替你解毒，再遲恐怕就……」

話未落，突然揚手一掌，遙對窗櫺猛劈了過去，同時低聲道：「二師兄，快追！窗外有人。」

掌風擊中雕花窗櫺，「蓬」地一聲，大片木窗應掌倒塌，倪森大袖一拂，人已緊隨着飛射而出。

但他甫出屋外，忽然想到如果窗外有人，自己怎會毫無所覺？苗廷秀旣暗囑自己追截，又何須用掌力震碎窗櫺？

心念及此，連忙折返屋內。

誰知就在這一去一返的剎那間，劉閻王業已七孔流血倒臥在地上，兩名押解大漢則錯愕的蹲在旁邊，臉上遍佈着恐懼之色。

倪森自知上當，但猶存着萬一的希望，急忙探手欲試劉閻王的脈息。

他剛伸出手，苗廷秀便沉聲叫道：「師兄，別碰他，謹防中毒。」

這一聲警告，頓使倪森縮手不迭。只得把滿肚子怨氣發在兩名隨行大漢身上，跺腳叱罵道：「你們兩個是死人麼？好端端的，怎麼會變成這般模樣，這是誰下的手？」

可憐兩名大漢急忙跪下，吶吶道：「回總堂主，小的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聽見劉香主叫了一聲，就躺下來不動了。」

苗廷秀接口道：「師兄不必責怪他們，八成這厮在被捕之時，早已經服下了毒藥。」

倪森道：「哼！算你僥倖。」他雖然面對着劉閻王的屍體，但這話却不像是說給死人聽的。

苗廷秀點點頭道：「這厮死得不是時候，否則，給他好好上一頓刑罰，還怕他不招出那指使的人來？」

倪森冷笑道：「愚兄却說他死得正是時候，否則，那指使的人豈不是要當場拆穿。」

苗廷秀臉上毫不動容，緩緩地道：「師兄去而復返，那指使的人想必已經逃遠了。」

倪森恨恨的一跺脚，對兩名大漢叱道：「丟人現眼的東西，還不快走！」大袖

一拂，當先出了木屋。

兩名大漢急忙抬起劉閻王的屍體，緊隨而去。

久久，木屋中响起苗廷秀吃吃的陰笑，那笑聲雖然低沉，却充滿了得意。

× ×

夜深沉，月朦朧。暗淡的月色下，石牢門前，兩名跨刀大漢正團蹲在一起吸着旱烟。

復仇谷險關重重，前有峽道遮擋，中有石陣橫阻，谷後石牢安如磐石，尤其在夜間萬籟俱寂，輪値警衞的弟子，不過是聊備一格，多半無所事是，除了閒談，便是打瞌睡，誰都知道復仇谷飛鳥難渡，絕不可能發生刼牢或意外變故。

但因近日谷外發現可疑敵踪，獸神倪森特令加强戒備，加以掌牢香主劉言旺突然暴斃，人心震撼，猜疑紛紜，今夜這兩名弟子才沒敢偷懶瞌睡，只一面吸烟，一面低聲交談。兩人都是刑堂弟子，又同被派在石牢負責警衞，所談話題，自然離不開劉閻王暴斃這件事。

一個粗壯大漢是山東人，性子比較憨直，邊吸烟邊發牢騷道：「操他奶奶的，劉閻王早不死，遲不死，偏在這時伸了腿，害俺昨夜沒睡好，今天連個瞌睡也不能打，眞他娘的受罪。」

另一個黑瘦漢子却是四川人氏，滿口川腔答道：「哪個叫你不好好睡？格老子賭錢比誰都精神，輪到當班就裝死了。」

粗壯大漢道：「還不是老李么死拉活扯，硬要做莊，害俺本來贏了三兩多，天亮倒輸他奶奶四兩，眞倒霉。」

黑瘦漢子道：「活該！向你借一兩銀子捨不得，不輸你龜兒子輸哪個？」

粗壯大漢並不生氣，反而湊過頭去，低聲道：「喂！吳矮子，跟你說正經話，你知道劉閻王是怎麼死的嗎？」

吳矮子搖搖頭道：「不曉得。」

粗壯大漢聲音更低，頭也湊得更近，輕輕說道：「聽人說，是被一位『黑辦』了的。」同時伸出兩個指頭，向前谷比了比。

吳矮子瞪大了眼睛，驚問道：「你是說『老總』？」

「噓！」粗壯大漢立卽做了個噤聲的手勢，然後點了點頭，接道：「你知道爲什麼嗎？毛病就出在這幾天內……」

吳矮子道：「這幾天有啥子毛病？」

粗壯大漢道：「你他奶奶的眞笨，難道沒看見，這幾天夜裏，閻王那座石屋中，總是準備着酒菜，副頭兒總是用黑布蒙着臉，偷偷的來，偷偷的去？」

這一說，吳矮子算是明白過來了，急忙啞聲說道：「莫非副頭兒會跟閻王有一腿？」

粗壯大漢得意的笑笑，竟也學着四川口音道：「算你龜兒子猜對了。」

吳矮子連連搖頭道：「我不信，就憑閻王那副長相，副頭兒會看中他？呸！」

粗壯大漢邪笑道：「這你又外行了，閻王雖然長相不俊，但是他功夫好，本錢足，『潘』，『驢』，『鄧』，『小』，『閒』，人家佔的是第二個字。」

吳矮子低笑道：「你『郞個』曉得？莫不是你妹子跟閻王睡過覺？」（註：『郞個』卽川語『怎麼』之意。）

粗壯大漢一拳擂在矮子身上，罵道：「操你祖奶奶的，跟你說眞話，你他媽的儘拿老子開胃。」

不料一拳打下去，吳矮子忽然臉肉一陣扭曲，竟身子一歪，仆倒地上。

粗壯大漢笑道：「別他媽的裝死了，你以爲這樣就能詐到老子的銀子？嘿嘿！那是做夢！」

伸手一拉吳矮子，這才發覺吳矮子面色透出青黑色，已經斷了氣。

粗壯大漢吃了一驚，剛鬆手想叫，突覺腿肚子上多了個冰冷的東西，緊接着，身上一麻，機伶伶打個寒噤，也悄沒聲息倒了下去，片刻間，臉上也泛起一層可怕的青黑色……

這時候，石牢中有一扇鐵栅門正在冉冉啓開，從牢房裏緩緩走出一條人影。

那人身裁瘦長，滿頭亂髮，一襲灰衣直垂到地面，移步輕若無物，恍惚他本來就只是一道影子，並非血肉之軀的眞人。

石牢甬道，原有一名巡牢武士，這時早已仰面倒斃在地上，甬道中空空蕩蕩，一片死寂。

那幽靈般的人影仰面發出一串低沉的冷笑，飄然穿過甬道，直到最後一間「特別房」前，伸出兩隻枯槁的手，向鐵栅上一搭，「卡察」一聲輕响，門鎖立斷。

康浩當時並未入睡，正躺在床上思索着明天和復仇會主見面的事，聽得門鎖折斷的聲音，睜眼一瞧，驚得從床上坐了起來，失聲道：「你——」

那人點點頭，道：「不錯，是我。」

康浩道：「你……你怎麼出來了？」

那人又點點頭道：「你也出來吧！」

康浩本能的挺身下床，剛要舉步，又急忙縮了回去，原來他發現牢房地下，到處都是蠕動的毒蛇。

那人低聲催促道：「別怕，牠們不會傷你的，時間迫促，老夫無法久等，你最好快一些。」

康浩遲疑着道：「老前輩，你要帶我到哪裏去？」

那人怔道：「這話問得可笑，老夫當然是來救你出去，難道你不願離開麼？」

康浩道：「可是，我中毒未解，眞氣難聚，縱然離開石牢，也沒有辦法逃出復仇谷，而且……」

那人截口道：「不用說這許多廢話，辦法是人想出來的，老夫心脈被點斷，忍辱受苦十餘年，如今還不是一樣練復原了嗎？你年紀輕輕，怎麼就這般氣餒？」

接着，又催促道：「快些！咱們必須趁天亮以前出谷，再遲就來不及了。」

康浩沉吟良久，搖頭道：「老前輩請自己走吧，不要爲我受了累贅。」

那人問道：「你當眞不願意走？」

康浩道：「並非不願，而是不能。」

那人楞了楞，道：「哦！我明白了，你是因爲老夫曾經兩度向劉閻王告密，怕我這一次也是假意誆你的？」

沒等康浩開口，接着又道：「其實，老夫那樣做並無惡意，因爲當時老夫練功續接心脈，正値最後緊要關頭，偏偏你好奇心重，一再設法欲與老夫接近，如果不把你趕遠些，難免功虧一簣，被你誤了大

事——現在老夫可以告訴你實話了，老夫就是當年黑谷四神之一的『蛇神』董明嵩，你滿意了吧？」

康浩苦笑道：「晚輩早已猜到老前輩的身份，可是……我仍然不能隨老前輩出去。」

蛇神董明嵩詫道：「這又爲什麼？」

康浩道：「因爲晚輩還有兩位同伴在他們手中。」

董明嵩道：「就是你那位未婚妻子和一劍堡主姓易的丫頭嗎？」

康浩黯然點頭道：「是的，晚輩不能拋下她們，只顧自己脫身。」

董明嵩笑罵道：「你這娃兒太迂了，你要救她們，自己更該先求脫身，難道就這般坐在牢裏，便能救得了她們？」

康浩吶吶道：「可是……可是……」

董明嵩揮手道：「還可是個什麼勁！要救人，要脫身，都得趕快，儘發愁有個屁用。」

正說着，牢門外忽然傳來一聲叱喝道：「老吳！老唐！你們好大胆，輪值的時候竟敢睡覺？還不趕快起……啊呀！不得了……有奸細……」

董明嵩眼中兇光一閃，噘唇發出一聲低嘯，滿地毒蛇立即電掣般竄起，「嗖嗖」連聲，箭一般向外飛射了出去。

片刻後，牢外聲息俱寂，剛才那一陣呼叫，竟然毫未驚動谷中巡夜的高手。

董明嵩沉聲道：「走，還等什麼？」

康浩見他驅蛇殺人於指顧之間，不禁爲之驚悸莫名，連忙點點頭，舉步走出牢房。

董明嵩跨出石牢大門，仰面望天，長長吁了一口氣，得意的笑道：「十五年了，想不到還有重見天日的時候。這筆賬，眞該好好結算一下了。」

康浩問：「老前輩準備跟誰算賬？」

董明嵩道：「自然是咱們那位心狠手辣的二師兄。」

康浩又問：「就是現在嗎？」

董明嵩却搖了搖頭道：「不！十五年都熬過了，何必急於一時，從現在起，我要叫他吃不甘味，睡不安寢，先受幾天活罪。」

說完，飛起一脚，將門傍一具屍體踢開，大步向前走去。

康浩亦步亦趨，緊隨在後。在他們兩側，一片沙沙輕响，波浪般蠕動着大羣毒蛇，怕不有千百條之多。

沒多久，到了石陣前。

康浩低聲道：「這座石陣十分險惡，老前輩要小心些。」

董明嵩冷哂道：「區區幾堆亂石，有什麼可怕，你儘管放大胆量，跟我來。」

一面說着，一面昂首濶步，當先進了石陣。

康浩只得隨後而入，說來奇怪，那上千條各式各樣的毒蛇，竟不待人呼喚指揮，也尾隨二人湧進了石陣。

人蛇相隨，氣勢汹汹，石陣中却靜悄悄毫無異狀，游目四顧，但只見花園中點綴着幾堆亂石而已。

康浩心裏暗暗納罕，回想上次隨同小紅穿過石陣時，陣中風雲變幻，頗爲險惡，現在，怎麼又如此平靜呢？難道這座石陣，只能在白天發揮威力，夜晚竟不發生作用？

正在胡思亂想，走在前面的蛇神董明嵩突然停步不行。

康浩沒留神，險些撞到董明嵩身上，忙問道：「老前輩，怎麼了？」

董明嵩搖搖頭道：「不對！這些亂石堆，果然有點古怪！」

康浩道：「發現了什麼？」

董明嵩伸手指了指地面，說道：「你看！」

康浩低頭一看，這才發覺迎面通路上，正擠滿了蛇羣，幾乎連落脚的空隙都找不到了，不由也吃了一驚。

董明嵩道：「咱們進來的時候，蛇羣本來是隨在身後的，如今，怎麼反而在前面了？」

康浩道：「這會不會是另外一批蛇羣呢？」

董明嵩道：「絶不可能。老夫驅蛇之術，獨步天下，谷中毒蛇業已全部在此，你再看看後面。」

康浩依言回頭，一望之下，果然身後空空如也，一條蛇也看不見了。

不覺廢然搖頭道：「咱們已經被困在陣裏了。」

董明嵩仰面冷笑道：「不見得，就算有點幻術，也未必困得住人，蛇羣的嗅覺最靈，要尋出路，那眞是容易得很。」說着，正想噘唇作聲，指揮蛇羣尋覓路徑，突然白光連閃，「隆隆」雷聲四起，迎面捲起一陣狂風。

剎時間，霹靂震耳，閃電交掣，烏雲蔽空，飛砂走石，蛇羣被雷電所驚，[illegible]四下裏亂竄，奪路遁逃。

董明嵩也慌了手脚，連聲罵道：「他媽的，好好的變了天，忽然要下雨，蛇羣最懼雷電暴雨，咱們先在附近避一避。」

康浩忙道：「老前輩別當眞，這是陣中的奇門變幻，並不是眞要下雨。」

董明嵩道：「你怎麼知道？」

康浩道：「老前輩請仔細想想，咱們離開石牢的時候，天上猶有殘月，夜空清朗，並無雲層，現在是甚麼季節？怎會轉眼間便起風下雨呢？」

董明嵩猛然省悟，哈哈笑道：「不錯，我眞是老糊塗了，險些上了這些石頭的當。」

果然，前後不過盞茶光景，雷電狂風都相繼停息，並未落下一滴雨來，可是，那些蛇羣却已經逃得無影無踪了。

康浩憂慮的道：「咱們既已觸動陣法，形藏已經洩露，如果不趕快通過石陣，只怕就……」

董明嵩道：「就甚麼？你別儘說洩氣話，難不成咱們兩個活人，眞被幾堆爛石頭困住了麼？老夫就不信這個邪，跟我來！」挽起袖子，大踏步在前開路。

老頭子大約是眞火了，認準方向朝前直闖，碰上石堆阻路，就揮掌向大石猛劈過去。

石堆錯落，大小不一，蛇神董明嵩一概不管，雙掌連環揮劈，勁風應手飛旋，小些的石堆，被他劈得四處激射，變成了齏粉，大些的石堆，也被劈得傾倒崩場，碎屑亂濺。他彷彿要將十餘年所受悶氣，

一古腦發洩在那些亂石堆上，只打得塵屑漫天，其聲震耳，兀自不肯歇手。

康浩皺眉，道：「老前輩何苦白耗眞力？」

董明嵩道：「咱們找不到出路，老夫就一直向前打，總會打通一條路的。」

康浩道：「這樣蠻幹不是辦法，老前輩請歇下來，咱們慢慢想個主意。」

董明嵩道：「還能有甚麼主意？」

康浩道：「以晚輩觀察，這石陣不外按八卦變化，五行生尅的道理佈置而成，要破石陣，必須先冷靜下來，才能查出它的奧妙關鍵。」

董明嵩道：「老夫只會驅蛇，對這些鬼畫符的玩意一竅也不通，你看該怎麼辦吧！」

康浩道：「奇門幻術，首在以靜制動，石陣本是死的，如果咱們不去觸動它，充其量也只是幾堆亂石而已，現在咱們先坐下來，不要蠻幹硬撞，心靜神朗，幻境自然就消失了。」

董明嵩點點頭道：「好吧！想開些，坐在這裏總比囚在牢裏舒服。」說着，盤膝趺坐下來。

果然，兩人趺坐未久，靈智轉清，幻象自滅，漸漸雲開霧散，天際又現出了月華星辰，週遭又現出了庭園花樹，置身處，僅是幾堆亂石。

蛇神董明嵩心中大喜，急忙跳起身來，叫道：「看清路了，走吧！」

剛走兩步，眼前忽又石壁阻路，瘴霧汹湧，虎嘯猿啼，恍如投身蠻荒，困頓鬼域，令人張惶失措，心悸神搖。

董明嵩廢然坐回地上，搖搖頭道：「奇怪！奇怪！白活了幾十年，這眞是第一次開了眼界。」

回顧康浩，却見他正仰面凝望着天際星辰，不聲不响，臉色一派肅穆。

董明嵩不便驚擾他，嘆了一口氣，心裏暗想：這小輩年紀輕輕，臨事居然如此沉着，倘若假以時日，成就未可限量，看來不服老是不行了。

過了約莫頓炊光景，忽聽康浩輕問道：「老前輩這件外衣很陳舊了吧？」

董明嵩一怔，道：「怎麼樣？」

康浩笑道：「如果老前輩尚有內衣蔽體，請將這件外衣送給晚輩可好？」

董明嵩困惑的道：「你要這件破衣作甚麼？」

康浩道：「晚輩自有用處。」

董明嵩想了想，道：「難道你想多穿一件衣服，坐等天亮不成？」

口裏雖在嘀咕，仍將那件灰布長衫脫了下來。

康浩接過長衫，却未穿着，並且把自己身上外衣也脫下來，然後將兩件衣服撕成一條條布條，連接成一條極長的布繩。

他做這些工作的時候，董明嵩一直瞪眼旁觀，越看越不解，忍不住問道：「喂！你究竟在攪甚麼把戲？」

康浩微微一笑，說：「咱們來做一次遊戲。」

董明嵩大聲道：「甚麼？做遊戲？老夫今年六十七歲了，你要跟我做遊戲？」

康浩笑道：「反正枯坐無聊，玩玩遊戲解悶，有甚麼關係呢？」

董明嵩搖頭道：「簡直胡鬧，老夫以爲你在思索出困的方法，弄了半天，原來你在想做遊戲的事，嘿！」

康浩已將布繩結好，又尋了一塊石頭，牢牢繫在布繩一端，然後站起身來，含笑道：「老前輩，咱們開始吧！」

董明嵩憤然道：「現在是甚麼時候，攪這種無聊的事，老夫不幹。」

康浩道：「老前輩如果不幹，咱們就永遠沒有出困的希望了。」

董明嵩詫異的問道：「你是說，就憑這條破布繩子，咱們便可以脫身出去？」

康浩道：「能不能奏效，晚輩還不敢確定，但試試總是值得的。」

董明嵩望望康浩，又望望那根簡陋的布繩，沉吟片刻才道：「要怎樣試法？你說吧！」

康浩舉手向前一指，說道：「方法很容易，請老前輩照這個方向，將石頭和布繩用力擲出去就行了。」

董明嵩霎霎眼道：「就這麼簡單？」

康浩道：「這是第一步，接下去，咱們就可以試着走出這座石陣了。」

董明嵩失笑道：「老夫倒要試試。」

康浩握住布繩的另一端，點頭道：「現在請開始擲吧！」

董明嵩應一聲：「好！」一揚手，那石頭帶着長長的布繩，宛如飛虹劃空，直射而出。

石塊墜地，一條布繩已被拉得筆直，估計布繩長度，至少已伸展到十餘丈外。

康浩滿意的笑了笑，道：「很好！現在請老前輩再用布巾，把眼睛蒙起來。」

董明嵩不耐道：「還要蒙上眼睛？那有這許多麻煩。」

康浩道：「石陣生尅變化，多由心象而生幻覺，眼不見則心不亂，一切幻境自然就無從産生了。」

董明嵩細想這話，倒也頗有道理，於是，依言用布巾蒙住了雙眼，問道：「現在又怎樣？」

康浩道：「現在由晚輩帶路，老前輩只須抓緊晚輩的腰帶，隨晚輩而行就好了，不過，此陣暗中有把守的人，他們如見咱們穿出石陣，必來截阻，老前輩務必要小心戒備，多多注意附近的聲响異動。」

董明嵩冷笑道：「放心好了，他們不來算他們運氣，若敢現身偸襲，老夫定叫他們吃不完兜着走。」

康浩又道：「截阻偸襲的人中，可能有復仇會高手，甚至總堂……」

董明嵩截口道：「好啦！好啦！你這小傢伙樣樣都好，就是太嘮叨，像個女人似的，你只管帶路，如有敵人，我老人家自會對付。」

康浩不再多說，也用一條布巾蒙住了眼睛，然後一面收繩，一面摸索着向前走去。

董明嵩緊隨在後，脚下隨康浩移動，兩耳却凝神傾聽着附近聲响，暗暗提聚功力，以防偸襲。

兩人緩緩而行，那模樣，就像兩個瞎子互相扶持，穿行在亂石堆中。

長繩曳地，不會迷失方向，布巾蒙眼，不致産生幻覺，堂堂一座變幻莫測的石陣，竟被康浩利用兩件外衣，弄得毫無作

用了。

行行重行行，漸漸已到石陣邊緣，驀聞勁風破空聲响，由左右兩側同時襲到。

董明嵩沉聲道：「快躺下！」手上一用力，將康浩向地上按去。

兩人堪堪伏倒，四面銅鈸已掠着頭頂交叉飛過。

董明嵩心頭一震，大喝道：「不怕死的眞來了。」挺身一躍而起，迅速扯下了蒙眼布巾。

只見迎面一堆巨石下，品字形站着三個人，為首的，是個身着道裝的中年全眞，後面分立着兩名跨刀大漢。

那道人雙目精光閃射，兩手各控着兩面巨大的銅鈸，肩後革囊中另外尚有十六面，總計所携銅鈸竟達二十面之多。

董明嵩望着道人露齒一笑，道：「我說是誰有如此强勁的手法，原來竟是老朋友。」

那道人冷哼一聲，說道：「朋友歸朋友，公務歸公務，你知道貧道的脾氣，還不束手受縛？」

董明嵩笑道：「不錯，你若沒有那牛脾氣，也不會出家幹牛鼻子道人了，當年在黑谷，咱們的交情尚稱不惡，所以我不想和你動手，你最好也別跟我作對。」

那道人道：「不動手也可以，你退出石陣，貧道就不管你們的閒事。」

董明嵩道：「你是要我再回到石牢去受罪麼？」

那道人道：「回不回石牢是你的事，貧道奉命主掌石陣，如無通行令牌，任何人也不准通過。」

董明嵩道：「你是奉誰的命令？」

那道人答道：「自然是奉復仇會主之命。」

董明嵩一指康浩，道：「你知道他是誰嗎？」

道人搖搖頭道：「不知道。」

董明嵩道：「他就是風鈴魔劍楊君達的徒弟，復仇會主就是楊君達，換句話說，他就是你們的少會主，難道你這牛鼻子連主人也不認嗎？」

那道人毫不考慮的道：「就算是會主親來，沒有通行令牌也不行。」

董明嵩怒道：「這麼說，你是認牌不認人了？」

道人頷首道：「一點也不錯。」

董明嵩道：「毫無通融的辦法嗎？」

道人答得很乾脆：「沒有。」

董明嵩厲笑道：「咱們就沒有牌子，但今天非過去不可，你若自信攔得住，那就不妨試試。」

那道人並不畏懼，冷冷道：「你若敢硬闖，貧道雖然認識你，這些銅鈸却不認識你！」

董明嵩向康浩一擺手，沉聲道：「這牛鼻子吃石頭長大的，跟他再說徒費唇舌，你緊隨老夫身後，咱們闖！」

康浩急忙拉住他的衫角，低叫道：「老前輩且慢動手，咱們先商議一下。」

董明嵩道：「沒有甚麼好商議的，這牛鼻子是天生的驢脾氣，他在沒幹道士以前，外號就叫『石蛋』，跟他講交情那是白費氣力。」

康浩道：「聽老前輩的口氣，你們在黑谷時便是舊相識？」

董明嵩道：「這話說來快二三十年了，那時候，他才二十多歲，本是黑谷附近一家獵戶之子，這小子討了一房極標緻的媳婦，却因不解風情，冷落了嬌妻，那小媳婦不耐寂寞，就跟他的同胞哥哥勾搭上了……」

那道人突然厲聲喝道：「姓董的，你敢再說貧道的恨事，貧道就跟你拚命！」

董明嵩冷笑道：「咱們反正要拚一次命，我偏要掏你的糞坑，出你的醜，你又待如何？」

語聲微頓，又對康浩道：「你別瞧他不解風情是個石蛋，可也知道綠頭巾戴着不是滋味，一氣之下，竟將他哥哥和媳婦全家大小人八九口，統統用斧頭劈了個稀爛……」

話猶未畢，銳嘯嘶鳴，兩面飛鈸已電掣射到。

董明嵩連頭也沒回，俯身拾起兩粒石子，屈指彈出，一面仍舊繼續說道：「……這小子殺了全家，便獨自跑到黑谷外『流沙廟』當了一名道童，法名叫做『絕情』，其實，他根本就不解風情，還絕的甚麼屁情……」

那絕情道人怒不可遏，厲喝連聲道：「董明嵩，你揭人私隱，譏諷出家人，算甚麼英雄！」口裏叱罵，雙手揮舞不停，竟將身上所携一十四面銅鈸，連環不斷飛擲出手。

十餘面銅鈸漫空飛舞，聲勢驚人，鈸面藉着浮力昇沉不定，每一面銅鈸鋒沿都銳利如刀，觸目空中，猶如千百柄飛刀環繞盤旋，嗡嗡震耳——康浩心驚不已，連忙俯伏在地上。

董明嵩也蹲身坐了下來，他手無寸鐵，但地上却多的是石塊，信手拾取，向空飛彈。

只聽一陣叮噹脆响，凡是飛近的銅鈸，皆被擊蕩開去。

一面拒敵，一面仍談笑自若道：「……流沙廟的主持，法名『悔過』，本來是咱們谷主的記名弟子，因為觸犯谷規，被先師廢去武功，逐出門牆，那老雜毛厚顏哀求，不肯離去，在谷口跪了七日七夜，先師不忍，才准他在谷外建了一座土廟，雖然未再傳他武功，也算默認他担任守谷的職務，是以那老雜毛收留小雜毛的時候，曾經請示先師，當時先師嚴詞拒絕他的請求，不允許他收徒……」

說到這裏，漫空飛鈸突然一齊收歛，只見絕情道人滿臉淚痕，恨恨一跺脚，道：「罷了！罷了！貧道自願領受罪責，姓董的你走吧！」

說完，向兩名隨行大漢揮揮手，轉身而去。

董明嵩哈哈大笑道：「石蛋！你道號絕情，實則何嘗絕情，這份盛意，董明嵩領謝了。」站起身子，遙向大石拱了拱手，然後拉着康浩，大步穿出石陣。

康浩不由詫異的問道：「這道人好奇怪，怎會突然改變心意，放咱們走呢？」

董明嵩笑道：「因為他緬懷往事，自感慚愧，才賣了老夫一次交情。」

康浩不解道：「莫非老前輩當年待他有恩？」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天殺星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羅芳親自前往訪晤申無害和小丁，原想向他們偵察什麼，但不得要領，待申無害要扣下她作人質時，羅芳却告知他們，黃山掌門人蕭妙姬已落在他們的手中，申無害和小丁投鼠忌器，只好看着她揚長而去。羅芳返回客寓，假扮店小二的巫老大突向她施暴，為萬應教主所殺，原來羅芳竟是萬應教主的禁臠。翌日，桑家廢園天道武館門口，只有喝醉了酒的老蒼頭老吳在看守，這時兩名萬應教的死士，關老大和血手厤四來到，關老大一脚向瞌睡中的老吳踢去，見他不醒，又加一脚，這時老吳醒了——

手刃武林魔　攜美闖外遊

老吳只是有了幾分酒意，並不是一個死人，只要不是一個死人，關老大這一脚就沒有踢不醒的道理。

老吳在地上打了兩個滾，才發出了呻吟。

血手厤四沉聲喝道：「去喊你們的兩位館主出來！」

老吳齜牙咧嘴的爬起身來，揉着屁股，道：「你們……有話好說……幹嗎要踢人？」

關老大陰陰一笑道：「怎麼樣，是不是兩脚不過癮，還要再饒上一脚？」

再饒一壺酒可以，對再饒上一脚，老吳似乎不感興趣。

所以他只狠狠的瞪了兩人一眼，一句話不說，轉身便向林後的那座閣樓顛跛着走去。

不一會，申無害出現。

他過來向兩人抱拳道：「兩位有何見教？」

關老大道：「還有一位呢？」

申無害道：「他有事出去了，馬上回來，兩位是小丁的朋友？」

血手厤四似笑非笑地道：「也是你的朋友。」

申無害道：「哦？」

血手厤四道：「我們分別來自『丑』組和『辰』組，他叫『關老大』，我叫『厤四』，只要你肯跟我們一同去見教主，我們可以不傷和氣。」

申無害眼中微微一亮道：「教主也來了？」

血手厤四道：「所以你應該仔細想想你們的處境，天殺星三個字雖然能止小兒夜啼，但對本教並不足以構成威脅。」

申無害道：「教主為什麼要見我？」

血手厤四道：「你可以去問他。」

申無害道：「我去過之後，是不是還能夠活着回來？」

血手厤四道：「你也可以問他。」

申無害微笑道：「我這一去既然凶多吉少，我為什麼還要去？」

血手麻四道：「你留下來也不見得就會變成凶少吉多。」

申無害四下緩緩掃了一眼道：「就來了你們二位？」

關老大冷笑道：「你可以多說幾句大話壯壯胆，也可以把館中事務安排一下，在另外那一位回來之前，我們絕不會逼着你動手。」

申無害又是一哦道：「兩位的意思，可是說在小丁回來之前，雙方即使動手，兩位也不會倚仗人多，兩個對一個？」

關老大道：「不錯。」

申無害又朝四下裏緩緩掃了一眼。

園門口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又圍滿了閒人，但誰也不難看出，這些閒人裏面，至少有一半不是劍宮的「劍士」便是萬應教的「死士」。

關老大冷冷一笑，又道：「你無論轉什麼念頭都可以，只是最好別轉開溜的念頭！」

申無害嘆了口氣道：「就是想轉，也太遲了。」

關老大道：「算你識趣！」

血手麻四接着道：「假如你想現在就動手，還有一項優待。」

申無害道：「哦？」

血手麻四道：「我和關老大，你可以任挑一個！」

申無害微笑道：「我已經挑定了！」

血手麻四道：「挑誰？」

申無害道：「閣下！」

血手麻四大笑，道：「好，好，好眼光！」

申無害緩緩接着道：「我的眼光容或有問題，但算盤絕沒有打錯。」

血手麻四道：「哦？」

申無害輕輕咳了一聲道：「我已看出這位關老大是位言而有信的君子，一對一是他答應下來的，相信他一定會遵守自己的諾言，這對我來說，選閣下動手，無疑安全得多。」

血手麻四笑不出來了。

關老大會遵守諾言，他就不會？關老大是言而有信的君子，他是什麼？

他是小人？

血手麻四目隱殺機，忽又笑了起來道：「好！好！攻心為上，攻城次之。你這一手很高，說不得我血手麻四只好做一次小人了！」

小人總是先動手的。

× ×

這一戰發動得很快。

結束得也很快。

「大戰三百回合」！「血戰半個時辰」！「拳來足往，苦戰不休」！

那只有在說書的口中，才會發生。

真正的高手，往往起手一個照面，便能分出勝負。

落敗的是申無害。

血手麻四一掌拍出，申無害一閃身，反掌側打，化解之快，疾如蓬轉。血手麻四不愧為瀟湘血影魔的衣鉢傳人，他似乎早就料及申無害會以這種方式化解，是以不待申無害轉過身來，足底一滑，人向右傾，右手腕任由申無害以掌緣砍切，左掌一亮，如蛇吐信，拍上了申無害的胸口！

申無害似乎沒有想到敵人會有這種亡命的打法，放着一條手臂不要，竟願來個兩敗俱傷。

等到發覺不對，已經遲了一步。

血手麻四一掌拍實，申無害跟着飛身而起，同時由半空中洒下數點血星。

申無害兩三個起落，人已上了閣樓，血手麻四正待追殺過去，關老大伸手一攔道：「跑不了的，由他去。」

血手麻四說道：「這小子尚未傷到完全不能還手的程度，忽然退去閣樓上幹什麼？」

關老大道：「當然是去抄兵刃。」

血手麻四道：「抄什麼兵刃？」

關老大道：「你難道沒有聽說這小子是已故刀聖的傳人？」

血手麻四點點頭，忽然笑了笑道：「這小子想想也真蠢得可憐，放着有刀不使，直到挨過一掌，元氣大受損傷，才想到以兵刃保命，你說該多可笑！」

× ×

有些事的確很可笑。

但一個人在生死存亡之戰中，為了贏得最後勝利，或是為死亡取得代價，他無論採取甚麼行動，都並不可笑。

申無害回閣樓的確是為了取兵刃。

但不是刀。

他拿出來的是一口劍，一口形式奇古的松紋長劍。

血手麻四和關老大都呆住了。

他們對這天殺星的出身和傳聞早已耳熟能詳，他們都知道這位天殺星武學傳自已故之刀聖，但過去在江湖上殺人，却從沒有一次用過刀，每個人都知道這是為了甚麼原因。

但那已是過去的事了，如今這一切均已不成為其秘密，而且又值此生死存亡的關頭，這位天殺星為甚麼還要捨長就短，寧可用劍，而不用刀呢？

除了申無害手上那口劍，血手麻四和關老大同時還發現另一件怪事。

那便是當這位天殺星再度從閣樓中走出來時，就彷彿換了個人似的，不但步伐仍像先前那般穩定，雙目中還隱隱煥發着一點懾人的神采，一點也不像是受了內傷的樣子。

「難道這小子在取劍時，服用了甚麼靈丹妙藥？」

關老大不相信，血手麻四更不相信，那一掌有多大力道，他比誰都清楚，任何人被他擊中這樣一掌，就算真有甚麼靈丹妙藥，也不可能復原這麼快。

所以兩人都認為這應該只有一個解釋：小子為仇恨心所驅使，一定是以本身真氣，强行逼住創口，以求最後一拚！

這種做法，實乃武人之大忌。

因為這樣做無異是飲煬止渴，事後縱能保住性命，必也會落個殘疾終身！

血手麻四輕輕嘆了口氣道：「我說這小子蠢得可憐，真是一點也沒有說錯，已經成了强弩之末，居然還想充英雄……」

他說到這裏，忽然一咦住口。

因為他看到向這邊走過來的申無害，突然停下脚步，兩眼望向這邊，望的却不是他和關老大兩人。

血手麻四一轉身，也呆住了！

一名身軀偉岸的金衣蒙面人，正領着一男一女，從園門那邊大踏步走了過來。那一男一女，他都認得，男的是「百寶盒」，女是的「金長老」——這金衣蒙面人是誰呢？

羅芳遠遠遞來了一道眼色，血手麻四和關老大兩人心頭一凜，馬上想起了一個人。

教主！

兩人迅向兩旁讓開，金衣蒙面人從兩人中間走過去，望也沒望兩人一眼。

申無害靜靜地站在那裏，直待金衣蒙面人在對面兩丈開外止步，才注視着金衣蒙面人道：「萬應教主？」

金衣蒙面人哼了一聲，沒有開口。

申無害注視着又道：「薛教主？」

接着是一陣可怕的沉默。

羅芳首先變了臉色！

關老大和血手麻四互相望了一眼，那意思好像說：「我們教主姓薛？怎麼我們都不知道，這小子反而先知道了？」

百寶盒露出思索之色，慢慢的點了點頭，好像忽然想通了一件甚麼事。

一絲像刀尖般的怨毒之色，在金衣蒙面人眼中，微微一閃，迅又隱去，隔了好半晌，才陰沉沉的問道：「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老夫的身份？」

申無害微笑不語。

金衣蒙面人又道：「老夫問你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申無害道：「聽到了。」

金衣蒙面人道：「既然聽到了，為何不開口？」

申無害又笑了笑，道：「你如果一定要我開口，我保證你一定會後悔。」

金衣蒙面人冷冷道：「老夫行事，從不後悔。」

申無害微笑道：「好，那麼我就說。我第一件要說的事，是你這位薛大教主行為不够光明磊落，剛才你早就來了，但你並沒有馬上現身，底下的話我也不必多說，我只想說以堂堂教主之尊，實在不該檢這種小便宜！」

沒有人能看到這位萬應教主面紗後面的面孔，此刻是甚麼顏色，但相信絕沒有一個身為領袖的人，願意當着自己的部屬，聽敵人說出這種話。

金衣蒙面人紋風不動。

很多事就是這樣的，你沒有能及時阻止別人揭開你第一塊瘡疤，為了表示你的風度，為了表示你沒有老羞成怒，你就只有聽着，聽任對方繼續揭下去，直到對方興盡為止。

申無害微笑着，稍稍頓了一下，又道：「我第二件要說的事，是一個人虧心事千萬做不得。那怕只做一件，也將負疚終身！」

金衣蒙面人冷冷道：「老夫沒有做過虧心事！」

申無害嘆了口氣，點點頭道：「好，沒有就沒有，我們不談這個就是了。」

金衣蒙面人冷冷接着道：「老夫剛才問的話，你還沒有回答！」

申無害又點了一下頭道：「好！我回答。」

他緩緩接下去道：「我想到：『萬應教主』與『劍王』可能同為一人，是從『亥組』『死士』受僱殺害『天絕叟』聶三公開始！」

羅芳臉色，又是一變！

百寶盒老余臉上也露出迷惑之色。

天絕叟聶三公乃劍宮為緝拿天殺星，所禮聘之貴賓，從這位劍宮的貴賓受害，何以能聯想到萬應教主就是劍王呢？

兩者之間，可說風馬牛，漠不相關，這種想法，又是如何產生的？

申無害道：「台端當初聘請這老魔出面捉拿申某人，原以為可以馬到功成，結果是這老魔正事辦不了，伺候起來却令人頭痛之至，這老魔本來就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物，至此更顯得可憎無比，這等人物既然得罪不起，要想永絕後患，就只有除去一策了。」

百寶盒輕輕點了一下頭。

申無害道：「在這件事上，那一萬五千兩金磚，是一大敗筆。就是再笨的人，也不難想到，要想將那批金磚放在長生糧行後院，而又能不驚動精靈的巫瞎子，這事無疑只有一個人辦得到——那便是巫瞎子自己！」

百家盒老余不禁又點了一下頭。

因為這正是他當初的想法。只不過他那時沒有想到，這竟是他們教主的主意，而他們的教主又是劍王而已！

申無害道：「其次，引起我進一步懷疑的理由，當然是與該組馬上又受僱除去十方羅漢有關，不過，最後堅定我想法的，還是我們這位金長老！」

他望了羅芳一眼，羅芳的臉色更難看了。

申無害微微笑了一下，接着說道：「申某人去年被押入劍宮時，當時台端據說去了天水，但後來貴宮那位麻師爺却說，他想來想去，實在想不出，天水有什麼地方……」

金衣蒙面人突然冷冷插口道：「這位麻老弟如今何在？」

申無害微笑道：「那是題外文章，等會兒有時間，我們慢慢再談不遲。」

他頓了一下，接着道：「台端當時究竟去了什麼地方呢？這一直等到我見了這位萬花總管，又證實這位萬花總管就是使燕子鏢的金長老之後，我才突然想通了，台端當時，去的並不是天水，而是長安的萬花館！」

他又笑了一下道：「當然也可以稱之為：劍王行宮！」

羅芳臉上突然飛起兩朵紅雲。

百寶盒老余臉上却突然失去血色，就好像羅芳臉上突然增加的血液，是從他身上抽過去的一般！

好在誰也沒有留意到兩人臉上這種微妙的變化。

甚至連申無害都沒有發覺。

關老大和血手麻四都聽得出了神，他們真感謝他們這位教主沒有一來就下手除掉這位天殺星，能聽到這些聞所未聞的秘密，真是直叫一個過癮！

申無害道：「我已經挨了那位麻大仁兄一掌，你教主閣下原可以一見面就下殺

手，叫我根本沒有開口說話的機會，可惜閣下生性多疑，認為我已死定，不妨稍寬片刻，看我能否認出你是誰？以及除我之外，還有無別人，也知道此一秘密？抱歉的是，這一着棋，你閣下又走錯了！」

金衣蒙面人眼中泛起冷酷的笑意，道：「經過這一陣耽擱，你又有了生機是不是？」

申無害道：「我要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金衣蒙面人道：「那麼，你要說的是什麼意思？」

申無害微笑道：「我的意思是說：你這位萬應教主的神秘面具已被揭開，你今後雖然還可以當你的教主，但你自己再不會還是武林中到處受人尊敬的劍王了！」

金衣蒙面人嘿嘿一笑道：「今天這些話，你還打算告訴誰？」

申無害道：「到目前為止，我還活着，對嗎？」

金衣蒙面人道：「對！」

申無害道：「活人就能說話對嗎？」

金衣蒙面人道：「對！」

申無害微微一笑道：「那麼，請示教主，我還能不能再說幾句話？」

金衣蒙面人道：「說給誰聽？」

申無害目光一抬道：「你身後的那幾位。」

金衣蒙面人微微一怔，忽然嘿嘿笑着道：「告訴他們老夫就是劍王薛應中，是不是？」

申無害道：「這個用不着我告訴他們，相信他們也都已聽清楚了。」

金衣蒙面人道：「否則要告訴他們什麼？」

申無害目光從羅芳，老余，龐四，關老大等人臉上依次掃了過去，正容沉聲緩緩道：「我姓申的跟你們這位教主，今天絕不會同時都活下來，等會兒如果死的是我姓申的，那我姓申的這番話，說了就等於沒有說。」

他又掃了衆人一眼，緩緩接下去道：「但如果萬一姓申的命大，能僥倖活下來，希望諸位能有一個聰明的決定，我姓申的可以告訴你們：到那時候無論你們想死想活，我保證你們都能如願！」

羅芳以眼角偷偷掠了百寶盒老余一眼，老余低下頭去，似不敢接觸她的眼光。

血手龐四和關老大臉色平板，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他們顯然都認為現在就作決定，未免還嫌太早了些。

金衣蒙面人突然長衣一振，手中已多了一口薄鋒長劍，劍身一片湛藍，映着陽光，寶華眩目。

申無害臉色也突然凝重起來。

廢園四週的閒人又多了好幾倍，不過每個人的嘴巴都閉得緊緊的，有的人臉色發靑，有的人不住喘氣，有的人則已冒出了濕黏黏的冷汗。

他們雖然很少有人懂得武功，也並不見得每個人都聽說過江湖上的是非恩怨，但即令是一個孤陋寡聞而又不懂武功的人，也不會不知道「劍王」和「天殺星」是什麼人。

現在這兩個人正面面相對，一人手上拿着一口長劍。

現在這兩個人卽將交手。

這將是武林中過去未曾有過，將來也很少有機會看到的一場惡戰。

這一戰過去，武林中這兩大名人，將有一人的名字消失，不是「劍王」，就是「天殺星」！

也許是兩個名字同時消失！

無論如何，這一戰將無可避免，無論如何，這一戰，也無法能使兩個人都在事後活下來，兩口長劍，必有一口要沾上血腥，飲血的長劍，也許是兩口，而不是一口！

也沒有人能在事先知道這場惡戰的結果。

劍王薛應中一生未曾逢過敵手。

天殺星也沒有！

後者雖然剛才挨過血手龐四一掌，雖然衣襟上血漬尚未乾透，但瞧這位天殺星此刻的神采，誰也無法相信他是受過傷的人！

百寶盒老余臉上一直帶着困惑的神情，似乎也想不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連百寶盒老余都想不透的事，就絕沒有人還能想得透！

一片烏雲冉冉飛過，天地突然陰沉。

申無害突然出手！

這不是偷襲，面對劍王這樣的對手，誰也無法憑取巧獲勝。

這是先聲奪人！

一劍刺出，銀光如練。

劍王厲叱一聲，身形微轉，衣角蓬飛，抖腕一揮，一片森森劍氣，驀向銀練反捲過去！

起手第一合，是劍鬥劍。

劍王的劍，天下只有一口，無人能攖其鋒。

天殺星也不能！

兩條身形，甫合乍分，誰也不難看出，無論在兵刃或氣勢上，劍王顯然已在第一合中佔盡上風！

如果照這樣子演變下去，天殺星將仗什麼扭轉乾坤，來贏得這一戰呢？

小丁仍未出現。

天道武館這邊，除了一個蒼頭老兒，此刻可能正在閣樓上呼呼大睡而外，自始至終，就只看到申無害一個人。

這位天殺星並不是沒有朋友，也不是沒有應變的時間，為什麼這位天殺星一定要一個人留下來應付這個局面。

百寶盒再度陷入沉思。

這正是這位余老三最大的長處之一，當別人都用眼睛看，都用耳朵來聽的時候，他用的往往是頭腦。

每一件事情發生，都必有它發生的理由；當他面對着某一件事情時，他歡喜先找出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他不歡喜他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他也不歡喜他看不見的敵人。

羅芳臉色變幻不定，眼角經常在老余臉上打轉。

但是她一時却又對眼前這種現象找不到適切的解釋，她希望百寶盒能給予她一點暗示。

這正是兩人共有的弱點。

不是過份相信自己，便是過份相信別人。

不過，這一次她倒是做對了。

只見百寶盒老余嘴唇微微一動，一個細如蚊蚋的聲音忽然傳進她的耳朵：「大姐，有一句話，我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羅芳點頭。因為她的功力，尚未達到以眞氣傳音的程度。

「如我余三判斷不差，這一戰我們教主大概是輸定了！」

「何以見得？」

她湊過來，低聲問道。

關老大和血手龐四都站得很遠，他們只要聲音別太大，根本不會有人注意。

百寶盒老余道：「因為這個姓申的小子根本並沒有受傷。」

羅芳愕然道：「原來小子受傷是裝出來的？」

百寶盒老余道：「不是。」

羅芳道：「那麼——」

百寶盒老余道：「受傷的是一個替身，不是這小子本人。」

羅芳道：「替身？」

百寶盒老余道：「是的，剛才那個蒼頭老吳，才是這小子！」

羅芳呆了一下，才道：「那麼，那個替身又是誰？」

百寶盒老余道：「千面書生廖公侯！只有這位北邙掌門人，才能在易容方面，扮得維妙維肖。」

羅芳雖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氣，但好像還有一些事沒想通，眼珠轉了轉，又問道：「他們串通了這樣做的目的何在？」

百寶盒老余道：「當然是為了引誘我們教主出面！」

羅芳道：「所以故意先由姓廖的出來承受龐四一掌，藉以鬆懈我們教主的警惕之心？」

百寶盒老余道：「是的，小丁故意避開，也是為了同一理由。」

羅芳道：「這小子自信我們教主不是他的敵手？」

百寶盒老余輕輕嘆了口氣道：「你等着瞧好了！」

羅芳瞟了他一眼道：「萬一如你所說的……我們……怎辦？」

百寶盒老余像突然喝醉了酒一樣，兩頰飛紅，身體也緊張得有點發抖，兩眼四下飛快的溜了一圈，才壓低聲音，耳語似的說道：「我已托人在蘇州置了一點產業了……」

× × ×

百寶盒老余估量一件事情，十九都很正確。

這一次也一樣。

× × ×

劍王的劍，天下無雙！就是最喜使劍的名家，如過去的太白八劍等人，也從沒有人想在劍法上與劍王爭一日之短長。

只可惜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人注意到這一點，任何一項高深的武功，如果有人願花多年心血，廢寢忘餐地究研它的解法，多少總會有點成就的。

何況刀聖如非自認留下的一套玄功，足夠應付這種劍法而有餘，當年根本就不會以殉道的精神，冒險自蹈虎穴！

申無害節節後退，並非有意做作。

他的那口松紋劍，的確無法招架對方手中那口名劍，事實上他也無意想在劍招上勝過對方。

他用劍的目的，無非是要對方看出他不是詐敗。

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方才會傾全力，必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也只有在對方有了這種念頭之後，他才有完成心願的機會！

如今這個機會終於來了！

他已退至荷池邊緣，荷池中雖然沒有水，但如一腳踩空，向後翻跌下去，後果自是不問可知。

劍王雙目中第一次露出笑容，笑意中充滿仇恨和怨毒！

他平平削出一劍。

這一劍招式並不奇特，但却封死了申無害所有的出路，任何人面對着這一劍，都只有一個化解之法。

繼續後退！

申無害沒有再退。

他也削出了他的松紋劍，削向劍王的那口劍。

兩劍相交，火花四迸。

只聽「克察」一聲，松紋劍應聲斷為兩截，劍尖向上彈起，下半截則仍執在申無害手中。

而劍王的那口劍，原式不變，依然朝着申無害腰際橫切過去！

關老大和血手龐四兩人的眼睛，均不禁微微一亮！

萬應教中，像他們兩人這樣的死士並不多，這時兩人自忖，就是換了他們兩個，無疑也是死路一條！

但他們馬上就發覺了另一件事。

他們不是天殺星！

× × ×

申無害右手松紋劍一送，左手同時拍出一掌！

這一掌當然不是拍向劍上。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如眞想以掌力傷敵，恐怕不待掌風沾及對方衣邊，他的身軀已攔腰分為兩段了。

他一掌是拍向自己的松紋劍！

劍尖！

他當然知道自己這口劍會被削斷，所以當那截七寸長的劍尖剛剛彈起，便被一股巨大柔勁猛然一送，像梭鏢似的，銀光閃動，唰地一聲，畢直戳入劍王的咽喉！

一代巨奸，就這樣死了。

死在劍下。

死於一口平常的劍，死於一截劍尖！

誰也無法想像當代劍王會這樣死去，當然包括劍王自己在內。

× × ×

烏雲散去，金黃色的溫暖陽光再度照滿了桑家廢園。

羅芳首先轉身，百寶盒老余接着轉身，兩人一前一後，默默向園外走去。

血手龐四和關老大互相望了一眼，也跟在後面走了。

申無害言出如山，對四人離去，果然未加留難。

身後閣樓上，忽然出現一人，這人臉色蒼白，如大病初癒——正是那位以易容術冠絕當代的北邙掌門人：千面書生廖公侯！

廖公侯走過來，皺着眉頭道：「申兄為什麼不問問他們蕭姑娘的下落，就放他們走了？」

申無害微微一笑道：「你看看那邊來的是誰！」

廖公侯一轉身，不由得當場一怔，驚訝得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園門口正有一男一女，一邊說着話，一邊向這邊走來，男的面目陌生，女的年約雙十，身裁苗條，風華絕代，赫然正是那位黃山掌門人：百媚仙子蕭妙姬！

廖公侯喃喃道：「這是怎麼回事？」

申無害笑道：「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不過我們馬上就知道了。」

廖公侯望着兩人又道：「如今跟蕭姑娘一起走過來的這人，你認識不認識？」

申無害道：「認識。」

廖公侯道：「是誰？」

申無害笑笑，道：「原是一個可怕的敵人，現在則已成了一個可敬的朋友，你猜猜看是誰？」

廖公侯目光閃動了一下，突然道：「廱——廱金甲？」

申無害大笑道：「果然是掌門人的頭腦，高明！高明！」

廢園門口的閑人已散去一大半，這些散去的閑人裏面，當然雜有不少劍士和死士在內，那些劍士一見堂堂劍王竟是邪惡組織萬應教的首領，一個個自覺臉上無光，自然無人再願出頭，而那些死士，見教中長老，和死士中的翹楚人物血手廱四和關老大都默然退去，又還有誰活得不耐煩，一定要淌這種渾水？

剩下的閑人，仍有三四十名之多，這一部份閑人不但沒有散去，這時反而一起湧進了園子。

帶頭的是個滿臉鬍子的紅臉老者，老者身後，是一名眉目英俊的青年。

這一老一少不是別人，正是武林第一大幫的掌門人，十方羅漢百里窮，以及幫中的八結候丐小丁！

誰說申無害沒有朋友？

誰說這位天殺星事先沒有安排？

他有的是最好的朋友；他有的是最妥善的安排！

姓薛的死了，劍士和死士，一鬨而散。如果死的是申無害呢？相信今天恐怕誰也不能太太平平的走出這座桑家廢園！

人都有朋友。好人有好朋友，壞人有壞朋友。

「好」和「壞」的分野就在這種地方；好朋友講「道義」壞朋友講「利害」！

申無害向走過來的廱金甲和蕭妙姬，笑着道：「你們二位過去的那筆舊賬，這下可以勾銷了吧？」

蕭妙姬含笑道：「過去的事，我根本沒有記在心上，這次則該感謝廱大俠的救命之恩，怎能算是清賬？」

申無害又笑向廱金甲道：「我着人找你找不到，如今在最要緊的時刻，沒有想到你，你却出現了！這該如何解釋——『說來話長』？還是『無巧不成書』？」

廱金甲笑笑道：「都不是！」

申無害道：「那該怎麼說？」

廱念甲笑道：「你已經找到了我，我這一次正是你找來的！」

申無害道：「我聽不懂。」

廱金甲四下望了一眼道：「怎麼樣，大家就站在這裏，聽我一人講話。」

申無害不由得輕輕啊了一聲，帶着歉意轉向千面書生廖公侯，道：「我忘了廖兄……」

廖公侯蒼白的臉上浮滿了愉快的笑容，微微搖頭道：「你們別把我放在心上，我可不是紙紮的，像這種有意承受的一掌，我廖某人諒還不致担當不起。」他笑了笑，又道：「今天能使這個天字第一號的僞君子得到應有的報應，我廖某人別說只吐了一口血，就是再吐十口八口，甚至把血完全吐光，算算也是值得的。」

十方羅漢大笑道：「好，你們就在這裏站着，我要飯的可不奉陪，來來，小丁，你領着廱老弟和蕭姑娘，咱們找個地方喝酒去！」

× ×

廱金甲的故事並不長，也談不上如何曲折。

但却充份顯露了一個人的機智。

申無害在長安清風茶樓托其丐幫那位金分舵主去找廱金甲，那位金分舵主事實上已經完成使命。

因為那位金分舵主雖然沒有見到廱金甲，廱金甲却已見到了他。

廱金甲當時就站在對面一座山頭上。

關於這一點，廱金甲用不着解釋他為什麼要這樣做，衆人也不難明白他這樣做的用心。

人只有一雙眼睛。

一個人再精明的人，也無法時時四望身後，也無法經常確知有沒有人綴在他的後面。

所以廱金甲當時沒有露面招呼，但却一路跟來了長安。他要先確定來人身份，以及有否被人跟蹤。到了長安，他馬上就知道了申無害找他的目的。

那位金鞭趙中元被囚在那裏呢？

他一時也想不出這個地方來。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發現另一件可怕的事，和申無害混在一起的人，雖然表面不分彼此，但這些人却好像在瞞着申無害，正偷偷進行另一項不可告人的勾當。

於是他決定不和申無害聯絡，獨自暗中跟蹤觀察。

他由長安跟到潼關，又由潼關跟到洛陽，終於被他查出一件駭人聽聞的陰謀。

那個巫瞎子竟然以如意嫂為交換條件，要粉樓怪客嚴太乙去黃山擄刼百媚仙子，以作為將來與申無害等人討價還價的本錢！

他在途中，本可下手除了那個粉樓怪客，但他想想又覺得這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

因此，他一路跟到黃山，又從黃山跟回，始終忍住沒有出手，幸好那位粉樓怪客一路上也沒對百媚仙子有何不良企圖。

到了洛陽，百媚仙子被交給一個叫老蓋的老傢伙，而從往來傳信人的口中，他知道粉樓怪客當晚就被巫瞎子滅了口。

第二天，城中拂拂揚揚，傳說天道武館昨天去了一個漂亮的女人，跟兩位館主唧噥了半天，也不知說了些什麼，結果那女人離去時兩位館主面孔都變了顏色，呆

在那裏，一句話沒有，就像木頭人一樣。

他知道是時候了。

於是，他在黎明時分，殺了那個老蓋，救出百媚仙子，然後稍稍改變了一下面目，趕來桑家廢園……

聽完之後，小丁接着笑道：「我也有個好消息要報告大家。」

廖公侯道：「什麼好消息？」

小丁道：「那個禍首巫瞎子也得到了報應。」

他礙着有百媚仙子在座，不便詳細描述昨晚在客棧中看到的那一幕，只輕輕一語帶過道：「原來這瞎子與羅芳早有了曖昧關係，昨晚正好給姓薛的碰上了。」

廖公侯點頭道：「這個傢伙陰險狠毒，留下來必然遺患無窮，這樣正好省得我們多花一番心機。」

小丁道：「申兄答應放那姓廱的和那姓關的離去，我想想總覺得未免太寬大了些。」

申無害嘆了口氣道：「像這一類人，江湖上比比皆是，要殺又得了那許多？」

十方羅漢大笑道：「好！這話可是你說的。」

申無害愕然道：「我這話難道說錯了不成？」

十方羅漢連忙接着道：「沒有說錯，沒有說錯，不但沒有說錯，而且說得對極了！」

他又望向衆人道：「你們大家說他說得對不對？」

百媚仙子、廖公侯、廱金甲等人全都笑而不語，只申無害一個人睜大了眼睛，不懂十方羅漢在鬧什麼玄虛。

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

聰明人難得糊塗，但一旦糊塗起來，往往比普通人還要糊塗得厲害。

這時屋子裏，除了申無害一個，無疑人人都已明白十方羅漢這話的絃外之音。

十方羅漢笑笑，又道：「你老弟要殺的人，都殺完了沒有？」

申無害道：「沒有。」

他漸漸也有點明白了。

十方羅漢道：「老弟底下要殺的都是那些人，能不能說出來，讓我們聽聽？」

申無害稍稍猶豫了一下，終於說出了十八個人的名字。

這十八人中最有名的六個人是：

商城大俠馬庭英。

美髯刀客葛力武。

辰州迷仙莊主謝西陽。

通天拳李義山。

雙槍黃八。

虎頭袁二。

十方羅漢靜靜聽完之後道：「這些人在令師心目中，惡性比薛應中如何？」

申無害道：「稍為好些。」

十方羅漢道：「與那個什麼關老大和血手廱四比起來又如何？」

申無害道：「差不多。」

十方羅漢道：「既然你老弟認為上天有好生之德，能少殺一個就少殺一個！這些人已多年未有劣行，你老弟何不也給他們一個贖罪的機會？」

申無害道：「你以為他們這些人會聽你的？」

十方羅漢含笑舉杯道：「來，今天喝酒，不談這些。請你寬限三個月，先看我的，我的不靈，再看你的！」

× ×

沒過多久，江湖上忽然傳出消息，說是商城大俠馬庭英要捐十萬兩白銀救濟晉南水災災民。

美髯刀客葛力武要重修黃河堤岸。

辰州迷仙莊主謝西陽看破世情，决心將私產良田兩百頃分贈辰州貧戶，廣積陰功，以蔭來世。

通天拳李義山，雙槍黃八，虎頭袁二等十五人，將於長安洛陽兩地組設善堂，集合大家的財力人力，從事修橋補路，扶助鰥寡，施捨醫藥。

這當然都是丐幫弟子放出去的空氣。

可是，說也奇怪，這些故意製造的傳言，三個月後竟然全部變成了事實！

至此，整個武林面目為之煥然一新。

劍王宮解散了，萬應教也沒有了消息；鎮江信義鏢局不但復了業，而且在洛陽長安兩地都設了分號；只是插了信義鏢局的金鞭三角旗，幾乎用不着鏢師，都能到處暢行無阻。

只是這種太平景象又能够維持多久？

× ×

炎熱的夏季快過去了。

兩個青年人坐在樹蔭下，他們正是子弟日益增多的天道武館正副館主，申無害和小丁。他們正在城外河邊垂釣。

小丁忽然嘆了口氣道：「我眞希望武林中再出現一個劍王，或是再出現一個萬應教，否則像這樣閑下去，實在叫人受不了。」

申無害微微一笑道：「放心好了，你如怕閑，不用多久，就有你忙的。」

小丁一怔，道：「你說這話什麼意思？難道你最近又聽到了什麼消息？」

申無害道：「沒有。」

小丁道：「否則有什麼好忙的？」

申無害手一指道：「你看到河對面稻田中那些稗子沒有？農人揷秧時，並沒有揷稗子，但只要有稻田，就一定有稗子，今年拔乾淨了，明年照樣還會長出來，絕沒有一個種田的人，以為只須辛苦一季，就會獲得永久的豐收。」

小丁皺皺眉頭，隔了一會才道：「你既然懂得這個道理，而且羅燕也接來了，你為什麼還要堅持將武館交廱兄主持，並打算帶羅燕出關？」

申無害道：「她沒有見過大漠風光，我要帶她去開開眼界，同時我也讓關外清新的空氣，洗洗我這一身血腥氣味。」

小丁道：「洗乾淨了，就永遠不再骯髒？」

申無害輕輕嘆了口氣，目凝遠方，沒有回答。

遠方天際，有浮雲飄動。

浮雲將飄往何方，永遠無人知道。人們所知道的，就是天空的浮雲，當它消散之前，將永遠不會停歇下來！

× ×

「人生如浮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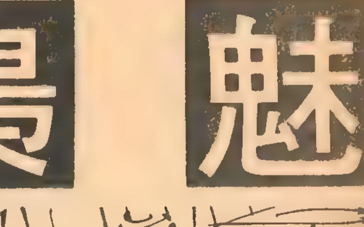
是說人生短暫？是說人生匆忙？還是說人生永遠像浮雲般不能自主？

——全文完——

新派武俠中篇連載

文·單于紅　圖·盧令

魅梟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君之楓恢復記憶，與塞包和大炮重逢，商議重振兄弟會，塞包和大炮堅持要君之楓當兄弟會會主，君之楓推辭不掉，只好勉爲答允，隨卽着人送挑戰書給黑旋風，約期一年內决鬥；又發出信束，向武林各大門派指斥黑旋風罪行，並當席議决內塞包負責重建會址，君之楓負責招兵買馬，大炮也將夏秋心之境況及現在居址告之，君之楓立單人匹馬趕往萬花帮總壇，會晤了魔吒女夏秋心，兩人誤會冰釋，君之楓將如何墮崖，失明，失憶，遇救經過，不厭其煩地，一一向夏秋心述說——

萬鈞一肩負　千里共嬋娟

萬花帮的正廳上，燈火光明，觥籌交錯，倩影繽紛，輕歌曼舞，熱鬧非凡……

萬花帮是以帮中六禮爲君之楓設宴的，這曾使君之楓感到受寵若驚。在這以前，君之楓在萬花帮主宓月桃和總護法白玫瑰左菁以及萬花帮各級護法等的人陪同下，當然魔吒女夏秋心也在內，曾參觀萬花帮的設施與建樹。只覺萬花帮機關林立，宛如銅牆鐵壁，龍潭虎穴，不愧能在江湖上傲然屹立，使君之楓心中十分讚羡。

席間，君之楓道：「宓姑娘，您這般隆重的接待在下，誠不敢當。」

宓月桃喬扮男裝，俊秀而美雅，如今還彼女兒身，更是千嬌百媚，艷麗照人；只見她拈袖掩嘴，銀鈴格笑，宛似冰珠滾盤，盪人心弦，她瞟眸嬌道：「君公子，您如今也是一帮之主了，這撇開不說，就憑您『不眨眼』這塊金字招牌，是够响叮噹的了！今公子不遠千里而來，使本帮蓬蓽生輝，我們高興都還來不及，您還裝謙虛哪？」

說着，美眸滴溜溜一轉，瞥向君之楓身旁的夏秋心——但覺此刻她好似換了個人，原先的憔悴痴迷已一掃而空，繼而之的是掩不住的滿臉喜悅，正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啊；更何况她還刻意的打扮了一番，只見她秀髮如雲，臉兒含俏，十分美麗，美麗十分，說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接着嬌道：「再說，今兒個是公子您和夏姊姊的大好日子，又怎能不慶祝一番呢，對不？」

嬌羞的瞪了她一眼，夏秋心嗔怒道：「小宓，妳再胡扯，別怪我這做姐姐的在諸位護法面前不給妳面子囉！」

宓月桃哎唷了一聲，嬌聲道：「怎麼？妳想打人哪？老實說，妳一個魔吒女也沒啥了不得，怕只怕不眨眼給妳撐腰做胆哪！」

這話說得白玫瑰和衆護法嬌聲輕笑，却使得夏秋心羞紅了臉，嬌啐連連；即連君之楓也感到窘迫不好意思。本來君之楓算是女人中的老手了，但像這樣放眼一片盡是嬌滴滴、滴滴嬌彷彿進入了女人國似的，再且萬「紅」叢中一點「綠」——祇他一個男人，着實使他感到有些兒蹩扭，怪不舒服的。

所謂三個小女人，可以吃掉一個大男人，尤其是白玫瑰左菁，更是毫不留情的朝君之楓和夏秋心猛攻；另外在座的護法，也皆是上過刀山，下過火海，在刀尖上討生活的江湖兒女，也不像一般大家閨秀文靜靜的，硬是「羣起而攻之」……

這簡直使君之楓和夏秋心不知如何招架，但夏秋心臉兒雖紅，心兒可就樂死了，她巴不得她們的「攻」呢！君之楓可就如坐針氈般的難耐，幸好他還算經驗老到，急中生智，連忙岔開話題道：「黑蛟龍這斯可眞大胆，竟敢下毒手暗害仙鶴神尼，他明明是不把貴帮給放在眼裏嘛！」

這果然很有效，大家都把話題轉開了，白玫瑰首先道：「君公子，您這話可就說遠了，仙鶴神尼和我個人是很熟沒錯，但和本帮拉不上一點兒關係，怎麼說黑蛟龍不把本帮放在眼裏呢？」

夏秋心很開竅，她知道君之楓不過是想轉開大家的話題，她慧黠道：「這就是了，黑蛟龍上回想强闖朝宗寺之時，便已知道妳白玫瑰和仙鶴神尼的關係了，這回他竟敢暗害仙鶴神尼洩憤，顯然是不把妳白玫瑰給放在眼裏……」

君之楓笑着接道：「左姑娘，妳乃堂堂的萬花帮總護法，黑蛟龍敢不把妳瞧在眼裏，也就等於不把妳們萬花帮給瞄在眼中啦！」

氣煞粉臉，白玫瑰一挫銀牙，道：「黑蛟龍，姑奶奶非把你挫骨揚灰不可！」

俯首沉思了一會，宓月桃忽道：「黑蛟龍這班人是跑單帮的，像他們這種人，講的是八面玲瓏，做的是四面討好，決不輕易與人結怨，更不敢隨隨便便得罪人家，萬花帮雖算不了什麼三頭六臂，如何了不得，但是也决非是他們這種字號的惹得起……」

一眨眼，白玫瑰攔阻道：「莫非有人替他撐腰？要不然就是黑蛟龍吃了些豬心狗胆啦！」

俏臉含凝，宓月桃輕啓櫻唇道：「這裏頭有蹺蹊，總護法，趕明兒妳帶班姊妹去處理這件事。」

撇了下嘴唇兒，白玫瑰道：「帮主，這種事兒，我親自去已够賞黑蛟龍的臉了，那須再帶班姊妹去？未免太抬重了黑蛟龍的骨頭了。」

宓月桃笑道：「妳看着辦就是了。不過黑蛟龍既然胆敢這麼做，所謂懼者不來，來者不懼，他顯然是有恃無恐，妳不能太過於掉以輕心才是。」

白玫瑰恭謹道：「屬下知道。」

忽然，她若有所悟的哦了一聲，轉向君之楓，說道：「君公子，您記不記得那夜在朝宗寺，黑蛟龍那般人扛着十來隻箱子？」

君之楓頷首道：「不錯。」

轉了下烏溜溜的眸珠子，白玫瑰望向宓月桃道：「帮主，說不定他們就是刧大威鏢局的鏢的人呢！」

嬌軀輕輕一震，宓月桃道：「妳怎會想到是他們呢？」

白玫瑰道：「那晚他們一行人扛着十幾隻——可能就是二十支箱子，我一直沒記起來，看他們當時的樣子，好像經過了一場大厮殺，也許，就是他們幹的哪！」

微搖了下螓首，宓月桃道：「黑蛟龍在江湖雖還算得上掛有字號，但認眞論起來，他實在算不了什麼，就憑他敢刧大威鏢局的鏢？旁的不說，單就百步神拳林老前輩，就足够他㖸牙咧嘴的了！」

白玫瑰一窒，似是無話可說；她懊惱的低聲自道：「那怎這般湊巧？他們離失鏢的地方這麼近……」

君之楓忽道：「這麼一說，倒使我想起來了……」

白玫瑰連忙掉頭問道：「君公子，您想起什麼來啦？」

眨眨眼，君之楓道：「左姑娘，當時妳正和黑蛟龍過招的時候，可會聽得其外的嘍囉在說些什麼嗎？」

蹙了下眉心兒，白玫瑰道：「當時我聽不太清楚，我只聽到他們說要硬闖入寺裏去。」

君之楓道：「我那時在寺院後的牆角上，我倒聽得很淸楚，他們其中有一人說什麼的和姓林的那票人週旋了老半天這句話。」

神情一震，宓月桃道：「君公子，此話當眞？」

君之楓苦笑了一下，說道：「宓姑娘，我想大概是的，不過不敢十分確定就是了。」

白玫瑰微感失望的道：「要能確定就好辦啦！既然君公子不能確定，我們也不能隨便加罪於人。」

夏秋心對江湖中這幾個月來所發生的事茫然無所知，她好奇的問：「小宓，怎麼？洛陽的大威鏢局丢鏢了？」

宓月桃道：「何止如此，二當家的百步神拳也折了呢！」

夏秋心低聲嬌呼起來：「誰恁地大胆啊？」

宓月桃畧微的，把事情講述一遍給她聽……

君之楓也凝神靜聽，忽然心中一動，道：「宓姑娘，妳說大威鏢局丢的鏢貨是純淨翡翠？」

宓月桃微微一頷螓首，說了聲：「是啊。」

從懷裏取出一個小皮囊，君之楓把它送過去給宓月桃，口中問道：「會不會是這？」

解開囊口，宓月桃一看，微驚道：「這是純翡翠啊！」

君之楓道：「前兩天，黑蛟龍以五百兩銀子賣給我的。」

夏秋心接過來，端詳了一下道：「這種上等貨色，少說也要一千兩以上咧！」

白玫瑰凝眸道：「帮主，這會不會就是大威鏢局所丢的鏢貨呢？」

宓月桃眨眨眼睫，說道：「明兒個，妳帶着這塊翡翠去問問『青鋒劍』便知道了。」

說着，轉首向君之楓含笑道：「君公子，翡翠可否暫借一下？」

君之楓連忙笑着說道：「這還用得說麼？」

白玫瑰道：「這麼看來，黑蛟龍是有很大的嫌疑啦！」

宓月桃柳眉微揚，道：「雖說，我總認爲黑蛟龍沒這個能耐。」

白玫瑰撩眸道：「幫主，黑蛟龍既然有本事坑了仙鶴神尼，我們就不能以平常的眼光來衡量他了。」

宓月桃點頭道：「當然，事情往往會出乎我們的意料的；但是就算我們假設是黑蛟龍幹的，第一，我們首先必須懷疑決不是他那班人單獨攪的，必定有着我們不知道的幫手在支持着他，甚至我們可以說，他有強硬的靠山，或是強有力的幕後指使人。」

君之楓很佩服她這精密的思維，和大膽的假設，他頷首道：「宓姑娘，在下支持妳的看法。」

朝他嫣然一笑，宓月桃道：「其次，黑蛟龍如眞刼了這些翡翠，那表示他不是一個傻瓜，他怎會把它零賣，而且賤價脫手呢？」

君之楓深以爲然道：「假使是我，我當等事情平淡下去之後，然後把翡翠加工或雕刻或琢磨，這樣脫手，人家就不會懷疑了。」

美眸翦視着他，宓月桃嬌道：「君公子，我正是這樣想。」

眨眨眸子，白玫瑰道：「這麼說來，黑蛟龍不是啦？」

宓月桃道：「目前青鋒劍一點綫索也沒有，咱也不必放棄這難得的蜘絲馬跡，不管是不是，總護法，妳就多跑段路，把翡翠給青鋒劍瞧瞧，是的話最好不過了，假使不是，也算我們替他老人家盡了份心意。」

白玫瑰恭聲道：「是的，幫主。」

談話就此告一段落，接着他們又漫談江湖大事，以及拉拉雜雜的瑣事兒，直至深夜，才賓主盡歡，各自散去……

君之楓自然在那「女人國」裏宿了一宵。

第二天一大早，君之楓偕夏秋心便告別了宓月桃。

但見萬花幫城門大開，號角齊鳴，旗幟蔽天，兩旁列隊十餘里長，顯示隆重歡送。

宓月桃更是親自送出三十里路外，一路上，她和夏秋心並肩緩行，難離難捨，離情別緒籠罩在她倆的臉上……

「姐姐，您要時常來看我哪。」宓月桃緊握着夏秋心的手，紅着眼圈道。

夏秋心更是依依不捨，她哽聲道：「小宓，我會的，一定會……」

話尾已是糢糊不清，夏秋心顯然是難忍心中愁緒，倏地一振韁索，彈淚馳去。

「姊姊！」宓月桃傷心欲絕，淚眼糢糊的叫了一聲。

君之楓見她倆情深似海，心頭一陣波動，他策馬上前，向宓月桃施禮道：「宓姑娘，盛情招待，在下銘感心懷……」

不等他說完，宓月桃突然拭淚道：「不眨眼，我鄭重的警告你，假使你對夏姊姊做出任何不仁不義的事來，我萬花幫就與你誓不兩立！」

說畢，一策馬首，絕塵而去……

留下君之楓瞪兀於地，呆若木鷄……

× × ×

冷風咻咻！寒風凜凜！

雪停了，但，地上却積了一層厚厚的雪。

放眼一片盡是雪白，乳白，銀白；很美，很美。

崎嶇的山道上，正飛奔着一男一女。

那兩人的輕功好俊，好帥，像貓兒般的輕靈，似狡兔樣的捷快。

男的玉面朱唇，一個「帥」字招牌，身着貼身銀白勁裝，外罩乳白大袍，更顯超脫不俗，風流倜儻；女的雙十年華，貌賽嫦娥，高聳如雲的秀髮紮着一條淺紅色藍花邊的幗巾，身上也穿着同樣顏色的緊身勁裝，外加粉紅色夾織淡綠色的披風，顯得纖纖楚楚，嬌柔可人，也是一個「美」字招牌。

不是誰，正乃不眨眼君之楓和魔咤女夏秋心他倆是也！

只見他倆朝着一座不算高的小山丘馳去，不消一會，已到了山頭。

這小山丘說也怪，從山下望去是一片白，但上來一看，却又是一片綠——一片片的松林，柏樹，竹叢灑然映目。

這松柏竹雜植一處，好大一片的；在這凜冽寒風中，它們依然孤傲聳立，愈發青綠！只覺昂然綠意給了這百凍俱寒的大地添了無許的生氣和詩意，這使人想起了「歲寒三友」這句話兒來。

夏秋心看了一陣呆，呵氣道：「楓，你瞧，這好美哦，一片綠意，令人賞心悅目。」

搓了一下手，君之楓望着她含笑道：「秋，現在妳可以猜猜是誰住這兒了。」

白了他一眼，夏秋心風情萬種道：「不用猜了，『武林三友』對不？」

打了個哈哈，君之楓道：「眞有妳丫頭的，一猜就中。」

美眸溜轉，夏秋心道：「原來你是想請他們下山，幹嘛還給我賣了這麼大的關子，害得人家納悶了好大半天，眞是！」

說着，語鋒一轉，又道：「楓，人家說『武林三友』雖武功高強，但淡泊名利，愛好風雅，老早就絕足江湖啦，今番你眞有把握請得動他們嘛？」

君之楓笑道：「別人我不敢說，但少爺親自來請他們，他們的架子萬萬不敢再端啦！」

皺了下瑤鼻，夏秋心嗤道：「得啦，我的大少爺，別把牛給吹跑了才好哪！」

瞪了她一眼，君之楓道：「我說了妳丫頭就不敢說我是吹牛的啦，武林三友雖早就退出武林，但三年多以前，也就是少爺剛出道的時候，我曾幫了他們一個很大的忙哪！」

夏秋心詫異道：「眞的？」

君之楓朝她呲了呲牙，道：「不是蒸的，是用煮的。」

一個粉拳揍了過去，夏秋心瞪眼道：「誰給你不正經來的？我以前壓根兒沒聽你提過這事，姑奶奶我當然要懷疑啦！」

君之楓挨了一拳，愁眉苦臉的哼喲了兩聲，道：「笑話，誰記得這麼的事來寫文章給妳報告？就說妳丫頭和宓姑娘的事

兒，妳也不會向我提過啊！何況你沒聽過聖人有言『受恩不忘，施惠不記』這話兒嗎？我不眨眼乃堂堂的正人君子，所以努力的忘記啦，自然就沒向妳提起了也！」

咧嘴輕笑，夏秋心白了他一眼，嬌笑道：「儘往自個臉上貼金，眞不要鼻子！」一頓，接道：「好啦，你就吹給姑奶奶聽聽吧！」

君之楓哼了一聲，翻着眼道：「話說來就長啦，屁放出就臭囉……」

不等他說完，夏秋心一脚又揍了過去，佯嗔道：「去你的，再沒正經，看姑奶奶撕爛了你的舌頭不？」

輕巧的往旁一閃，君之楓學乖了，可沒再挨上她的一脚，他道：「好，好，別兇，我說了就是。」

一頓，這才正經道：「其實也沒什麼，正當『武林三友』膾炙人口，赫赫有名之時，在江南坪埔頂遭了人家的道兒，着了人家的暗算，差點兒弄得屍骨無存，正被一宗人逼得走投無路之時，幸好被我碰上啦，我把他們三人隱藏起來，騙走追殺而來的人，挽救了他們這回大難。」

夏秋心凝瞧着他道：「雖然如此，但人家他們既已隱退武林，你又何苦硬把人家給拉出來呢？」

聳了下肩，君之楓道：「這也是不得已的事，不過我這次請他們出來幫忙，並不是要他們抛頭賣命，只是麻煩他們爲『兄弟會』總理各種館務文職，一俟業務穩定走上正道，他們隨時可以離去。」

掀動着睫毛，夏秋心道：「哦？他們擅長這方面麼？」

君之楓笑道：「簡直是鬼才，他們三人未得『武林三友』這雅號以前，也是幫派中人。昔前的『玉雕門』的各種買賣，營利和業務，便是他們掌管的，曾有一度『玉雕門』幫務蒸蒸日上，強盛一時，惜他們與門主『金刀客』洋起多合不來，三人遂脫離『玉雕門』，自闖江湖。他們這一走，『玉雕門』不善用人，接掌他們職務的人搞得一團糟，沒多久，『玉雕門』便關門大吉了矣！」

夏秋心驚歎道：「他們這種司文職的人有這麼重要麼？」

君之楓揶揄她道：「問這種話，實在顯得妳丫頭太沒見識啦！」

鼓起粉腮，夏秋心氣嗔道：「你行！你有見識！眞不要鼻子！」

君之楓被她這麼嬌嗔的模樣兒，引得一陣出神，他涎臉嘻道：「喲，妳怎麼搞的老駡人家不要鼻子？是不是炫耀妳丫頭的鼻子很美？」

夏秋心氣得直駡道：「不要鼻子，不要鼻子！……」

摸了一下鼻子，君之楓裝了個鬼臉，嘻道：「其實我少爺的鼻子也不差，我幹嘛不要？」

說着自己笑了起來，夏秋心也跟着一陣嬌笑。

君之楓這才又正經道：「一個幫就等於一個國，雖然一定要有強兵猛將，但文職人材更爲重要，尤其是一個幫務，其所賴以生存的，必須靠以經營各種的牟利事業，諸如錢莊，商業，甚至烟賭酒娼館，乃至於營運私貨等等，這和國的靠人民稅收不同。因之牟利經營就是一個幫派的根本命脈，假使牟利事業搞得好，賺了錢，才能談到強盛。但是這種人材並不是仰俯即可得之，老話常說：猛將好找，生意子難生，就是這個原因啊！」

夏秋心美眸顧盼，既詫異又驚美道：「眞瞧不出你，你以前根本不是幫派中人，怎懂得這麼多呢？」

嗤了一聲，君之楓得意洋洋道：「當然啦，少爺不像妳丫頭猪腦袋一個，人家說沒吃過猪蹄子，也該看過牠走路，在江湖上混了這麼久，連這也不懂，眞該去買條蔴繩上吊哪！」

夏秋心氣煞道：「哪，又不要鼻子啦，只不過輕輕捧了你一下，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啦！」

白了他一眼，接着道：「既然你說這種人材難找，那以後武林三友離開的話，你又該怎麼辦才是呢？」

君之楓呲牙道：「碟子裏兒洗臉，太淺（簡）了，少爺自然會找個人跟他們學習，然後接替他們。」

夏秋心含笑道：「我知你要找誰。」

君之楓訝道：「妳丫頭知道？」

夏秋心瞟了他一眼，嬌道：「『金算盤』死要錢，對不？」

君之楓笑道：「好丫頭，眞給妳猜對啦！」

兩人正說得緊，忽見林中激射出三條人影來！

瞇了下眼，君之楓老遠便看清了來人——但見那三人約莫三十來歲左右，身材中等，身着淺綠單顏色的袍衣，俱皆五官端正，面貌清秀，乍看之下，令人不太容易分出誰是誰來！彷彿是同庚兄弟似的。

君之楓轉首向夏秋心道：「哪，他們就是『武林三友』啦。」

話聲甫落，正巧他們三人也來到了跟前，他們顯然是才看清了君之楓，三人不約而同的驚異道：「咦！小楓，是你？」

君之楓上前含笑施禮，道：「三位仲兄別來可好。」

武林三友還了一禮，齊聲道：「小楓，眞想不到你會來哩！」

三人瞥了一眼夏秋心，其中一人向君之楓問道：「小楓，這位姑娘是……？」

君之楓連忙道：「哦，她就是江湖上人稱『魔咤女』便是。」

夏秋心施禮道：「久聞三位前輩美名，奴家夏秋心這廂有禮了。」

發話的人忙不迭還禮道：「不敢當，在下文明先，幸見夏姑娘豐顏美姿。」

次一人也抱拳道：「在下伯欣雅。」

最後一人恭腰道：「在下任子常。」

衆人叙禮完畢，文明先上前輕執君之楓雙手，興奮異常道：「小楓，我眞想不到你會來哪。」

伯欣雅也拍着他的肩道：「小楓，江湖上盛傳的『不眨眼』是不是就是你？瞧你混得不賴喲！」

任子常自然也圍着他道：「我說小楓，我還以爲你忘了我們這些老朋友呢。」

武林三友東一句西一句的問個沒完，顯然他們非常歡迎君之楓這位不速之客，君之楓遇見昔日故人，自然興高采烈，他笑道：「怎麼？我這位大客人也不請到貴

草茅裏去叙叙麼？」

文明先笑聲道：「老朋友一來，瞧我們都樂昏了頭。」

說着，朝夏秋心禮貌的擺手道：「夏姑娘，請。」

於是君之楓和夏秋心便隨武林三友進入松，竹，柏的雜林裏去……

這片雜林很廣，曲徑小道，倒蠻有番風味，當中有座美雅精緻的大茅草屋。茅屋的左側有口小池，不過都已結了一層薄薄的冰。林中還有羊腸鳥道的扶欄小路亂通，路中座落有石桌籐椅和奕石，如果說現在是夏夜，春晨或者秋昏的話，綠草如茵，百花競放，爭奇鬥艷，鳥虫啣鳴，清風送爽，那該是一個多美的世外桃源啊！但在這萬物盡殺的隆冬裏，它也不遜色多少，單這撮昂然綠意，和那數不盡的松濤，柏嘯，竹鳴，便够醉人心神的了！

就藉這，就令人可以知道武林三友是如何的文雅脫逸了。

進入了茅屋裏頭，赫！別瞧它外表不太起眼，裏頭可就够人眼花撩亂的了！只見大廳裏的桌椅皿器，姑不說它如何昂貴，就單那份精緻而美雅，便叫人心中一陣舒服。竹壁上綠而不暗澀，賞心而又悅目，壁上掛着三副釣具和大斗笠，書几上也擺滿了線裝書。最令人注目的是一張美倫美奐的八仙桌靠壁擺着，其上放着一隻古香古色的三腳獅頭銅鼎，那張牙舞爪的獅口中，正嬝嬝婀娜的昇起一道若有若無的飄香清烟，淺香拂鼻，頓覺身心輕爽，說虛一點，就像那句什麼的「我欲乘『香』歸去」哪！

八仙桌上頭的壁面掛着幾幅瀟洒脫逸的山水墨畫，和幾幅三人聯筆的書法，什麼「淡泊以明志」啦，「寧靜以致遠」啦，又什麼「大塊文章皆我生」啦，等等，一時也看不完。其之筆勁蒼邁雄傲，龍飛鳳舞，就連目不識丁的山野村夫也要歎爲觀止！

好啦，到此爲止，就文得不能再文，雅得不能再雅啦，否則君之楓和夏秋心的五體投地就要加倍到「十體投地」，甚至於沒「地」可「投」啦。

君之楓和夏秋心大略瀏覽完畢之時，武林三友的手腳俐快非常，一人抱酒甕，一人擺杯箸，一人端菜肴，一桌酒席就這樣的擺上啦！

君之楓佩服萬分道：「我說你們哩，好生會享受哩！」

文明先笑道：「算啦，咱在你小楓面前，可一塊招牌也掛不上，這破屋爛瓦那進得了你的眼裏哪。」

君之楓望着他笑道：「你那張嘴和以前一樣，連諷帶刺，外帶一個挖字。」

任子常爲衆人斟上酒，揚起酒杯，朝夏秋心含笑道：「夏姑娘，咱這荒山僻野沒啥招待，請別見怪。」

文明先和伯欣雅也舉杯向夏秋心敬酒，伯欣雅道：「夏姑娘，蒙妳降趾，辱臨寒舍，使得敝蓬蓽草壁生輝，在下先乾爲敬。」

文明先却笑嘻嘻道：「夏姑娘，我等雖深居山野，却早聞姑娘大名，在下這一杯爲姑娘的慧眼識英雄，能交上我們的小老弟小楓而乾。」

武林三友輕聲笑着乾了杯，夏秋心先是一窘，酡紅了玉腮，旋落落大方的嫣然一笑，輕聲道：「奴家也爲三位前輩有幸向在下敬酒而乾杯。」

說着，從容的一飲而盡。

武林三友齊是一怔，文明先訝異的望着她道：「好！夏姑娘，就是這，在下就說妳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女豪傑。」

說着，轉向君之楓道：「小楓，物以類聚，像你這不簡單的傢伙就有不簡單的伴兒，不簡單，不簡單。」

君之楓豪爽一笑，道：「得了，廢話少說，難道你們不向少爺敬酒麼？」

任子常哈哈一笑，道：「笑話，把你留着在後頭，所謂是好戲在後頭哪！」

伯欣雅也笑道：「小楓，三年前我兄弟三人醉你不倒，今番可得注意啦！」

於是武林三友便一連串的向君之楓猛轟……

酒過三巡，文明先已有幾分醉意，他望着君之楓咧嘴道：「小楓，大神降臨小廟，可說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今番你來，爲的啥子事兒呀？」

君之楓也喝得全身發熱啦，他笑道：「說你鬼靈精，還得加上個太字。」

伯欣雅笑咪咪道：「先警告你，假使是開口借錢，就請先滾啦！」

這話引得夏秋心掩唇輕笑，只覺武林三友不僅雅逸，而且幽默得緊，君之楓佯瞪了他一眼，笑着道：「你眞門縫裏看扁人啦，別這麼勢利眼好不？」一頓，瞇眼道：「其實正好相反，少爺正想讓你們發財哪。」

任子常睜大眼道：「好哇，有這等好事，鳥爲食亡，人爲財死，小楓你說說看，如何讓我兄弟爲財而死呀？」

君之楓輕聲笑起來，說道：「少爺我現在是『兄弟會』的會主啦……」

話沒完，文明先忽然驚呼道：「啥？你成了肥豬啦？哎呀，該殺！」

夏秋心忍不住一陣輕笑，君之楓瞪了他一眼，道：「你才肥豬，我是說會主——」正說着，任子常突又煞有介事道：「哎喲，小楓你濶啦，小的給您叩頭。」

伯欣雅也連忙道：「哼唷，不得了，肥豬，請喫酒，小的給您挾菜，努力巴結啦！」

說着，作狀就要挾菜送君之楓面前，但忽又塞到自已口中。

害得夏秋心連連發笑，君之楓可被氣扁了，正欲打話，文明先已搶先他：「假使你小子不是向我們炫耀一番，八成準是也想拖我們弟兄下水，對不？」

君之楓望着他傻笑道：「子眞碰到你都要上吊自殺算啦，他閣下是聞一知十，而你閣下是聞一知百哪！你說對啦！」

武林三友忽面面相瞷。君之楓道：「別這麼不够朋友，只不過請你們幫點小忙而已，怎麼個個像是喝了砒霜似的？要死啦？」一頓，接着道：「其實少爺也知道你們封劍退出武林，少爺决不會要你們拿刀舞劍……」

嗞了下牙，任子常道：「莫非要我們弟兄幫你洗毛坑？」

瞪了他一眼，君之楓接着道：「少爺只要你們哥們幫我們兄弟會籌立各項館務

，待一切就緒後，我們會讓『金算盤』接替你們，然後你們儘管一走了之，再回來這自命清高一番。」

詫異的望着他，伯欣雅道：「小楓，想不到你居然會當上了啥嘮什子的肥豬胖狗的……」

君之楓苦笑道：「其實我也是趕鴨子上架，硬被逼上梁山的……」

接着，他把情形概畧的說給武林三友聽……

說完，君之楓加上一句，道：「所謂萬事起頭難，只要你們哥們把路鋪好，咱就好辦事，喲，別這樣拉着長臉，太難看啦！」

武林三友面面相覷，臉有難色，半晌不說一句話……

君之楓大感失望，朝夏秋心攤了下兩手，苦笑道：「秋，妳這烏鴉咀說對啦，我把牛給吹走啦！」

這時，文明先忽然正色道：「小楓，咱非泛泛之交，要說這點小忙咱幫不上，未免太不够意思了……」

君之楓連忙插嘴道：「就是嘛，太不够意思啦！」

文明先沉聲道：「有一件事，我們本來不想告訴你的……」

君之楓這時見他們三人一臉正經，似有難言苦衷，不禁詫異道：「啥子事兒來着？」

文明先凝聲道：「小楓，你可記得我以前那個『玉雕門』門主『金刀客』洋起冬？」

點了下頭，君之楓道：「記得他，怎麼啦？不是早就樹倒猢猻散了麼？」

任子常接道：「三天前他突然找上門來，要我們帮他重搞『玉雕門』。」

心中一震，君之楓道：「你們答應他了？」

搖了下頭，伯欣雅道：「笑話，當初我們還沒有退出武林，就不替他幹啦，何況我們現在封劍退隱？」

鬆了一口氣，君之楓道：「怎麼，那傢伙硬逼你們是麼？」

點了下頭，文明先道：「不錯，他限我們三天答覆他，如果不答應……」

哼了一聲，君之楓插嘴道：「不答應要吃了你們不成？」

伯欣雅笑着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們不知道。」

君之楓眨眼道：「笑話，姓洋的又不是兩個娘生的，他怎敵你們三人聯手？」

任子常呷了口酒，道：「那撇開不談。武林中人講的是一諾千金，我們既然宣佈隱退，怎能與人再動干戈？」

旁的夏秋心忍不住插口道：「假使他要動手殺你們呢？」

文明先淡淡道：「我們希望他不會這樣做，萬一眞這麼做的話……」

君之楓睜眼道：「難道你們乖乖受死不成？」

任子常望看他沉聲道：「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鵝毛之分，武林三友素來一諾千金，决不食言，爲守諾而死有何……」

不等他說完，君之楓勃然大怒道：「放屁！天下那有這等任人宰割的事？」

氣咻咻的，又道：「好吧，就算你們爲保全不動干戈的諾言，難道你們不會跑他媽的開溜嗎？」

伯欣雅平靜道：「但他一定會殺我們啊，反正到時我們答應他不就是了。」

君之楓怒道：「這等事你們爲啥不讓我知道呢？」

文明先道：「我們既退出武林，就決不把恩怨加諸於第三者身上。」

君之楓瞪着他道：「那你現在爲什麼告訴我？」

文明先淡淡道：「我們告訴你的原因，是說假使被金刀客殺死，便不能帮你忙，所以不敢答應你的要求的理由。」

猛地敲了下桌子，嚇得夏秋心一大跳，君之楓咬牙道：「好！這事既然讓我少爺知道，天塌下來，我也管！」

任子常連忙道：「小楓，你……」

不等他說完，君之楓朝他咆哮似的大吼道：「不要說了！就算玉皇大帝下凡來，少爺照樣管到他家去！」

一頓，哼聲道：「現在第幾天了？」

伯欣雅回道：「最後一天，方才你和夏姑娘在林外的時候，我們以爲是金刀客他來了，所以我們才跑出去的。」

把酒杯中的酒一口仰盡，君之楓怒氣未息，哼聲道：「太好了，偏偏讓我少爺撞着，這不是老天有眼麼？金刀客要是來的話，他如果不逼你們，那最好不過了，少爺便讓他走路，要是用强的話，少爺就和他比比誰的拳頭硬，誰吃誰？」

話聲剛剛一落，林外突然傳來一陣聲音：「喂，我來啦！」

武林三友臉色微微一變，文明先道：「是金刀客！說鬼鬼到……」

君之楓挫牙道：「我瞧瞧他是否長了兩個鼻子？啥地不得了？」

說着，人已激射而出！

君之楓動身之時，武林三友與夏秋心也尾隨飄去……

衆人出了雜林，只見一人昂然而立。那人年歲看來約莫三十開外的樣子，身形高大而顯得雄壯，濃眉大眼，一股慓悍之氣往外衝，身披紫色大袍，內着白色勁裝，頭頂銀冠，肩後露出一把金光閃閃，奪人眼目的金色刀柄。似乎，眼前之人便是昔前「玉雕門」的門主「金刀客」洋起冬！

只見他雙臂環胸，傲然而立，他初見到君之楓和夏秋心似感到有些驚奇，但也只是瞄了一眼，看也不看的……

君之楓與夏秋心站到一旁，冷眼旁觀，不發一語……

武林三友趨步向前，在金刀客面前站定，三人微微拱了拱手，文明先發話道：「金刀客，我等候駕多時啦。」

倏然睜目，金刀客粗聲道：「文明先，你不稱我門主，直呼我名號，顯然你們不答應我的請求啦？」

任子常淡然一笑，緩緩道：「金刀客，您這番好意，兄弟我們心領了。」

臉上勃然之色頓起，但金刀客像是强制克抑自已，他吐了口氣，不悅道：「爲什麼？我已經承認以前錯了，誤信讒言才遠離你們，那天也向你們道歉啦，難道你們還不願原諒我麼？」

伯欣雅凝聲道：「金刀客，閣下言重

了，咱們之間說不上誰要誰原諒。」

掃覷了三人一眼，金刀客軟下語聲道：「說的是，咱相處也不少時候了，好歹嘛，也有個感情，今番我誠意來乞求你們幫我東山再起，重振我『玉雕門』昔日聲威，讓我們共享榮華富貴，你們眞忍心拒人日千里之外麼？」

武林三友靜靜的聽他說完，半晌，文明先才說道：「金刀客，那日我們弟兄三人，已經把話說得明明白白，我們早已封劍退出武林，無心逐鹿江湖，問鼎富貴，我們願意再說一遍，恕不能答應閣下的請求！」

臉上那股被壓制的憤怒，漸漸的又泛上來了，金刀客哼聲道：「沒有商量的餘地？」

伯欣雅斬釘截鐵道：「沒有，一點也沒有！」

瞇了下虎目，透出了一綹煞氣，金刀客忽然沉下臉色，怨聲道：「文明先，伯欣雅，還有你任子常，未免太過矯情做作了，敬酒不吃吃罰酒，賞你臉不要臉，你們眞太不識抬舉了！」說着，緩緩踏步向前……

任子常凝聲道：「金刀客，你想怎麼樣？」

停下脚步，金刀客切齒道：「既然我的『玉雕門』你們瞧不在眼裏，大爺便請你們進入地獄門裏如何？」

文明先瞪着他道：「金刀客，我們已不是武林中人了，我們不和你廝殺。」

一怔，隨卽桀桀笑了兩聲，金刀客道：「那更好，你們就引頸就戮，任爺宰割好啦！」

伯欣雅睜眼叱道：「姓洋的，你懂得江湖上的規矩麼？你我無寃沒仇，旣然我等封劍隱退，你就不能對我們動手！」

驀地仰天長笑，金刀客道：「啐！別來這套了，反正我洋某人惱羞成怒定啦！吃不到的葡萄我就砸碎它，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我不管你們封劍不封劍的，反正我要殺你們就是了，除非你們答應跟我下山，要不然跟我拚個死活，來吧！」

任子常怒道：「我們決不動手，我不相信你下得了手？」

金刀客冷聲道：「話我已擺在前頭了，動不動手是你們自個的事兒，橫豎我要殺你們就是了！」

說着，雙拳一握，脚下虎步一架，已明擺了架勢，金刀客陡地大喝一聲：「來吧！」

這時候，原本滿肚子火氣的君之楓，已是忍無可忍，只見他雙肩一幌，掠入場中，睨着金刀客，冷聲道：「好！好！今番少爺可大大的開了個眼界啦，總算沒白活，金刀客，你未免太聰明了，天底下便宜的事叫你一人揀去了？嘖，嘖！」

猛地怔了怔，金刀客朝君之楓瞪眼上下打量，半晌，哼聲說道：「小子，你是誰？」

朝他古怪的笑了笑，君之楓道：「我是自個送上門來的便宜貨，想錦上添花一番，請你大爺一塊兒吃下算啦！」

臉色突地一變，金刀客詫聲道：「小子，你想挿上一手？」

咬了下牙，君之楓笑道：「何止一手，整個身子都給你大爺啦！」

倏地仰首大笑，金刀客掃了他一眼，嗤聲道：「好！後生小子，你眞有他媽的種！」

拱了拱手，君之楓傻笑道：「誇獎，誇獎！」

金刀客當然知道君之楓在戲弄他，當下勃然大怒，暴喝道：「這是你小子自找死路，怪不得大爺心黑手辣！」

暴喝聲中，他已如大鵬般的撲向君之楓！

金刀客似乎已被君之楓完全激怒，要不他原本就是個心黑手辣的人，只見他一上手便搬出了他的絕活兒——「劈風斬日」，五五廿五式的掌法！

驟然只見漫天手影有如天羅地網般的，夾着排山倒海的呼呼聲響，凌厲也極的劈向君之楓週身！

這，君之楓顯然是沒料到對方說打便打，而且一出手也沒「禮貌」一番，竟然毒招辣式一古腦兒的通通來！只見他頓顯得一窒，微微慌亂，雖然他及時拿出了「大辣手」，但終究先機被佔，君之楓刹時被逼得直往後退，險象環生，驚險萬狀！

君之楓眞給氣得一佛昇天，二佛出世，三佛差點沒幹他娘的翹辮子！但氣歸他氣，金刀客壓根兒不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一加一等於一，硬是逼得君之楓連換手變招的餘地也沒有！

這情景，使得一旁的武林三友臉色連連瞬變，夏秋心她更不用提啦，要不是她雙手緊按心房，否則那顆芳心子兒眞要跳出喉嚨外頭來哪。

但君之楓終歸還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儘管他手忙脚亂，總算還勉勉強強的捱過了金刀客的五五二十五式「劈風斬日」掌法，正當金刀客把整套掌法使完之時，正待重頭施出，說時遲，那時快，君之楓抓準了這個空檔，一刹時把他的「大辣手」換成了「大妙手」！

大妙手？是的，那乍看之下平淡無奇，稀稀鬆鬆的，一點兒不帶勁似的，就像跳舞般的令人發噱生笑，但它的威力何止於「大辣手」十倍百倍，它是佛門失傳已久的詭奧掌法，相當於當今武當派的「軟掌」一般……

廢話少說，臭屁少放，就說君之楓他閣下的那招「大妙手」甫一施出，情況就眞他媽的大大不同啦，頓見金刀客雷霆萬鈞，如千軍萬馬奔騰的「劈風斬日」掌法再也踢騰不起來啦，廿五式中用不到十式，俱被君之楓的「大妙手」封死堵住，再也施展不出來！

金刀客委實大駭，倏地抽身暴退，躍出了五丈開外，大爲吃驚的瞪着君之楓道：「好小子，眞有兩手！」

暗地調息體內翻滾的氣息，君之楓朝他呲牙咧嘴道：「你他娘的不是廢話麼？難道少爺有三隻手嗎？」

這嘲弄，使金刀客感到十分不是滋味，氣得暴跳如雷，只見他挫牙大吼道：「龜兒子，爺不宰你誓不爲人！」

人字方不過滑出他的舌尖，只見他偌大身軀，已如餓虎撲羊般的撲向君之楓了矣！

撲身當中，倏聞一聲輕脆的兵器出鞘

聲，一道寒光激起，金刀客已亮出了肩後金刀，但聞虎虎聲響，一片刀芒亂竄，如毒蛇吐信般的激飛向君之楓腦門！

這回君之楓可學乖啦，方才他要老大，差點沒把小命給要了去，再也不敢輕敵大意，而見對方使出兵器，心知對方手上功夫就這地厲害，刀上功夫則更不用說啦，君之楓更加凝神應敵——只見他不待金刀客撲身來到，陡地張口大喝一聲，身子倏地彈簧般的猛縮猛跳，一連躲過了金刀客十三刀！

金刀客人慓悍，武功更慓悍，尤其是他的心狠手辣更叫人心寒，只見他招招式式盡是毒招辣式，專挑君之楓的要害下手，彷彿和君之楓有姦妻殺母的不共戴天的大仇大恨，巴不得把君之楓碎屍萬段似的！更叫人胆裂的是：他的刀法怪異非常，厲害不用說啦，而且一連串的猛攻猛殺，壓根兒不讓人有喘息的機會！

嗯，如果說他閣下是拚命三郞，頂頭上還得添個「毒」字！

不過貶眼工夫，他又連續的劈出了廿一刀！

幸好君之楓提防在先，只見他身輕如絮，左飄右幌，至爲輕鬆的躲過了金刀客一串子的急攻猛打，但君之楓心裏頭的那股怒氣也被激成了一股子的殺氣——他原本沒想殺死對方的念頭，但他這念頭已隨着金刀客的一刀一脚而趨於薄弱……

挪身猛閃，君之楓乾淨俐落的讓過金刀客疾翻飛劈的森森刀鋒，單拳促揚！一掄掌，已匪夷所思的斜斬向金刀客的胸臟八卦，翻掌當中，單腿驀地怪異一弓，一個踢腿，辣辣的，激起一道呼聲，旣狠毒又電快的掃向對方下盤！

這招上下雙管齊下，難分先後，彷彿是同個時候攻出，快得令人難以置信，只逼得金刀客哼哼怒桀，斜避而退……

得理不饒人，君之楓英挺的眉宇間已抹上一層濃深黏澀得可怕的煞氣，足尖一頓，人整個陡地像陰魂鬼魅般的貼上金刀客！

「哼哼喲，小畜牲呵！」

微微淌着汗，而又兇悍殘暴的那張臉譜，驀地如抽了筋般的抽搐着，金刀客他狂閃，暴退，金刀猛抖疾掄，却劈不開他心房滿滿的，滿滿的驚悸！

驚悸當中，他急挫交錯的雙足似乎有點的亂了章法，以致於那像地獄幽魂般的身影刹時擦身而過！

「噢，他奶的！」

一道殷紅刺目的鮮血，如箭般的自他大張的口中噴出，金刀客怒罵當中，人已踉蹌的歪斜出去……

他憤怒，更駭懼！他捂着胸前，嗯，那地方——在一刹時前已結結實實的挨了君之楓兩拳一掌，胸中的逆血，仍似滔天大浪般直往口腔衝！挫牙，咬唇，金刀客硬是倔强的，傲悍的嚥了回去！

詭奧而又顯得漂亮的猝然一廻身，就像隻噬鷹般的，君之楓雙脚署一沾地，但也僅止那麼一沾地而已，他那頎瘦的身子已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激射前去！

不過正想穩住踉蹌的身形，金刀客別說是躲閃或是反擊了，卽連念頭也沒有，眞的，一丁點兒的閃避念頭也沒有，就這樣——眼睜睜的，讓那只能讓他看到，而使他無法躲避或招架的一雙斗大拳頭，夾着雷霆萬鈞之勢，一滴也不差的在他的胸中八卦上連續轟擊了九次之多！

「哇！」

一聲厲號，自金刀客大張的口中嘶吐出！他連幌一下也沒有，夙然一聲，筆直的仰栽了過去！

手中的金刀自然掉手而落了，他不知道是痛苦，還是倔强的不讓滿口腔的逆血竄出——他磨着牙，切着齒，忽地，態腰一弓，他硬是强站了起來！但他這一出力，顯然使他再也制止不住胸中的熱血奪口而出……

那灘血，很多，染紅了銀白的雪地，自然也濺紅了他胸前的紫色袍衣……

緩緩的飄落於兩丈開外，君之楓雙手垂立，紋風不動的站着，他看來有點冷漠的緊盯着金刀客，不發一語……

凍人發顫的朔風呼呼吹着……

打了個冷噤，金刀客壯碩的身子一陣劇烈的搖顫，他忽地打了個血呃，又是一大灘的鮮血溢湧而出。他痛苦的曲扭着嘴臉，腑臟的破裂離位使他幾乎要傾仆下去，但他依然是那麼地傲悍，倔强的穩住身子！雙手捂着胸口，金刀客啞的一聲，吐出了一口血水，兩眼瞪得如銅鈴大，朝君楓咬牙道：「小，小子，你是誰？」

雙手撫了下面頰，君之楓面無表情的道了聲：「不貶眼。」

「不貶眼？」

眸中痛苦的神色，倏地滲進了一絲被蛇咬的驚駭，金刀客脫口說了一聲，整個身軀忽又猛烈的顫幌了一下，他像是支持不住的垂下了頭，但立刻又慓悍的猛抬起來，抽搐得非常厲害的唇角，忽然泛起一絲令人費解的微笑，他艱辛的噏動血口，斷續的道：「好小子……死……死在你的……手，手下，不，不不寃……枉！」

枉字由他顫抖的舌尖滑出之時，他整個人也一個忽咚的栽了下去！

武林三友面無表情的走近前去，俯身觀查，任子常拾起金刀，插回金刀客的空鞘裏，淡淡道：「他斷氣了。」

伯欣雅注視了金刀客好一陣子，轉首向君之楓道：「小楓，你爲什麼不留他一條生路？」

君之楓偕夏秋心也走近前來，君之楓望着金刀客的屍體，緩緩的透了口氣，道：「這種人，讓我碰到十個，我會毫不考慮的殺十個。」

文明先抱起金刀客的屍首，說道：「他要是不這麼心狠手辣，霸道蠻橫，怎會落得今天衆叛親離，而死於非命？」

說着，深深的吸了口冰寒的空氣，臉上漾起一抹淡淡的惆悵，微微一歎，好歹曾相處一場，感情沒有，情份多少有點兒吧，不讓他暴屍荒骨，也算應該。

於是武林三友便在山腰處，挖了個坑，金刀客便從此長埋山野，他將被人漸漸淡忘淡忘……

埋葬完畢，君之楓和夏秋心隨武林三友回茅屋裏，繼續把盞歡叙……

良久之後，君之楓和夏秋心，方辭別離去……

翌日，武林三友也打點完畢，向武安



出發……

這姑且按下不談，却說君之楓和夏秋心倆——

兩人冒着雪，頂着風，連日奔馳，也不過兩天多一點的工夫，便到了洛陽的近郊。

君之楓和夏秋心勒馬停韁，在馬上畧事休息，此時天色已晚，城裏華燈初上，火光迷人，君之楓凝眸遠眺，頗有感觸的道：「哦洛陽，一別又是半載了啊。」

輕撫着馬首鬃毛，夏秋心語重心長道：「洛陽，它會使我的心碎了，我想不到還會再來。」

轉頭凝視着她，君之楓低聲道：「秋，想到過去，妳還怪我麼？」

美眸含着一縷深情，夏秋心凝睇着他道：「會的，打從我們認識沒多久，我一直怪你，深深的。」

心中輕輕一震，君之楓楞了半响，舌尖潤了下乾燥的唇皮，嗓門微顯沙啞的道：「我給妳的折磨太多了……」

一直睇着眸子，夏秋心輕輕打斷他的話，細聲道：「楓，我怪你深，但我愛你更深。」

睫毛搧動了兩下，君之楓瞇了下眼，撇下了一股子濃濃的愛意；他側過臉去，輕輕的，細膩的，恣意不捨的吻了一下夏秋心吹彈得破的粉腮，嗯聲道：「秋，妳使我迷惘……」

芳心子兒輕輕的顫動着，夏秋心像喝了酒般的醉紅了臉，她閉下美眸，任由君之楓一親芳澤；半响，才側首閃開，她掩飾的掠了下髮絲，嬌羞道：「你該適可而止了。」

一副神魂飄然似的嘖了兩聲，君之楓怪腔怪氣道：「不錯，是該適可而止，否則我的魂兒可要離『竅』出走啦！」

踢了他一脚，夏秋心美眸含嗔，啐道：「當心賞你兩個耳光。」

吊兒郞當的，君之楓龇牙裂嘴道：「十個也值得。」

瞪了他一眼，夏秋心有意岔走話題，嬌聲問道：「楓，這兒離你家不遠了，是否先回去一趟？」

臉上那股嬉皮笑臉味兒倏地消失一空，君之楓很明顯的震了下身軀，俊臉上泛起錯綜複雜，令人費解的神情；他望着遠處的眼神一片呆滯，和一股迷茫，出神了良久，他才沙着嗓子喃喃自語似的道：「秋，妳爲什麼要提它呢？我一直以爲我忘記它了呢……」

緊緊的注視着他，夏秋心的那張俏臉上也漾着一撮怪異的神色，她緩緩說道：「楓，你放心，我不會逼你的。」

猛然一楞，君之楓轉首詫異道：「秋，我不懂妳說什麼？」

掉過目光，夏秋心含着一縷微笑，但那絲微笑却含着無數的苦和澀，她顯得很平靜道：「原諒我一直沒有告訴你，當我受傷在你家療傷的時候，令尊曾告訴我一些事情……」

急急的，君之楓截口道：「家父向妳說了些什麼。」

微瞇着眸子，夏秋心道：「只是說了些你從來沒告訴過我的瑣碎事情而已——你的家事。」

倏地啊了一聲，君之楓似乎受了很大的驚異，張着嘴，片刻說不上話來……

撩目凝睇着他，夏秋心從容道：「我不知道，這只是我的猜想，我可能明白你爲什麼一直不敢當面對我說——愛我的原因了。」

緩緩的透了口氣，君之楓垂首低道：「想不到家父全都告訴妳了，他老人家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迷茫的望着遠處，夏秋心輕聲道：「我想，或許他老人家爲我好，給我一個明智的選擇機會；也可以說，避免我倆有個他老人不願意看到悲劇結果。」一頓，轉首逼視着他，夏秋心淡漠道：「爲什麼你一直不敢告訴我？」

臉上的表情又換過了，連君之楓自己也不知道是啥味兒，他顯得有些束手無策，他咕咕噥噥的道：「我，我說過，我沒勇氣……」

淡淡的打斷他的話，夏秋心道：「不，你是太孝順了……」

「秋，別再說了！」

陡地，君之楓發了狂似的狂吼一聲，掩首的叫道：「不要說！不要說！……」

一點驚異也沒有，夏秋心只是緊緊的，不，是灼灼的凝視着他，那凝視裏，令人很清晰的可以知道它包容有太多的了解！和太多的熱愛……

忽然，君之楓抬首道：「秋，我去找『金算盤』，妳到洛陽酒樓等我。」

說着，也不等夏秋心回話，驀地大喝一聲，雙腿猛夾馬腹，一聲希聿聿嘶聲，已飛也似的急馳而去……

望着他逐漸消失在黑暗裏的背影，夏秋心呆呆的出神了一會，但細細的看清楚點，她並不是在發呆出神，那緊抿的唇角正洋溢着一股堅毅和決心；那雙如杏的美眸也漾起了一股子朦朦朧朧的憧憬……

忽然，她微笑起來，像是喃喃囈語道：「楓，不管怎麼樣，我愛你，我不會使你痛苦，我將會給你滿滿的，滿滿的幸福和快樂……」

× ×

君之楓入了洛陽城，拐了兩個街角，到了一條燈光耀眼的街道。

這條街長是算得上長，寬可就不够上了　但却熱鬧非凡，在這麼大寒天裏，人影交織，來往如梭；再看兩旁屋宇，高閣重樓，富麗堂皇。

奇怪的是每家門戶大開，任人穿梭進出，其實招子放亮點，看淸了每家屋簷下吊着的燈籠，或是門轅上，寫着什麼「艷姬樓」的啦，「月香閣」的啦，「春景園」的啦，「花美叢」的啦，以及什麼他娘的啦，看也看不完的啦——嘿，不錯，它乃是患有「寡人之疾」的臭男人的最佳樂園：窰子館是也！

儘管天凍地寒，但到此來「熱身運動」一番的人，多如過江之鯽，數也數不淸，放眼一看，衣冠楚楚的王孫公子也有，走卒販夫的自然也有，三教九流，到了此地成了四海一家啦，但是每人的臉上幾乎有個共同的特徵——色而迷也。

君之楓只得下馬，牽馬而行，鑽了鑽，好不容易在一家啥的「舒心樓」門前停下。

（未完）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黑白變彩色





DO YOU WANT TO SEE YOUR BLACK / WHITE TV PICTURES IN COLOUR?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百事得」獨特優點：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剪下此
讀者優待証
憑証到購
九折優待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17-20吋
每件只售
$22.00

21-24吋
每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Sole Agents: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總代理：**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